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玉川子詩集五卷

〔唐〕盧仝撰 〔清〕孫之騷註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刻晴川八識本

一

西崑發微三卷

〔清〕吳喬撰
常熟市圖書館藏清康熙盛德容刻本

一三五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首一卷

〔唐〕李賀撰 〔清〕王琦彙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王氏寶笏樓刻本

一五六

豐溪存稿一卷

〔唐〕呂從慶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呂積初刻本

二六九

文正公尺牘三卷

〔宋〕范仲淹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元年范文英歲寒堂刻本

二八三

居士集五十卷(存二十九卷)

〔宋〕歐陽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紹興衢州刻本

三〇三

玉川子詩集五卷

〔唐〕盧仝撰 〔清〕孫之騷註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刻晴川八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川子詩

集註五卷》提要

玉川子詩註序

錢唐沈麟鳳晴川孫之騷

唐制科舉奔走天下士士至其所爲文投公問與爲之
延譽取功名沒以成俗賢如昌黎韓先生猶三上宰相書
他曹知已處士盧仝先生則否隱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閉
戶不出呂黎令河南特重其爲人與之交一語及畱守河
南尹軼掩耳同時洛水南北兩山人及少室山人皆先後
應徵辟先生終勿爲起傳稱文宗朝甘露之變先生亦與
于難蓋宰相王涯聞亂倉皇走長安茶肆先生適在焉避
者收涯并告先生豈涯爲昌黎同榜士邂逅識先生遂莫
之避耶抑先生嘗作詩指切近倖近倖切齒竟有意殺之
也從來奄人得志常與士類爲仇大抵士類中自相攻擊
而假手于奄人以肆其毒漢之甘陵唐之甘露白馬明之
東林前後一轍始發難于搢紳終流禍于名士如先生之
不幸而死者不少此不足怪獨怪先生高臥洛陽垂老入
長安急果安在若史可信吾欲起先生而問之先生爲詩
以雄豪放恣自喜放久零落殘編逸簡存什一于千百孫
君晴川多方搜拾按其科條尋其章句神會天解根據典
故自有此詩從無此註唐詩人無慮數百家獨嗜先生詩
味于衆人之所不味微顯闡幽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先

生月他篇刺謗當塗大意有所發憤其本構禍多此類君
家可之極歎貴此詩以爲拔地倚天半宇欲活當與昌黎
進學解並驅顧經生家見者絕少卽見又駭其信備險與
幾于期期不可誦顧君發明其旨趨乃益信可之語爲不
虛何孫氏之世有造于先生也歟工科舉之學者或以笑
無川諷君君一笑謝士各有好舛調我虛先生爲也

玉川子詩話序

玉川先生傳

仁和孫之驥晴川述

先生姓盧名全其先山范陽區其世次至先生與昌黎韓
愈同府濟源人也今縣西北二十里石村玉川有全莊云
余讀賈島哭全詩曰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空令古鬼
哭更得新鄰北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
府誰來追長安有交友託孤遺棄後塚側誌石短文字行
參差無錢買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贈我文淚流把讀時
從茲加敬重深藏恐失遺則當日長安與全交者不爲寡
矣而展墓痛哭者獨島一人先生詩云平生結交苦少人

玉川先生傳

三

藝果然哉史稱全隱少室山自號玉川子微諫議不起韓
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愈死全落拓無所依往來長
安中甘露之變全適在末昌里茶肆值王涯等自中書命
皇步出至肆中爲禁兵所擒并收先生以丁釘其顙而去
夫生也無爵于朝死也弗獲其所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先生則不惟命之窮而且罹奇禍士生不幸未有若斯者
矣昌黎寄全詩曰先生事業不可量惟川法律自繩已春
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先生春秋之學舉世
莫見其書但欲詩百篇鏤板已行于世宋慶曆中有韓盈
者爲之序稱其爲慷慨拔展放脫畧拘維特立羣品之外

而忠憤感切乘正嫉惡見于元和月蝕一詩尤其大節之
昭顯者爾

我曰悲哉先生忠孝天植託于空言胸有寸刃志礪墓奸
未試一割衆訪集焉斯且老矣老不自逸乃來京師故交
淪沒羣醜張鵬罹此慘凶上天同知悲哉先生詩骨厥塚
奚土先生詩濤洞淵萬古誰司哀鑰奇典莫吐伊我魯愚
敢隄其戶斯淵幽深胥慚森腐

玉川先生傳

四

玉川先生詩目

卷一

月蝕詩

卷二

哭玉碑子

觀放魚歌

示添丁

寄男抱孫

自詠三首

送王儲詹事西遊獻兵書

玉川先生詩目

送邵兵曹歸江南

寄外兄魏澈

喜連鄭三遊山

卓女怨

守歲二首

新月

解悶

揚子津

人日立春

送尉遲羽之歸宣州

悲新年

憶酒寄劉侍郎

白鷺鷥

風中琴

感秋別怨

折蟬

題褚遂良孫庭竹

訪舍驢上人

客淮南病

村醉

玉川先生詩目

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

卷三

題銘

勸銘

校銘

小婦吟

月下寄徐希仁

贈徐希仁石硯別

有所思

樓上女兒曲

秋夢行

自君之出矣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冬行三首

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因子博士有感

五首

夏夜聞蚯蚓吟

揚州送伯齡過江

憶金鸞山沈山人二首

寄蕭二十三處中

玉川先生詩目

贈金鸞山人沈師魯

卷四

歎昨日三首

月蝕詩

並鈎吟

與馬異結交

感古四首

雜興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門銘

王夫子生生亭賦

卷五

走筆追王內丘

思君吟

將歸山招水僧

謝順公雪中見寄

苦雪寄退之

寄贈舍臘上人

聽蕭君姬人彈琴

蛸蛸歌

王川先生詩目

出山作

寄崔柳州

贈稚禪師

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

掩關銘

逢病軍人

山中

除夜二首

月詩

王川子詩集卷一

仁和孫之駿贈川註

月蝕詩

禮辨義曰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諸見於天月爲之食故月蝕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史記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騷恣陽星多暴狄太陽大早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共宿地候若以

王川子詩集卷一

災眚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彗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滅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子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常之觀象玩占曰月蝕盡君有殃食不盡臣當之月蝕以旦相及太子當之月已食而青色爲憂赤爲兵黃土工白喪黑水月蝕而赤有反臣月初生蝕將敗於野月春蝕東方

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
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
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
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
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
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
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
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
四月極不生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
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

玉川子詩集卷一

四

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
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
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
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又參
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
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
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
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
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

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
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
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
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張安曰黃鍾長九寸
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
此蔡邕曰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孟康曰得
一寸則所謂得九寸也言一者張法辭從子數辰至
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
相生皆以此爲率森森衆木至冬而凋落碩立最貞
用力貌言寒氣壯猛逼人唐詩紀事作吳鼎三目爲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吳壯大也韓詩月形如白盤平叔云三日與生震戶
開黑銀炷出白銀來起世經云月天宮殿純以天銀
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一分天青琉璃亦爲
五風攝持而行陶潛詩曖曖遠人村草屋八九間
臘月欲明貌潘岳秋興賦月朧朧以含光兮露淅淅
以凝冷孔雀經有白蓮華龍王度人經月華合蓮十
龍飛車提要錄八月十五爲月夕韓云十四日三更
中全謂比並八月十五夜月無此皎潔也此時怪事
發事反常爲怪此時指今月十四夜也輪中月輪也
波羅蜜多經譬如月輪有滿未滿月性無異佛誠云

修羅修羅汝莫不月月能破暗能除衆熱修羅經曰
食月之物名阿修羅也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下有
一人常砍之樹剝隨合梁元帝詩月中有桂樹旒旒
自徘徊京房曰月似鏡體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見
秦庫有大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如皇帝
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釋名晦灰也火死爲
灰月光盡似之也古師語錄如寒灰死火翻譯名義
曰摩尼或云踰摩正曰末尼卽珠之總名也有人言
此寶珠從龍王腦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
燒玄冥玉篇云九龍驤首吐火珠大智度論其珠出

玉川子詩集卷一

六

魚腹中竹中蛇腦中龍珠出龍腦中漢書陸侯之珠
藏於蚌蛤珠爲蚌所懷故曰胎說文灰良煤也火烟
所生也王安石詩煤始著天無寸空此時月無光采
猶項槌壁破昏若煤始之黑暗然張正見詩分簾疑
破壁槌墮一作摧輪一作摧環神異經俱無前足附
須而行文選亦狼狽而可憐星如撒沙出者月黑星
繁與月爭光明王建瓶月詩直到天明不姓燈飛項
龜身似龜首尾如鸛鵒甲有文拚莫不明也爾雅
蟪蛄虹也蜺爲蜺介曰爲蜺雲韓詩油燈不照席
是夕吐蜺如長虹凡月蝕而有氣從外入月中主人

不利從中山外客不利氣從南行南軍不利北行北
軍不利東西亦如之氣所之之方敗也孔際干道者
月食既盡餘光外射

玉川子詩集卷一

七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
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
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
蝕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
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走天汲汲行迅疾也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
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
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
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
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
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
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
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
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晷進而長陽勝故爲
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晷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
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
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煥此寒煥之表也故曰爲寒暑

一曰昇長爲源短爲卑者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
疏君子不足爲人者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
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
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
易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
行出陽道則早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
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
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
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拂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

王川子詩集卷一

八

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孰然也故過
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
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
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天中記月行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月照四十五
萬里韓詩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南句奴傳棄箕
天公遺書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蝕望類延年譙
曲水詩曰日完其朔月不掩望鬼料竅曰由北至南
而縱分之謂之度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合朔
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

日食矣對望之時橫雖對道從不對度若從亦對度
日奪月光則日射月而月食矣二十九日午有奇而
與日同度謂之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謂
之望新唐書志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
常在望容齋隨筆曰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初以來始
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
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
初者星家以爲羅喉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
是爲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
交則書所不載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

王川子詩集卷一

九

皆然姑以慶元丁巳歲五六月食考之二月望爲入
交中七月爲交初惟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
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
復如之按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
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動
相距幾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
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
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
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
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子竊又有疑焉太

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
星官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
矣當更求其旨趣云

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作
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淥水水峰
嶸花枯無女艷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

宋語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
德之歸則吾師也弘明集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
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二教論
孔子問禮於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呂氏春秋私親

玉川子詩集卷一

十

使目盲前涼錄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
不明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
十年乃生老子山以春青冬則草木黃落望之有似
破瓦色月令仲冬木益壯地始坼女艷女艷也庚信
詩鳥鵲歌來于時黃鳥沉淵無復歌聲也神滅論一
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

又傳一作聞古老說使月蝦蟇精徑圓千里入汝腹如此癡
眼一作阿誰何從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

水經澧水注云古老傳言蝦蟇傳月為刑而相佐見
食於蝦蟇淮說林月照天下蝕於唐諸五經通義曰

月中有兔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
係於陽也春秋元命苞日月之為言闕也而設以蟾
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河圖曰
蟾蜍去月天下大亂白虎通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
日月徑千里周圓三千里下於地七千里韓詩何處
養女百醜彤玉皇經曰緣於兔角梯至天能食月終
攀附也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
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
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
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楚辭據青冥而據虹今通雅裴

玉川子詩集卷一

十二

松之曰毛嘉出駭即癡駭也風統傳阿誰為失
恐是睚眦間指一作案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
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洗滌不可知何故
瞋子上坐使惡牙狀長嗟白鬼搗靈藥恰是有意防姦非
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鬼夫何為

睚目睚也睚相接也揮於目匡相接也師古曰睚目
旁毛也韓詩黃帝有四目帝王世紀黃帝舉風后力
收常先大鴻分掌四方各如已視故號四目此云二
目也淮南子舜二瞋子是謂重明牟子曰舜目重瞳
子二帝黃帝舜也昆水深廣貌辨不明貌爾雅有足

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兔者月之精玉衡星散而爲兔
西域記婆羅痾斯國有三獸塔初有狐兔狼異類
相悅時天帝釋化一老夫詣三獸求食於是狐御獵
獲採果俱來唯兔空還自傷卑劣乃投火充餐時老
夫收取焦兔傷歎謂狐狼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傳咸擬
天問日月中何有玉兔搗藥與麻降社宋書樂志白
兔長跪搗藥蝦蟇丸

億昔堯爲天十日燒九州金燄水銀流玉燄一作燄升砂
燄六合烘爲窑一作窑堯心增百憂天一作天見堯心憂勃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然發怒決洪流立髮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
萬國赤子散一作散生魚頭此時九御尋九日爭持節幡
揮幢旋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蚪一作蚪掣電九火轉汝若
使開離離一作離輪銜轡執索相爬鉤推蕩森渴一作渴入汝
喉紅鱗俠鳥燒日快翎鬣倒側聲聲掙股挂肚礪礪一作礪
塊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仇坑亦解堯心憂恨
汝時當食堯一作堯頭獄屬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
休食天之眼養遊命安得上一作上帝請汝剗

孟荀列傳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
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食穀
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說文昔堯遭洪水民居
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江淹遂古篇十日並出堯之間
今羿迺斃日事豈然今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
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鳥皆死墮羽翼轉詩
九輪照燭乾坤旱九輪謂九日也山海經大荒之中
湯谷上有扶桑木十人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
枝皆載焉招魂曰十日並出流金燄石莊子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熟小荀子曰冶金而流去火則剛
矧盛光也貨殖傳南則巴蜀丹砂然火所傷也天地
四方曰六合帝同靈廣韻燒无箴也魏書觀象賦注
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或戒多貌韓詩堯呼大
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金剛三昧經云以
沃燃山大海不增山海經堯使羿射九日落爲沃燃
沃焦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四萬里萬流沃之至石
皆竭所以大海水不增長度人經上其執九色之耗
節一作節把十絕之靈樞赤幢蔽日瑤輪碾空幢施之
車蓋旛旗旒也淮南子爰止爰和爰息六靖是謂懸

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
虞泉羲和至此而迴六螭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
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按御以六龍故云六九
五十四也螭與龍也母龍曰蛟子曰蚪雷霆玉經有
掣電轟雷使者掣引而縱也火駟者日外景而熱火
精也車輶曰駟輶駟而不和值也一作鯀鯀商參差
不正脫太咎琅玕玉轉明霞上迴風迅瓊輪日有御
故言轉三洞神咒云腰纏龍索紺大者謂之索鴻紀
事作窮宜雄雉饒鳥或日中三足鳥所謂火晶飛鳥
鳳翥龍騰腹鄒字未詳文同思歸鳥詩峽中足啼鳥

玉川子詩集卷二

醜鄒不可會福福石相轉也獸當作獸獸一指按
臍也噓噓噓口漢書王莽為人嗜口韓詩赤龍黑鳥
燒口熱又云朝餐何側相擔擔麥甜大肚遭一飽飢
腸微死無由鳴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噉名
蓋故言當食九日之妖不當食天之眼自養逆命耳
任子曰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大丹隱書日月
天之眼抱朴子日月之使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
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劉毅也韓詩使時食月罪當死
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如燕被燕噉一作天如燕被燕噉
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服人必索良工訣一作訣

想天不與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來習局鵲經手操
春喉戈去此睛上物初既一作猶朦朧既久如一作抹漆
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

劉猛詩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穀梁傳吐者外壤
食者內壤注曰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明者壤
入於內也漢志黃帝使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俄二
字古皆音娥登其陰訣曰上其之道七鬱儀奔日文
為最結鄒奔月文為次鬱儀者綴和也結鄒者常娥
也歷世其仙通鑑云黃帝與扁鵲論脉法撰素書上
下經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鄒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因悉得
其禁方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瘕結為醫或在齊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憲宗任用吐突承瑁卒為內常侍
陳弘志所弑所謂養虎養虎自作孽也當時習扁鵲術
者誰與有裴度惟群目為朋黨極諫而不聽范祖禹
曰憲宗伐叛討逆蓋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
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也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齋再拜額一作沙土地上繞風
臣全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姦癡腸皇天一作
上不為臣立梯梯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

與小心風魔一作先封詞什與赤心風魔一作甚排闥闖入紫宮密邇玉几前劈拆奏上臣全頑愚冒敢死橫干天甚長

劉駕唐樂府序云下土土貢臣蠕蠕泥土中項羽本紀縛牛之意不可以破蟻蟻虱臣草茅微賤解東坡詩曰玉川狂直古追民救月裁詩語最冥千里妖蕞一寸鐵地下空愁蟻虱臣玉皇經設使兔生角堪用為梯磴韓詩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躍寄賤東南風天門西北所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慄颶廣韻疾風也淮南子排闥闖闢天門注云排斥闢入也闥闢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

玉川子詩集卷一

七

紫微宮門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真元經愚黃龍之玉儿又道家章奏多言玉儿下有正奏門奏名上帝奏章式唐詩紀事云敢死橫干天代天謀其長

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押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治一作東方官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

角兩星南北正宜若插戟然尾九星如鈞為蒼龍尾箕曰天雞主八風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

玉川子詩集卷一

七

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杓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季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官天文秘畧東方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氏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胃房腹箕所養也司春司木司東獄司東方司鱗蟲三百有六十蒼龍為之長韓詩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嘒嘒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刺頭戴弁冠高達枿一作升一作月蝕鳥宮十二一作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食向何人家行赤口辨舌辨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貶見眼赤一作突音齋音鳥罪不可雪

通雅云中國未見之星如海石火鳥金魚小斗曰滿

刺加星者滿刺加國始見也又云跋刺即撥刺竹言其聲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李詩跋刺銀盤欲飛去野客叢書曰李以撥爲跋撥刺者刺烈震激之聲謂鳴亦然此則云鳥飛也將詩紀事作跋躡廣韻行兒弁冠者後漢志爵弁如爵形前小後大繪其上似爵頭色紫作非冠達橋高兒第舍相假謂之居停息夫躬傳未有第宅寄居丘亭朱雀主口舌方術家謂紅嘴朱雀常以逐月建位上順行十二位過辰戌名曰赤口辰爲天羅戌爲地網主口舌毒害若值蛇虎太雞四毒尤所忌也突穿也窩空貌南宮朱鳥權衡衡

玉川子詩集卷二

九

太微三光之廷臣衙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衆一十五星蔚然曰即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延藩西有附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儼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衝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市南河兩河天關間爲關梁與鬼鬼祠事申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設不登故德成衝觀成漢

傷成鉞鉞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水草七星頭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尉主營客翼爲羽胡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天文秘畧曰南方七宿其形如鵠故曰朱鳥石氏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首鬼目柳星星頭張嘴翼翻軫尾司夏司火司南獄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有六十類占日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食亢君憂食氏內亂食房主昏亂備臣橫食心兵喪並起食尾主

玉川子詩集卷一

九

飢食其爲水旱風飢車騎滿野食南斗其分國飢大水兵食牽牛有兵食須女爲兵旱國有憂食室婁歲飢食胃將亡亦爲飢食昂爲飢邊兵起將死北地叛貞觀二十一年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是年破焉者食畢趙分有兵食背觸爲旱大將憂有叛主者食參爲兵臣下有謀其分大飢外兵大將死食井有內亂五穀不登其分有兵食七星歲飢民流其國更改食張大游魚行人道其分飢食翼王者殃忠臣誅北方有兵食軫貴臣死月食鳥官十二度者謂食仰也柳謂之味鳥口也正正在南方鴉火之次唐書曆

志月在陰曆初起東南甚於正南復於西南韓詩天
河赤鳥司南方尾禿翅雖沙月俛於汝頭汝口開呀
呀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有事不以汝背啄蝦蟇六
臂故與食也古言食今言喫

西方櫻虎立椅椅音几一作椅斧為牙鑿為齒齒饕餮食封豕
大豢一臂同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
天天若誰擬錯誰擬

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
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日封豕為潯濱
豨為衆衆胃為天介其南衆星曰磨積昂曰星頭胡

玉川子詩集卷一

辛

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
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譏亂臣在側昂畢間為天
街其陰陰陽陽陽陽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
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小三星四星曰背屬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
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
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
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
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楊

玉川子詩集卷一

壬

雖長楊賦繫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服虔曰繫齒
長五尺似繫亦食人正義曰奎天之府庫一曰天禾
亦曰封豕漢書曰封豕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禾
口占以明為吉星不欲開闢無常常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
命之符亦不欲開闢無常常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
妻為蛇牧養犧牲以供祭祀天文秘畧曰西方七宿
其形如虎故曰白虎石氏曰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
七宿奎象白虎妻胃昂虎三子也畢象虎背參象麟
背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獄司西海司西方司毛
蟲三百有六十北史嘗肉一爵饌饌中之味通雅云
非擬翁揭度比擬也韓詩於菟蹲於西旗旄衡耗毫
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禘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
於汝口插齒牙

北方寒暄被蛇縛頭入殺如入獄蛇筋束緊束被殺寒
處夏籠一種味且當腫其肉一底板沒信處一作且當以
其肉充腫死
信處唯堪支牀脚不中一作鑽灼與天下下一本無
下字

靈憲曰靈龜匿首於後思玄賦玄武縮於殼中分騰
蛇蛇而自糾注云龜與蛇交曰玄武殺甲也清注玄
武與騰蛇俱北方蟲也抱朴子千歲之龜五色具焉
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葉之上或在覆青之下

其土或脂有白雲蟠蛇蛇沿熱則食氣夏恣口而
其瘦冬月蟄而大肥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
引周禮卜師李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厭高揚火揚火以作龜致
其龜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諸
相之天官書北宮玄武虛危危爲盜星虛爲哭泣之
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星或曰就旁有
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
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水患本土

玉川子詩集卷一

三

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
宮闕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
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
動入涉水梓曰四星在危南輓瓜有青黑星守之魚
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
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嫫女其北織
女織女天女孫也正義曰北近也危東兩兩相比者
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
誤爲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喪送司祿二星在司
命北主官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危亡司非二星在

危北主懲過皆與司之職占大爲君憂常則吉前漢
書曰危東六星兩兩而北曰司寇天文秘畧曰北方
七宿有龜蛇之形故曰玄武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
玄武爲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
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獄司北方
司介蟲三百有六十韓詩烏龜怯衰怕寒縮頸以效
自遮終令夸娥挾女出卜師燒雉鑽灼滿板如星羅
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泰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
眼不弔歲星胡其仁

玉川子詩集卷一

三

歲星爲木主殺色青如參左肩六七日行一度一年
過一宮疾則四五日行一度十二歲一週耶顓傳尚
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畱
之重華者謂歲星守心也容齋續筆曰虛全月蝕詩
唐史以謂譏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全所作云元和
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
十載全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泰說者謂董泰卽
李忠臣嘗爲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全鄙之東
坡以爲當泰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番之難出狩追
諸道兵莫有至者泰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泰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卽倍道以進雖木

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藝苑雜錄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此偽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利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案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欲讓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爲嬖倖擢位故川董賢秦宮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新唐書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蓟人少籍軍以材力奮屢有功賜今氏名忠臣懇直不通書德宗嘗謂卿耳大其貴兆對曰

王川子詩集卷一

五

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佛變不傾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史記黔婁先生卒履以布被覆頭則是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日斜其被則殮矣其妻曰斜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藝文志黔婁子齊隱士守道不諂威王下之漢書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趙舍而前爲歲退舍爲縮歲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國頃敗所去失地所之得地一日當居不居國

亡所之國昌已去之又東西去之國以不可舉事用兵安靜中度吉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祲見其舍也歲星羸而東南石氏見彗星廿氏不出三月遁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羸東北石氏見覺星廿氏不出三月遁生天格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機雲如牛廿氏不出三月遁生天格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機雲如馬廿氏不出三月遁生天機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機機格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幸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遁入廿氏其國凶不可

王川子詩集卷一

五

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祲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觀象玩占日月犯歲星其國必飢晉志曰其分歲飢人流黃帝占曰刑獄煩多盜賊一日有邊兵一日其分主死又爲民疫一日相有凶月乘歲星相死有大戰其野有拔城一日其分主死月貫木星有流民不出十二年國以飢亡月與歲星同宿其年有疾疫累貴人相食農官憂一日女主凶有大賊月與歲星同光國以飢亡一日臣強至歲日相死國飢三年一日其國且以女樂亡月食歲星軍飢大臣誅一日邦無主人相食月吞

歲星其國敗亡不出十二年月食歲星而辟女主凶
其國大飢有大戰歲星入月相以妃黨之語去一曰
不出一旬天下有大災粟大貴不出二年天下亡徙
爲亂在野則川占曰臣弑主歲星食月有大喪女主
死臣爲逆國易王歲星犯月其野有逐相歲星逆行
犯月法令散禮舍文嘉曰歲星與月相掩饑饉多哭
泣或大臣后妃薨唐書志元和二年二月壬申月掩
歲星占曰大臣死

熒惑嬰鍊公

一作

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料一作使

月應年年十月朝太微支虛論罰何災凶

玉川子詩集卷一

吳

後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因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據
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鍊哉是初也文耀鉤云
赤帝燔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熒惑主旱色赤如心
大星一曰如大角五五行三度兩月過一宮逆則二
日行一度二年一周天官占云熒惑方伯象司察妖
孽索隱曰熒惑謂之執法晉灼云帝以十月入太微
受制而出行刑宿司無道出入無常徐廣曰熒惑爲
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正義云熒惑之行無常以其
舍命國爲殘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環繞勾曲芒角

動搖年前年復其殃迤甚熒惑主死喪大鴻臚之象
主甲兵大司馬之義何遜奢亂享執法官也其精爲
風伯惑童見欲諸船戲也漢書熒惑曰南方夏火禮
也視也禮廢視失逆夏令傷火氣訶見熒惑逆行一
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
半亡地九月地大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嗣熒惑爲
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飢爲兵所居之宿國受殃殃還
至者難大當小居之久殃乃至者當小反大已去復
還居之若居之而角者若動者繞環之及年前年後
乍左乍右殃愈甚一曰熒惑出則有大兵入則兵散

玉川子詩集卷一

周還止息適爲其死喪寇亂在其野者亡地以戰不
勝東行疾則兵聚於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
南爲丈夫喪北爲女子喪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
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後漢謝弼傳熒惑守亢衆回
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史記曰其入守犯太
微軒轅宮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
中與天文志五星之變俱足以致殃熒惑太白爲甚
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又爲執法之
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尤爲亟也觀象玩占日月行
與火同宿而食天下破亡有憂月犯熒惑有亂臣其

國有兵貴人出至咸曰有兵戰小吏死一曰女主憂
荊州占曰戰勝之國大將死一曰天下有女主之憂
一曰貴人以兵死國內亂月犯熒惑而彗或食天下
破亡地大半將軍死月吞熒惑國亂兵起有白衣之
聚一曰相及太子當之一曰有內亂帝不終荊州占
曰天下滅亡河圖帝覽昭曰其國以兵致飢而以亂
亡月掩熒惑其地大敗月齒熒惑其分國軍破敗月
與熒惑合其宿國主死海中占曰其國不可以有爲
貴人傷有內兵又曰月與火星合光芒相及國有內
亂三年不解太子死月與火同宿而食月在火光北

玉川子詩集卷二

天

禾不成在火南果不實在火東天下默默在火西其
分兵飢一曰有大賊月與熒惑同光有叛臣內亂且
飢熒惑食月讒臣貴後宮有女害主者又曰國敗熒
惑犯月有亂臣一曰諸侯有謀者熒惑八月憂在宮
中有盜賊一曰有亂臣在君側相死黃帝占曰有兵
喪海中占曰以戰不勝荊州占曰臣叛主一曰其分
兵且旱不出五月一曰女賊爲政天下亂逆行則其
災大熒惑觸月上角相憂中央主憂下角將憂熒惑
觸月陰國亂其國貴人兵死國不可伐其國不出五
年亡支計也盧頭盧也謂計盧誅何所鉏也困學

紀聞云火爲罰星不罰有德

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
夜月侵安可會

鎮星主土色黃如參右肩八九日行一度二十七箇
月過一宮二十八年一周填星福德星也殷墓亦土
屬元始无量度人經云五土之氣爲帝主福故四十
五年而遷其室居北者九年而遷居西南者十八年
而遷居東者二十七年而遷居東南者三十六年而
遷居西者六十三年而遷居東北者七十二年而遷
居南者八十一年而遷還不肯逆下無隔制上無刑

玉川子詩集卷二

天

剋則災害不生日享太平或履非其位過非其時上
下不相得則隨宮爲備其災皆亦繫道德之所致也
漢書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
信爲主親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題爲
之動填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之者已去而復還
居之國得土不乃得女子當居不居既已居之又東
西去之國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居宿
久國福厚易福薄當居不居爲失填其下國可伐得
者不可伐其亂爲王不寧縮有軍不復一曰既已居
之又東西去之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失次而上一

舍三舍有正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二舍有后
感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凡五星歲與填合則
爲內亂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爲飢
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南歲在
北名曰北牡年設大熱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
亡熒惑與太白合則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
爲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填與
辰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爲疾爲內兵辰
與太白合則爲變謀爲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
與辰附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一曰火與木合

玉川子詩集卷二

三

爲泮與金合爲饑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地
與木合則國飢與木合爲雍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
金合國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關二星相近者
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凡
月食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飢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
彊國以戰辰以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凡五星所
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
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以法者以法致天下也三星
若合是謂斂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民人乏飢
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其國兵喪並起君子

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
撫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
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
亦小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
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爲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
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
匿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觀象
玩占曰月犯填星女主喪敗一曰有黜后一曰爲亡
地不出十二年國以飢亡一曰天下大喪一曰其國
貴人死以兵天下大亂一曰先舉者敗天下有大風

玉川子詩集卷二

至

之灾月食填星其地民流入亡女主憂又曰爲兵飢
爲喪一曰其國以亂亡一曰以殺而亡天官書曰下
犯上又曰民流千里一曰國以女亂而亡月乘土星
地動不則大喪月與土合其下國飢月與填星同光
以其日月食且有以移徙亡者若星動搖其下亡地
填星入月中臣賊主一曰不出四十日有土工事乙
巳占曰貴人絕無後一曰女主死填星食月有喪女
主亡填星入貫月國內亂不出五年亡唐書志元和
三年三月乙未鎮星侵月在氏占曰其地主死
大曰其將軍怒政鋒鋒生恒州陳斬鄭定進項骨腕甚春

憂青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

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色白如狼一日如五車大星而有光也主兵一日行一度一月過一宮一年一小周九年一大周正義曰太白五芒出早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其精散爲天柝天柝伏震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星是古曆星若竹孛孛星後星白彗皆以示變也恒州唐詩紀事作常州以爲州與太宗御名同按穆宗初名宥後改名恒非太宗也舊唐書志鎮州秦東垣縣漢高改名其定置恒山郡又爲其定國歷代爲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常山郡治元氏後魏道武登常山郡北望安樂壘美之遂移郡治于安樂城今州城是也周隋改爲恒州後廢義旗初復置恒州領其定石邑行唐九門滋陽五縣州治石邑武德元年隋竇建德四年賊平徙治所於其定省滋陽縣又割廉州之叢城來屬天寶元年改爲常山郡乾元元年復爲恒州興元元年升爲都督府元和十五年改爲鎮州退之送石處士詩鉅鹿師欲老常山險嶺是蓋指吐突承璀兵出無功送故王承宗新唐書本紀憲宗四年十月辛巳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於未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吐突承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唯爲左右神策河陽浙西宣歙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以討之戊子承璀爲鎮州招討宣慰使五年正月己巳左神策軍大將軍鄭元逵及王承宗戰死之承宗傳云承璀至軍無威畧師不振神策大將軍定進號驍將前以擒劉闢功王陽山郡至是戰北馳而債趙人曰鄭王也害之師氣益折憂青根長而白霜後特脫美憤定進陣亡項骨如憂青之柔脆也漢書太白曰西方秋金襲也言也義艱言失遊秋令傷金氣則見太白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魘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基有亡國一日天下匿兵壁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匿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至破國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之人又復出人君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入三日而復出是爲夷而伏其下國有軍

其衆敗將北已入三日又復徵出三日遁復盛入其
下國有憂帥師雖衆敢食其糧用其兵虜其帥出西
方失其行夷狄敗出東方失其行中國敗一日出蚤
爲月食晚爲天祿及彗星將發于無道之國太白出
而雷桑榆間病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病
其對國太白經天下革民更王是爲亂紀人民流
亡書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太白兵象
也出而高用兵淡吉淺凶坤淺吉洩凶行疾用兵疾
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角敗戰吉不敢戰凶擊
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圖以靜用兵靜吉趨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象太白
吉反之凶赤角戰太白者猶軍也而災惑憂也故笑
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紆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
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
伐之氣戰國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
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
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
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辰星出太白爲
主人辰星與太白不相從雖有軍不戰辰星出東方
太白出西方若辰星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

有兵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破
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不去將死
正其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觀其所指以
名破軍辰星繞環太白若圍大戰客勝主人更死辰
星過太白間可滅鋌小戰客勝居太白前旬三日軍
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更死出
太白右去三人軍急約戰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
國爲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
其色害者敗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
參左肩黑比奎大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觀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象玩占日月犯太白有兵大戰一日將有二心一日
主人惡之一日月犯太白天下靡散河圖帝覽堽曰
強臣作亂以戰則不勝一日太白與月犯國多盜賊
月蝕太白強國以戰亡亦曰其分主人死荊州占曰
臣弑君亦受誅一日國君亡月掩太白王者亡地月
吞太白有兵戰國亡月載太白有猝兵期五日太白
出月下芒相及君死民流月生三日刺太白之陽陽
國勝小邑損月生三日刺太白之陰陰國勝兵在外
未及入而內者不及出南方爲陽北方爲陰月與太
白同出城守者宜城宜更其守者月與太白合宿太

子死主憂月與太白令其南南國亡其北北國亡月與太白同光其月月食其下兵亡太白與月爭先大戰相去五寸有板城二寸軍憂三寸天子罷相六寸天下有兵三寸有憂城一尺有板城五尺以外無咎太白蝕月易大將一日將死一日臣伐主太白犯月中其國戰不勝亡地海中占曰其分國立王一曰其分兵起一日將死一日臣謀主不成一日有內惡國失政大臣作亂荊州占曰軍出主將太白入月中而不出客將死出者人主死武密占曰太白入月中而不見客死其星見主人死無軍則大臣當之乙巳占

玉川子詩集卷一

吳

曰太白入月不見星臣爲逆月弦太白侯王爲逆太白犯月刑理失均自毀其法太白貫月期不出六年國有大兵戰敗亡地一日國以亂亡月生三日候太白夕出西方與月相並問客一指軍在外期十日有破軍殺將主勝二指期十五日有破軍死將客勝一曰主人小勝客三指期二十日有破軍死將客軍大勝主人亡地客四指期二十五日客軍入境主人不勝客五指期三十日軍陳不戰月未盡三月候太白熒出東方與月相並中間客一指入月三日有破軍死將主不勝客二指入月九月主人軍大敗失地客

三指入月十五日有破軍死將主人亡地客四指入月二十日客軍大敗客五指入月二十七日軍陳不戰其法閉目一舉指準之太白如夕山西方在月北爲得行在月南爲失行用兵先起者敗巫咸曰入月三日候太白夕出西方在月南中國戰勝負海之國敗在月北負海之國勝中國敗秋冬入月三日太白出西方居月北軍強居月南軍弱唐書志元和元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二年正月癸丑月犯太白於女虛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四年九月癸丑太白犯南斗長楊賦天兵四臨天

玉川子詩集卷一

通

子之兵謂之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辰星在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棄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與臯陶鬼一問而今一作一問如今日廷尉秦官掌刑辟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充汝作士五刑有服惟明克允文子臯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天律法律也如李師道造賊殺宰相武元衡取其顙骨而去京師大索弗獲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全云人命在盆底是也且中人承璫無功損威毀平仲劾其當斬以謝天下李絳

亦論其過既決遣之然帝終厚承璫為罷絳宰相召
為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所謂天若不肯信安
得起臯陶於今日一巾其罪而問之辰星北水之精
半相之祥亦偏將廷尉臯也色黑如奎大星一日行
一度半或五日行七度一月過一官史記察日辰之
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木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
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
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
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
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
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
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
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
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
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
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
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西
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

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則星紀順能
星鈞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
矣免五色青闕發白闕發赤闕中不平黑闕吉赤角
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
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
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
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青青
黃憂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
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
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

玉川子詩集卷一

五

有流邑憂則不長天鏡曰辰星入月中軍士當敗有
奸人入城不出五日有賊兵至也

三台文章官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尚書郎整

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劍一四天市一作帝旁操

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呀明煌

煌

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為乖戾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
凡六星應劭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為天子中
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

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子行暴令奸典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拆按三台六星赤兩兩而居其勢橫亘北斗第二魁星起文昌列指搖太微一星曰天樞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口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又云三台者中天之大化北斗之華蓋也漢書五行志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天文

玉川子詩集卷一

早

秘畧曰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係巽爲天綱二十八宿角二星十二度爲天之關內曰天廷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天田在角之左天門在角之右故石氏曰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右角爲天門爲將主兵明大天下太平賢人在朝火犯天田主早角宿芒動國祚不寧北爲左南爲右亢四星九度平主疾疫天子內朝也明大則吉移動多病不見則天下鼎沸而旱澇作氏四星十五度爲天子路殺王者之宿宮明則大臣妃后米君不失飾不見或移徙則內亂生彗孛犯兵起五星犯后宮災房四星五度中

間爲天門黃道之所經月暈主大風心三星六度天地之心人之主也中一星曰大火曰大辰曰明堂天子之正位也中爲天子前爲太子后爲庶子直則主失勢動則國有憂火守之爲國無主五星彗孛守犯四中心明則化成道昌移徙不見則國亡變黑色大人憂直則地動尾九星十七度爲后妃之府第一星主后次三星主夫人次則嬪妾火犯之宮中內亂其四星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后妃后宮之府亦曰天籬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壁翼軫者風起又主蠻夷胡霜明大而直吉暗凶月在箕宿其野風起移入河國

玉川子詩集卷一

早

災人相食月暈金火犯之兵起斗六星二十五度爲日月五星之正道芒角動搖天子憂兵起暗小宰相廢死牛六星七度爲天之關梁上二星主道路次一星主關梁次二星主而越下一星主牛移動牛多殃曲則糧貴明大關梁通不明穀不登女四星十一度主婦之卑也移動后廢木犯立后暗小國藏虛虛二星十九度二十五分半少彗孛宰之象也主北方城邑廟堂祭祀又主風雨死喪動搖有死喪哭泣流星犯之賊亂宗廟火守天子將兵水守飢饉危三星十八度主天府廟堂又主風雨墳墓動則死喪哭泣事

且有土工兵起火守之地震室二星十七度一星爲
宮一星爲三軍之庫故置羽林之衛壁二星九度日
暈風雨生圖書之秘府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
奎十六星十七度天之武庫客星入守皆兵起妻三
星十三度下九尺爲日月之中道動搖主聚家星直
則有執主之命者胃三星十四度五殺余也日暈年
殺不熟火守早飢昂六星十一度天之耳目乃胡星
也又主獄事畢八星七度主邊兵日月暈蝕五星守
犯陰國憂蘇竟日畢爲天綱主綱羅無道之君背三
星一度在參之北角主天之關又爲三軍之候動移

玉川子詩集卷一

星

則盜賊行天下早參七星九度秒主殺伐權衡芒角
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
井八星三十四度主水泉月宿井有風雨之應鬼四
星二度主死亡祠祀動而光賦欽循後移徙人慈政
令急柳八星十四度主飲食動搖大人酒死失色天
下飢三年必應星七星七度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爲
賢士之象失色則后妃死賢士誅暗則賢良不處張
六星十七度主太廟明堂御史之位暗則宗廟不享
明堂宮廢翼二十二星十九度天之樂府明則禮樂
興暗則政教失日食大臣併月蝕王者殃忠臣誅月

暈大風旱女主惡之秒四星十八度半主將軍樂府
又主車騎載任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有軍出入
皆占於秒月宿軫風起月暈軫庫無雨兵民無係馬
日月食貴臣死淮南子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
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
須女十二座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
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閼二參九東井三十
三與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
八宿也開闔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郎位
十五星在帝坐東北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

玉川子詩集卷一

星

小相均光潤有常吉楊震傳太微積星名爲郎位附
志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
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磊落紀事作
磊磊蘇源明歌云星磊落耿耿秋河古兩頭纖纖詩磊
磊落落向曙星度人經煌煌磊磊落明威八回磊落不
群貌星經云更河星爲戟劍之星步天歌太陽之守
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卽是玄
戈一星圓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
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勢四星在太陽西北
刑餘人而用事者也不明吉相一星在北斗南元戈

一星在招搖北一日天戈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
起下元名天市垣在房斗之間尾箕之上帝座一星
常光明四角微芒宦者星帝坐有五一座在紫微宮
一坐在大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太極宮一坐在天
市垣咸云帝坐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旁之闕人
也星微則吉明則凶老子云夫代可殺者是謂代大
匠新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是時宦者握兵
故云錡握他人代匠傷手也弧九星外一星矢也在
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快遠又主備盜賊之知姦
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則兵大起狼弧侵害及
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張
衡云滿則天下兵起程方進傳狼角弓且張狼一
星在井東南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角而
變色動搖盜賊作胡兵起人相食蹂躪主人不靜不
居其宮馳騁天下張衡曰居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黃
白而明吉黑凶赤芒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一云
狼一星赤又主兵火色欲黃白無光不宜動搖色赤
而光芒四張搖動則天下兵亂兵火起又曰動搖則
海兵作亂思玄賦彗威弧之授利兮射彗之封狼
河圖曰彗象之精上為狼星

擬牛與駃女不肯動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
錢琪弄句始提天鼓一作弄鳴璫琅珞矢龍蛇行一作狂
行一作眉目一作森森張天狗下砥地血流何滂滂一作險萬萬
竊構架何可當昧目堂成就一作昧害我光明王
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
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道書
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被驅在
替室小說云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
杵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獨
處許嫁河西牽牛嫁後遂廢織經天帝怒焉責令降
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魏文帝燕歌行星漢西流
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杜甫詩牛女漫愁思秋期
猶渡河史記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
征伐四方句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
伏龍東京賦注句始妖氣也河圖曰填星之精流為
句始宋均曰怒為芒角刺出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
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一云無雲而雷
發一祥為寡助謂之天鼓兵起國危秋冬尤忌天鼓
云天鼓鳴者空中無雲氣忽然如鼓聲名為天鼓或
天作地暗忽然似鼓聲响過者亦名天鼓正月鳴天

子有道二月鳴國無赦宥不許萬民三月鳴墮意刑
禁不依正法四月鳴民不樂五月鳴不孝者橫死六
月鳴世界安人民樂七月鳴諸言亂起八月鳴當境
災害生九月鳴天災水湧十月鳴人民飢十一月鳴
人民多難主不正也十二月鳴大臣謀位世反覆也
瑞珥聲也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而著黑望如有毛
目然後漢書矢常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晨星
之精散為枉矢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
狗所噬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國如數
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周書曰天

玉川子詩集卷一

星

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
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園者
是也太白星散為天狗主候兵大衆賦狗過梁而千
里流血禮舍文嘉曰三星狀如火名天狗常在西北
見則人民相食天下大亂諸險萬萬黨者盲衆星黨
惡不救月廣韻昧目不正也一作昧芥入目也于肇
子如目有昧焉度人經周延靜平天帝光明王

請雷北斗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靈拂

一作掃

除沙磧如山國贖我父母光常時恒星沒頌雨如押漿似
天會事發叱喝誅姦狂一作發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普

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樞第一星主月太子
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皮人
經云北極星與群星相遠三度有奇而中空者北辰
上帝真形也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
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
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北斗第一
星名魁字貪狼一名天樞又名天英上統室壁奎婁
節候陽明春生萬物下屬秦地徐州分野子生人屬
之星周九百二十里第二名魁字巨門一名璇又名

玉川子詩集卷一

星

天任上統胃鼎畢箕節候陰秋成萬物下屬楚地益
州分野丑亥生人屬之星周五百五十里第三名魁
字祿存一名璣又名天柱上統參井柳鬼下屬梁地
冀州分野寅戌生人屬之星周七百二十里四名魁
字文曲一名權又名天心上統張星翼轸下屬吳地
荊州分野卯酉生人屬之星周八百里五名魁字廉
貞一名衝又名天倉上統角亢氏房節候丹元夏以
長養萬物下屬趙地兗州分野辰生人屬之星周七
百二十里六名魁字武曲一名閭陽又名天輔上統
心尾斗箕節候北極三冬收藏萬物下屬燕地揚州

分野已未生人屬之星圖七百里七名魁字破軍一
名瑞光一名天冲一名天蓬又名天內上統女牛虛
危下屬齊地豫州分野午生人屬之星圖九百里張
衡曰一居中央謂之北斗魁星第一名執陰第
二名叶指第三名觀金第四名拒理第五名防作第
六名開寶第七名招搖沙磧如山岡者天文志云星
之至微如塵沙者謂爲堆阜蓋星之在地則爲石石
之在天則爲星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天鏡曰星墜爲石天下兵起星墜爲沙其國君喪父
母光者日之與月猶父之與母也春秋莊公七年四

玉川子詩集卷一

吳

月辛卯夜也星不見夜中星限如兩公羊傳恒星者
列星也穀梁傳經星也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夜中
星限如雨與雨偕也梓榮一作進榮字書曰迸散走
也釋道安曰慧光迴照莊王因觀夜明謂魯莊七年
卽周莊王十年如來於是年成佛所以夜明非中夏
之災也舊唐書憲宗十四年正月迎鳳翔法門寺佛
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矣已貶愈
爲潮州刺史故引恒星事發叱喝誅姦之語又劉向
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
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憲宗不終其天年全云何故

中道廢自貽今日殃也叱呵也喝聲流喝也胡傳曰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
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
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
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謂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
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
忌憚也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者言當奮乾剛無
爲小人所惑時皇甫鎛以諂刻欺蔽在相位唐詩紀
事請留北斗相北極

玉川子詩集卷一

吳

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解戰須臾
凝暮精兩吻自决垢初露半个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
故一暮獨誅磔腹吐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采未蘇來慘
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先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
地力

王褒詩上弦如半壁詩推災度日月三日成魄八日
成光月陰精也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之所不照曰魄
望者日月相望人居其中盡觀其明故形圓二弦之
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而半魄晦朔之月日
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釋名朔蘇也月死復生蘇

也繁露曰金用事其色慘淡而白一片白月無光之狀韓詩此外內官項細不足科臣諸悉掃除慎勿許語令歌譚併光全燿歸我月育眼鏡淨無纖瑕翬蛙拘送主府官帝箸下服嘗其嗜依前使免操杵曰玉階桂樹開婆娑姮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義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於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或問玉川子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遐邇孔子父母

玉川子詩集卷一

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大小猶安一本有得字引衰周研嚴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上刑一主德政乃舉孰謂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不替萬萬古

桂巖子曰春秋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幾微不遺大小又曰始言大惡教君亡國終言教小過徐幹曰春秋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公羊傳春秋諱國之惡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司馬遷日月食常也日食不載也是以春秋書日之食不書月食斯唐書凡

唐書紀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而月食亦不書也天文秘畧曰日月交則食不交則不食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于此時方有食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映掩食多不驗也管子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陰爲刑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蝕則失刑之國惡之兩日不可偏廢災沴無有小大古人不書月蝕者非遺之也貴陽而賤陰詳內而畧外謂陽德修則陰沴可弭元和之末信用壬人宦官竊柄陰之爲禍烈

玉川子詩集卷一

已此全所憤激而書也梅聖俞曰使詩云前時蝦蟇食爾妃天下戢戢無有忠責屬四方誰瞻大仰頭憤憤唯虛全欲持寸刃去其害氣力雖有天難通是時了無毫芒益徒有文字辨且雄全死于今百餘載日月幾度遭遷索有人見之如不見誰肯開口吞天公遐邇出元后傳史畏懦遐邇當坐者唐詩類苑照下萬方土萬古更不替萬萬古更不替萬萬古

玉川子詩集卷一

玉川子詩集卷二

仁和孫之麟贈川註

哭玉碑子

山有洞左顏拾得玉碑子其長一周尺其潤一葉七顏色
九秋天稜角四面起輕鼓吐寒流清悲動神鬼稽首置手
中只似一片水至文反無文上帝應有以予疑仙石靈願
以仙人比心期香湯洗歸送錄堂裏願奈窮相馳行動如
跛鼈十里五里行百蹶復千蹶顏子不少天玉碑中路折
橫文綠龜兆直理任瓦裂劈竹不可合破環永離別向人
如有情似痛滴無血粉闌平地上塋圻多瘡缺百見百傷

玉川子詩集卷二

心不堪再提挈怪哉堅貞姿怒麗不堅固矧曰人間人安
能保常度敢問生物成敗爲有真素爲稟靈異氣不得受
穢汚馳罪真不厚殖生亦錯誤更將前行恐復山神怒
白雲蒼閣嶺高松吟古墓置此忍其傷驅墮下山路一作去
哭玉碑子者怪其具堅貞姿而中道夭折也夫物之
得失成敗與人之生死天壽固有定素矣愛欲不足
固生悲歎不足挽死其成也其毀也得之偶然失之
亦偶然夫哭生於悲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如洞中
白雲蒼然而閉嶺如古墓高松來風而吟嘯彼此毫
分不可相跂則亦置此玉碑而弗復傷已故冥乎成

敗生死者安其真素者也。成敗雖錄堂之與

平地同歸脆破耳苟有乎生乎死仙人之與顏子均
於短折耳玉碑子未詳疑玉劍策之類藥七七首刀
廣三寸史記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
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藥淬之春秋元
命也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
三月一時九十日四時皆象此類故春曰九春秋曰
九秋也燠真子今之闕角謂之風稜蓋取其有四稜
也說文稜板也庾信詩光如一片水三元品戒曰香
湯鍊形光景洞照香湯者用竹葉桃枝栢葉蘭香等

玉川子詩集卷二

分內水中煮布囊總之去滓加五香爾雅古者爲室
自半以前虛之爲堂道家有所錄黃錄玄錄金錄錄
堂藏道書之所後漢五行志驢野人所用鐃鈍之膏
魏元忠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壓權德輿曰驢有壓
行有蹶其甚則皆可以致蹶荀子蹶蹶千里楚辭驢
跛蹶而上山固知其不能升顏回二十九而髮白三
十二而早夭力命篇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
四八閻尹子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袁淑
云杖幹瓦裂荀子召人以璣絕人以玦反絕以璣劉
公幹云石出荆山泉氣堅貞老子曰其脆易破

觀放魚歌

孟簡爲常州刺史與盧全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全作觀放魚歌東坡詩曰况逢孟簡對盧全不怕校人欺子美子美子產字也傳唐書本傳孟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諱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宏辭科累官至倉部員外郎戶部侍郎王叔文竊政簡爲其司多不附之叔文惡之雖甚亦不至排斥尋遷司封郎中元和四年超拜諫議大夫知樞事明於內典六年詔與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同就禮泉佛寺翻譯大乘本生

玉川子詩集卷二

三

心地觀音經簡最擅其理王永宗叛詔以吐突承瓚爲格討使簡抗疏論之坐語訐出爲常州刺史八年就加金紫光祿大夫簡始到郡開古孟漬長四十一里漚溉沃壤四千餘頃爲廉使舉其課績是有就加之命是歲徵拜爲給事中九年出爲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承李通抑遏士族恣縱編戶之後及簡爲政一皆反之而農估多受其弊當時以爲兩未可也十二年入爲戶部侍郎十三年代崔元略爲御史中丞仍兼戶部侍郎是歲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勅於穀城縣置郡牧令曰臨

漢監令簡充使簡奏請均州鄖鄉縣鎮遏使趙潔充本縣令臺司奏有虧刑典罰一月俸是歲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卽位貶吉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初簡在襄陽以腹心吏陸翰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迨至州以土囊殺之且欲滅口翰子弟詣闕進狀訴冤且告簡賊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瓚錢帛等共計七千餘貫匹事狀明白故再貶之長慶元年大赦量移睦州刺史二年移常州刺史三年入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年十二月卒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

玉川子詩集卷二

四

歿者視其孤每厚於周卹議者以爲有前輩風然溺於浮圖之教爲儒曹所訾呂黎李博士墓誌云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柳子厚曰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孟常州

常州賢刺史從諫議大夫除天地好生物利史性與天地俱見山客押魚爲坐山客北亭溯命舟人駕舫子漾漾菰

繞岸掘其鱗

叙魚得生之狀詩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博雅麥菜藻也謝靈運山居賦嗟藻鹹浪掉尾波旋相如賦捷鱗掉尾鱗魚背上鼠也掉鱗也黃鶯一名金梭僧家謂魚爲木梭花以魚下上水中如擲梭也說苑隋縣澧水側有斷蛇丘昔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吳都賦烏嶼綿邈海中曰烏洲上有山石曰嶼又烏嶼皆湖海江河中山有民居

玉川子詩集卷二

七

曰喚無民居曰烏釋名海中可居者曰烏鳥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也物所赴如鳥之下也鳧一名沈鳧脊鵒一名鰲渠一名雪姑鵲鵒五色尾有毛如紅拖鷺一名江鷺好浮水上白鷺也皆水鳥食魚者爾雅鰲大蝦郭注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蝦魚爲鰲九懷從蝦今避隋此言小蝦亦相慶得生蝦有長鬚六足狀殺好躍蟬史云蝦大而擁橘黑色堅甲者名蝦公四五月生子名蝦子小而緊身無肉者名蝦狗急就篇云蝦謂今之海蝦堪爲酢脯及所呼蝦米者又所在水中小蝦可生啗若燭而

食之皆是也六書故蝦小者不盈寸巨者須長數尺

乃知貪生不獨頑癡夫可憐百千命幾爲中腸茹若養聖賢真大烹龍隨敢惜乎苦痛如今人盡是魚食魚族類恣飲嗽強力無規疎明明刺史心不欲與物相欺誣岸蟲兩與命無意殺此活彼用賊徒亦憶清江使橫遭乎余且聖神七十鑽不及泥中節衰哉託非賢五臟生冤營若當刺史時聖物保不因不疑且不卜二子安能諫二子當故諫吾知心受誅禮重一草木易封稱中學又曰釣不綱又曰遠庖廚故一作仁人用心刺史盡合符昔魯公觀衆距箴遂被孔子貶面書

玉川子詩集卷二

八

易大烹以養聖賢內典言飲食之侈曰地恩烹龍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羹幽明錄蛟龍髓以傳而令人好顏色楊凝經以人食半半死爲人人死爲半死死生互來相嗽孟郊養生書云人者魚之謂也山谷詩有生甚苦相細大更嗽食人稱黑頭蟲裸蟲之智者以陸居云岸蟲殺彼養此自相賊害韓詩外傳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謂之五臟莊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闔阿門曰子自宰路之濁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

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刺
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
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用神有所不及也二子
指博士衛平及漁者豫且也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
山林易中學豚魚吉衆曰信及豚魚也論語子釣而
不綱歸藏易曰殺生無忍聖人以遠庖廚賈誼曰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說文符信也漢制以

玉川子詩集卷二

九

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顏師古曰漢竹符篆書與郡守
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野客叢書曰刺史往
回以所授左符合京師右符防其偽或遣使調發郡
國則請內庫右符以合左符春秋魯隱公五年春公
觀魚于棠特書觀魚貶之也

今刺史好生德治民心誰爲刺史一褒舉刺史自上來德
風如草鋪衣冠典廢禮百姓戒暴租豪猾不棄猾鯨孤不
鯨孤間古孟漬三十里四千頃泥坑爲膏腴刺史視之總
若無訟庭雀噪坐不得湖上拔菱植菜渠勝業莊中二桑
門時時封坐談真如因說十千天子事福力當與刺史俱

大雨曼陀羅花深沒膝四十千真珠瓔珞堆高樓此中怪
特不可會但慕刺史仁有餘刺史赦左右兼小家一本有生字
奴慎勿背我沈崇鈞念魚承刺史仁深僻處遠遠避刺
史官職小教化未能敷第一莫近人惡人唯口腹第一莫
出境四境多網告重傷刺史心喪爾微賤軀

此則推廣言之既褒其政績而微諷其佞佛言刺史
之仁不徒如佛氏放生耳唯教化廣敷使好生之德
洽於民心乃爲至也一統志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
史簡易勤儉以養其人政不尚嚴心未嘗怠曾未周
終紘正風行廣課郡政毗陵爲最得府書食貨志元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

和十三年正月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
倉等斛斗請准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中有司
更不收官內州縣得專遠以利百姓從之新唐書州
有孟漬久淤闕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
總若無者不自有其功也圖經曰孟漬在常州府城
西四十里南通運河北達江漢食貨志大賈商家不
得豪奪吾民叔孫通傳制言大猾謂狡猾之人釋名
無妻曰鯨鯨足也足明也愁悒不寐曰恒鯨鯨然也
故其字從魚魚口恒不開者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
望無所瞻見也雀小鳥常依人臂領皆黑毛羽褐色

尾長二十許厘米黃白色謝靈運詩虛館絕評松空
庭來烏雀蘇臺中有黑者謂之焚爾雅雁蓬者米焚
也其未謂之雁胡可作飯荷芙蓉其莖茹其葉還其
本菡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慈唐書
京兆萬年縣有勝乘里莊即其寺也二桑門未詳其
人三破論佛經本曰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
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改爲桑門桑當爲乘
字之誤乘門者即大乘門也須想見滅過物斯乘故
先云滅門後云乘門焉梁武帝云實法唯一真如不
二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二

爲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薩迴
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古釋云遺妄
曰真顯理曰如觀法師云無法非真何妄可遺無法
不如何理可顯金光明經余時流水長者子到大空
澤中見一池其水枯涸池中多有諸魚時長者子見
是魚已生大悲心問樹神言此魚頭數幾何答言其
數足滿十千唯少水在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
者即出四向周遍求覓其知水處復更疾走遠至餘
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余時復有諸餘惡人爲捕此
魚故於上流懸罾之處決棄其水不令下過時長者

子併二十大衆令得負水瀉置池中濟彼魚命復取
可食之物與魚食已即自思惟我今已能與此魚食
令其飽滿未來之世當施法食會開大乘方等經中
說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
上我今當爲是十千魚解說十二因緣解說寶勝佛
名余時長者子說是法已即便還家時十千魚同日
命終生忉利天既生天已復相謂言我等先於閻浮
提內墮畜生中受於魚身流水長者子與我等水及
以飲食復爲稱說寶勝如來名號以是因緣得生此
天今當往至長者子所報恩供養余時十千天子從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三

初利天下閻浮提至流水長者子家時長者子在樓
屋上踞臥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
頭邊復以十千璽其足邊復以十千璽右脇邊復以
十千璽左脇邊雨易陀羅華摩訶易陀羅華積至于
膝作種種天樂閻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寤是十
千天子於上空中飛騰遊行於天自在光王國內處
處皆雨天妙蓮花天自在光王問諸大臣昨夜何緣
示現如是淨妙瑞相有大光明大臣答言初利諸天
於流水長者子家雨四十千真珠瓔珞及不可計易
陀羅華王即遣人審實是事至彼池所見其池中多

有摩訶易陀羅華積聚成積其中諸魚悉皆令終時
十千魚者今十千天子是法華經言佛說法時天雨
曼陀羅華翻譯名義易陀羅此云適意又云白花說
略云華言雜色也霍光傳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
九卿封侯吳都賦鈎餌橫網罟接緒文子曰諸侯
得道守在四境

示添丁

合璧事類云盧仝生子名添丁欲爲國持役也退之
寄全詩云去歲生兄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豈無農夫親耒耜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三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却憐我人我憐
倖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強行一作強何忍索我抱看
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
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憐不得却生癡笑令人
嗟宿春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能鍾頭欲白
憑仗添丁莫惜爺

東坡詩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苦熱行
瘴氣盡熏體吳志蒼梧南海廣有厲風瘴氣又軍州
瘴氣滴露四時不絕班固答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
憔悴阮嗣宗詩憔悴使心悲泥柔澤貌楊慎曰洛謂

柔言索物曰泥訪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忽忽窮愁
泥殺人白居易詩白髮泥人來不休張口曰呀韓詩
汝口開呀呀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
間金盞盞中有墨汁如淳漆灑池及石皆成篆隸科
斗之字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亂曰塗長曰抹
機言薛逢值新進士前導者曰迴避新郎君逢曰其
貪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純黑反哺
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楚烏也秦
謂之雅今作鴉法書苑曰鴉形善草書如寒林栖鴉
山谷云大字如栖鴉已不作肥軟懶掌打也莊子適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四

百里者宿春糧溫飛卿詩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脾
禿吞黃梁龍鍾謂不昌熾不羣舉如鬚髮拉搭之類
廣韻龍鍾竹名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
總言其貧病而老也唯塗抹詩書之子或稍慰朝暮
又戒之莫拂我意也杜牧詩初歲嬌兒未識爺別爺
不拜手叱父演繁露後世呼父不曰父而轉其音曰
爺又曰爹雖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賈慎正爲國爺
是也唐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叔蕩
也案唐韻爹差人呼父也爺陟耶反德宗貞元六年
回紇可汗曰惟仰食於阿多史釋之曰虜呼父爲阿

多則是正名爲多不名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
皆爲耶說文哈嗤笑也六書故思啗嗤笑

寄男抱孫

抱孫全長子

別來三得書書道還離久書處甚羸殺且喜見汝手股十
七又報汝文頗新有別來幾經年囊盡未合斗當是汝母
賢日夕加訓誘尚書當早功禮記速須割嚙囉兒讀書何
異摧枯朽錄義低作聲便可養年需莫學村學生羸氣強
叫吼下學偷工夫新宅鋤藝秀乘涼勸奴婢園裏種慈葦
遠籬編榆棧近根栽桃柳引水灌竹中滿池一作種蓮藕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五

粉泥蛙辦脚莫道生科斗竹林吾最惜新荷好看守萬籬
芭龍兒鑽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宅錢都未
還債利日日厚籬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丁寧囑託汝汝
活籬龍不股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輒告諸
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學捕鳩爲莫學打雞狗
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不受任汝
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莫憐添丁
郎淚子作而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添丁郎小小別
吾來久久臍臍不得喫兄兄莫撻撻他日吾歸水家人若
彈靴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

東軒筆錄唐初字書以勁健相尚至薛稷則尤極變
硬開元天寶已後變爲肥厚至蘓靈芝輩幾於重濁
蘓殺者亦重濁肥厚之謂也俗語大甚曰殺唐書選
士習業諸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其有通禮記尚
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孟子荀卿子呂氏
春秋管子韓子謂之茂才舉此云尚書當早功禮記
速須割嚙蓋唐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
禮爲中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快繁
簡爲次第爾嚙多言煩親囉歌助聲小兒語也北史
嘗鮮早聚語崔昂戲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

玉川子詩集卷二

十六

樓羅實自難解五代史劉涿謂李業曰君可謂樓羅
兒矣唐昭宗時相國鄭榮題詩中書壁上云側坡蛆
崑崙蟻子說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飽無嚙囉漢書銷
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魏武氣
出唱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因話錄寶相易直幼
時名秘家貧受業村學村聚落也胎息訣云凡羸氣
在榮衛之中爲喘鳴之氣楊雄傳大聲叫呼叫呼吼
怒聲也張衡傳蓋聞前哲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
有云爲也周禮注男奴女婢今之奴婢古之罪隸人
也應璩詩相與鋤禾耨芳敗禾者爾雅茨蒺藜荏山

慈菴山葦榆曰零一名種有英榆白榆刺榆榔榆數十種白榆曰枹其皮可屑食療饑終牛棘馬棘也其刺銳而長與術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說文楊蒲柳也樵河柳也御小楊也通志柳曰天棘杞柳亦曰澤柳葦莠則欲鋤而去之慈菴則欲藉而竟之編榆棘以爲援栽桃李以爲觀皆農圃學也永嘉郡記樂成張氏者隱居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爲逍遊竹中不與相見號爲竹中高士蓮蓬房藕根也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間則益一爾雅科斗活東郭注蝦蟆子未生卵者東山

王川子詩集卷二

七

經萬山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形圓有尾聞雷震則尾脫脚生一名玄魚一名懸針陸農師云月大蠱則先生前兩足月小蠱則先生後兩足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符竹萌竹初生也孫炎曰竹初生日萌生謂之符宋沈道虔人有故屋後符令人止之曰惜此符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符送與之韓愈詩新符滿軒前朱喬年詩一雷驚起籀龍兒籀竹皮也籀謂符爲籀孫吳筠云一符明其胤嗣三節獲乎嬰兒故云他兒損生也迸出也溢一作隆博雅博拘也韓非

子痛難于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惜周禮凡有債者刑書以治則聽臧錫曰急政暴賦有者半買而買無者取倍稱之息注稱舉息利也倍利而舉債按唐書德宗朝趙贊司國計諸稅京師居人屋宅據其間架差等案法凡屋兩架爲一間屋有貴賤約價三等上架間出錢二千中價一千下價五百所由吏乘算執籌入人之處舍而計其數示冠士族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害凡沒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王建詩丁寧相勸勉汝活孫龍以上皆爲竹林而言荀子庸家駁散則刻

王川子詩集卷二

十八

之以師友盧象詩環堵象龍一老儒老儒宿德之稱張籍贈殷山人詩云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惻惻身獨隱寂寞性應便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耕耘既辛苦章句已流傳講序居重席羣儒願執鞭孟郊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南墅詩夫子說天地若與靈龜言幽人不知一一予所教殷山人即殷十七也趙興傳每有疑義輒訪問之傳習也讀胡句讀劉歆曰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屈子曰季元氣論曰赤子以全和故能拳手執握自能半因莫破拳欲其幼勤恭謹發酒敗德捕鵠放鴿園雞逐狗皆發頑情

人汝母必不受也論語性相近也習
已發習生常有自來矣論衡曰中人
善爲善習惡爲惡習雅男子先生爲
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母之
從父兄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
從母兄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世
族列子舜耕河陽弟妹不親阮籍詩
暮成老醜柳子厚韜陀碑羸形垢面
赫赤貌火炙日暴曰赫華嚴經臂如
其目僧寶傳赤赫皴無避表釋名赤

玉川子詩集卷二

也孟郊詩十歲小小兒又云小小漁
姿無名氏詩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
爲脯肩禮肅人註薄析曰脯釋名鮓
家人兄兄弟第北史稱父亦曰兄兄
指搃物也存餘堂詩話曰余嘗讀云
常語如任汝惱第妹任汝惱城舅地
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

自詠三首

本集云玉川子將終旬月作此詩
知也

謂之三辰亦曰三光抱朴子黃帝見廣成子受九品
之方過崦嵫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理莊子黃帝詣崦
嵫山謁廣成子問以理身奈何廣成子曰善哉問乎
吾語女至道之精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
視無聽神將自正無勞汝形無損汝精乃可長生故
我修之千二百歲矣而形未嘗衰劉又詩自古無長
生生者何戚戚惡宗晚飾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
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
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鐸薦山人柳泌云能令
長生藥詔居興唐觀煉藥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

玉川子詩集卷二

王

所聚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
上信之于是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
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
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
由是羣臣莫敢言皇甫鐸本傳云薦方士李泌浮屠
大通爲長年藥帝感之

物外無知已人間一癡王生涯身是夢耽樂酒爲鄉日月
黏昆嶺雲山領肺腸愚公只公是不用護驚張

白居易詩物外不可必孟郊詩人生窮達感知已劉
長卿詩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傍嚴經虛空却來

觀世界猶如夢中事晉書山簡鎮襄陽
王績字無功作醉鄉記皮日休詩何人
天皇外髭廣韻作現在上口上曰髭在下
髭鬚額旁頰髮司空圖詩鳥飛飛兔蹶
蹶時節女媧祇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
月黏髭鬚卽此意言隨時改易也領論
雲山積鎖不得自由賈島詩欲傾肺腑
桐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
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卽石

玉川子詩集卷二

王

於渤海之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操蛇
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
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水經注愚山東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
旣有記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卽杜山之
狀愚故謂之愚公劉向說苑齊桓公逐
老翁問是何谷對曰謂愚公谷以臣名
公儀非愚人何爲以愚公名之曰臣故
大而買功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
爲愚故名愚公

送王儲詹事西遊獻兵書

一本分作三首詹事東宮官名楊升菴科第題名考
唐大曆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王儲第二人王建
進士賈常按登科記大曆十四年試實貢出日賦王
儲作魁第二人周渭第五人袁同直第十八人獨孤
投

美酒撥醅酌楊花飛盡時落日長安道方寸無人知箇中
制勝術氣雄屈屈半醉千般勸仰天一長歎玉匣百鍊
劍越文又龍吼抽贈王將軍勿使虛白首

庾信賦蒲桃醕醑酒謂之醕醑酒未熟者詩作撥

王川子詩集卷二

至

義同歲華紀麗二月爲楊花風制勝術箇中兵書
也魚龍河圖黃帝不能禁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
女下授信神兵符制伏蚩尤洞淵神呪經曰是時天
尊仰天長歎郭振古劍篇琉璃玉匣吐蓮花文章片
片落龜麟張范賦利推百鍊不愧於秦阿吳越春秋
曰陽作龜文陰作漫理曹毗魏都賦曰劍則含章飛
景龜文龍章若鋒水幹紫穎霜杪服之可以威百蠻
指揮可以開昏擾拾遺記額項高陽氏有畫影劍在
匣中常如龍虎吟管子青劍抽劍當兩階之間李白
詩少年解長劍投贈卽分離

送邵兵曹歸江南

百官志左右衛有兵曹參軍各二人掌五府武官宿
衛番第受其名數而大將軍配焉親衛之府兵曹參
軍事各一人左右衛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
軍衛各二人左右金吾衛兵曹參軍事掌翊府外府
武官兼掌獵師各一人左右翊中郎將府左右千牛
衛諸衛折衝都尉府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左右
神武軍各一人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司御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左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各一人王府
一人西都東都北都兵曹司兵參軍各二人大都督

王川子詩集卷二

至

府大都護府凡鎮軍各一人通典吳主北據江南盡
海置交廣荊野楊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
樂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須塢並爲
重鎮其後得沔口郢城廣陵唐開元二十一年分十
五道置採訪使江南東道治吳郡江南西道治章郡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蓋古揚州南境漢升陽會稽
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梓桐江夏南郡
地洞具常藉湖杭睦越明衛虔婺溫台宜歙池洪江
懷慶吉甯信撫臨建泉汀漳爲星紀分岳鄧源衛永
道都邵郢辰錦施叙樊夷橋思費南溪濠爲鷄尾分

爲州五十一縣二百四十七其大川湘瀘沅澧浙江
洞庭彭蠡太湖

春風楊柳陌連騎離離千里遠山碧一條歸路長花開
愁北渚雲去渡市湘東望濛濛處煙波是故鄉

盧照隣詩寒辭楊柳陌貨殖列傳蜀氏連騎船舂飲
酒也李白詩淮市望江南千里碧山斜水經注營水
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
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谿以託名焉馮水帶約束
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南都賦亂北渚兮揚南涯南
湘湘南也水經云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東北

王川子詩集卷二

五

迴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湘水
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
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
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
瀘同源分爲二水南爲瀘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
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山於陽朔則爲舟之舟至洞庭
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釋名望茫也遠視茫茫也濛
濛白貌煙波暖氣騰於波上成溫煙也

寄外兄觀瀛

唐人兩坡之子相謂爲外昆弟姑舅之子相謂爲內

昆弟爾雅注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何處堪惆悵情親不得親與寧樓上月臺負酒家春

通典與寧州屬縣漢初桂陽郡有騎甲嶺今謂之
臘嶺卽五嶺之一後漢分郡置漢寧縣吳改爲陽安
晉改爲晉寧附改爲晉興貞觀八年省咸亨三年復
置改名資興其地在京師東南三千三百里至東都
三千五十七里興寧宋縣名也一統志程鄉水在興
寧縣西北郡國志程鄉水出美酒晉志水味甘美劉
杳云桂陽程鄉有千日酒飲之至家而醉昔晉置官
謂于山下名曰程酒縣東有醴醪泉一名酒官水唐

王川子詩集卷二

五

名酒有地青春燒春麴米春金陵春竹葉春梨花春
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浮玉春風光春土窟春
石凍春等名

喜逢鄧三遊山

劉長卿客舍喜鄧三見訪云客舍逢君未換衣閉門
愁見桃花飛

相逢之處花非非石壁掛峰千萬重他日期君何處好寒
流石上一株松

井井花叢聚脫王建詩湯花枝井井石壁一作峭壁

李白詩橫峯入霄漢孟郊詩山登千萬重李涉詩石

壁千重樹萬重孫綽字與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尚之志所居齋前植一株松恒自守護
續高僧傳元崇與琳上人至右丞王公朝川別業松
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坐與崇相遇神交謝
玄暉詩寒流自清沈賈島詩千種一株松貞心與
仙傳朱承舟曰盧仝詩如喜逢卿三云他日期君何處
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卓女怨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
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妾本懷春女春愁一作不自任迷魂隨風客嬌思入琴心
託授交情重當釐酌意深誰家有夫婿作賦得黃金

詩曰有女懷春采元帝詩不見懷春人春愁春自結
神仙傳蕭史秦人善吹簫秦王有女名弄玉好之遂
妻焉吹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至其室乃作鳳臺居
之一夕吹簫鳳集乘之仙去史記司馬相如者蜀郡
成都人字長卿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中多富
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相謂
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
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移與今相
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
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教不分一錢
也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
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買一酒
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
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
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爲富人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
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蜀郡成都司
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
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
幸樂府坐中數千人皆官夫婿殊

守歲二首

風土記蜀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遺
謂之別歲至除夜遠旦不眠謂之守歲

去年一作去留不住年來也任他當爐一棹酒爭奈兩年何
孫皓爾汝歌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棹酒
今汝壽萬春歲給詩一植山村酒王介甫立春詩云

猶及一夜照并見兩年春

老來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虛不解愁

臘者歲終大祭五行盛則爲祖衰則爲臘漢以火德
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以土德土衰於辰故以
辰日爲臘晉以金德金衰於丑故以丑日爲臘晉博
士張亮議曰臘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
明日爲初歲通雅云按吾子之聲吸唇語舌則爲都
虛訖苑悻虛言愁鬱都虛之狀也唐人以撮口不快
爲都虛同語扶虛韋氏謂扶緣也上高竿者漢曰都
虛晉灼曰都虛岡名李奇曰都虛體輕善緣者也梁
元帝纂要曰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都虛典雲動雷
吞刀吐火之類青藤路史都虛山名其人善緣竿百
戲

新月

事文類聚作梁劉琨詩

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鈞清光無所附相憶鳳凰樓

箔簾箔也方言白闌以西兩之箔箔戶蔽也雲箔卷
者無雲霞障蔽得觀月光也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
有佳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瑤瑤爲簾箔處處明月
珠金祀玉階連夜光明還如玉鈞錢起詩今

玉川子詩集卷二

天

夕遙天末清光幾處愁晉宮闈名云洛陽有鳳凰樓
總章觀鳳儀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許賁思詩春入
鳳凰樓一統志鳳凰樓在鈞州治南漢黃霸治穎川
時鳳凰集其境郡人建樓以誌其瑞

解悶

人生都幾一作日一半是離憂恒一作但有樽中物從他萬

事休

曹植詩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元稹詩但要樽中
物餘事豈相關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
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進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玉川子詩集卷二

星

之所彈晝覺之所遺又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過
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
生也奚爲哉奚樂哉昔人謂酒爲歡伯魏肇曰年隨
情少酒因境多良以此也

楊子津

在儀真去揚州城十五里漢江都地唐曰揚子永淳
元年分江都置有揚子江津渡處也建康有四津西
津曰橫江東津曰揚子

風卷魚龍暗楚關白波沉却海門山鴈鵬驚倒且快性地
拆天開總是閑

吳越春秋伍子胥與太子建子勝俱奔吳夜行蒞伏
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因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
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關
吏因舍焉昭關謂之楚關索隱曰關在西江乃吳楚
之境莊子白波若山通典海陵漢縣屬臨淮郡至隋
屬南兗州武德二年屬揚州景龍二年分置海安縣
開元十年省併入海陵有海門島白居易詩况有虛
白亭坐見海門山大鵬賦騰簸鴻濛斗轉而天動山
搖而海傾嵒巨龜也列仙傳巨鼇戴蓬萊而扞滄海
之中天官書天開縣物地動圻絕江賦微知地裂節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若天開龜策列傳地柱折天故母樑共工與顓頊爭
爲帝怒而解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
爲天門地不滿東南爲地戶總狀風波之險怪而我
今渡此亦自開行無事業之可爲也東谷曰造物之
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開天地之間日月
之運行星辰之曜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
之生息倏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開而開
豈人之所易得哉

人日立春

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

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日以陰晴爲豐耗東方朔
占書一日至七日其日晴主所生之物有陰則災張
繼詩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愴

春度春歸無限春今朝方始覺成人從今克已應猶及願
一作與梅花俱自新

董勛問禮俗云人日饒金薄爲人以貼屏風戴於頭
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氏夫人云俗人入新年形容
改舊從新也克一作赴關尹子能克已乃能成已東
京賦思仲尼之克已淮南子曰滔滔以自新忘老之
及已也戴叔倫人日立春詩煙深柳色看猶淺烏鵲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梅花落已頻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下
梅花落主賴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
後有梅花粧

送尉遲羽之歸宜州

通典宜州今理宜城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滅屬
楚秦屬障郡二漢爲丹陽郡吳爲重鎮晉武帝太康
元年分置宜城郡并陽郡移於建康是也宋齊梁陳
皆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宜州煬帝改爲宜城郡大曆
爲宜州或爲宜城郡領縣十宜城當塗涇深水溧陽
南陵安寧國太平奇陽隋書地理志宜城舊曰宛

陵大業初置郡舊唐書秦屬漳郡梁置南豫州隋改
爲宜州貞觀元年以秋浦南陵二縣來屬開元中析
置青陽太平寧三縣天寶元年改爲宣城郡

君歸乎君歸與不孤謝朓澄江今夜月也應憶著此山夫
謝朓詩曰澄江淨如練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少
好學文章清麗明帝時以中書郎出爲宣城內史每
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初朓嘗有言煙波
泉石惟隱遁者得之宜遊而癖此者鮮矣及領宣城
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遍風流文采屬炳
一時詩曰高閣常蕓掩堯階少諍辭又云既懷懷祿

玉州子詩集卷二

王

情復叶滄洲趣其標致可想見之人至今稱謝宣城
云朓長五言詩其在宣城所賦藻績尤精故李太白
詠澄江之句而思其人曰長川瀉六月洲清曉寒凝
獨酌板橋浦古人誰可徵玄暉難再得酒酒氣襲
又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而杜少陵
亦曰詩接謝宣城也

悉新年

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還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春
風自管歲寒枝

一作青風枝
一作歲寒枝

百舌迎春巧百舌之鳥太歲新年之主宰也梁武帝子

夜春歌柳堤烏百舌徐陵詩百舌曉驚眠月令反舌
即百舌易通卦驗曰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音黃山
谷云子諫用書月令反舌有聲譏人在側乃無杜老
過時如登口君側有譏人荀卿子曰桃李萋華於一
時時至然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寒而不凋蒙霜雪而
不變謂得其真矣淮南子太歲迎者背背者強左者
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
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

憶酒寄劉侍郎

劉侍郎軻者館人也幼之羅浮九疑讀黃老之書欲

玉州子詩集卷二

王

學輕舉之道又於曹溪探釋氏之開戒遂披僧服焉
釋名溢納北之筠川方山等寺又居廬岳東林寺習
南山鈔及百法論咸得宗旨焉獨處一室數夢一人
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學近此一室以主寺僧
不聞郡邑乃遷於隴下而屍骸踣促死者從直何以
安也君能遷葬必有隔謝乃訪於緇屬果然等改遷
於虎溪之上求得一柩函劉君解所著之衣覆其骸
銘是夜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軻立食之食訖當
明爽雖冥冥之道某不妄言軻喝一卵而吞二者猶
錄未食于握之而覺後乃悟於儒學而肆文章因策

名第歷任史館欲書夢中之事不可自爲傳記吏部
韓退之素知焉曰待余餘暇當爲一文贊後韓公左
遷其文竟不成也劉君修史時率輔得人藩鎮有事
朝廷凡有報勛悉欲書之冀人惕厲擬縱董狐之筆
尤謗必生匪其功過又非史職書葬則沈酒而出韓
公曰史館國之樞機也其如沈酒之醉何雲溪子曰
劉公居史館而持兩端者杜微之罪也推蜀賢於葛
亮阮籍之醉也託魏史於王沉恐危難之逼假醉
而混時過物從機卽其尚也昔文王葬枯骨而微王
岐周都滿蹇既舒而名魁峴首劉君因夢寐而解衣

王川子詩集卷二

五

遂通三學可謂古人乎前鄭廣文度者明皇時爲立
館故以廣文號焉編集之外惟日嗜酒親妃嬪之貴
必致家邦之禍故杜工部遺之歌略曰廣文到官舍
置馬堂階下醉則乘馬歸頗遺官長罵又曰諸公滾
滾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諸公往往厭梁肉廣文
先生飯不足又曰才名三十年座客寒無德近有蘇
司業時時與酒錢謂蘇軾也余以劉徽州之醉典廣
文所同避嫌遠害未爲非也

愛酒如偷蜜憎醒似見刀君爲麴蘖主酒醴其醉勞

昭明七葉其酒則若梧九醞中山千日取譬浩露凝

之飴蜜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多以酒比甜蜜
南史陳暕飲酒過多兒子秀致書止之暕答曰吾有
此好五十餘年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若不日飲
醇酒復欲安歸李詩但願長醉不須醒蓋憎醒也麴
酒母一日酒教龍筋鳳髓云儀狄精微及施麴蘖方
言麴自關而西秦蜀之間曰麴麴大麥麴也晉之舊
都呼麴爲麴麴齊有河濟曰麴麴小麥麴北鄙曰麴
麴又麴細麥麴也麴有衣麴也今通呼麴晉書孔羣
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
事劉君有沈酒之癖全因索酒於劉故云麴蘖主人

王川子詩集卷二

五

川禮醴齊注醴酒醴也成而汁滓相埒上下一體說
文醴一宿成也東京賦春醴醴惟醇韓詩曰醴醴而不
泔也全唐詩劉軻字希仁泔人少爲僧元和末登進
士第終洛州刺史

白鷺鷥

刻成片玉白鷺鷥欲捉纖纖心自急翹足沙頭不得時傍
人不知爲閑立

蕙耽歌麴足高屋下見羣兒杜荀鶴詩曰沙鳥多麴
足鷺鷥求魚未得食不如信天翁之逸獲也笑殺名
利熱中人

風中琴

謝朓高齋詩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僧齊已風琴
引曰按吳絲雕楚竹高託天風拂爲曲一一宮商在
素空鸞鳴鳳韶翹梧桐夜深天碧松風多孤意寒夢
驚流波楊柳俱曰古人殿閣簷棧間有風琴風箏皆因
風動成音自諸宮商

五音六律十三徽龍吟鶴響思庖羲一彈流水一彈月水
月風生松樹枝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律曆志陽律六黃鐘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陰呂六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鐘合爲十二律陰陽各六故云六律中典書曰琴瑟
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十三徽所
象之意微十三象十二律餘一微象閭山谷詩化民
會奇十三徽微琴的也琴絃七而微十三徽者絃也
又曰微者擘也如星之擘也或逕作絃刻向九款破
伯牙之號鍾今扶人等而彈絃北齊書鄭述祖字恭
文開封人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異人彈琴
靡而烏得舊琴譜伏幾之琴曰龍吟蔡邕琴賦青雀
西飛別鶴東翔韓非子晉平公曰情微可得而聞乎
師曠授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從南方來集

於郎門之境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玉
符瑞圖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衛男殊舞於
庭路史太昊伏羲氏長離徠翔愛作荒樂歌扶律詠
細苦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其新桐爲七尺二寸之
琴繩絲以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注曰琴操云
伏羲作琴以御邪辟防心淫爾雅大琴謂之離事源
及太平御覽云傳此琴伏羲所制樂錄云大琴二十
七絃中華古今註乃以爲伏羲造二十五絃之琴而
琴式謂琴二十絃郭璞又云十絃切攷伏羲以木王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者三與八者木之數也故三其九爲之絃八其九以
爲其長非苟然也廣雅云伏羲琴七尺二寸或云三
尺六寸六分五絃蔡氏琴操亦云伏羲作琴五絃非
也釋彪賈琴詩風來琴上吟彈爲山水音楊師道詩
早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李白詩客心爲流水如聽
萬壑松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
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欲從之若泰山志在流水
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
得之錢起詩二十五絃彈夜月杜荀鶴詩琴斷秋水
彈明月劉長卿詩絕聽青絲上靜聽松風寒劉希戡

詩彈爲風入松岸谷楓已秋琴譜風入松琴曲也
感伏別怨

霜秋自所現楚詞怨離分魏散瑤臺月心隨巫峽雲蛾眉
誰共畫鳳曲不同問莫似相妃淚斑斑點點

季秋霜降日霜秋白氏六帖琴曲有楚妃歎楚莊王
樊姬也楚辭望瑤臺之無塞今見有絃之佚女說苑
齊威王遊於瑤臺沈約詩合吐瑤臺月錦繡萬花谷
地類詩云大帝仙卿列聖曹蓬山分命鎮波濤瑤臺
影蕪天心冷貝闕光浮海面高崑崙瑤臺刊定具經
之所也通典楚置巫山郡秦昭王十年伐楚取黔中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巫郡是也漢爲巫郡縣故城在今縣北有巫山及高
郁山卽楚詞所謂巫山之陽高丘之陰也荊州記巫
峽首尾一百六十里巫山峽與瞿唐峽歸峽世稱三
峽連亘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
見日月沈佺期詩小度巫山峽荆南春欲分使君灘
上草神女廟前雲巫峽在巫山縣東三十里杜宇所
鑿以通江水圖經曰此山當抗峰峽戕嶺橫嶺嶽巖
點巽附並出青雲其峰十二合脊略回曰望霞翠屏
初雲松樹集仙聚鶴等樹上昂起雲飛鳳登龍聖泉
張敞傳敕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諸亮等

祀樂章云鳳曲登歌詞令序李白鳳臺曲云常聞秦
帝女傳得鳳凰聲曲在身不返空聞弄玉名洞玄本
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麗瑛與鳳共處於
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而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
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
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香
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
時來飛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還入雲中迷異志
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臺舜南巡不返
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
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爲之斑斑然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新蟬

泉溜潛幽咽琴鳴乍往還長風剪不斷還在樹枝間
蟬有蟬蟬者蟬也馬蟬蟬者蟬也名以聽者之所爲
情寂寥然也鳴蓋呼乎其候焉三伏鳴者聲躁以急
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涼鳴則凄短如曰秋涼秋涼
取者以膠首竿承焉驚而飛也鳴則飲然其粘也鳴
切切如曰岐岐入乎手而握之悲鳴有求如曰施施
泉聲與蟬聲相錯林嶺粘響如鳴琴然往還不斷聲
相續也不知其泉溜與蟬噪與叩而聽之聲在樹間

歸藏易曰動長風聖人以通達治道

題諸遂良孫庭竹

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博涉文史尤工隸書新唐書列傳遂良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官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妻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扇乃追削官爵二子方甫方冲流愛州殺之帝遣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賜租又云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

玉川子詩集卷二

早

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廷詔環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按宰相世系表瑒乃遂賢之孫亮之曾孫也遂良三子彦甫秘書郎孫僑休彦冲城門郎孫倫儼彦季孫松司農少卿此云遂良孫未詳何人

負霜停雪傷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春風一番琴上來揭碎金樽碧天月

吳都賦竹則綠葉翠華目霜停雪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龍笙未詳或飾管爲蛟龍之象郭璞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名之曰笙唐書南蠻傳雍羌獻其國

樂至成都有大蛇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夫竹戰風日傲水霜凌突四時磨礫萬草之奇植也自伶倫剪伐愛偶琴瑟雕斲美而霜根斧竹色死而宦家亡今云負霜停雪舊根枝龍笙鳳管君莫截蓋嘆遂良忠貞一旦不幸誅斥於昏愾之主以不得完其生欲此庭竹老臥空山勿爲人用春風乍來響澗底之孤絃神影攝擢起林間之寒月此皆天然得之在已而無假外求者也

訪舍牀上人

付合曠爾盧仝訪詩云長壽寺石壁院盧公一首詩

玉川子詩集卷二

早

渴飲即不滿餓食即不饒飲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照夜方干貽牀上人詩曰四十年來多少人一分零落九成塵與歸猶得重相見亦是枯枝勉強春

三入寺牀未來轉轡無繩一作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

華嚴經所世渴愛常求佛智梁武帝詩渴愛渴心生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轉轡井上汲水喻也趙宦光邪雅作瓶中無水井百丈

卷淮南病

通典淮南道領廣陵廬江蕪湖同安永陽鍾離壽春
淮陰歷陽弋陽廣陵郡今之揚州理江都江陽二郡
春秋屬吳秦屬九江郡漢爲廣陵國後屬荊國後更
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爲廣
陵郡魏爲重鎮後屬吳晉亦爲廣陵郡東晉末以廣
陵控接三齊故齊兗二州刺史皆鎮於此梁曰南兗
州北齊改爲東廣州復曰南兗州後周改吳州隋初
爲揚州監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爲江都郡後帝徙
都而喪國焉大唐初爲兗州後改爲刊州後又改爲

玉川子詩集卷二

吳

揚州爲大都督府其後或爲廣陵郡領縣七江都江
陽海陵高郵六合揚子天長其地去西京二千五百
六十七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四十九里新唐書地理
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漢九江郡江江夏等郡廣
陵六安國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揚楚滁和廬壽舒
爲星紀分安黃中光新爲焉尾分爲州十二縣五十
三淮南採訪使治揚州

揚州燕一作燕似燂湯客病清枯欲霜且喜閉門無俗
物四支安穩一張床

杜牧曰大江之南夏候鬱溫易生百病文子若燕燕

山猶言燕燕也爾雅燕燕也郭注人衆所以生座垢
燂火熱也禮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全言揚州地燕
熱如燂湯然氣鬱燕則病久病羸燕頭顱白也晉
書王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杜詩眼
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居易詩更無俗物到獨在
一床眠世間有何俗物特持算不韻士耳蓋病中無
應接勞苦四支既得安穩眠矣然病久勿愈閉門悵
臥愁寂又可知

村醉

玉川子詩集卷二

吳

村醉黃昏歸健倒三四五摩娑苦背真我驚爾不

一本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娑苦背真我驚
若汝摩娑青蒼也爾雅蒲山萐郭注今之木萐也實
似萐萐而大可食又萐也萐一作萐萐名萐萐風土
記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樂府云一日三摩
娑釋名摩娑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醉而醒醒而
復醉淖例地上恐萐苦亦笑人

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并序

蕭才子修文行名聞將還家於洛實揚州宅未售玉川子
客揚州爲旅藏蕭遂館蕭未售之宅既而蕭有事於歙州

玉川子欲歸洛憶蕭達叟砌下二三子酬酢說相見意俄而二三子有憂宅售心與其他人手執輿洛客以翁故亦有勉強不能逆其情文以見意遂盡錄寄蕭天知地知非苟有所欲二三子心遠謝君子蕭乎蕭乎君歸不得見者細長三四片者乎

舊唐書河南道東都天寶元年改爲東京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自赧王已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于今故洛城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僞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邙山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都城南北十五

玉川子詩集卷二

星

里二百八十步東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圍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內縱橫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縱橫三百步開東西二門宮城在都城之西北隅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宮城有隅城四重正門曰應天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有武成殿即正衙聽政之所也宮內別殿臺館三十五所上陽宮在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即宮城北連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門曰提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隅穀水有西上陽宮虹梁跨穀行幸往來皆高宗龍朔

後置禁苑在都城之西東抵宮城西臨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飛仙苑城東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內離宮亭觀一十四所羈旅字出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旅客潘安仁秋興賦遠行有羈旅之憤赤松子中誠經凡人動息天地皆知故云天有四知也

客贈石

竹下青莎中細長三四片主人雖不歸長見主人面

通雅莎香附也葉夫須山莎也一名義衣紳謂垂石上如義也廣雅莎附地毛也溫庭筠詩青莎綠似我

玉川子詩集卷二

星

客全自謂主人謂蕭也盲見石如見主人之面

石讓竹

自顧擬不轉何敢當主人竹第有清風可以娛嘉賓

毛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古詩盤石無轉移白居易詩脩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此宜宴嘉賓鼓瑟吹笙芋撥一本作撥

竹答石

一作竹答客

竹第謝石兄清風非所任隨分有蕭瑟實無堅重心

九辨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吳都賦蕭蕭悲蕭

瑟聲也

石清客

竹弟雖讓客不敢當客思自慚埋沒久滿面蒼苔痕

後漢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石自慚埋沒不敢以蒼苔翠靄幸客思罷豈諸曲荷進悅

新而遺舊者與

客答石

過索天地間彼此最痴癡主人幸未來與君爲莫逆

莊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石答竹

玉川子詩集卷二

星

石報孤竹君此客甚高調共我相共癡不怕主人天下笑我非蚩蚩兒我非桃李枝不要兒女撲不要春風吹昔藤印我面雨露發我皮此故不嫌我突兀衆相知此客即西歸我心從依依我欲隨客去累重不解飛知第虛心亦待客此客何以共報之

管子桓公北伐令支下見之山斯孤竹注曰孤竹國名斯其君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新而復生中有管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共我相共癡者言全有奸石之癖古今注蚩蚩一名野蠓一名風蝶凡東呼爲捷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蠅蠅者或

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列子烏

足之根爲蟬蛸其葉爲蚶蜊蚶蜊也蜉蝣之別名

藝文志有周昉撲蝶圖一卷李賀詩雲根蒼蘚山上

石六書故蘇苔之淺駁者皴皮糾起也繪事謂山水

之處曰皴韓愈詩仰見突兀撐青天毛詩我將西歸

古詩思心常依依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

有累重敢徙者謂川所累重字出此玉堂法云碩石

至重不可飛騰虛心者竹中空也唐詩虛心如待

物石欲隨全歸洛并遺孤竹君

竹諸客

玉川子詩集卷二

吳

我本泰山阿避地到南國主人欲移家我亦要歸北上客幸先歸願託歸飛翼惟將修修風累路幸思德

古詩冉冉孤生竹北根泰山阿史記春申君客三千

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愛茲傳引與入坐爲上客梁

昭明詩願附歸飛翼水經注象林北翼鳥不比不飛

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鳥戀土其背青其腹赤丹心

外露鳴情未遠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

歸哉塘上行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脩脩岑參詩感暑

脩脩衰色寒

客謝竹

揚州駁離地不辨龍蛇書作場本身正乾枯行處無骨澤
太山道不遠相底實無力若君隨我行必有煎茶厄

王逸九思斥蠨蛸今逸龜龍焚水蟲名博雅解蠨蛸
何蠨蛸也爾雅蠨蛸蠨蛸蠨蛸蠨蛸守宮也月令
記蠨蛸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
長細五色者名為蠨蛸其短大者名蠨蛸一曰蛇醫
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日蛇師方言守宮
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蠨蛸或謂之蠨蛸其在
澤中謂之易蛸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蠨蛸東齊海
岱謂之蠨蛸北燕謂之祝蠨太平御覽謂蠨蛸為神

五川子詩集卷二

五

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蠨蛸故云不辨龍蛇場
也蠨蛸與龍通氣故可禱而與蚪同形故能嘔電言
揚州不識蠨蛸能致雨天道尤勝我之行也身正乾
枯行處安得有木可潤渾汝若隨我行不堪歸植太
山阿聊為煎茶之用爾

石蒲卷

啓母是諸母三十六峰是諸父知君家近父母家小人安
得不懷土憐君與我金石交君歸可得共載否小人無以
報君恩使君池亭風月古

穆天子傳天子南遊于黃口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

所居乃丁啓室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蠨蛸
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伯開鼓聲乃來禹跳石誤
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
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漢書武帝至中岳
獲駘鹿見夏后啓母石李彤四部云嵩山南有啓母
祠郭景純云陽城西有啓母石也嵩山峻秀偉非
他山可及在少室者三十有六宋樓異賦云開中天
之少室其高則峴岵崑崙崑崙崑崙今十有六里而
疊有十八其深則琅玕紫纁盤糾紛錯今上方十里
而周圍一百子徒知六六之所有今而鳥觀六大之

五川子詩集卷二

五

名義東朝岳祠儼百神今西望洛邑鬱千官今太陽
少陽山之明分石城石箕天所形今檀香丹砂寶所
鍾今鉢孟香爐狀所肖今連天紫霄勢之尊今羅漢
七佛像設留今靈隱來仙洞府深今清涼寶勝梵利
標今瑞應瑤瑤祥光紛今紫蓋翠華烟霞紛今藥室
紫薇花草靈今白道天德名字偉今卓劍白雲形實
紀今金牛明月色像起今凝碧迎霞天光聚今玉華
寶柱金石瑩今紫馬白鹿神仙聚今東征賦小人性
之懷土今自書傳而有焉郭遐周詩君子不懷土豈
更得安居韓信傳與漢王為金石交樂府豈可共載

不劉長卿詠石詩一片孤雲長不去莓苔古色空蒼然池人所鑿也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

客謝石

我有水竹莊甚近嵩之巔君歸休處可以終天年雖有提攜勞不憂糧食錢但恐主人心疑我相釣竿

唐人別業曰莊全隱少室玉川近嵩山之巔許由曰

歸休乎君山禮長者與之提攜大智度論知行道不

離糧食古詩種竹深井中三年乃爲竿相助也謂坐

石投竿而釣

石再請客

玉川子詩集卷二

三

主人若知我應喜我結得君主人不知我我住何求於主人我在天地間自是一片物可得扛壓我使我頭不出

石官主人特因君而知我我去住不必問主人也其

前之埋沒我扛壓我使不得轉舒者命也今日依君

西歸始欲自出頭地耳九靈上寶經云有罔之所域

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大衍之中

客許石

石公說道理句句出凡格相知貴知心豈恨主爲客過須歸去來旦晚上無厄主人誠賢人多應不相責

越絕書閭門外高顯山東石人古者名石公史記張

長見老人出一篇書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長後果得黃石寶而祀之所謂黃石公也抱朴子子房鄰人乃抗禮於石公豈直免於庸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石再請而客始許之乃知世人輕諾者寡信矣石辭主人去則主反爲客孟郊詩誰言舊約止主人忽成客過須急須也言主人應汝從我不相呵責

井請客

白澤圖故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卽去一云井鬼名覆井有鬼神故亦應請客

玉川子詩集卷二

三

我生天地間頗是往還數已效炊爨勞我亦不願住君有造化力在君一降顧我願拔黃泉輶舉隨君去

井通也物所通用故亦不願久住於此說文齊謂之

炊爨曰象手持甌門爲竈口艸推林內火會意進火

謂之甕管子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爨飲於青

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

爨飲於白后之井以介獸之火爨飲於黑后之井以

鱗獸之火爨爨養生井之爲養也久矣李白詩攢彼

造化力持爲我神通淮南子今不解九天之頂則言

黃泉之底莊子且彼方跳黃泉而登大皇太玄地與

黃泉隱魄榮也井不可去泉則可拔拔黃泉者謂井泉隨客去也

客謝井

改邑不改井此是井卦辭井公莫怪驚說我成慙癡我經有神力爭放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我卷地皮

不改井者井以不變更爲義穆天子傳天子北入於那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疑井公賢人而謠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慙癡不悲也海空智藏經云運此神力傍巖經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翼星尾地皮枯裂太平經曰今天惡人穿鑿地太深或得地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骨或得地血者泉是地之血也石爲地之骨也穿地未三尺輒得水地之薄皮也東坡詩植道盤池雖可致玉川卷地若爲收按井卦初六象辭曰舊井无禽時舍也後漢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淮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夫新泉可食舊水不可食玉川引井卦辭蓋不欲舊井隨歸亦時舍之意也

馬蘭請客

蘭蘭是小草不怕耶君屬願得隨君行暫到嵩山下

本草馬蘭江東呼早蒲多植于階庭即荔挺也荔草名似蒲而小根可爲收挺一枝也挺然勁直之觀一

名蘇質或云馬羣也七諫馬蘭踈踈而日加注馬蘭惡草也傳雅王連蘇苑逸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古稱貴人子及身嘗事其父者謂之耶君屬是也以惡言被迫人也

客諸馬蘭

嵩山未必憐蘭蘭蘭已愛耶君思不須刷帶跳縱走只疑蘭浪一作出其門

通雅馬蘭生水澤傍似澤蘭而氣異非嵩山所有也蘭浪字未詳一本作蘭郎客官蘭蘭已愛耶君思郎今出門去蘭宜在家執箕帚不須跳縱隨我至嵩山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也釋名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跳從也人形從之也疑類苑作擬

蛺蝶請客

粉未爲四體春風爲生涯願得紛飛去與君爲眼花

王僧孺詩悲看蛺蝶粉蛺蝶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類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翅一名春駒王建詩野花黃蝶領春風吳均詩終成亂眼花白居易詩淨生抵眼花緒逐良表云惟將周章眼花浪見

客答蛺蝶

客字類苑作諸長筌子河間集云今之漢世凡花類

燈映蝶翩翩紅訪綠物態芳情於是輕飛於柳陌
弄影於花街梅魂蘭魄兮著莫沉迷粉翅香鬢兮追
尋春戀偏遊景色歷覽風光愁春破曉伴粧於金線
花房傳粉偷香並宿於玉羅帶恍在心散亂命艱難
蜂推移葉底風流瑞逐枝頭富貴夢魂凋盡終不獲
免於蔽索根性蟬蛸到了難超于臭腐

君是輕薄子莫窺君子腸且須看雀兒雀兒銜爾將

沈約詩云路逢輕薄子漢蝶雙行蛺蝶之遊遊東園

雀來燕燕子見銜羅隱詩野田黃雀處山館主人情

蝦蟇請客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蝦蟇其聲蟬言其斑也此與蟬蛸各別蝦蟇在波澤
中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解作呬呬聲舉動極
急蟬蛸在人家濕處身大青黑無點多非蟬不能跳
不解作聲行動遲緩

凡有水竹處我曹長先行願君借我一勺水與君晝夜歌
德聲

比丘經我曹間之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也曹

植詩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蝦蟇見蛺蝶請客亦

欲效蟹奈晝夜譊譊聒耳却亦爲人所鄙

客請蝦蟇

蝦蟇蟬叩頭莫語人間聲揚州蝦蟇忽得便腥腥吳越逐
我行我身化作青泥坑

客言蝦蟇蟬汝雖叩頭莫作語使人聞聲而知之恐
揚州醜類甚多如長鬚之蝦水泥之蛺亦特乘便呬
彼朋伍逐我行走其臭穢腥腥竟令我爲藏垢垢汚
之地矣呂覽人有口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議無
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釋名曰腥臭也如臭穢也腥腥字出
國語舅犯對晉侯曰臣之內腥腥將焉用之稱衡賦
竹陋質之腥腥大正句王經汝本不淨身今復加臭
穢汝意求聞者我叩頭於汝叩此意

玉川子詩集卷二

五

玉川子詩集卷二

終

王川子詩集卷三

銘

仁和孫之琳贈詩

說花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陸象天下
平法地象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
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
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準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述
異記壽萬年曰靈龜
龜汝靈於人不靈於身致網於津吾靈於身不靈於人致
走於靈龜吾與汝降

王川子詩集卷三

郭璞曰凡蟲之智莫善於龜卻謁放歌行龜為乘靈
亡所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奈何君子載贊而
車馳網民懷財而趨走僕僕塵埃不能脫利名網悲
夫

柳銘

荀子不沐則濡飾三律而止註理髮也
人之有髮今日且思理有身分有心今胡不如是

真人告曰飾頭理髮欲得過多女誠云用飾則思其
心理晉傅咸飾賦序曰大才治世猶飾之理髮也理
髮不可無飾治世不可無才曰我嘉茲飾惡亂好理

一髮不順實以為耻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
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梳銘

說文梳梳枇總名也梳言其齒疏也篦言其細相比
也

有髮今朝朝思理有身今胡不如是

所謂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也老子云吾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

小婦吟

小婦欲入門眼門兮紅妝大婦出門迎正煩羅衣裝門邊

王川子詩集卷三

兩相見笑樂不可當夫子於傍聊一弄斷腸小婦嗔上

高堂開玉匣取琴張陳金鼎酌滿觴願言兩相樂永與同

心事我郎夫子於傍刺欲狂珠簾風度百花香翠帳雲屏

白玉牀啼鳥啼啼花莫笑女英新喜得娥皇

僧寶傳限門旁戶限限限也粧臺記始皇宮中悉好

神仙乃梳神仙皆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木蘭承阿

姊問妹來當戶理紅妝齊信訓曰說文繁縟弱粉羅

執收來詩被服羅裳衣楊子法言衣上也裳下也正

頓謂整理也裳下飾以羅為表絹為裏故云羅裳衣

羅言其文羅疏也曰方目羅以細勻為貴曰輕羅其

厚重者口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黃庭經金簡鳳大
羅越地名越羅今吳地出水綠羅子虛賦羅織羅垂
露縠是也哆唎一作哆隄穀梁傳哆然外齊侯也哆
音多又音侈韓詩哆口疎者屬說文哆張口也唎音
啼泣貌漢狄邪行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度月吾
詩琴聲悲玉匣鮑照詩奉君飛引玉匣之雕琴卷耳
之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按局禮器八器儀首彝四素
犧器一象犧器一鳳麟白孔器一饗賓器一在昔三
代盛時凡酌獻祿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獻酌用於
人亦用於神祿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彝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三

筵舟相爲後先而行之然用官器人先尊以尊尊而
筵卑小宗伯先筵以言其用則先筵耳筵用以祿既
祿則已尊用以飲食則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齊諸
鼎此所謂辨之器矣惟器之耻之義也又詩云金彝
蓋未必以黃金爲之以五金皆金耳韓詩曰天子以
玉餽諸侯大夫以金餽士以梓樂府安得同心人白
頭不相離庾信商調曲動其兩心妻子恩情垂夫大
婦不妬忌而小婦樂之則可以同心事我郎矣邇臣
不疾而遠臣不蔽則可以同心事我君矣明皇雜錄
玄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當時王譔作翠羽帳賦爾

雅翼云翡翠帳翠紺色高適詩水若若雲屏劉長
卿詩芙蓉小帳雲屏暗雲屏以雲母飾屏也初學記
仙人以白玉爲床世本紉爲玉床西京雜記昭陽殿
設玉牀沈約詩更衣捧玉床吳均詩餘輝耀玉床李
白詩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神州經曰
九河帝若生玉牀五色幃帳內外光明玉佩千垂城
皇女英薨二女名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
之從也謝疊山曰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按路
史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癸比氏帝之第三
妃生二女曰宵明日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

玉川子詩集卷三

四

湘之神竹書紀年云三十年舜葬后育於渭后育娥
皇也

月下寄徐希仁

夜半沙上行月瑩天心明沙月浩無際此中離思生上天
何寡席下地何崢嶸吾道豈已矣爲君傾兕觥

劉長卿詩歷歷沙上人月中孤度水今錢塘江千有
地名曰沙上公孫乘賦云倚嗟明月常心而出萬峰
老人云寶月天心人共見張喬詩沙月自相親相如
大人賦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馬上天下
澤川禮疏云自天監下則稱上天爾雅冬爲上天嚴

東云寥廓空遠也博雅崢嶸深冥也九地內音素還
丹經地下深億萬里得潤澤地其蒸黃又二十億萬
里得色剛澤地其蒸紫又二十億萬里得大風澤地
其蒸青又下無窮無極無邊無際洞洞網網維地其蒸
綠皆風化網維之故故能擎持地輪懸而不落此剛
風包於九壘之下乃載九天通達虛無誠爲深冥矣
埤雅兒似牛兒重千斤一角青色其皮堅厚可以制
鏡老子曰兒無所投其角兒皆抵觸故先王之制罰
得以兒角爲之酒陽物也而管輅人之剛其趣則在
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鄭氏刊云振振聲舞兒
就其觥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詩註大七升韓詩曰
觥席也君子有過靡然著明也

附徐希仁石硯別

靈山一片不靈石手鑄成器心所惜鳳鳥不至池不成蛟
龍乾蟠水空滴青松火鍊翠煙凝寒竹風掃遠天碧今日
附君離別心此中至淺造化深川之可以過珪璧棄置還
爲一片石

靈山端州靈陽峽唐人取硯處柳公權曰斧柯山出
石硯昔人採之必祭以中牢不爾雷霆勃興失石所
在故云靈山一片石者古人作硯或竟以平石一片

不加琢削因無壘池而石自精潤不枯也硯史晉硯
有鳳字兩足號鳳凰池梁府靈山青松煙墨以上黨
松心煙爲之翠煙凝言發墨也望之石暈青綠相間
如畫作遠天碧色寒竹掃風澁不留筆也以上總言
石硯之善石硯則別者石取堅久之心硯取研摩之
義

有所思

宋書志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日鹿鳴二曰重來
三曰初造四曰休安五日歸來六曰遠期七日有所
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

玉川子詩集卷三

六

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漢鼓吹錢歌十八曲
曰朱鷺曲思悲翁曲艾如張曲上之回曲翁離曲戰
城南曲巫山高曲上陵曲將進酒曲君馬黃歌芳樹
曲有所思曲雉子曲聖人出曲上邪曲離高臺曲遠
如期曲石留曲魏鼓吹曲十二篇漢有所思曲魏曰
應帝期晉鼓吹歌二十二篇古有所思行晉曰惟庸
獨吳鼓吹曲十二篇漢曲有所思吳曰從斤數義熙
中何承天私造鼓吹錢歌十五篇仍曰有所思篇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笑人奈我去晉
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蛾蟬

生別離一望一見一作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

巫山雲覺來淚滿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

人心含愁更奏絳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

知爲霖雨今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青樓妓館也本紀齊武帝

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東晉曰武帝不巧

何不純用琉璃又曹唐詩織山碧樹青樓月腸斷春

風爲玉簫常建詩一時渡海望不見曉上青樓十二

重神咒經云東海爲桑田鬱州起青樓梁元帝詩映

日通風影珠箔劉孝威詩虬簪挂珠箔娟娟媚娥月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七

句全唐詩本多天涯二字游宦紀聞今之遠宦及遠

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謝靈運月賦昨三五今既滿

今二八今將缺一本無二八字順行經云月中人常

以月一日至十六日採白銀瑠璃鍊於炎光之冶故

月度盈則光明鮮太素以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於養

林之下採三氣之華拂日月之光故月度虧其光微

觀象玩占日月相望而西缺後望而東缺名曰反月

下不奉上侵主勢天下有洪水出兵起虞翻曰三日

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丙且異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

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

日中則離象火就已成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江淹麗

色賦既翠着而瑤質江總詩翠着結恨不復開梁元

帝詩班成理蟬聲薛道衡詔君辭蟬聲非本質蟬聲

改真形古今註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聲

之標轉如蟬翼然江淹悅曲池云客子思今心斷絕

心斷絕今愁無開郭景純曰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

帝女居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

於巫山之臺水出江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至巴丘

山入於江所出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於湘江是也

玉川子詩集卷三

八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沅澧之風交湘

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多篴竹兩

山相次去數十里迴時相望孤影若浮荊州記巫峽

長數百里兩岸連山界無絕處傳玄琴賦序曰蔡邕

有綠綺琴天下名器也說略曰司馬相如及蔡侯琴

皆名綠綺呂覽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

無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宋玉高唐賦昔者

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

也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戒菴漫
筆云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來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廉箔天之涯又云美
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
忽到意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
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
意若不得於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
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
婢赤腳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已昔人戲
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之作也後至甘露
之變座上見牧年老寡髮被牧者以丁釘其顙而去
人以爲譏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仝之窮
是其窮於詩者也不惟窮而且極奇禍不重可哀也
哉

樓上女兒曲

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揮婢子挂簾鈎林花撩亂心之愁卷
却羅袖彈箏索篋歷亂五六絃羅袖掩面啼向天相思
向天情不斷一作相思難落花紛紛心欲穿心欲穿恐綢
千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線感君恩交一回顛使我

雙淚長潯潯一作潯潯我有嬌羞待君笑我有嬌蛾待君掃
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階
羅歷生青草

禮記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左傳秦嬴曰寡君使
婢子侍執中櫛以國子也古詩十五彈箏篋箏篋師
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
所作也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風俗通箏篋一名坎篋
漢武帝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彈侯琴作坎篋言其
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封禪作室侯取其室中
事物紀原漢武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也於懷
中兩手齊奏謂之擘陌洛陽伽藍記魏高陽王雍美
人徐月華能彈以箏篋爲明妃出塞之聲後爲將軍
原士康側室徐鼓箏篋而歌哀聲入雲行者俄而成
市箏篋二十三絃或云二十四絃或云二十五絃有
柱道行波羅密經譬如箏篋不以一事成有木有柱
有絃有人持手鼓之其音調好大智度論箏篋有槽
有頸有皮有絃有促衆絃和合故有聲可聞新唐書
樂志高祖設九部樂有鳳首箏篋臥箏篋登箏篋許
彦周詩話箏篋狀如張箕操手摘絃出聲落花紛紛
淆亂脫附際木勾欄干亦作欄干眼眼亦曰欄干蓋

開于以橫斜爲義勾欄木縱橫爲之故曰開于以木爲之故字从木梁簡文詩斜燈入錦帳太微神母歌曰六真夫人錦帳金船大指層輔奇牙宜笑囁只古歌笑靨自然開淮南子歌蘭播注歌蘭頰邊文婦人之頰也楊慎曰俗云笑窩顰斗也青藤路史曰近代粧尚顰如射月曰黃星顰細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始也和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顰白顰顰骨就項傳之顰過多及瘵脫左頰有赤點如意痕更妍也諸婆欲要寵者皆丹青點頰而後進焉杜詩爲花開世界劉長卿詩爲花共寂寞嘉慶癸卯吳郡賦嘉慶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七

江海之流注曰羣屋分布覆被貌吳均詩玉階行路生細草

秋夢行

客行一夜秋風起客夢南遊渡湘水湘水泠泠澈底清二妃怨處無限情娥皇不語啓嬌顰女英日成轉心飭長眉入贅何連娟肌膚白玉秀且鮮裴回共訴東方日沈吟再理南風絃聲斷續思綿綿中令幽意兩不宜殷勤纖手驚破夢中宵寂寞心悵然心悵然腸亦絕寐不寐兮玉枕寒夜深夜兮霜似雪鏡中不見鬢翠眉前空挂纖纖月纖纖月盈復缺娟娟似有意難訣願此看兮如此月千里萬

里光不滅

師古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湘中記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榜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少司命曰滿堂兮美人忽舞與予今日成上林賦長舟速如梁丘選詩長君橫玉臉何遜詩美人多怨態亦復憐長君古今注魏宮人畫長君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頗如玉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張泌詞可惜玉肌膚銷瘦成慵懶九歌暇將出兮東方毛詩正義云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今日出東方無不

玉川子詩集卷二

七

鑒照樂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驚破夢者謂夢中聞琴聲而醒也以下皆夢覺之語楚詞夜炯炯而不寐吳歌玉枕龍鬢席郎眠何處牀胡竹詩玉枕夜殘魚信絕臥陽炯炯殘夢不成離玉枕李賀詩夜光玉枕樓鳳凰劍俠傳德宗朝于闐國貢白玉枕雕琢奇巧希代之寶古鏡銘曰當看寫翠封臉傳紅劉孝綽詩秋月始纖纖月之朔旦與日交光乍烹太陽之氣於日沒時吐微光於西山庚上狀若娥眉王褒詩初魄似蛾眉鮑照詩娟娟似蛾眉梁武帝詩容色玉繩看如月秋風起而夢思秋月朗而夢醒客行

思家景狀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云
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雜
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列女傳曰二
女死于江湖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
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一妃從之俱溺死于湘
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
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虛妃也安得謂之楚女全
詩云湘水泠泠澈底清二妃怨處無限情則竟指娥
皇女英而言原其承襲之誤由乎俱以帝女爲名
實相淆終古莫辨其失可慨矣

玉川子詩集卷三

十五

自君之出矣

漢徐幹有室思詩五章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明
鏡開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自君之出矣蓋
起於此

自君之出矣壁上蜘蛛織近取見妾心夜夜無休息妾有
雙玉環寄君表相憶環是妾之心玉是君之德馳情附悱
容蓄思用精力玉簫寒悽悽延想心惻惻風含霜月明水
泛碧天色此水有盡時此情無終極

爾雅蠮螋長跗郭注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卑雅
曰蠮螋長跗之貌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行人常有親

客至西京雜記蜘蛛樂而百事喜是也夫蠮螋主喜
而幽風詩曰蠮螋在戶言憂思傷感蓋蛛網家無人
則易集故令人感恩彼以行衣爲喜各有取義耳此
則引蛛網之纏綿不已如妾心之宛轉無盡時也左
傳韓宣子有雙玉環說文古婦人首飾琢玉爲兩環
環取其連屬玉取無瑕比德君子也簾竹席方言簾
宋魏之問謂之笙或謂之蓮苗自開而西謂之單或
謂之替其葩者謂之蓮條自開而東或謂之蓋換洞
冥記神明臺上有九天道金林象席琥珀鎮雜玉爲
簾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素花雙文簾姚支策金簾

玉川子詩集卷三

十六

玉簫珍簾楊巨源詩涼葉還生玉簫風李白詩微霜
淒淒簾色寒後漢張酺傳酺出于誠心注云懇切
也通雅惻惻歎息聲延想久思也韋莊詞春水碧於
天高峯老人詩云萬里碧天清似水古詩春水似接
藍水深而色碧也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按德宗建中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
漆畫稅之茶之有稅肇此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先
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設令減稅
今之湖川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

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
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
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稅
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
抵贖至文宗太和七年王涯以宰相兼判度支鹽鐵
二使表請使茶山之人移茶樹根本就官場栽植舊
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九年冬十一月宦官仇
士良殺王涯全亦遇害此茶事之終始也此詩當在
元和四年是時已稅茶二十二年矣詩中云山上羣
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

玉川子詩集卷三

墮在巖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慈息
否言諫議地位清高當知民病茶戶巖崖辛苦若此
豈亦奏之天子亟罷其稅使百萬億蒼生還得到頭
蘇息否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
紺斜封三道印開紙宛見諫議而手閱月團三百片問道
新年入山裏驚蟲驚動春風起天子賜管一作陽羨茶百
草不甘一作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瑤先春苗出一作抽出黃
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裝至精至好且不吝至尊之餘合王
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

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
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
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
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
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
萬億蒼生命墮在巖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
得蘇息否

玉川子詩集卷三

鄭雲叟詩擬將枕上口高睡賣與人問榮貴人打門
頻苑作扣門軍將軍事十將也周禮軍吏載旗句解
曰軍吏即軍將也通雅軍將謂之馬客便鞍馬壯軍
客北史張奐傳擊其門連詔曰寡與周公同夢東
坡詩孝先風味也可憐肯爲周公盡日眠退之寄皇
甫泌云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
皇甫字句法意舉略同雲龍漫抄云書自秦漢末用
緣帛如勝廣書帛內魚腹高祖書帛射城上至中世
漸用紙趙后傳所謂赫蹏者注云薄小紙然其實亦
緣帛蔡倫傳用緣帛者謂之紙緣貴重不便於人倫
乃用木屑麻皮等則古之紙即緣帛字蓋從系云盧
全詩云首云諫議送書至白紺斜封三道印豈唐人
又曾用紺斜封者耶齊東野語曰古者本謂紺紙近世

失之蓋古人多以絹爲紙附修文殿御覽載晉人藏書數有白絹草書白絹行書白銀絹楷書之日彈雅云三道者三行也古人所封敕縫處密加印信古無封筒亦不用帀以絹素斜裹折角施蠟烙以魚斗加印其上滿縫而止故曰三道今人以一印爲一道非也鄭谷詩開緘數片淺含黃東坡云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片素絹玉詩山童碾破團團月茶譜謂研膏片團如月也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掩模中串之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以後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七

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千六百串夏小正春正月起於金氏曰今二月始發而漢始以鶯鶯爲正月月中月令孟春鶯鶯始振豈古者陽氣特感鶯鶯獨早與疏云鶯鶯晚者二月始出故云鶯鶯咸動則正月已動矣常州義興漢陽美縣故城在南晉以周庾行義討石水制吳興之陽羨義井長城之北鄉爲義興郡以表此功隋平陳廢郡爲義興縣宋之宜興也有君山章山亦名貢山以貢茶得名茶舍記故事湖州紫符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臣賜普全唐詩本作須管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

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而黃心實如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早春黃芽葉相抱如芡甲亦云黃金芽柳道倫詩願逐仁風布籽伴生植功瓊瑤花含蕊未吐也晉書作蓓蕾張有曰艸木未芽瑛瑤如珠漢書蓬戶柴門楊震傳於是柴門絕賓客晉書傷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隋書禮樂志齊宋之間天子宴私著白紗高帽士庶以烏開皇初高帝嘗著烏紗帽自朝貴以下至於冗吏咸通著入朝中華古今注烏紗帽武德九年太宗詔曰自今以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服之因話錄李約天性嗜茶能自煎謂人

玉川子詩集卷三

八

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客至不限厥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又云陸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劉禹錫詩白雲滿盤花徘徊凡酌茶置諸盤令冰餽均冰餽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饒細輕者曰花羣芳諸烹茶云竹爐火候著稅清綠煮引風之碧雲傾浮花之雪乳茶能止渴潤喉吻白居易詩酒渴春深一碗茶文同詩玉川喉吻溢其情奇來頻到瓊與兄子南充州刺史演書云吾體中漬四常仰與茶汝可置之東坡云枯腸未易禁三碗又云不用僇腸挂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甌常及睡足日高時茶經云夫珍

鮮截烈者其盤數三次之者盤數五若坐客數至五行三盤至七行五盤若六人已下不約盤數故第一與第二第三盤次之第四第五盤外非湯甚莫之飲陶洪景雜錄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履之天台記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元始上真記蓬萊山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山廻廻五千里溟海中濤溟衝天九氣丈人所治魏武帝氣出唱云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拾遺記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又曰蓬壺則蓬萊也述異記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方立秋日遊於風

玉川子詩集卷三

九

穴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大洞玉經云左无英公子鎮我左腋之下肝之後戶右白元尊神鎮我右腋之下肺之後戶訣曰左腋之下使玉光內映右腋之下令體映金光清異綠茶一名清風使發應叢說云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巖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教上念下之意也

冬行三首

蟲身臘月皆在贊再獨何乃勞其形小大無由知天命但怪守道不得享老母妻子一揮手涕下便作千里行自顧不及遺霜葉旦夕保得同飄零遠生何足云偶然苦樂經其身古來堯孔與桀跖善惡何補如今人

楊子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蟪蛄至是絕矣荀子知命者不怨天援神獎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謂行善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漢書貨殖傳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魏齊勇守道多被陷毀反不若

玉川子詩集卷三

十

蟲身安寧得蟄於冬時劉琨詩揮手長相謝揮奮也韓愈復志賦涕泣下之交如文子曰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韓安國傳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也夫霜葉飄零還同一處離別之苦何如郭象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謝靈運詩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韓非子曰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夫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莊子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跖盜跖柳下季之弟季

奇曰魯之盜跖漢書注跖秦之大盜也竟孔榮跖苦
惡夢夢天命竟不可知吾身苦樂若周且而趨孰暇
如其所苦樂乎

長年愛伊洛決計卜長久賒買里仁宅木竹且小有賣宅
將逼資舊業苦不厚償家微利心懷虎血染口臘風刀刻
肌遂向東南走賢哉韓員外勸我莫強取憑風謝長者敢
不愧心荷貨載得估舟估雜非吾偶壯色排榻席別座夸
半洒落日無精光啞腹被單肘滑石生齒牙洗灘亂相掀
奔斷嚼篙杖夾岸雪龍吼可憐聖明朝還爲良家狗通運
隔南漢債利挂北斗揚州屋舍賤還債堪了不此宅貯書
玉川子詩集卷三

籍地濕憂蠶朽買僕舊相識十年與管守貧交多變態僕
得君子不利命子罕言我誠孔門隲且貨終焉國死免懸
孤首何當歸帝鄉白雲永相友

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此長年云者猶言向年也伊
水出河南伊闕縣陸渾山洛水出上洛郡洛陽縣聚
嶺山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今匪義述其焉追
梁昭明詩買宅歸仁里全白云我有木竹莊甚近嵩
之巔漢書王莽傳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晉書桓溫傳
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左思詩金張籍舊業雲笈七籤
舊業日銷新業不造曹植詩貴家填門至不知何用

歸來竹貨家賦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東而償西戰國
策委肉當餓虎之蹊大燕賦貧尼富虎債家微利其
狀如餓虎也金光明經見虎虎子血汚其口稍遂良
疏云冬風如割臘風也刻肌狀其慘列郭公譚大兒
稔高岡雄子東南走陶潛曰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
東西遊走退之時爲河南令寄全詩云先生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立言垂範
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豈謂貽厥無基趾故知忠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昨晚長續來下狀隔牆
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閭渾舍驚怕走折趾惡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侯媼媼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
忽此來告良有以嗟我身爲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
俟立名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
鬚來如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常長饗節都邑未可
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放寬誰放縱是
誰之過與效尤戮僕愧前史買年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姚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據
此全差過盜出走也容齋續筆云夫姦盜固不義然
必有謂而發必貪其貨利則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
至於郵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覓

室家之好是以一赤鄰老婢殞命也惡少可謂杆著一死太上洞真寶門經云或以方便取或以迫脇取或以非法取或以下脫取皆強取也道學傳嚴遵不作苟見不治苟德久而不改其操估舟估客船也壯色行色半酒別筵也後漢鄧彪傳河南尹道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桂馥子天積聚星以爲光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孔演圖曰麒麟闕而日無精光无釐度人經八垣藏精光落日薄暮也陳後主詩槍梢噪曉鴉夜曉鴉飛其聲啞啞然也呂覽宓子賤治夏父恐魯君之聽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說人而今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于夏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書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今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夏父告宓子曰自今以

來夏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夏父者子決爲之矣嚴助傳木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引水轉殺曰漕漕石漕渠之石漕渠也碣石篇流漸浮漂舟船行難東坡詩長堤轉盤龍言自洛到揚一路舟行之險遇漕石則鋒如齒牙沈漢難則舟膠不進况水漸奔突雪浪龍吼種種怪惡異狀韓詩外傳子出衛東門逢姑布子卿子卿迎而謂子貢曰是爲魯孔丘與得堯之志舜之目禹之頭卑陶之喙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有弱亦循循固得之樽要下四寸此惟不及四里者也子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貢曰吁子卿日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復索而不藉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子無辭而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賜汝不見喪家之狗與既歛而柳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糲心莫之紀綱是故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莊子南溟者天池也屬乘南溟運之通也我不如鵬故運運尚隔北斗主生人祿命富貴窮困分所素定我之債利固繫籍於北斗度人經云北斗十二星五星爲隱曜斗口之中有天一太一二十四玉皇光芒不

斷惟七曜大明彰示萬方七星之精在人七竅亦分
其神能視聽言識知微悉皆由也輔弼二星之精分
降爲目中眸子七星之神有陰陽陽魂及正星之神
以滅除兇祲蕩逐魔鬼移天子傳書於羽陵注謂
暴書中蠹魚因云蠹書也爾雅蟬白魚高適詩且喜
百年有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錢起詩貧交喜相見
把臂歡不足全言揚州原有舊宅十年前曾託買僕
守之宅中貯書籍恐歲久蠹損諒買僕固君子必能
爲我管守如舊孟東野忽不貧喜盧仝書船歸洛詩
曰貧孟忽不貧請問孟何如盧仝歸洛船崔嵬但載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書江潮清翻翻淮潮碧徐徐夜信爲朝信朝信反卷
舒江淮君子水相送仁有餘我去官色彩眉經入君
廬喃喃肩經耶言語傾琪瑤琪瑤燈好詞烏鵲躍庭
除書船平安歸喜報鄉里問我願拾遺榮果經於空
虛下免塵土使上爲雲霞居日月更相領道義分明
儲不願空岩巖但願實工夫實空二理微分明相起
予經書荒蕪多爲君勉勉勉勉不敢專傳之方在
諸此即揚州宅所貯書也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辯正論云顏回過於孔門德行之首言我不能忘
情利命誠有愧於孔門楚詞孤死必首丘兮夫人執

能不反其真情孤首以首向丘也丘狐窟穴華封人
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王褒典
周弘讓書云白雲在天長離別矣

不敢唾汴水汴水入東海汚泥泥王宮恐復不敬弄不敢
蹋汴堤汴堤連秦宮竭盡天子土餽餽無由通此言雖太
閭且是臣心腸野風結陰兵千里鳴刀槍海月護羈魄到
曉點孤光上不事天子下不識侯王夜半睡獨覺爽氣盈
心堂顏子甚年少孔聖同行藏我年過顏子敢道不自強
船人雖奴兵亦有意智長問我何所得榮色與清揚我報
果何爲孔經在衣裳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宋玉大言賦吐舌萬里唾四海孟郊汴水別韓愈詩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遶岸水盡爲滬海波
華嚴經無熱惱大龍王宮流出四河入于大海無濁
無雜無有垢穢光色清淨水經河水東過梁陽縣蒹
蒹梁出焉注云大禹築澤閼之以通淮泗卽經所謂
蒹葭梁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
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
年議治汴渠詔樂浪人王景與特作謁者王吳共防
築堤脩埒起自梁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
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邊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水

門更相潤注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景由是顯名王吳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顧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積石爲堰河通淮古口成曰金堤唐書地志長安四年立典秦宮分置典秦縣典秦宮在宜陽縣西南開河記云隋大業年間汴河築隄自大梁至淮口龍舟所過香開百里既過雍丘漸達寧陵水勢緊急龍舟阻礙虞世基請爲陂鄆木陂驗水深淺自雍州至淮口得一百二十九淺處今亦名隋隄漢食貨志千里負擔餽餽饒野饋也左傳荀苟首如齊逆女宜伯傳諸敎杜預曰運糧餽之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六書故曰古之使者所過邦國皆有委積率餽無運糧之說荀首過魯境不入魯畏晉遣餽率餽故謂之餽元稹遺風詩疑是陰兵致昏黑古三憤曰陰兵妖陰告人主厥罰妖異也孟郊詩寒氣有刀槍海月捉人驚羈鬼旅魂也海月侵曉孤光點射若相護然也世說注曰稱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夜半睡覺爽朗之氣得自虛靜中管子曰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夜虛之時子半復初遠游云壺氣孔神分於中夜存是也太明五緯經曰潛伏千息當出心堂郎頌傳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

行藏見論語高適詩終年不得意去去任行藏思玄賦勸自強而不息今乃協傳以奴爲兵取將吏客因語錄李行侍郎好常戲帶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可不避李罵云頭錢償奴兵輒罷官長張華詩笑曰沈清揚正義曰君之上下皆曰揚目之上下皆曰清張敏傳孔子垂經典說命惟衣裳在笥

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五首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即今河南懷慶府脩武縣盧仝與愈同府濟源縣人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德宗貞元八年壬申登進士第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十五年汴州亂公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使愈朝正於京師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竟無所成而歸十八年壬午春始調四門博士十九年癸未自博士拜監察御史上疏言開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撓貶連州陽山令舊史云愈書上章數千言極論官市之弊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順宗永貞元

年八月改江陵法曹參軍憲宗元和元年自江陵召
拜國子博士三年春公爲博士有構公者公恐及難
遂求分司東都四年己丑改除尚書都官員外郎五
年庚寅授河南縣令在河南有和盧仝月餘詩六年
辛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公尚在河南有辛卯
年雪寄盧仝詩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
復爲國子博士舊史云愈因使過華陰上疏理柳渾
事愈坐貶復爲博士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
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牧東都今年又自郎中
下遷凡四爲博士矣又孟簡會爲刑部見韓集雨中

王川子詩集卷三

五

聯句詩新舊史皆不載

忽見除書到韓君又一作文學官死生從有命人事始知難

烈火先燒玉庭燕不養關山夫與刺史相對兩噴吭

王莽傳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

天帝除書乎韋應物詩除書忽到門正投之日除如

德宗本紀上盧名李翰曰授將軍翌日除書方下是

也白居易詩其嘆學官貧冷落猶勝村客病支離儒

林傳公孫弘爲學官公卿大夫士更賦城多文學之

士矣李康運命論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

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王仲宣曰人生實難願其

弗與謝靈運詩烈火殺炎煙焚玉髮昆峰公因柳渾
遭貶玉石不分也少司命曰秋蘭兮麝蕪題生兮堂
下蜀志先主殺張裕孔明救之日芳蘭當門不得不
鋤山夫仝自謂刺史孟諫議也噴吭山高貌貌蓋兩
人共仰其高而惜其貶

干祿無便佞宜知黜此身員郎猶小小國學大頻頻孤宦
心肝直天王苦死與朝廷無諫議誰是雪韓人

崔駰達旨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頻頻
言屢爲博士唐制六部員郎從六品國子監博士正

五品大學博士正六品四門博士正七品百官志職

王川子詩集卷三

五

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

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國經非州縣增廢

五年乃修歲與版籍併上凡番客至鴻臚訊其國山

川風土爲圖奏之副上於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

狀衣服以聞國子監博士五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素

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六十人暇則習

誦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每歲通兩經求仕者

上於監秀才進士亦如之學士以長幼爲序習正業

之外教吉凶二禮公私有事則相儀司空國詩吟重

孤宦甘寥落郭鎮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宋張耒曰
公以直取禍則逐陽山貶潮陽嗔怒也公詩云或疑
自上疏上疏豈其由

何事遭朝貶如何被不容不知一作思所自只欲涕無從
僞服何曾好荷衣已慣縫朝官其相識歸去老巖松

公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債長彈
射斥逐恣欺誰公前貶蓋爲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
順宗卽位遷者皆追回公爲觀察使所抑徒江陵府
法曹參軍屢遭貶逐不容於時禮弓夫子曰予惡夫
涕之無從也楚辭遠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服製菱荷以爲衣今集芙蓉以爲裳荷衣隱者草服
白雲子詞或游戲紅塵境或棲隱碧巖松公心游然
原無府服之好况在朝又解相識之友方將撫巖昨
之孤松作歸老計耳

力小垂垂上天高又不登致身唯一已獲罪則顏朋祿位
埋坑葬康莊壘劍殺公卿共惜取莫遣玉山崩

易初九明夷於康垂其翼夫且匪非顯族譬鳥羽力
小垂翅上飛不能登于天也顏朋謂因禍獲罪坑坎
也葬所以陷獸谷永傳大爲亂阱歸古曰穿地爲坑
阱以拘繫人也北齊文襄帝紀苟欲得意於前途不

覺坑葬在其側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釋名
康昌也昌盛也車步併列並用之言充盛也莊發也
衰其上使高也殺劍刃也言祿位埋人如坑葬然壘
劍刃於康莊之道則行者避路而去世說嵇叔夜之
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秀其醉也俄若玉山之將
崩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曰見
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誰憐野田子海內一韓侯左道官雖樂剛腸得健無全自
侯反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莫言耕種好須避蒺藜秋

全隱少室山韓公爲河南令厚禮之言海內獨韓侯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一人知我耳凡高者貴其左下者貴其右故降秩爲
左遷仕諸侯爲左官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蓋博士
冷曹雖清閒可樂然向日孤直剛腸或不無於此少
貶耶公時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而憐之故
全語及此西陽雜俎地獄一百三十六青山死地獄
黃山死餓鬼赤索畜生活地獄十六剝處下天五千
年此獄一晝夜黑繩地獄號叫地獄髮流火處燒熱
地獄十二炎處火生十方及飢渴火也八寒地獄多
與常說同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
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

隔子獄猶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又三十六獄
流沙赤等觀深澤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
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
為二十八獄獄四萬惡乃墮薛墓也夫禮教者趨翔
周旋諸節卑拜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錯陰陽之和而
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玉樞經註云功者列名
本天選者因於本天天獄王莽傳莽名同羣臣貪賊
方略皆曰此天四行戶命在漏刻古人雖生猶死也
元結憫荒詩四海雖天獄何為非天因天因正四忍
為我萬姓營總言朝市之險如囚獄然謝靈運詩執

王川子詩集卷三

戰亦以疲耕稼立云樂今人以仕官為良田若遇羨
蔣之秋則不可耕矣困之六三象辭曰據於蒺藜乘
剛也陳文子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言蒺藜之不可
恃雖朱紱方來亦君子之困於衣冠耳楚詞曰江離
蕝於窮巷今蒺藜蔓平東廂賢者蔽而不見今譏諷
進而相朋

夏夜聞蚯蚓吟

刺當目詩人肝膽不如蚯蚓也韓詩才豪氣猛易語
言往往蛟螭雜蚯蚓

夏夜雨欲作彷彿蚯蚓吟念爾無筋骨也應天地心汝無

親朋累汝無名利役孤韻似有說哀怨何其深泛泛一作
輕薄子且夕還嗚吟肝膽與汝並熱血徒相侵

蚯蚓一名鳴蚓孟夏始出仲冬終結術家謂蚓可與
雲又知陰晴雨則先出晴則夜鳴無筋骨其為物不
息引而後申蚯蚓土精無心之蟲穴居首陽下鬱陽
動則穴而上首淮南子蚓無筋骨之強承牙之利上
食晡墜下飲黃泉川心一也蚯蚓又阜蟲異類同穴
為雌雄郭璞曰父不以分淫于阜蟲觸物而感乃無
常雄東方虬賦任性行止物聚便出徒進退而略首
竟不知其所欲故曰汝無親朋累汝無名利役厥陽

王川子詩集卷三

子云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嗚若歌其亦有所求
耶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范子云其志汎汎汎
汎浮貌顏氏家訓曰古文人多陷輕薄當時有劉又
者少放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
書能為歌詩然特故時所負不能俯仰貴人常宰後
破衣開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作水柱雪車二詩出
盧仝孟郊有樊宗師見為獨开能面道人短長其服
義則又懶縫若親屬然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
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愈不能止篇末云泛泛輕薄子且夕還嗚吟肝膽異

汝輩熱血徒相侵似爲父之去而發言其反覆不常
肝膽不足特適成輕薄子耳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團也熱血相侵
猶言口血黃噴人也

揚州送伯齡過江

晉志牽牛流爲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
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
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
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松巔有樵置石上無禾生不忍

玉川子詩集卷三

圭

六尺軀遂作東南行諸侯盡食肉壯氣吞八紘不帶鴈
漢何由通姓名夷齊餓死日武王稱聖明節義士枉死何
異鴻毛輕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

伯齡非厭山君者山自不能養伯齡耳淮南子石上
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劉駕詩學
古以求聞有如石上耕伯齡困于飢寒不得已而行
下則言世途遘際之難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
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
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柳宗元詩貴爾六尺軀勿爲名

所舉儲光義詩今之太守古諸侯史記蔡澤傳躍馬
食肉三十三年亦足矣大人賦徧覽八紘而觀四荒
今八紘八方之綱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
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殞亦方千里八殞之外而
有八紘亦方千里東北方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
桑野東南方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戸西南方
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沃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
北方之紘曰委羽楊慎曰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但
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紘爲節溜凡人不慧者卽曰
不節溜謂節曰突樂謂精曰節令謂孔曰窟節不可

玉川子詩集卷三

圭

勝舉而虛全詩云不節溜鈍漢皆反語也韓非子伯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
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太平御覽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有遺無地則餓也古史攷夷齊
採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
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孝標曰夷齊斃淑媛之言唐
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
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謂此也論衡曰武王伐紂太公
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王亡殷民
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

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又曰武
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
旌何其忍哉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碎殺紂之
頸手汚于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王孫
子曰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此之後以強凌弱以衆
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史記人固有一死死
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陽泉賦况
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魏文帝詩男兒居世各
當努力阮籍詩慷慨各努力干求也渴復白也釋名
謂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韓

王川子詩集卷三

七

愈書云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吾困於投刺貧士不
能養六尺軀努力觸藩口摧角於貧人門無所合令
我心鬱結不平耳

憶金鷲山沈山人二首

一統志金鷲山在宜興縣東北二十五里昔有金鷲
飛集於此故名陽羨舊名鸞州取此義

君家山頭松樹風迤來入我竹林裏一片新茶破鼻香請
君速來助我喜莫令九轉大還丹莫讀三十六部大洞經
閑來共我說真意肯下領取真長生不須服藥求神仙神
仙益智或偶然自古聖賢放入土淮南雞犬驅上天白日

上昇應不惡藥成且輒一丸藥暫時上天少問天蛇頭竭
尾誰安着

王川子詩集卷三

天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二十日
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
得仙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
翕然輝煌俱起神光五色即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
刀圭即白日昇天太上三十六部尊經曰上清經妙
真經太乙經妙林經開化經仙人經黃林經上真經
道教經上鍊經上妙功德經道德經此十二部經藏
在大洞玉清境藏中無毀無壞無生無滅湛然常住
遍衆妙門曰洞玄經元陽經元辰經大劫經上聞經
內音經鍊生經靈秘經消魔經無暑經按摩經上通

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上清境藏中微妙清淨爲諸天根本萬有之基曰太清經微視經集仙經洞淵經內秘經真一經集靈經中精經無量經集宮經黃庭經小劫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大清境藏中濟生度死爲萬法舟航此三清與內真藏之中示有名跡顯眾妙門包羅無外妙入細微故三洞分爲三十六部尊經三洞珠囊曰從生得道從道得仙從仙得真從真得爲上清黃老君則上仙但備上仙之道未及上真也佛四果之人已稱賢聖成佛得道而號大仙道曰始飛天而昇太極及成無上方號高仙邪

玉川子詩集卷三

无

法身云轉神入妙形魂爲一身神並一則爲真身而成道也玉經云先有五符籙令仙得真契長爲神真王應仙積萬世元始度人經云元氣未生孰有其真真者太空之中生化之主不變不易無壞無成空中之神冥中之精道中之真赴念隨感珠觀鳳駢首建九色身御金青駕氣乘雲上無復祖惟道爲身能降天真命壽日增過度九六神氣通靈無真不光無真不明無真不立無真不成無真不度無真不生是爲大梵真中之真碧虛圓羅金闕玉城上極神風重霄紫庭真本非形若亡若存太霞玉宮中有至真大行

梵氣周回十方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中有南極長生大君先天道德經云真散道生道還真復真生道道生真真出道遊萬物得者太古經曰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真清云夜行常咏齒琢齒亦無正限數然見邪見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若兼之以漱液祝說益善北帝然見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然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顧巨獸手把帝鍾素炁三晨嚴駕巨龍威劍神王斬邪滅魔紫氣乘天丹霞赫衝不魔食見備身飲風茶舌綠齒四日老翁

玉川子詩集卷三

早

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驅散戾威北衝鋒三十萬兵衝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敢有小鬼欲來見裝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遊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百骸一琢齒以爲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爲恒祝也鬼有三彼此祝者眼瞤盲爛而身即死矣又齒下有三穴上二穴曰金津玉液下一穴曰海眼若齒相對則津液流舌上抵則海眼注焉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長存言切服玉泉扣齒三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抱朴子曰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也天隱子

曰宅神於內道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
故神仙亦人也正部云天以仙人曰子衆人口芻狗
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天舊唐書元和五年八
月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璿曰神仙
之說出於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
經無異後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
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與方士來
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
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君
人者但務求理四海藥惟社稷延承自然長年也韓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三

子曰人始死爲灰終爲土漢武故事云淮南王安好
神仙格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
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倪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
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
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
不知所之樂府解題云古詞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
樓與天連實言安仙去續仙傳劉安漢高祖之孫好
神仙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餘藥
在器內置于庭中雞犬舐啄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
天上犬吠雲中白日登晨者日之正中爲白日也雞

之始鳴登晨也魏文帝詩賜我一丸藥光耀參五色
杜摯詩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九東方朔別傳陛下
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葛洪曰蜺前爲蜃後
爲蜃蜃如水蜺八足而長尾有節色青西陽雜俎尾
宿蜺蜺天蜺蜺耶尼形如蜺尾柳蜺蜺形如蜺室
蜺蜺頭天蜺天之子姓閼浮都迦法苑珠林尾有七
星形如蜺尾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三

君愛鍊藥藥欲成我愛鍊骨骨已清試自北校得仙者也
應合得天上行天門九重高崔嵬清空懸出黃金堆夜叉
守門查不啓夜半應祭夜半開夜叉喜歡動關鎖領聲振
地生風雷地上禽獸重血食性命血化黃埃太上道君
蓮花臺九門隔闔安在哉嗚呼沈君大藥成兼須巧會鬼
物情無求長生表厥生

鍊藥外也鍊骨內也丹經有先天內藥外藥之辨若
內藥之不知而徒服鍊金石草木之類以求長生欲
返嬰返老變化飛昇不亦難乎靈寶經云鍊骨成金
三辰品云九霞鍊骨紫氣合神洞淵真王歌云鍊骨
生玉華長生得無憂元氣論鍊骨化形遊於帝庭位
爲真人天樞上相本行集經註云骨者精之所化也
今學人能鍊精則精化爲金玉之丹而留形住世長

生神仙彼骨乃精之化宜其有異于凡物也元始天王曰太帝九老京校仙登扶桑又曰金門校仙度人經註云八方諸天謂之八圓玄都爲中宮八方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億重如此衆天是元始一化之境域也靈寶上經大法云九重三十六天者玉清境十二天上清境十二天太清境十二天三洞神呪曰天門九重垂丹楓大洞玉經曰九扇者九重之門乃帝一胎尊所居之處天問問則九重孰管度之拾魂云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王逸注曰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開啄害天下欲上之

玉川子詩集卷三

三

人而殺之也崔嵬高觀青空者寥寥始青崇空成碧光明疏云須彌四埵東黃金埵南琉璃埵西白銀埵北水晶埵黃金埵未詳按九天有金墉城館或聚黃金爲堆阜也北史云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路史蕞都匪有夜叉城城中有夜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于窟近設關祭之或通窟則烟出觸之則死因櫛尸魄其中洞淵集云不修智慧遊仙島故饒食喫聘夜叉法輪勸戒經曰欲令一切夜叉非人等普得受持昇真識神篇曰天有四門東華之門門官之司中有主宰曰直元君中有主角

錄事尊神中有主關金剛力士無所謂夜叉守門者華嚴經云兜率天宮有無量夜叉王皆勤守護翻譯名義云夜叉此云勇健舊云閼叉西域記云藥叉舊訛曰夜叉能飛騰空中什曰亦言輕健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天夜叉摩曰天夜叉居下二天守天城池門開製魔呪云猛火萬隊夜叉千群四頭八臂巨口金睛高天萬丈吞魔食精呼吸風雨叱咤雷霆緯羅大神呪云夜叉千群救護生民召使者呪云赤鴉赤鴉風火之車雷中鳥見雲外夜叉受命北帝崇今丹霞泥元總名呪云混沌祖炁化生諸天制禦三

玉川子詩集卷三

四

界統攝萬靈百千官衆萬億精兵金剛力士夜叉王神無殃數衆內外屯營則天門夜叉信有之矣黃山谷詩九輪天關守夜叉東坡詩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闔門守夜叉凡道家建壇設祭曰醮祭夜半子時爲六陽之首醮祭天神必于是時也木起經隨日時王相醮祭名號精靈前漢郊祀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祈禱呪云不領雷城鬼盜其瓶搥擊聲也西京賦流觴掩擗記曰地載神氣風霆沆形雷自地出也三洞神呪曰古木惡崩血食之賓泉源土石倚草精靈天威震怒粉碎其形洞洞神呪

經曰禽獸鳥王或上不若天下不居地遊走世間駕
彼八風乘九隄烝候憑樹木以爲宅舍吸人精烝迫
求血食興起災禍性命血化者謂雷電擊物化爲凝
血散作飛灰江淹賦直視千門外唯見起黃埃黃塵
也一口旱地塵淮南子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
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其語曰太上者道之
子孫將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其人爲老君
之師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
是以爲太極真人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
天尊以我因緣之勛賜我太上道君之號本行經云

玉川子詩集卷三

吳

道君是西那玉國人蓋紫晨之流芳皇上之曾裔能
降承靈寶元始封爲鬱悅那林昌玉皇天帝位登高
聖治玄都玉京大洞經云上清高聖大道君者一號
玉晨君治藥珠玉闕七瑛紫房受事虛皇虛皇即元
始天尊也昇天神呪妙經云元始天尊在西那玉國
香林園中七寶蓮華座上與天中神仙說无上真道
度人經云元始天尊玄坐虛浮紺碧蓮花之上其花
萬葉一葉冠覆一天蓮幹參空根蟠玉海圓徑萬里
中有寶樓深闕瓊宮現殿層疊鬱鬱我所觀靈觀不可
思說真記曰玄都洛中蓮花徑度十丈湛元皇帝聖

紀云太上老君者託元皇帝也昔于虛空之中結氣
凝真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關令內傳云老子拂
衣而起登自然蓮華之座太上混元史略云老君於
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將於尹喜宅南山阜昇天喜
悲戀請留老君告喜曰吾將俟子於蜀汝能除垢止
念脩習吾經合服神丹鍊形入妙則可尋吾青羊之
肆矣言訖上昇喜乃于樓觀千日清齋屏絕人事研
味真經精思三年形釋無存至乙卯年老君乃乘九
色神光從太微宮中降生於蜀大官李氏之家已先
勅青童化爲青羊常在嬰兒之側忽一日失羊所在

玉川子詩集卷三

吳

兒啼不止大官乃令守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
蜀問諸人無識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
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是耶因問童子
得悉其故喜即囑曰頗爲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
童子如其言入白兒即振衣而起曰今喜來前喜既
入其家庭宇自然寬平湧出千葉蓮花之座老君忽
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而有間光建七耀之冠
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被坐於蓮花之上喜踴
躍悲戀無量稽首老君曰吾以子居世未久初授經
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係形鍊炁三年功

畢已述其妙於是勅授喜文始先生無上真人喜再拜受自此方得乘雲飛騰參侍龍駕遊行八方矣九門者九天之門山海經曰九門有闢明獸守之即四聖妙經所云九虎關中長生品云金鎖玉關神虎衛門也度人經云天牖羅九門日月列其傍又云玉城九門太霞西關曰金門玉帝南門曰四明門又曰玉明之門太極宮青華門曰三華門又曰華都門日月所會曰想門三界天門曰攬姿門有王所遊曰九玄之門大梵隱語疏云北上玄關之門又云天西北門又云三便門又云金闕北壁法輪之門求仙定錄云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西方素天白帝七門上清樞中訣云寶玄金房外有玉門大有金書曰靈風起西門天之門誠不可億數夫自一炁而立三境三境者清微禹餘大赤三天也由三境而生九天三境之下各生三天合有三十六天次下四種民天次分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炁色界四天次八炁天以至化生五億諸天按九天在三天之下三十二天之上第一梵界無量天在南去第二天二十四萬里第二上上禪界無量天在西北去第三天四千六百萬里第三梵界須延天在東去第四天六百七十二萬里第四寂然

兜術天在西南去第五天千二百四十萬里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在東南去第六天三千八百八十八萬里第六洲无化應聲天在北一名他化自在天去第七天五千三百八十四萬里第七梵輔天在西一名梵寶天一名波羅尼耶拔致天去第八天五百二十萬里第八高盧清明天在東北又名梵摩迦夷天又名梵衆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第九无想无結无愛天在北或曰波利天或曰波梨答想天或曰大梵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九天闕闕廓落高玄非學子所悉矣崔公入藥鏡云金丹大藥產在坤種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在乾盜天地奪造化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仙經曰大藥既成鶴成鳳鴉食成鸞大抵成龍人服登仙太上虛皇天尊曰學道甚難鬼神魔王欺人成功但欲其死不喜仙道子將道成復有諸天仙人來試爾身仙人之來試也或試以所欲或試以所不欲或試以所難或試以所畏皆于心之所不悟愈之所不達也試之過者諸天保舉魔王奉迎是謂得道度人經法云群魔壞人善性附人惡事干試學人世有禽畜五行精物化為鬼魔此輩分形異類神同于人又有外道妖魔及精靈苦爽之鬼

化為天容神仙真人惑亂善人道士明詳切勿墜入
此流中真諦曰昔閻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
後入荆山中積七十餘歲為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
是真人拜而求道而為大地所囑殆至于死賴悟之
速而有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為邪鬼
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世有下土惡強之鬼
多作婦女以惑試之若有此者便閉氣思天關之中
衡輔之星其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
濁不明者則見試也知見試則思七星在面前亦可
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

玉川子詩集卷三

見

之按師魯在金鵝山中或有鬼魅來試玉川恐其遇
真而不識遇邪而誤謂真人以喪其生故曰兼須巧
會見物情無求長生喪厥生

寄蕭二十三慶中

慶中即前蕭才子也

蕭乎蕭乎憶蕭者嵩山之虛虛揚州蕭欽州相思過春花
鬢毛生麥秋千災萬怪天南道程程鸚鵡背人言山魃吹
火蟲入碗鴿鳥呪詛鮫吐涎就中南瘴歎北客憑君數磨
犀角喚我憶君心千百問千百問君何時還使我夜夜勞
魂魄

全隱嵩山少室蕭赴欽州全客揚館于蕭宅故云虛
揚州蕭欽州也通典欽州今理欽縣春秋時屬吳後
屬越秦屬障郡二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
都郡晉平吳改曰新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欽州
煬帝初州廢置新安郡大唐為欽州或為新安郡此
時處中有事交廣之地故下備述蠻方之毒惡而思
念之切也月令靡草死麥秋至崔題詩荷香送麥秋
麥秋生夏死麥余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錦繡萬花
谷集封溪有猩猩似黃狗人面善言音如女子或以
為太古民也鸚鵡如鴉朱味鈞啄翠頂玄頂賴足翠

玉川子詩集卷三

手

尾碧羽四趾中分人舌能言山蕭一名山臊一名治
鳥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謂之山魃度人經云土
石之精草木之怪山魃山魃木客人都鳥都泉魃魃
魃為民祇害蟲入碗者南方多蟲蟲毒害人韓愈永
貞行獵蟲群飛夜撲燈食中置菜肝心前鴿海鳥也
淮南子驪山知晏陰諸知雨譚子毒為怒土石為魃
能為步作聲禁物如詛祝然北夢項言蚊形如馬蟻
涎沫腥粘掉尾經人而噬其血墨客揮犀蚊之狀如
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
鳴岸行或溪谷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履涎繞之既

墜水卽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爲蛟所
毒但見於水上嬉笑而入明日尸出兩腋下有穴如
杯焉椰子厚嶺南行潭心日暖長蛟涎錄異記嶺表
山川驚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
病腫脹成瘰路史注云越嶺有瘴氣中之有聲若人
人死皆木木折日見陳木山障之氣毒也交州記犀
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說文或言犀有三角一
角在背齒漸生也木草石氣多毒是主毒之物犀角
於牛之屬是也西陽雜俎犀牛一名奴角有角處必
有犀凡鴉飲水處百鳥吸之皆死得犀角解之則水
無毒今有鴉處必有犀此天合有萬物之盛心矣杜
牧上宣州崔大夫書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
數也此云我憶君心千百間謂相間隔也蔡同契注
陽神目理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其一經曰
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

贈金鵝山人沈師魯

金鵝山中客來到揚州市買藥牀頭一破顏微然便有上
天意日月高挂玄關深金膏切淬肌骨異人皆食穀與五
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浩浩流珠走百關綿綿若存有深致
植玉不耕山外非內粹盤偏闕決文泉彰風雅因君不復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炬光不外照刃不磨迴避人間惡富貴三日四日五六日
盤礴化元搜萬類盡飲典酬陶天和夜話造微精魅示
我插血不死方賞我風格不肥膩肉眼不識天上書小儒
安敢寬與秘崑崙路隔西北天三山後浮不著地君到頭
來一作憶我時金簡爲吾籍一字

野人間詠李客者不言其名皆被簑笠繫一布囊
在城中賣殺鼠藥或有人買藥卽曰此不惟殺鼠兼
療衆病有張贊實書爲藥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
日因鼠噉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伺鼠贊未
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俄見皆有羽翼望門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求藥言已盡矣遂遁去其
父取鼠殘食之頓覺四肢能屈伸下牀履步如舊羅
郭詩牀頭殘藥鼠偷盡僧皎然買藥歌揚州喧喧賣
藥市浮俗無由識仙子河間姪女直千金紫陽夫人
服不死吾與此道復何如昨朝新得蓬萊書傳燈錄
是時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太玄內秘一機名日月高
奔日月者坎離也玄關者玄牝之門玄者水也牝土
母也親真人日日潛德而沉彩月施德以舒光日父
月化體不虧傷是知其元一氣乃生天生地之本大
丹隱書曰呼引日月變化雄雌陽符經云一初載日

二象月分金丹說曰煉精化炁爲初關身不動也煉炁化神爲中關心不動也煉神化虛爲上關意不動也故曰玄關一竅至玄至要之機關即老子有無玄化妙物母之道也穆天子傳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曰天子之璽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注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內也東晉曰金膏可以續骨謝靈運詩金膏滅明先飛行羽經云金精冶鍊之膏食之一口得壽七萬年家語食穀者智慧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黃庭外景經曰仙人道士非異有積精所致和專仁人皆食穀與五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故能不死天相既玄門大論曰氣有一君黃氣變白名曰太陽變爲太和是一君也黃庭經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寧那從返老却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五野經云修奉太和不虧不盈膏之無味喫之無聲子得聞之命合真星一受不退長樂自然天文上經云玄古之人所以壽考者造次之間不食穀也大有經曰五穀是剋命之藥腐臭五藏致命促縮此根入口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滓也服氣經曰夫人體內有百關九節百關者號百骸之

神仙經曰流珠九轉流珠宮在泥丸宮後一寸有流珠真神居之三洞珠囊曰丹液玉滋荷首流珠上清大洞真經云流珠停曜紫霞踊耀三辰光輝品云混洞九光玉輪十芒流珠曲直落落四張化行祖氣道之至精參同契曰白虎爲熱樞汞曰爲流珠注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倡有頃之間解化爲水老子綿綿若存西昇經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廣記陽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

玉川子詩集卷三

五

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至海上遇群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水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王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按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嫁焉陽氏譜叙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
因陽樊而易氏焉爰仁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始
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從于西山之下陽公
又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貨玉田自去今猶謂
之玉田陽光景光也光即神也真人神不外馳目雖
視物而凝然不動故曰不外照也七尺曰刀步虛云
仰觀劫仞臺古之字少以刀爲仞天真以劫計仞世
人以尺計仞不磨者言歷劫不壞也或云光不外照
迴風混合也刀不磨自然神創也全又言山人兼通
儒理能文章善詩歌風雅之道因君不復歷但欲避

玉川子詩集卷三

美

人間富貴故隱此山耳真諦曰古之高人覽罪谷之
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咀
咽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吐納經云
絕穀不食元神之道也初服氣一日二日之時穀氣
未定顏色鬱黃三日之時穀氣去精氣來四日五日
之時精氣陰陽和調六日之時精神安定耳目聰明
行步便利日已堅強七日之時常欲輕舉至道之故
夢寐參崑上通神明八日之時神行八極能默然每
爲口中自甘志竹自強九日之時精神備形弱者強
神氣日堅固不行自遠不來自近顏色日悅十日之

時諸神來至門皆闢玉女侍從左右輕舉若鸞鳳中
微謂道以得矣故曰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盤礴化元搜
萬類但言三十四五六日者省文也養飲養和味玉液
也夜話途微通鬼神也精魅者六天遊精萬魔厭魅
五行邪怪品云東方青精南方赤精西方皓精北方
黑精東北火行遊精東南金行遊精西南水行遊精
中央黃精西北木行遊精皆有至真大神新法之玉
皇本行集經云土精木魅于鶴詩顯示不死方何山
有瓊液九真盟科曰截髮歃血之誓度命妙經云誓
臂歃血誓信効心受法而去抱朴子曰以傾倚屈申

玉川子詩集卷三

美

者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田舍豈不惑也仰靈記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不肥膩者諺曰無肥仙人也太極真
人戒經云世間肉眼凡夫不能見我以不識故无上
內秘真經云大慧具五眼不天奪曰實具大慧有
肉眼有法眼有慧眼有功德眼有道眼何以故肉眼
卽是法眼慧眼功德眼名爲道眼又云汝等肉眼不
能見我妙相法身王隱晉書云君必不解天上書漢
書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播岳閉居賦關天
文之祕奧與藏也祕密也邪正釋譌挺身取命於茲
奧祕括地象曰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

玉之樹也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陝焉本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育醴泉華池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琬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樹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是其疏圃

玉川子詩集卷三

玉

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元始上真衆仙記崑崙玄圃金爲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瓊華之屋紫翠丹房七寶金玉積之連天巨獸萬彛靈香億千西王母九光所治群仙無量也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知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

理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崑崙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氛氲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精珠玕之樹

玉川子詩集卷三

玉

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暫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覺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文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恐怒侵滅龍伯之國使旄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義神農時其國人猶

數十丈玉清隱書有太上飛行九晨玉經金簡內文
明科經曰有其金玉字刻在金簡當爲真人者不得
越傳地仙金根經曰金簡玉札出自太上靈都之宮
書以朱文編以朱繩靈寶自然經曰太上諸仙真以
黃金爲簡丹玉書之煬帝詩題記書金簡李紳贈毛
仙翁詩紫華親教書姓名玉皇詔刻書金簡太上丹
景道精曰隱地八化玄真之術惟在刻字金簡書名
玉篇者始得問之方言鐫拆也管趙謂之鐫古今通
論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其謂之字字者取其
華乳相生

玉川子詩集卷三

卷

玉川子詩集卷三

玉川子詩集卷四

仁和孫之驥贈川注

歎昨日三首

彈雅云古人詩勉人行素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
至盧仝歎昨日云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坊力西向
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以不得
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
心死盡生鬢絲秋風落葉客腸斷不辨斗酒開愁眉賢名
聖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

一作骨朽名
揚後賢爲

玉川子詩集卷四

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李白詩棄我去者昨
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韓思須
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
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脩新婆沙論曰百二十刹那成
一怛利那六十怛利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
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
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利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利那爲
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臘翻爲一
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
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李白墓誌云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更
信賦心則歷陵枯木髮則雖陽亂絲何通詩秋風木
葉落楊柳傳時伏臘斗酒自勞古樂府今日斗酒
別明且溝水頭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
妖態作愁眉曉粧墮馬髻折腰步顧齒笑以爲媚惑
張泌粧樓記梁冀婦收鴛鴦眉爲愁眉王元曰學不
宿習無以明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操行有常賢仕
官無常遇生人德業開望徒益苦辛而難致幾疑賢
聖之我欺矣列子曰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窮聖而
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抱朴子曰服膺則

玉川子詩集卷四

孔稚圭惜死

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資優樂先
生無錢資恬淡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平生
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

白居易詩有錢在處榮華嚴經如人數他寶白無半
錢分應瑗詩貧子語窮兄無錢可把撮單單恒自在
無用相呵喝論衡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貸貸主必不
與也東坡詩玉川先生其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買
証鴛鳥賦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以恬養智
以漠合神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俱可憐者百年光景如流川驟過
不論有錢無錢同歸於盡世間錢奴何得做人皇
記天體如車有蓋日月懸著楚詞白日出之悠悠全
言平生心事略無所展銷落經沈索然都盡止餘晚
酒狂歌遺爾白晝而又多不可得謝朓詩百年如流
水寸心寧共知張公曰平生先時也

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賢聖無奈何道
行不得皆白骨白骨土化鬼入泉生人莫負平生年何時
出得禁酒國滿獎釀酒舉背眠

玉川子詩集卷四

詩上帝板板一作版博雅版版反也爾雅版版豈

盡解也李尤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
挽日車雲山集夜壑舟還捨故日車輪轉趨新莊子
小童答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裏城之野南齊
書庾易曰民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淵源集
云返照人間忙忙劫劫消魔經云人之生世常知乍
歸生死別離會不休息譬如日出于東亦自西沉古
今帝王聖賢亦皆如是徐積詩曰古來多少無奈何
要須一醉都消磨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
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

救命矣夫三洞珠囊云白骨如玉七魄營侍列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朱褒詩魂歸冥漠魄歸泉古者謂死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孔融與曹操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非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按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庫食方缺乃禁京城沽酒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斗委州縣綜領醕薄私釀罪有差江南富民多有犯酒沒家產者語林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遠得味好劉長卿詩初寒

玉川子詩集卷四

膠背眠

月蝕詩

孫德曰玉川子以月蝕詩窮通占大衆曆星經曰北斗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暗經六日則月蝕月蝕災惑有亂臣在宮非賊而盜月食大角王者忌忌之月食亢中國有事月蝕房中王者亂辟大臣專權月蝕于尾貴臣中相刑反南斗中蝕者日帝惡月后惡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邦憂患月蝕危中主殿宮廟陷大臣殺逆天下作月蝕魯室歲饑百姓絕種月蝕東壁大臣憂文者死宋書月

食品古曰趙魏有兵月蝕既盡夫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魏書月在柳蝕國有大事兵起月蝕氏經貴蝕胃有兵

東海出明月清光

一作明

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兔正奇絕

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時頗奈蝦蟇見吞我芳桂枝我愛明鏡紫爾乃痕翳之爾且無六翮焉得升天經方寸有白刃無由揚清輝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

孟郊詩東海精爲月梁武帝詩清光流思筵禮記清

廟之惡朱弦而疏越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光滿者望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江總詩金兔猶懸魄月者金之精故玉兔一名金兔李邕鄭州大雲寺碑浮雲在天蝦蟇蝕月沈約詩桂宮晨發落桂枝唐太宗詩魄滿桂枝圓輪虧鏡彩缺月爲圓靈水鏡月之被蝕如鏡蒙垢然空洞妙經云身將無爾而飛騰爾爲助羽凡鳥之輕飛者皆有六翮水邊曰涯天涯天之邊際也文擊謂龍叔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荀子白刃揮手則目不見流矢三道順行經日月縱廣一千九百里月量圓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內一分

六十炎光明照於外杜甫詩萬里共清輝頗真子云
天漢起於東方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
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箭星升星河鼓星其北道則經
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鄭樵天
漢起沒歌曰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
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傅說入魚淵開喬戴弁鳴河鼓
北經龜宿貫箕過次落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
涓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輓瓜絡人星杵曄造父騰
蛇精王良附路關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
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
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關丘天狗天紀與天嬰七星
南畔天河沒大洞玉經注云泉曲之水下注北鄧升
爲天河上貫南斗夏小正七月漢案尹漢天河也戶
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詩人謂之河漢金漢衡漢星漢
銀漢銀河絳河明河銀浦銀浦又大洞神慧隱書云
清漢滅魔咒云續漢宋書志紹夏樂歌云渚波澄宿
華漢浮天皆天漢之別稱徐積月蝕詩云月之所蔽
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
身不悟不可除

直鈞吟

玉川子詩集卷四

六

管子宙合篇鈞入枉而山直注云工人用鈞則就枉
取直也文同詩盡知人鈞曲獨見君鈞直雲山集云
曲鈞魚關直鈞無鈞今古分明知道世情看假盡成
真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釣
曲我鈞直哀哉我鈞一作又無食文王既一作沒不復生
直鈞之道何時行

玉川子詩集卷四

七

楚辭以直鍼而爲鈞兮又何魚之能得呂氏春秋太
公釣于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
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頰乘駿馬而倫朱蹄號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矣請大夫覓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太平御覽太公謂釣於隱溪五十有
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問而觀焉太公謂臧而隱崖
不解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腹所處若背其附

湖蓬若路魯連曰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
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推岸投綸五百
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作蓬萊子

與馬異結文

馬異河南人與盧仝友善東坡志林曰作詩狂怪至
盧仝馬異極矣馬異答結交詩云有鳥自一本無南
翔日銜一書札達我山之維開鹹金玉煥陸離乃是
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過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
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朶石莫嗟獨笑一作無
往還月中芳桂難追攀况直亂邦不年年貞元十五年

玉川子詩集卷四

八

亂後得食之劉陵劉谷如等閑與君倪首大艱阻索
長三尺不得語莊子丘風有索三尺彼之謂因君今
日形章句美稱猴兮著衣裳悲蜺蜺兮安翅羽上天
不識察仰我為遠天失所將吾劍兮切淤泥則西
或西或東或銀之劍其劍長尺有使良壤兮捕老鼠
東方朔傳與驢耳飛兔驢天下之良昨口脫身
馬也特以相就於深宮之中曾不如廣犬昨日脫身
卑賤範耶星借與老人峰河洛五老人化鳥龍星上
入于姑今河東縣故宋樂抱鋤地芸芝尤饒蓋參
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天舊有松卜與松兮保身世臥居居兮起于于湫游
潺兮聆慧慧一作道在其中可終歲不教事負堯為

君燒我荷衣攜我身廻看天地如砥平劍刀劍竹不

辭去卑躬君子今明明倪首辭山心慘惻白雲雖好

總不得看雲且擬直須臾疾風又卷西飛翼為報取

懷心一作結交死生富貴存後期我心不畏來公叔

後漢朱穆字公叔君意須防劉李果到峻字孝叔見

行路難交莫信以膠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萬里道

河水悠悠山之間無由把袂搥懷抱憶全吟能文一作

文洽吳成蘭燕不知何處清風夕擬使張華見陸雲

晉書雲字士龍太康末與兄機俱入洛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竹喚

玉川子詩集卷四

九

巖一本多罕罕兀轉律刀劍為鋒錫一作平地放著高如

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伏巖盡八卦暨

破天心曾女媧伏巖妹恣天怒搗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

五星之機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帶家走向日中放老

鷄月裏栽桂發蝦蟇一作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

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為牛頭

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

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正定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

異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

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不異是謂全不

佳分異不至直當中分動天地白玉瑛裏新山相思心黃
金鑰裏鑄出相思淚忽聞谷中崩崖倒谷聲絕勝明珠千
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婢嬌婉憐殺人疑脂爲膚
翡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故金擬玉凌浮雲
却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苦少人憶君眼前如
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一本多此縱橫
作二字
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
蛟螭忽當雷一作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
化總是鱗波皮此奇怪物不可欺虛全見馬異文章酌得
馬異心中事風委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奇一字

玉川子詩集卷四

十

李咸用論交詩我生四十年相識苦草草多爲勢利
交少有歲寒操無往還言無可交之人峻嶺高也舉
山危峻硤硤嶺也又石轉動貌沈約詩鬱律嶒嶒丹嶸
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炯鬱律烟上貌一云雷小聲
全言已之剛腸傲骨如山嶸峻不可攀劍鋒利不可
犯本不輕與世人交洞玄劫期經曰崑崙山處於土
中凡有八十一重亦名八十一天崑崙四而即名四
天下天王主之上承帝一崑崙者四海之源何以故
四方大海山於山下旋流四面而去洪於淵其淵深
三百三十六萬丈縱廣三萬六千五百里上合天度

崑崙之山高地一萬五千里有地神仙人車道從東
北甲地而上西南崖地而出其中徘徊十二匝乃還
其頂上凡有三百三十六萬里所以地山之高崑崙
爲之最高博雅崑崙虛有三山閭風板桐玄圃其高
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又古莽之
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无辨日月之光所不照
故晝夜无辨按天不容地不受自是一體奇物宜其
窮於世而勿用也然崑崙雖高尚有步尺里數可準
則猶可收拾在天地內何故棄之南史謝靈運曰天
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界河伯河伯不受乾鑿度曰聖

玉川子詩集卷四

十一

人繫開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一
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霜名鴻池氣分萬篇是上聖鑒
破虛無斷氣爲二條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濫黃帝曰
觀上古聖聖顯玄化勢格爲衆以啓三光上飛箭風
雨下流濟河池得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上
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畫卦爲衆衆成設位陸龜蒙
曰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開門路史太昊伏羲氏方牙
一日蒼牙風姓是爲春皇包襲亦號天皇人帝皇堯
氏蒼精之君也生於仇夷長於超城龍身牛首渠肩
連掖山準日角戴目珠脣駁亮翬鳳龍唇龍齒長九

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繼天出發息明睿智蓋承
煥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循用之整脩文敘爲百王
典以其載德自木木實麗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
解太昊得乎中央判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方
是時也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
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以逆陰陽之
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
事則陰陽家國之事始明焉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
是中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于
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六畫以迎陰

玉川子詩集卷四

十三

陽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制十言
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
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在消息中衆觀衆
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
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
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
卦小成即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
十四矣楊雄以爲文王六十四非也原始反終神明
幽贊兮是神著著地靈龜出洛乃窮天地之顯極天
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獻南占之一十八爻而

成卦以所天下之吉凶山言惟辭制器惟象坊作惟
變卜筮惟占政治小大無非取于易者徐論云子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
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
小成者八卦自重者也造六畫者伏羲而六十有
四者亦伏羲也故世紀云炎帝堯八八之體爲六十
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
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
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劉安云八卦可以識
吉凶知晷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爻則輔嗣之言

玉川子詩集卷四

十三

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
之說而繆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類示而贊春於
巖既夢乘雲適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
有豫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損之言不自後
世吹漁之雜謂之小成可也未相之益與交易之索
嗟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斯可識矣若古聖人立
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
苟且倣遺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
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
下則及衆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

用以下策加竄錄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
可行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
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
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
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解法之所以歷
代不能改竄後世耶鄭玄謂文王易八卦之方面次
六十四卦其可知矣庖氏建治於宛城今宋開陳留
縣有八卦臺運書閣日月神廟記都章冠服天一太
一冊在一本女媧本是伏羲婦風俗通曰女媧伏羲
妹神咒經云道言後世有三千道士海中來鳳凰百

玉川子詩集卷四

九

帝宮宮在西城北山中伏羲之第居處也伏羲本居
仇池山上亦在西城牛山女媧山亦是古之聖人住
處在詳川州時有三萬仙人居此山上路史女皇氏
媧媧雲姓一曰女希魃身牛首宜髮太吳氏之女弟
出于禾匡生而神靈亡景亡識少佐太吳禱於神祇
而爲女婦正姓氏雖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
曰神媒太吳氏發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
下虞天網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
其神力以與其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
正冀州卑地平天成萬民復生媧氏乃立號曰女

皇氏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上際九天下
昇黃墟合元極中開陰布網而下服度於是乘雷車
播六黃以御天乃設雲輿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
七十春秋世譜華胥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
世言女媧伏羲之妹獨異志昔字宙初開之時只有
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
夫妻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
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媧卽合若不使媧散於是媧
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取
婦執扇樂其事也風俗通云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玉川子詩集卷四

十五

人民女媧搏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紆泥
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
引繩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
搏土爲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列子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所施之足
以立四極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周載火暍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
人類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所施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薪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涿水潤冀州不殺蟲死顓民生江

淹遂古篇女媧鍊石補蒼天今李泌詩補天餘彩石
論衡曰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度人經云
金石堅剛漸成碧則易內篇云福萬民壽九州莫大
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明而麻姑仙人紫
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形補天地三十六
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詞注亦謂一日
七十化其體則特言軀中之事爾地靈母經云媧皇
女帝生黑水西華有神智斷地足立極鍊石補闕室
天今見積元氣石火以六沉砂斷足有日精火具有
乾六龍竄有險阻鈎萬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沮泄

玉川子詩集卷四

六

媧皇用陰陽鈎治之也法苑珠林如有一人在須彌
山上以鐵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日月針五星
縷所未詳雲笈七籤曰月中有蟲兔蝦蟇月中有蟲
三足烏梅聖俞詩老鴉居處已自穩三足鼎峙何垂
備洞淵集曰為洞陽之宮自然化生空青翠玉之林
日之精悉化生金鳥棲其林月為廣寒洞陰之宮自
然化生青華紫桂之林亦曰絳林內音經云月兔中
有青桂曰杵四時不變天者清虛無朕天公者主持
元氣之帝也宋書云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微化一本
作司管子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則都射禮疏蛇

龍君子之類也鄭康成云天者即龍蛇見者非常故
謂天反猶異也陰符經天殺殺機龍蛇起陸言陰陽
改變去故就新女媧氏漢神農氏興也禪通紀云炎
帝神農氏姓伊耆名軌一日石年是為後帝皇君炎
精之君也悼漢泊問恩慈是問于大乙小子曰上古
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
氣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
玉冊磨墨鞭髮察色觀書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
旌其燥寒察其長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
命而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合氣也病正四百

玉川子詩集卷四

七

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配乃立方普
命使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訖告以利天下而
人得以藉其生述異記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鼎
又咸陽山中有神農種藥處一曰神農原一名藥草
山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具苑隨縣永陽有
山壁立千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為神農窟窟前有百
藥靈茂莫不畢備楊炯渾天賦日月載於元氣列子
庖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孝經鈎命決曰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

之五運註云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
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
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靈寶經曰元氣萬
物之宗爲端爲寶非如陰陽交爭之氣生合離殺長
育虧殘而無常也歷年記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
天地肇立乾坤啓陰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
人也樂殺元氣者所謂日擊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蓋
自庖犧以來至於神農則元氣發洩盡矣乃生奇特
之人日月無正定者謂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元包
經日月之虧宿不合也日之蝕辰不集也呂覽曰其

玉川子詩集卷四

十八

日有關蝕有倍倘有暈耳有不光有不及景有來日
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日有薄蝕有暈耳有偏盲有
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
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彗星有彗星有天
棓有天棧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關星有
宿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臺上殺下有若
水之波有若山之岬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
蓋馬異乃元氣所鍾之人爲世祥瑞我聞空中一喚
而知之豈易得哉落句奇橫極矣下將已與異名字
分合疏之兩人身分自見易睽象曰上火下澤君子

以同而異焉冠子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
人莊子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
異於已爲非之案武帝詩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
退之皆全詩云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訝不已
是也雲山集云白玉石中出黃金鑄鍊成東坡詩誰
能相思琢白玉釋貫休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磬表錄異果氏女有客親石季倫爲父陟採訪使以
眞珠三斛買之卽綠珠也朝野僉載喬知之有婢碧
玉武承嗣借而不還知之作綠珠怨曰石家金谷重
新聲明珠十斛買得綠珠魏策管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玉川子詩集卷四

九

不曉朝廷推南之威而還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鏡機子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抱朴子
南威青琴效冶之極而必俟威飾以增麗墨子西施
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
種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飾以羅紋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玉臺新詠宋子侯有
董嬌饒詩杜詩佳人屢出董嬌饒嬌姿也饒肥好貌
李賀僞公云嬌饒粉白紅徐文長解云必是美人僞
公者猶亂我心曲也今方言可愛者反曰可憎太白

與段七娘詩云一面紅粧惱殺人西京雜記卓文君
姣好肌膚柔滑如脂毛詩云膚如凝脂釋名裙裳衣
也古服裙不於外皆有衣籠謂翠鳥名有赤曰鶩純
青曰翠胡曾詩宮前葉落鶩鶩瓦架上應生鶩翠裙
或豈詩寶劍香娥鶩翠裙張敞傳敞治京兆為婦畫
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江淹賦紅唇寫朱真眉學
月自從獲得君俯視世人靡曼塗脂點粉特婢千輩
耳不足述顧矣當時溫李之流過于艷麗或垂大雅
皆今所鄙也管子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庾信詩但使
相知厚當能來結文起云四十無往還此云平生結

玉川子詩集卷四

三

交苦少人言我目中無可交者君乃其人矣京房易
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
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視白日不為
遠矣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
聞巢許今規遼尚薛據詩曰日原上沒大寶積經云
何天眼能見一切色相光明而無所著維摩詰經有
世尊真天眼常在三昧吳均詩奇心復奇骨桓溫傳
溫嶠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也山谷詩肯向時危辨
奇骨松百木長也李白詩銷落千丈松虬龍盤古根
虞翻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也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
有聚脂狀如龍形說文蛟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
蟄廣雅曰無角者蛟龍也相如賦蛟龍赤螭文頰曰
龍子為蛟張揖曰赤螭龍龍也如淳曰蛟山神也歌
形師古曰許慎云崑山神獸也字則單作高形若蛟
字乃從此作蛟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龍龍龍
子露靈炭靈傳雷也有靈賦露靈列缺吐火施鞭卒
風迅風說文濕疾雨也為作於爾雅注曰今江東人
呼夏月暴雨為凍雨白居易詩驚蛟皮似松僧無可
詩枝幹怪鱗蛟仙樂集云海變松枯在全蓋以萬歲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枯松比馬異為人又從馬異文章酌見馬異心事是
真知已非而朋也風姿言人之風采骨木猶言骨幹
心中一作胸中

感古四首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湯股肱共佐堯為君四載
成地理七政齊天文階下莢莢生琴上南風蕩輪轉夏殷
周時復猶一人秦漢事譏巧魏晉忘機釣猜忌相剪滅通
來迷恩親以愚保其身不覺身沉淪以智理其國愚為國
之賊苟圖容一身萬事反可憫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沈惑
忠良伏草莽無由施羽翼日月異又侵天地晦如墨既尤

而後求異哉訖之德

首言天生聖君必資賢臣下遂歷敘君臣得失之事
虞書臣作朕股肱耳目三墳曰臣象股肱以佐身也
路史四載篇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
術肆窮處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
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處書言四載孔安國謂
水舟陸車泥楯山標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標
橈尸子作苑集韻同爲祖苒切舊亦音苑而標乃音
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陷龜書言山仰橋而志
言山仰楊諸儒皆以標爲丘通切此以意言之音橈

玉川子詩集卷四

三

爲苑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
標澤乘輶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楬行山
乘標行沙乘輶標輶與標同力追切輶與楯輶同故輪
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輶非楯也字宜音輶險所乘
者書志作輶特省文借字代弗察耳楯與輶同蓋即
輶也當讀如濟深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輶其作楯
者殆傍之轉然輶輶直收輶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
作輶則又合輶標爲一矣集韻作輶而以楯同之輶
基固舉食之具爾如淳云輶以板置泥上通行輶以
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輶二物蓋皆車類竊評其制輶當如藏公葵馬之法
而輶則輶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輶輶輶
人輶車駕輶上爲藩藩營輶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
輶爲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輶以輶
輶大夫以上以輶輶狀如長牀穿帷前後著金而輶
軸焉輶車庫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州即其制也
孟服謂木輶形如其輶行泥上徐廣以輶爲直輶車
一作輶而應謂輶或作輶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
載曰輶則不應爲輶輶輶輶輶輶輶輶輶輶輶輶輶輶
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中子又言涉用輶
爲于說文爲乃鳥反輶又異矣容齋三筆云尚書以
齊七政孔安國本註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
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主
命火爲熒惑也第四主日然土謂鎮星也第五主日
謂辰星也第六主日危木謂歲星也第七主日謂金
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
以爲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
人道正而萬物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
度人經集註云日月五星天文七政也田俅子寃爲
天子愛美生庭爲帝成曆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

而生移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名曰莢莢餘論云舜命九官則無所川其心彈五絃之琴誅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拊琴而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莊蕩蕩之化兮歸自然熙熙兮吾道全歌訖鼓琴爲南風詠遁甲開山圖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蜎氏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理天下洪水盛人民塗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珠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餽理洪水堯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號禹吳越春秋注蜀石泉縣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輪轉夏殷周者言皋益佐夏伊萊佐殷旦夷佐周亦猶舜禹之共佐堯爲君有君有臣此其盛也降是則不能矣史記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此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甚於者蓋秦之興本於六國之亂六國以篡弑而爭戰功故秦得以戎俗而并中國漢高起

于布衣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建說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非若虞夏之興積善累功德洽百姓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故秦取天下以暴漢取天下以巧特天之厭亂而急予之初不關李斯蕭何輩能佐秦漢也說文發韻之機弩弓也商書曰若虞機張住省括于度則釋三十斤曰鈞又陶家以轉者爲鈞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機鈞帝王取世之大權若不之纂漢司馬昭之代魏機鈞俱忘大亂之道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當時南陽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與昔日操令郗慮華歆勸兵入宮牽伏后出壁時無異也此尚有君臣分乎且魏氏五傳丕差長世然昧于人倫有奪肉之行操賊方死不遠僭竊納帝二女臨喪設樂非子也始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又寵郭貴嬪甫受禪卽殺甄氏非夫也更取操舊日侍者悉置宮中墻茨不除聚麀爲樂及丕篤疾母卞臨問之見左右皆昔日侍御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嗟乎操臨死顧銅雀諸妓泣然不能釋豈知尸

肉未寒已爲其子之私人設司馬懿有狼顧相魏武
秋驗之名使前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操又夢
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
也必預汝家事時丕與懿等操稍安之及平公孫珠
曹爽遂大行殺戮已竟還魏鼎明帝時嘗問王導前
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懿創業之始誅夷名族
寵樹同己及殺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床曰若
如公言晉祚安得長久述其猜忌蓋有符於狼顧也
齊熙朋曰古者以愚全身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如漢

玉川子詩集卷四

美

獻亦聰明之主初董卓逆少帝於北宮與之語語不
可了更與帝語問禍亂由起答之自初至終無遺時
帝年纔九歲天資之美已露一班及李郭之亂乘輿
播遷郭汜欲帝幸高陵帝不可曰宗社皆在洛陽靈
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歸日夜以冀乃復
欲西乎遂終日不食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
史詔曰侍中近臣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
安李催專政今朕乘萬機豈可復亂官爵耶卽斯二
事以論雖順帝問語言固足聳聽使居冲質之代得
賢臣以輔之不失爲守成令辟而天篤喪亂賊臣接

董卓贊魏於前備汜震業於中而曹操巨奸復起
而乘之及劫駕還許營嬰兒離父母之官人悻悻之
室語言飲食惟所挾持卽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
自歸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
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順帝託國焉蓋承與劉備謀
討於東還之後金祚耿紀等舉義於袁氏之時俱不
得免而操益放恣所謂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是
也黑黑色商子殷射墨墨以亡管子政令不善墨黑
若使易上九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若竟釋舜舜禪

玉川子詩集卷四

美

西伊尹復政厥辟皆知處亢者也彼魏晉之讓禪則
與時偕極是爲不知止異乎龍之德矣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取素蒼蠅
點垂棘巧舌成錦綺箕子爲之奴比干讓而死仲尼魯司
寇出走爲羣婢奴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一國醉歌號作
號一人行清高便欲激潏波此事真徒勞上山逮猛虎入
海遭巨鼉王者苟不死腰下魚鱗刀東海波連天三度成
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難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
夜半白刃鐔旦來金石堅蕭綬既解拆陳印亦棄捐竭節
遇刀割輸忠遺禍輒不尋余之賦信乎余之穿明鏡不自

照音洞徒自煎抱劍長太息淚墮秋風前

說文璧璫玉圓也白虎通璧者外則象天內方象地
魏都賦明珠兼寸尺璧有盈白帖聖人不貴盈尺之
璧取玉玷也棄忘也今日一作今朝鮑照詩點白信
蒼蠅蠅能敗物璫玉不免蒼蠅以譬小人垂棘以
比君子爲小人所玷汚也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因以
爲名毛詩巧言如簧又曰蕤今蕤今成是貝錦劉兼
詩巧舌如簧且莫聽韓愈同宿聯句云直辭一以爲
巧舌千皆於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馬融王肅謂紂
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王子比干紂之親戚也史

玉川子詩集卷四

天

龜美傳紂有嬖臣名左強誇而目巧教爲象即將至
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衆筋而象聖人剖其心壯
士斬其脣箕子恐死被髮佯狂焦氏易林淵淵龍憂
箕子爲奴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
紂馬金闕之歌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上
暴不諫非忠臣也長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
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而殺之韓
非子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淮南子紂殺王子比
干而骨肉怨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
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孔子世

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
者少正卯與開國政三月需羔豚者弗餽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
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魯祖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玉川子詩集卷四

天

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屬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
不致勝祖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
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愕然歎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夫楊子法言愛日而去何也曰
由羣婢之故也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此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與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醴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毛詩賓既醉止載號載歌水經註頽波激石散若雨瀑孟浩然詩文章推後輩風雅激前波山達虎海過龍言涉險也遇險而不死有備故也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以爲不祥晏嬰曰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知而不用二用而不任三蛇虎不與焉列仙傳巨鼈戴逵萊而扑滄海之中玄中記卽巨

玉川子詩集卷四

至

龜也南史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擔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季奴所射合藥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季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帝收藥而反紫露云刀之懸在腰右白虎之象也劍則在腰左青龍之象也後漢典服志佩刀象與黃金通身形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雜黃室五色屬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執半鮫墨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雖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黃室虎文其將

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劍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劍節玄詩箋口容刀有飾魚鱗刀佩刀劍上飾魚鱗也鮫海魚狀似鼈而無足背文鱗錯皮間有珠可以飾刀神仙傳桓帝時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何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東海行復揚塵耳陶弘景賦清河渤海三成桑田今山崩邑淪寧幾于今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毛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韓愈詩眼看朝市爲陵谷始信

玉川子詩集卷四

至

昆明有劫灰懲言人情變幻莫測如桑田岸谷之遷改謝承漢書胡母班與王匡書曰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鮑照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旦夜易處而面是心非惡怨而友人者世間固不乏矣漢書蕭育字次君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遇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有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有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

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于成育遂至
丞相有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范曄後
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陳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李白詩張陳竟火滅蕭朱
亦星離潛夫論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張耳
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
交李良兵襲邯鄲殺武臣張耳陳餘乃求得趙歇立
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

玉川子詩集卷四

至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
屬河饒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敢秦不敢前張耳怨
餘使張勝陳澤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
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
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
後盡亡軍吾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
令張勝陳澤先背秦軍至皆沒後項羽引兵渡河破
章邯軍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
見責讓餘問張勝陳澤所在餘曰屠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背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同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殺迺
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耳乃佩其印收
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趙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
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後張耳與
韓信爭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所謂刎頸交竟若
此乎容齋隨筆云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
權相與致死地而不顧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魏
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閉門延劉備坐
失益州覆轍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

玉川子詩集卷四

至

鎮之來付高歡而卒斃于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
足深責孰謂玄德長者而忍爲此耶韓非子曰昔關
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
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鎮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
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野客叢書曰盧仝詩不予食
之厭信予食之穿食大教也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
眠安知被無邊明鏡一作鏡明妙林經明鏡照來色
像不自言我能明照吳志明鏡所以照形莊子膏火
自煎也音義云膏起火逼自消離騷長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艱吳均詩抱劍事遠陲

古人一作不思寡所患思不均一作單膠投長河三軍盡沉淪
今人異古人結託唯親賓毀圻維鵲巢不行爲鵲仁俗
一作不藏分有心占陽春鵲巢日已疎燕雀日已親小物
無大志安測栖松筠思眷多棄故物情尚逐新瓦礫暫拂
拭光掩連城珍唇吻恣談鏐黃金成一作灰塵燕燕北遊
趙張祿西入秦既變嫂叔節仍損華陽君萬世金石交一
例如浮雲骨肉且不顧何況長藉貧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
爲用者少張華出征歌單膠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梁
元帝詩單膠結猛將黃石公記昔長將有饋單膠者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單膠不能味一河水三軍
爲之死以滋味之及已也張協七命單膠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結託唯親賓者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然所格者適足以濁亂天下挽滄諸侯從橫談鏐
異行而隲正者也鵲乾鵲也常以小寒日始巢開戶
嚮天一而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一云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爲鵲枯鞠一名布
敎不自爲巢常居鵲之成巢其哺子朝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晉書劉琨傳慈父之于子也

常務存尸鵲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引言爲鵲之
仁但居鵲成巢而已今戰國傾危士勢位相軋不得
攘其居而有之且拆巢毀子靡所不爲骨肉兄弟還
爲讐敵禽經鸛鳴爲羽族之君長也始生類鳳久則
五彩變易稱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
樹然也鵲以祥交彭接而懷卵仙禽也夜半則鳴
鳴則聲聞於天百歲純白千年而蒼二千年而玄燕
雀小鳥楚辭鸛爲鳳凰日以遠今燕雀爲鵲巢堂壇
兮竹于道行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松筠爲鵲
所栖抱朴子曰千歲之鵲能登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集木白帖曰千歲之鵲棲於偃蓋松九懷瓦礫通寶
今捐棄隨和傳咸申懷賦屬瓦礫於瓊瑛沈約詩爭
見拂拭生光儀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魏晷曰和
氏之璧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釋名璧綠也
口之綠也吻免也人之則碎出則免也又取枚也漱
唾所出恒加枚拭因以爲名也茶韻篇吻唇兩邊也
字林曰吻口邊廣絕交論雖黃出其唇吻鄒陽書衆
口鑠金總言唇吻能銷金石也陶潛詩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燕燕東周雒陽人嘗師事凡谷先生出

遊數族大田而歸兄弟妻嫂竊皆笑之曰周人治產
素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
宜乎秦惡而自傷乃周戶不出出其書編觀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揣摩成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因說周顯王王弗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勿用
乃東之趙弗說於奉陽君之燕燕文侯說之請以國
從會趙奉陽君死乃復說趙併說韓魏齊楚於是六
國從合併力拒秦秦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北報趙
行過雒陽車騎輻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
郊勞時秦之昆弟妻嫂俱側目不敢仰視俯伏待取

王川子詩集卷四

二六

食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俯而後恭也嫂委蛇庸侯
以而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謂然歎曰
此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
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之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
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魯貨百
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四編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
者一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
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尋報之淮南子蘧素以百緡成
一談又曰蘧素匹夫徒步之人也祖跖竄盜經營萬

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故蘧素知
權謀而不知禍福范雎字叔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
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齊襄王問雖口辯賜雖
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疑之范雎必告魏陰事及歸以
語相魏齊齊大怒令笞擊雖折肋折齒雖存死即卷
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令更溺雖雖從簀中微謂
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守者乃請出簀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於是雖得出齊尋悔復求之則雖已亡
匿鄒安平家更姓名曰張祿數因秦使王稽與俱入
秦秦昭王與語大悅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

王川子詩集卷四

七

范雎謀使五大夫希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范雎
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舉所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昭王大懼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國外秦王
乃拜范雎爲相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當是時范雎既相秦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焦氏筆
乘云范雎傳雖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
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
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
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
丈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因君之人也往而
不遇乎雖人求問謀因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
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
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雖入

王川子詩集卷四

天

秦而蹟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雖目其
名以誑鄰國邪漢書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舍矣沈約
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
如好色阮嗣宗曰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宋書人
非金石何能支久一餉猶言食頃也韓愈詩雖得一
餉樂有如聚飛蚊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淮南子骨肉相愛護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用撫曰今
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

君莫以富貴輕忽他年少聽我誓話會稽朱太守正受凍
餓時索得人家貴傲婦讀香書史未潤身負薪辛苦歷生
財謂言琴與瑟精練結長久不分殺人羽翮成麻痺冲天
婦嫌醜缺七其奈一朝太守振羽儀都開裘行衣錦衣哀
哉舊婦何若日新婦隨行向天哭寸心金石徒爾爲杯水
庭沙空自覆乃知愚婦人妒忌陰毒心唯救服應事不思
日月深等閑取蓋死豈如甘布衾

李詩宜父猶能長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殺人羽翮
殺同鍛淮南子乘鳥銀羽顏延年詩鸞羽有時鍛銀
鳥羽病麻痺大觀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索費

王川子詩集卷四

天

乃冲天杜摯詩買臣老負薪妻振呼不還漢書朱買
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
賣以給食擔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
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
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
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關
上許書久不報待詔公車後用乏上計吏亦更乞句

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辭帝
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買臣坐
事免久之名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
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
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
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
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
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赭懷其印綬
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歡飲不視買臣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其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
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
計倖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
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自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
安廐吏乘馴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問太守
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
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
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
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札子手足胼胝淮南子包胥曾蘭重彫易林胼胝爲
疾胼皮肉生繭不仁也肘臂節也後漢宋弘傳帝
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
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
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頗謂主曰事不諧矣顏曄曰太公少將馬氏老而
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傳改國販麵復值大風屠牛
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淇泉西伯出獵載
歸以師事之武王平商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
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
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
母壞後漢記馬武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廣弘明集
周王明廣云馬母叛妾自招覆水之逝眼底目下也
王建詩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漢書敘傳曰平津
斤斤布衾疎食皇甫諡釋勳曰爵宴定謚於布衾後
漢羊續傳續爲南陽太守常敎吏薄食續妻與子私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
衾敝祇襦而已

雜興

真語曰富貴淫亂是破骨之斧鉞載罪之舟車今人血氣未定見人富貴心竊羨慕百計營謀以思得富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將焉盡弓藏人惡其上抑器盈必榮陰害貽禍自古居高官尊爵功成而身誅家破者何可勝數而史劉穆之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徒白衣不可得矣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伍員流于江莫弘死于蜀利害相摩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言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夫惟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

五川子詩集卷四

呈

則可無所縣其罪乎

意智未成百不解見人富貴亦心愛等閑對酒呼三達屠羊殺牛皆自在放心為樂笙歌攢壯氣激作風霜寒厨中玉饌盈金盤方丈厭見嫌不餐視鷹隼馬實快性屑腐齒爛空噴飯豈期福極翻成禍禍成身誅家亦破昨朝惆悵不如君今日悲君不如我否泰交加無定主蠅學風雲散翎羽綠酒清琴好養生出將入相無心取三五圖書舊揣摩摩五千道德新規年

羣輔錄大鴻臚韋遂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右扶風平陵人同特齊名世號三達黃山谷

贈張仲謀云通知故人一木隔下馬索酒呼三達注引全詩等閑對酒呼三達則達字當作遜字高士傳屠羊說楚人隱于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得祿厚矣何賞之有願長反屠羊之肆爾並卓傳卓少好俠嘗游兔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宴樂漢書馮唐傳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山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儀禮笙入堂下瑟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註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

五川子詩集卷四

呈

歌也笙歌攢言妓樂之盛風霜寒誇聲勢之赫左思云鼓其區宇則并張兼弱於其宴居則珠履玉饌梁簡文書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昭明七契金盤薦笑藉之珍而史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曹瞞傳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新唐書柳澤傳馳騁吹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裁澤李斯傳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宋書竟陵王誕傳擊毬躍馬勝是吹游東方朔客難屠腐齒落服膺而不失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夫翫痔得車沉溺得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首足沾濡哉荀子無德而祿

人以爲福不知朱穀赤族也有才未偶人以爲福不知先就後笑也有不知道則慮於倚伏之理也習鑿齒書云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乾坤禪而爲否泰否泰者分聚之機要也六書故翎羽之長者策次鳥三翅者飛行上下鄧氏云上一翅爲鳥首翎陶潛詩綠酒開芳顏江淹詩中夕并清琴沈炯詩爲我彈清琴琴鳴我襟文子下德篇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本也大洞玉經云養形三五中三五中河圖橫三五之數也史記老子西

玉川子詩集卷四

四

遊至兩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離矣強爲我著書于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旨共五千言而去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謂尹謨神仙中經曰老子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耳九辯何時俗之工巧今滅規矩而收鑿唐書玄宗崇道教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并立玄學置博士助教一員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謂之四子學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封演見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今學者習之選舉志道德經注

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誦而考試老子杜詩云道德什今王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徐希仁招玉川子誦新文詩云清氣宿我心結爲清冷音一夜吟不足君來相和吟

昨夜霜月明果有清音生便欲走相和愁聞寒玉聲

左太冲詩山水有清音太一元精品云玉女憂鳴庚清音自峩峩梁王陳詩趙瑟含清音七諫同音者相和宋書志相和漢舊儀也絲竹更相和寒玉竹別名雍陶韋處士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玉川子詩集卷四

星

溪烟劉兼詩聲敲寒玉乍搖風白居易詩歌清叩寒玉李賀江南弄云吳飲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玉徐文長云月出也

門銘

銘一作箴文苑英華載羅衮佛門二銘序云念時人歎於自脩率違善反禍或侈滿不能長嗣因亦銘諸佛銘諸門以勸佛銘云而有疑且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與今作大同小異其門銘云金相玉鏡何足半止盈脩德後必高

貪殘姦險佞佞許復身之八殺背惠恃已卿不肯如賢才

第一 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
不見余心思其人愧其人其文其難敢告于門

續博物志黃石公丹書身之八殺食殘姦闇殺害許
悽命之四孽背惠恃已狎不肖如賢能全意不交八
殺四孽之人則出門有功无咎矣

孟夫子生生亭賦

唐詩紀事李卿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昌平孟郊正
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親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
三百首杳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
貧賤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
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
以難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
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
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諛人之所聞
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
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諛人之所聞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韋莊奏請追贈十餘人其一孟郊字東野尚古風
詩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
建封幕卒私謚曰貞耀先生舊唐書孟郊者少隱於
嵩山稱處士李卿分司洛中與之遊薦于留守鄭餘
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弊
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元和九年
三月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
給錢數萬葬送贈給其妻子者累年公詩長於五言
至如聯句諸作與韓公角奇爭衡不肯相下可謂雄
矣生生亭公客汴時所建也公詩云澠蘭不妨語跨

玉川子詩集卷四

五

頭仍置亭置亭峭崿頭閒意納過青過青新畫出三
十六扇屏裏裏立平地稜稜浮高寒一日數開屏仙
閣目不倖徒誇遠方岫易若中峰靈拔意千餘丈浩
言承堪銘浩言無愧同愧同忍醜醜致之未有方力
在君子聽

玉川子沿孟冬之寒流兮輟櫂上登生生亭夫子何之兮
而逐雲漫兮南行百川注海而心不爲兮落日千里凝寒
將予日衰期人生之世斯已矣爰爲今日猶猶岐路之心
生悲夫南國風濤魚龍奮伏予小子隨朴必不能濟夫子
飲空自慙承夫子而不失予兮傳古道甚分明予且廣孤

目迎貴一作於天壤兮庶得外盡萬物變化之幽情然後
慙愧而來歸兮大息吾躬于夫子之予

東野寒溪詩云洛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亭在溪之
上故玉川滑寒溪輟欄上登亭也據說文所以進船
也輟止也一本作輟棹逐一作遠東野有夢澤行旅
次湘沅懷靈均過彭澤連州吟諸詩南行楚遊也宋
書志云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
由高趣下歸於注海口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
所經燠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早不爲減浸不爲
益文子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淮南子百川異

玉川子詩集卷四

吳

源而皆歸於海毛詩我心寫兮寫有憂者思散寫也
寒精冷光也鵲冠子曰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
期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予曰我期
則氣不一時已無物不生矣檀弓君子蓋猶猶爾猶
猶疾舒之中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
多方喪身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曰奚亡之曰岐路之
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慨然變容
不言者移時而因風海魚龍奮伏言南行之險阻胡

皓詩面因秋風晚魚龍潛噴雨慙慙也朴陋也不直
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壹子曰卿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晉
者淺也陶隱居與武帝書曰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職
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志五欲實可愧耻孟浩
然詩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楚策汗明見春申君
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
談春申君曰侯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注云異於小
休

玉川子詩集卷四

吳

玉川子詩集卷四 終

王川子詩集卷五

仁和孫之誠贈州

走筆追王內丘

舊唐書內丘漢中丘縣隋改爲內丘縣屬趙州貞觀

初還屬邢州王內丘未詳

自識夫子面便獲夫子心夫子一啟顏義重千黃金平原
孟嘗骨已土始有夫子堪知音忽然夫子不語帶席帽騎
驢夫余對醇醪不能斟君且來余之瞻望心悠悠零雨其
淅然不散開花寂寂斑駁苔不如對此景含笑領金鼎莫
問四肢暢暫取眉頭開茲琴待夫子夫子來不來

王川子詩集卷五

左傳子產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
見其心矣敬顏者開顏破齒也古詩一笑雙白璧再
顧千黃金李長吉詩買絲綸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
州土今一統志載孟嘗君墓在元氏縣西一十五里
岡上平原君墓無聞焉史記田嬰子四十餘人其賤
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
其母竊舉之及長其母見子文於嬰嬰怒文頓首曰
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故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
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

王川子詩集卷五

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乘間問其
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
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
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
賢者文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今君後宮嬖殺而
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君尚厚積
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
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
聞於諸侯嬰卒文代立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
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焉食客數千人無
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接客坐語屏風後嘗有侍史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
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
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
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
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
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冤者焚歃行汲平原
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者覺者至平原君門
請曰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
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

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
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以問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雙者謂
君愛色而賤士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雙者美人頭
自造門進璧者因謝焉其後客稍稍復朝木鐶也士
冠纓纓廣終幅長六尺註曰纓今之帽梁也終充也
纓一幅長六尺足以綰髮而結之矣蓋古者有冠無
纓冠下有纓以紃爲之後世施纓於冠因裁纓爲帽
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山則席帽接席帽一名羣羣
本羣人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羣帽至秦漢中華競

玉川子詩集卷五

三

服之後以故席爲骨而貌之謂之席帽韓愈詩騎驢
到京國全唐詩話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
馬時場中不下千人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榜下
衆騎驢短轡長鞵滿九衢雲異錄開元中校書正字
休祿微少孤寒英傑者居之正字騎驢入省而太常
奉禮每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休祿倍多乃公卿子
弟居之時人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常輕
裘食肉酒紅者醴醴者醴晉太康元年薦醴酒於
太廟荊州記長沙郡鄒縣有鄒湖周迴三里取湖水
爲酒酒極甘美左思吳都賦飛輕軒而酌醴醴李賀

詩醉臨今夕酒青據詩對酒不能斟毛詩瞻望弗及
又云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徐雨曰零雨蔡邕述
行賦集零雨之濛濛李白詩故山定有酒與爾傾金
鼎易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管子四肢六道身之體也
姚揆詩客情終日在肩頭而史王玄謨在雍州人問
說言欲反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曰七
十七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肩頭耳玄
謨性嚴本付妄笑時人言玄謨肩頭未伸故以此
見戲周書列傳周弘讓復王褒書云絳琴促坐無乏
名義

玉川子詩集卷五

四

思君吟寄秋二生

我思君兮河之壩我爲河中之泉君爲河中之青天天清
清泉冷冷泉含青天天隔泉我思君兮心亦然心亦然此
心復在天之側我心爲風兮浙浙君身爲雲兮羣羣此風
引此雲兮雲不來此風此雲兮何然哉與我身心雙乘同
壩岸邊地也高適詩古服對河壩大洞仙經云注想
始青天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云始皇青天碧霞尊最
始青天即東方九炁青天也在閼羅之上出東極之
表元始經芥天之上其色玄空成青號曰青天主寶
咒曰人清淨地寧寧東方朔七諫清冷冷而殲滅兮

六書故冷水聲也爾雅詩對水木曰源源曰泉正
直上出曰灋泉從上瀉下曰下泉湧出曰湧泉側出
曰洄泉泉所出同所歸吳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湧泉
彼水中所舍之天非天之寶也易曰天與水違違猶
隔也晉人文志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
天而載地者也天陽物也出入行於水中需卦乾下
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梁元帝賦水含天而難
別謝惠連詩浙浙振條風浙浙風聲韓愈詩吾願身
爲雲東野變爲龍表同一作徘徊不得其所也漢高
后紀徘徊往來博雅徘徊便旋也通雅云行佇傍徨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之貌

將歸山招水僧

顧况寄江南鶴林寺石水上人詩云風中何處鶴石
上幾年松爲報煙霞道人間共不容又無錫慧山寺
若水上人見丘并詩序此水僧未詳

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千里石壁圻一條流泌泉青松
盤樛枝森森上插青冥天枝上有缺後宿一本有字下不
宿處近鶴巢清咽孤吟聲相交月輪下射空洞響絲篁成
韻風蕭蕭我心塵外心愛此塵外物欲結塵外交苦無塵
外骨泌一本缺此字泉有木公心靜見真佛可結塵外交占此

松與月

孟郊濟源春詩云濟源花異顏張藉詩花洞古時人
李端詩花間深洞仙門小通真濟源州大夫森念生
原也故城在今縣西北漢軹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南
汜水自王屋山頂墜下澄停不流至縣西二里平滯
源重發男濟水東流經軹縣入河尚書云濟水入於
河溢爲榮東出於陶丘北按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
末旱此渠枯涸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洞淵
集濟源源出王屋山名沘水係濟源公所理一統志
云盧仝莊在濟源縣西北二十里石村之玉川仝詩

玉川子詩集卷五

六

云買得一片田濟源花洞前是也泌水佚流也毛詩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陽漢舞陰縣故城在今縣北
有泌水在縣南王融書高情與青松共爽沈傳師詩
樛枝競驚龍蛇勢楚辭據青冥而攬虹兮遂憺忽而
捫天淮南子後飭得茂木不舍而穴峻木尋枝後飭
之所樂也王逸九思將升兮高山上兮今猴猿玄鶴
兮高飛兮逝兮青冥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
霖降於草木滴滴有聲則鳴鶴明遠賦爽清響於丹
墀吳均詩清咽有奇音靈寶度人經云空極生風風
澤洞虛空洞泛響大霄琅霄虛輪振空洞真人曰天

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山腹中空虛也九歌曰秋風
淅淅以蕭蕭孟浩然詩雲讀遠公傳不懷塵外孫宋
書王徽之遊山陰之適武林梵志孟簡與僧標爲塵
外交有杭之標摩雲霄之句華屢經衆生非法器不
能見諸佛釋氏之教以一心卽佛蓋人心本靜但能
了自心妄心自息此名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
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日前了了分明而見所謂
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頤願公雪中見寄

梁齊庾亮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

五川子詩集卷五

七

時不暇誦法華經日一過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
公容止甚異呼號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
夢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
中唱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城矣此願公乃自裴前人
名按皇甫冉有賦臺頭寺願上人院小松詩願上人
者或願公也又杜荀鶴宿東林寺題願公院詩云古
寺沈沈僧未眠掃願將客說閑絲一溪月色非塵世
滿洞松聲似雨天簷底水涵抄律燭窓間風引煮茶
煙無由住得吟相伴心繫青雲十五年高僧傳南嶽
讓禪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

鄭州新鄭人姓王氏貞元十一年想錫於池陽自建
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三者未知孰是

積雪三十日車馬路不通貧病交親絕想憶唯願公春鳩
報春歸苦寒生暗風簾乳斷懸玉日脚浮輕紅梅柳意却
活園圃水始融更候四體好方可到寺中

五經通義春洩氣爲雨寒凝爲雪楚辭新水兮積雪
三十日積雪周一月也春鳩鳴鳩月令季春之月鳴
鳩拂其羽又報春鳥如鳩鵲而小蒼黃色每正二月
作聲曰春起至三月作聲曰春去也唐書王方慶曰
孟春行冬令則雪霜大集首種不入是時春將去而

五川子詩集卷五

八

積雪凝寒歲失時也暗風曲房隱聞之風相如賦步
檐周流憐卽今簷宇簷乳斷玉謂雲簷垂潘森森如
玉之隋落也元稹詩簷簷日脚紅詩人多有日脚月
脚雲脚雨脚露脚霞脚之語王筠詩云丹霞映白日
細雨帶輕紅融釋也水迎春則津而爲水寺官舍也
風俗通曰寺司也又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則非
獨爲佛也按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
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其身向在或云寺卽漢鴻臚
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謂寺中
後遂以爲浮屠之居今僧居槩稱寺本此又僧伽藍

此云衆閣開闢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取生植道本聖
果之義裕師寺語云寺是掛十方一切衆僧修道境
界

苦雪寄退之

退之辛卯年雪詩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
二月末雪花一尺闊崩騰相排擲亂風交橫飛波潏
何飄揚天風吹羅旂白帝盛羽衛參差振雲衣白霓
先收塗從以萬玉妃翕翕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
未付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非飽食可庶幾善爲
吾所慕誰言寸誠微白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

玉川子詩集卷五

九

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按憲宗本紀元和
十年二月丙午雪六年二月雪本紀不載

天王二月行時令白銀作雪漫天涯山人門前偏受賜平
地一尺白玉沙雲頰月埃桂英下鶴毛風剪亂參差山人
屋中東欲死千樹萬樹飛春花葉頭出土膠入地山莊取
果埋却車冷絮刀生情峭竹冷簾斧破慰老牙病妻煙眼
淚滴滴飢嬰哭乳聲嗷嗷市頭博米不用物酒店買酒不
肯賒聞道西風并劍戟長街殺人如亂麻天眼高開欺草
芽我死未肯與嘆嗟但恨口中無酒氣劉伶見我相掄擲
清風攪腸筋力絕白灰壓屋梁柱斜聖明有道薄本賦一

中命漢可得再見朝日耶柴門沒塵甍不掃黃昏遠樹棲
寒鴉唯有河南韓縣令時時醉飽過貧家

月令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行冬令則
陽氣不勝寒乃不熟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
冥昔五行志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梁簡文詩晚
雀飛銀磔度人經云密雪飛沙剝瑤雪賦淺則不過
二寸大則平地一尺左傳平地尺爲大雪三道順行
經云月中白光夫人曰街月光頭作額雲之髻桂英
白者如銀與雪同色庾信詩鶴毛飄亂雪趙壹卿孟
子章句云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滑白玉白性貞雖

玉川子詩集卷五

十

俱白其性不全也穆天子傳北風雨雪有凍人高士
傳焦先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熱
視之如故玉樞妙經註云冒凍乘風凝雨作花陸暢
詩仙人寧底巧剪水作飛花韓愈詩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樹作飛花寒葉得春氣勃發過大雪根膠
入土而不長管子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
陰凍釋寒膠入地凍未釋也沈約詩凍生肌裏冷風
起骨中寒冷絮固不足禦寒風至如刀割所并荒辭
九章懲熱羹而吹糠兮何不變此之志也注有人歎
美而太熱其心慙艾後見冷煎猶恐其熱而吹之也

退之寄全詩云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
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
送今全曰病妻煙眼淚滴滴飢嬰哭乳聲嗷嗷市頭
博米不用物酒店買酒不肯賒卽此也煙眼淚目也
眼病風煙多淚也滴滴哀落之貌列子若何滴滴去
此國杜牧曰乳兒見乳必掣求不得卽啼嗷索乳
聲博物志嬰兒號而母乳出釋名人始生日嬰兒胸
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賒賈買也買物不目金
泉借取後償也漢書天文志死人如亂麻姚興傳起
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大論曰天眼所見自地及下

玉川子詩集卷五

十一

地衆生諸物無不能照此云雪時天忽晴謂天開雪
眼必再雪晉書劉伶字伯倫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
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又嘗渴甚求酒於其
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常視鬼神自警耳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
飲一斛五斗解醒婦見之言俱不可聽仍飲酒御肉
醺然復醉驛賁王詩擲擲愁路鬼注云劉伯倫送客
於道有鬼以手擲擲擲兩手一伸一縮之狀通雅
云邪擲舉手笑也後漢書李業傳嘗猶弩射市落

命者先死鵬冠子曰命之所至賢不必得不肖不必
失故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朝日指君也漢賈誼
之稱北史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柴門猶
言以柴覆門也淮南子柴箕子之門汝南先賢傳時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
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
入戶見安偃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
干人今以爲賢舉爲孝廉劉向九懷云日黃昏而長
悲哀枯楊之宛爲小爾雅小而白反哺者謂之鴉案
鴉慈鳥也溫飛卿詩寒鴉飛遠葉紅時王維詩看竹

玉川子詩集卷五

十二

到貧家韓公時爲河南令寄詩云僕忝縣尹能不耻
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又李花詩云夜
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寄贈合職上人

合職元和太和間僧住洛京長壽寺摩訶般若經佛
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
是名上人

楞伽大師兄誇騰識道理破鎖推玄關高辯果難辯論語
老莊易揆索通神鬼起信中心門敲骨得佛髓此外維經
律泛讀一萬紙高殿排名僧執卷坐景景化物自心三

教齊發起隨鐘鳴官商滿口文字美商賈女郎輩不曾道
生死縱通靈禮拜惟語不露商勞破天地來節義可憐惜
季展卽此僧孤立無依倚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一作
忽忽造古格則盡俗新靡似如情裏頭但動讀書史切磋
併工夫休遠不可比憐僧無遠缺信佛殊未已貌古饒風
情清論典塵臺訪余十數度相去三五里見時心亦喜不
見心亦喜見時談話樂四座盡角嘴不見養天和無人晤
人耳昨朝披雪來而色赤轉封庵養黃金計制方寸匕
泥丸佛缺救世化莊亦耻未達不敗管孔子疑季子藥成
必分余余必投泥裏不如向陽臺撥陷泛浮蟻趨米本無

五川子詩集卷五

十三

倦酒成是法水行道不見心毀譽徒云爾雪晴天氣和日
光弄梅李春鳥嬌開關春風醉旆旆道上正無塵人家有
花卉高僧有拄杖願得數觀止

百陽雜俎云崇仁坊資聖寺院門裏盧榜仰畫盧常
學吳道玄勢異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
吳大賓之謂人曰榜仰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
乎畫畢而卒段柯古連句云吳生畫勇矛戟攢榜仰
之力所移嶽各畫記盧榜仰京兆人大聖慈寺鄉下
畫行道高僧數壁顏真卿題時稱二絕般若經註云
玄關難啟王簡栖願陀寺碑曰玄關兩捷感而遂通

玄關喻法藏也靈寶上妙經云上關玄關四關八門
山谷詩紫雲黃霧鎖玄關三洞珠囊云玄言之士飛
辯河注頌學沙門抗論鋒出高辯云者如經說有不
可數辯不可殫辯無盡辯無斷辯無邊辯不共辯無
窮辯其實辯方便開示一切句辯一切法辯知一切
法本無名字無有名無無名無一名無種種名一一
法有不可說微塵數文事句義果難指也孫綽道賢
論曰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始玄同矣裴
使君曰吾教與何平叔共說莊老易義常覺其辭妙
於理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云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

五川子詩集卷五

古

與易論語合竟陵王云去諸塵勞入歸信門梁馬鳴
起信論曰從生滅門卽入真如門謂心爲念心實不
動若能觀察知心無念卽得隨順入真如門故信心
有四種一者信根本二者信佛三者信法四者信僧
修行有五門一者施門二者戒門三者忍門四者進
門五者止觀門華嚴經曰有加持門神變門幻網門
勝智法門無邊行門無邊三昧門普觀悟法界門有
無量百千阿僧祇解脫門無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門
陀羅尼門神通門皆悉成就五經會元神光曰昔人
求道啟門取微傳燈錄述摩訶門人道有得吾骨

慧可得吾僧寶傳鼓骨打髓須有來由夫三藏之義者則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慈攝之也總題云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其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眼弘明集沙門之法正應謹守經律以信順爲本若違經反律師心自是則大法之流患壞道之首也高僧傳鳩摩羅什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西域北史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梁書武帝本紀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南嶽讓禪師曰達磨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天地本真經曰三教各稱其尊者道本其一也儒務本不致於淫合天地之德道守本溫養爲功合天地之化釋返本明了其歸超天地之表釋道安曰九流之教收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收靜其心名爲內教度人經內義云三教皆由心地發明儒曰存心仙曰修心佛曰明心或曰虛心靜心或曰息心降心無非令人了此一心以復其善佛書雜記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卽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則昧在其間

反復存之而已華嚴經云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大發起如供養恭敬一切佛長養一切菩薩善根教化一切衆生以大願力作大佛事等何氏語林周彥倫官商朱紫校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維摩經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宋書張淹爲東陽太守過郡吏燒臂照佛民有旱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卽譯名義集那謨悉羯羅此云禮拜集古錄云唐禹廟碑大曆三年段季展書崔巨文傳於今者絕少皆不及此碑季展他所書亦

玉川子詩集卷五

六

不傳於此又李元賓墓誌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泐水燕談云唐劉忠州晏重修禹廟碑崔巨文段季展書劉當世顯人所記撰及書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書有過人者而其名不著於世何也景祐中周鼎祚越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越書爲當時所重以是季展書亦爲人所愛其後屯田左員外理處其頑闕構字以覆其碑而換刻於他石以廣其傳焉全云季展卽此僧豈卽碧澗寺展上人耶元稹詩序云僧如展及韋載同遊碧澗寺各賦千落句云他生莫忘靈山崖滿壁人名後復

稀展共吟他生之句因話釋氏緣會所以莫不悽然
久之不十日而展公長逝驚悼反覆則他生豈有兆
耶其間展公仍賦黃字五十韻飛札相示予方屬和
未畢自此不復撰成徒以四韻爲識又云公安縣遠
安寺水亭見展公題壁漂然淚流唐書車服志中書
令馬周上議請表頭者左右各三襜以象三才重紫
前卿以象二儀詔從之因話錄兵部員外郎李約性
喜援引人物不好俗諺晨起草裏頭對客展臥便通
一日白居易詩鶴髮頭慵裹退之送靈師云少小涉
書史早能綴文篇宋書沙門惠休善屬詩文世祖命

王川子詩集卷五

注

使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高僧傳慧遠本姓賈氏
雁門樓煩人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及長博綜六經尤
善周易莊老書因秦亂來遊於晉居廬阜三十餘年
化兼道俗又云遠公居匡山講論不輟嘗曰桑榆之
光理無返照僧皎然詩西僧貌古還名月庚信賀婁
惹碑云禪河清論秋水高談釋慧隆疑心佛法貫通
衆典善於清論李白贈崔公云微言注百川盡盡信
可聽晉謝安見王濛既去濛子修問曰向客何如大
人濛曰此客與吾爲來逼人語深爲談話戲謔也魏
志管輅曰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陳

書徐陵傳每講筵高敷四座莫能與抗角嘴鵝頭上
角嘴也人喙亦謂之嘴不見養天和者莊子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玉經云洞虛清淨和口神一名清
淨和口爲太和之官也周禮嵎氏掌去蠹蠹注云爲
聒人耳稽康曰或賓客盈坐鳴聒聒耳物理論曰虛
無之說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庾信詩
披雲上河梁溫庭筠詩披雲見柔莢披者脫體之義
燕丹子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素問曰人面獨能寒
何也靈樞經曰諸陽之會皆在面而十二經脈三百六
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

王川子詩集卷五

大

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
鼻而爲臭其濁氣山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
液上燭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
之其色鮮澤謂津液之充盈眸然有光采矣梁武帝
詩龍裏化黃金孝武本紀李少君以祠龍辟穀道却
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於上曰祠龍則致物致物
而升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
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龍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本草刀

圭十分方寸七之一如梧子大入山採藥品云二刀圭爲一撮二撮爲一方寸七華陽隱居百一方序云方寸七卽用方一寸抄之可也太洞玉經云泥丸上一天帝君名赤子玄微天字三元光一名伯无上一名伯史原帝鎮泥丸之中九孔之戶卽上升丹田有九宮四維五維各方一寸其形內圓虛中紅而瑩乃神之所居其後戶有兩脉貫於脊骨之端大有上經曰泥丸天帝三一者乃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方以受物膈官四虛而適真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洞太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玄故名之泥丸泥丸者體形之上神也上皇玉虛君曰玄歸者於九天之音曰泥丸也佛入涅槃一曰泥丸西昇經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三洞珠囊云佛者西胡得道位在三十天廷真宮主此卽劉賓王是也莊子無怛化怛驚懼也郭注云大死生猶寤寐耳於理常寐不顧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爲怛之也梁簡文弔道潛書昨夜涅槃其深悲怛羅什譯維摩詰經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斷是真不死藥也論語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陽臺卽陽雲臺寰宇記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宋玉云遊陽

雲之臺望高唐之觀是也青藤路史曰宋玉賦高唐乃在湖廣漢陽府而誤傳夔州之巫峽漢川上亦有陽臺山五老亦書玉篇真文經云太玄上官陽臺真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論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梁元帝詩試酌新豐酒遙勸陽臺人南都賦浮蟻若萍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曹植七啟浮蟻鼎沸言酒初開浮蟻如鼎之沸也郝天挺云市中以竹簍簍酒常帶米穀謂之浮蟻文選淪注浮蟻酒上花若蟻浮也道書云凡人好酒必知是麴米所作酒母是也李建勳詩寄語達生人須知酒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勝藥釋典迦諾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及云海水悉變爲酥其酥變成醍醐華嚴經云何爲菩薩正心住所謂聞讚佛毀佛於佛法中心定不動金剛經云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卽是謗佛是知有言毀譽皆謗也周禮羅氏中春羅春鳥蓋蟄而始出者張衡東京賦雕鳩麗黃開關嚶嚶李白詩絲竹醉春風旒旐柔弱親聞覺經幻心滅故幻鹿亦滅徐陵詩石路木無塵楊柳經緯銷無塵華嚴經清淨法見路無塵惟佛詩不堪花亦在前頭木謂之花草之總名曰卉南史徐勉傳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

周書蕭大國傳果園在後開憲以臨花卉競圖居前
坐簪而看灌明六朝云曹溪一派馬祖指爲西江水
正是達磨祖師西來意祖祖相傳皆此道也但後人
無心但以口談佛祖無可奈何拄杖棒喝百般譬喻
使上根者行其道中器者悟其性下根者記其言隨
人所適法句經佛以神足化作沙門拄杖持鉢毛詩
亦既覯止錢起詩初月開草堂遠公方觀止

聽蕭君姬人彈琴

彈琴人似膝上琴聽琴人似匣中弦二物各一處音韻何
由傳無風氣質兩相感萬般悲意方纏綿初時天山之外

玉川子詩集卷五

三

飛白雪漸漸萬丈淵底生流泉風梅花落輕揚揚十指乾
淨聲涓涓昭君可惜嫁單于沙場不遠只眼前蔡琰薄命
沒胡虜烏鵲啾啾啼胡天關山險隔一萬里顏色錯漠生
風煙形魄散逐五音盡雙蛾結草空嫵媚中腹苦恨春不
極新心愁絕難復傳金尊湛湛夜沈沈餘音疊發清聯綿
主人醉盈有得色座客向隅增內然孔子怪責顏回瑟野
夫何事蕭君筵拂屢屢命請中廢月照香奩獨眠

陶潛閒情賦作膝上之鳴琴張籍詩請君膝上琴彈
我白頭吟通典伊州今理伊吾縣在燉煌北大磧之
外伊吾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一名

祁連山今名祁羅漫山河西舊事天山高寒冬夏長
雪一曰白山顏氏說畧曰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四
名其實一也舊唐書志天寶漢番禾縣屬張掖郡縣
南山曰天山又名雲山西伊州白山胡人呼析羅漫
山琴譜有幽調泉曲李白詩幽調憐兮流泉深唐志
陽春白雪長清短清側清雙鳳離鸞綠木悲風別鶴
石上流泉謂之十弄漢橫吹曲有梅花落本笛中曲
唐大角曲亦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蔡邕琴賦屈伸
低昂十指如兩涓涓聲之流也琴操云昭君本齊國
王懷女端正則麗雅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

玉川子詩集卷五

三

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婚對使者越席
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昭君在胡作詩以怨
思曰秋木萎萎其葉萎黃有烏處山集於苞桑養育
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厭身體
催藏志念抑沈不得領頗難得委食心有徇徃我獨
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我戕河水
泱泱父兮母兮道路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漢書
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增漢氏以後官良家子
王嬌妻之生一子秣累立復妻之生二女南都賦群
士放逐馳乎沙場史記漢北平地無草木多大沙蔡

瑛字文姬邑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
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中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
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
邑無嗣乃遣使者周近持玄玉璧贖之重嫁屯田都
尉董祀習書景帝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
西蔡氏漢左郎將邑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邑外孫
景獻皇后同產弟徐文長曰邑更有一女非女瑛耶
或伯仲之女耶道應訓曰何以異於最之愛其子最
子長食其母不孝烏也故曰至捕最殊之通雅云如
母雞有斑頭如鴝鵒目如貓好食桑蠶人呼爲幸胡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者是最也烏燕烏也白雁大雁謂之鬼鵲鳴則有凶
咎嗽啣衆聲也徐堅詩對三春之花月覽千里之風
煙李端詩風煙結遠恨形魄隨音聲而俱逝愁思迷
之也樂緯動聲儀曰宮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
也商聲散以明其和溫以飭動肺也角聲防以約其
和清以靜動肝也徵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
羽聲散以虛其和隋以散動腎也黃老曰魄者是我
形人者是我魄也故曰形魄洞真智慧大誠曰五音
使五神飛散薛嵩春望詩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梁簡文帝詩結草早知春此云結草者謂雙蛾愁鎖如

草之自相糾結也晉五行志安帝隆安中百姓作樓
樓歌云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懷等而桓玄篡位伏
誅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實東及
臥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
女可攬也梁吳均詩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西京
賦增嫵媚以此身姿態妖嬈也沈約詩玉鼻信湛湛
謝康樂詩清澗滿金舟湛湛水貌沈沈顏色渙廣也
賈誼疏借父棖鉏處有德色潘岳笙賦衆滿堂而飲
酒獨向隅以淹淚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
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皆不樂內然猶言內焚也顏回瑟未詳當作琴列子
仲尼問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
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問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
樂回曰夫子笑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
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慨然有
問曰有是言故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
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
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遠來世非但修

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
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
矣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
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人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
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
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
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輪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
不輟漢書楊敞傳是日也拂衣而喜江淹書拂衣於

王川子詩集卷五

五

蜻蛚歌

全自註云黃河中蜻蛚其力小犯險無溺爾雅紅蜺
負勞卽蜻蛚也古今注曰一名青亭好集木上海錄
作青升接蜻蛚之類三大而青者曰老青紅而黃者
曰黃見赤者曰紅兒好擊水而飛爾雅河山崑崙虛
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謂渠流所會沙壤洞

清遂爲黃河

黃河中流日影斜水天一色無津涯處處驚波噴流飛雪
花灣工機師力且武進寸退尺莫能度吾甚懼念汝小蟲
子造化借羽翼隨風戲中流翩然有餘力吾不如汝無他
無羽翼吾若有羽翼則上叩天關爲聖君請賢臣布惠化
于人間然後東飛浴東海吸日精搗若木之英粉而零使
地上學仙之子得而食之皆長生不學汝無端小蟲子葉
葉水上無一事忽遭風雨水中死

王川子詩集卷五

五

黃流雖渾濁日影下射波光銀鑲額無津涯噴流若
花雪之飄落也方言刺船謂之篙左思吳都賦篙工
機師選自閩閩習御長風狎驚濤柳宗元愚谷賦
昨尺連而尋退分微涓涓汨于淪漣進寸退尺波勢之
險也蜻蛚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彼不量力恃羽
翼隨風戲中流而不畏我則異是哀時今日勢不能
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仲長昌言云得道
者生六關千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若天度無窮
之世俗上清大洞真經云上一赤子號上真飛雲羽
衣耀紫煙上格明景對帝宸寶光奕奕映我身身生
羽翼升九天天關者九天之上有闕玉臺一名天關
其西五千里則金闕宮東九千里則青華宮上去玉

清宮七千里是衆真之所經神仙之所歷學者之所
由也東溟東海廣大曾冥故以爲名淮南子河水出
崑崙東北厥貫激海入禹所導積石山仙掌辯云黃
河白積石出于西流既越龍門圻波左旋將走東溟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上
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在崑崙附西
極也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
高誘註曰未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花光照其
下文始內傳云老子與關令東遊登日窟常陽之山
擬扶桑之丹樓故若林之朱華郭璞贊曰若木之生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崑山是清朱華電照碧葉玉津食之靈智爲力爲仁
楊雄甘泉賦翕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東華
真人曰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剛
微五臟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又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
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法雖已得道爲真
猶故服之日精陽明品云元始示我日精陽明之法
淘澤重陽嚙吸華彩至陽浹髓骨肉成金而三元九
炁覆育品物自非日精不能備似至學之士外鍊金
石調制水火日月有數造化充靈內養一形日爲心

衆日中之炁洞照百關三萬神童奔陽滄景日爲火
龍產成玉液胃爲土釜元火烹鎔千日布功立成昇
道扶桑品云扶桑之山其山面方萬里在碧海之東
去中國九十萬里上通神霄玉府億萬里東極青華
之別宮山生巨桑內黃而外紅其華食之長生其液
狀如玉飴服之壽千劫扶桑之上有靈雉鸞鳳九色
之鳥日且升于若木金鳥飛于桑上卽日出暘谷全
言我若得聖君而事之使惠化及于民方始退而學
仙則非果于忘世決不學汝無端冒險不量已力之
小終陷水中以况小人乘君子之車卒折旣摧徒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取覆敗耳葉葉言挺翅飄揚也劉又有塞上逢盧全
詩云直到桑乾北逢君夜不眠上樓腰脚健懷土眼
晴穿斗柄寒隨地黃河東接天羈魂泣相向何事有
詩篇

出山作

出山忘掩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樹當時只有鳥窺窺更
亦無人得知處家僮若失釣魚竿定是後猴把將去

方干詩此日早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魚竿謝承後
漢書中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發辟文
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也宋書義康傳陳亮窺窺于

上流出門失釣竿忘其昔日之操守矣狡猴輕捷善緣木猿性靜夜啼常風月蕭然猴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言此以刺徵士之終始參差蒼黃翻覆先貞而後跋也蕭大圖傳家儻數四足代耕耘

寄崔柳州

通典柳州古百粵地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大唐平蕭銑置昆州貞觀八年又以地當柳星更名柳州舊唐書以州界拂嶺爲南至京師水陸相承五千四百七十里至東京水陸相乘五千六百里按柳子厚集貞元中有代柳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州謝上表一篇未詳何人宰相世系表崔俠爲柳州刺史顧况別崔長官詩云欲別崔俠心崔俠心如鐵使者立取書疊紙生百憂使君若不信他時看白頭三百六十州尅情惟柳州柳州蠻天末鄙夫高之幽花落隴水頭各自東西流渠渠長相逐爲謝池上鷗

後漢宦者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按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相素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疊成雙鯉魚之形所謂疊紙也事文類聚盧光啟受知於相庸張洎每致書凡事別爲一紙朝士效之始爲疊幅南極夫人詩云悼此四維內百憂常在心柳州文宣王廟碑曰惟柳州古爲南夷攻劫關隴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指掌關唐初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有八縣千五百一十明年平高邑又增州二縣六其屬廉州郡不在其中是謂三百六十州後漢書漢陽郡隴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注曰三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涕零雙鬢度汧隴無歸秦八月乃來五月乃凍解通典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春秋時屬秦秦平天下是爲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隗囂據其地後漢建武中平之更名天水爲漢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儲光義詩相送隴

山頭東西融水流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遊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莊周曰海人有機心鵩鳥舞而不下贈雅禪師

禪師者據其概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按玉泉寺僧惠雅朱慶餘買鳥俱有詩贈之此雅禪師未詳雅疑作雅春風滿禪院師獨坐南軒萬化見中盡始覺靜性尊我來昇平生目擊道自存與師不動遊遊此無迷門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春風滿禪院外境也師獨坐南軒坐禪也坐可了道乎曰打坐息心以圖成佛道佛戒貪癡為甚方其坐時則無此心及遇外境不能暫忘偶著於愛則春風風人四種心紛然莫禦矣杜甫詩夜深坐南軒三洞法曰上昇南軒美感洞地也又曰騰九清宴南軒萬化者天地之間陰陽化生萬物隨氣成質隨質變色有情而變無情貞女化為石山蚯化百合之類無情而變有情者丹楓化羽人腐草化為螢之類萬物皆化輪迴無期是以色卽是空卽空是色金剛經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彼見中之相都是虛妄凡人性靜

之時乃太空也大通經云靜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无相湛然圓滿居塵出塵不落萬緣之化故云萬化見中盡始覺靜性尊也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滬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華嚴經曰寂然不動此樂智天之解脫莊列十論云神行無跡是謂天遊靈寶經曰念往卽至神行無迹李端寄廬山眞上人詩高僧無迹本難尋更得禪行去轉深上陽子云馬祖未修大藥而枯坐求佛是有磨磚之說達磨已向長蘆而入室下功是向少林冷坐修之與行各有時耳送好約法師歸江南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法師者據獅子座寫懸河辯敬鑒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到馬錫贈別約師詩引荆州人文約市井生而雲鶴性故去輩爲浮圖悟而證入南抵六祖初生之墟得遺教甚悉今年訪余於述州且曰貧道昔浮湘川會佛儀曹謫零陵宅于佛寺幸聯棟而居者有年山是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聞爲見因今日之來兼時之因耳時儀曹牧郴州庾八句贈別詩云師逢吳興寺相作住禪局春雨同栽樹

秋燈對講經廬山會結社桂水遙揚鈴話舊還惆悵
天南望柳星韓退之和歸工部登送僧約詩云早知
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投棧何
人更得死前休以成式張希復鄭符昇上人四人連
句題約公院云印火焚焚燈續焰青七俱眩咒四阿
舍經各錄佳話聯事素屏文室安居賓筵不局馬戴
詩云今朝數行淚却灑約公房

杯度度一身法度度萬民爲報江南三二日這回應見雪
中人

傳燈錄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爲號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不修細行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于幸膾與俗人不
殊西陽雜俎云俗說沙門杯度入梁武帝召之方奕
棋呼殺問者誤聽殺之蔣之奇杯度傳云杯度自建
康往南州依陳氏繼開建康復有一杯度陳氏父子
五人往觀果有之乃留二人守三人還南州驗之杯
度乃在其家齊賢曰杯度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
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鳩摩羅什傳杯渡比丘在
彭城問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別三百餘年
相見杳然未期迺有遇于來生耳長阿含經云人壽
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人三十四萬八千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坐分
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人壽六萬歲時
毘舍浮佛出世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
萬人壽四萬歲時拘爾孫佛出世坐尸利沙樹下說
法一會度人四萬人壽三萬歲時拘那含牟尼佛出
世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人壽二
萬歲時迦葉佛出世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
二萬維寶經佛法寬廣濟度無涯高僧傳二祖慧可
初名神光既事達摩卽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
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遂潛
取利刀斷左臂于前師知是法器告之曰昔如來以
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今付汝慧可初宴坐香
山入寂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明日頭痛如
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師視
其頂其骨如五峰秀山

送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早客何如相思莫道無來使回
雁峰前好寄書

南嶽記南岳周迴入百里回雁爲首嶽麓爲足地記
云衡山一峰極高鴈不能過遇春北歸故曰回雁或

云蜂勢如雁之回故名埤雅云屬霜降南翔水泮北
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鴈南翔不
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鴈蓋南地極煥人罕
識雲者故鴈望衡山而止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
疏可以當面棄府征人去日殷勤鴈歸雁來時早寄
書

南方山水生時典故有新詩得寄余路帶一作到長安追還
急多應不運使君書

張華答何劭詩曰良初貽新詩示我以遊娛潘尼答
陸士衡詩曰日詠新詩目玩文跡雍錄漢都長安都

玉川子詩集卷五

美

城在長安鄉都在渭水之南杜縣地卽咸陽之東南
也隋唐都城在龍首原原在漢都城東南十三里也
舊唐書關內道京師秦之咸陽漢之長安也隋開皇
二年自漢長安故城東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師
是也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
七十五步皇城在西北隅謂之西內正門曰承天正
殿曰太極太極之後殿曰兩儀內別殿享觀三十五
所京師西有大明興慶三宮謂之三內有東西兩市
都內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
廣長皆三百餘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

十四坊萬年縣領之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之京兆
尹總其事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北高宗龍朔
二年置三門曰丹鳳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
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三省弘文史二館高宗已後
天子常居東內別殿享觀三十餘所南內曰興慶宮
在東內之南隆慶坊本玄宗在藩時宅也自東內建
南內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內人主往來兩宮
人莫知之宮之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
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
至灊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城北枕渭水苑內離

玉川子詩集卷五

美

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三里亦錄入
苑中苑置西南監及總監以掌種植說文遠不相通
曰迢迢欽州去長安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故言
其路之遠也使君太守之別稱殷浩傳浩父漢字洪
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
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
致書郵

掩關銘

掩關喻藏身也世說新語門閭盡掩閉庭晏然淮南
子木經云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

虛莫盈是謂真人

蛇毒毒有形藥毒毒有名人毒毒在心對面如弟兄美言不可聽深於千丈坑不如掩關坐幽鳥時一聲

鷓鴣冠子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遠味之害人者謂之毒積毒成藥本行集經註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佛遺教經汝等當好制心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遠未足喻也譬如狂象無鈎後猴得樹騰躍踴躍難可禁制當急挫之無令放逸縱此心者喪人善事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山谷詩險心遊萬俗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又曰刀坑石如刀勞坑人馬勞人心很惡或父子相圖或兄弟相賊所謂陷於無爲廣大演坑失勢一落奚止千丈已哉玉清經云猶如巨石墜千丈坑難可逆上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陶潛曰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白居易詩幽鳥時一聲聞之似寒蟬昔人畏世情之坎毒是以閉關謝客滅聞見而造塵羅也

達病軍人

一作盧綸詩

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髮哀吟古城下不

堪秋氣入金瘡

嚴助傳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呂氏春秋曰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唐書兵志麥飯九斗米二斗竹自備又云天寶後徒有兵頓官吏而戎器賦馬餽幕機糧並廢矣則病軍之無糧可知唐僖宗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庫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千軍而不給糧再罪人也一本作行多無力劉長卿詩舊菜今已無還鄉反爲客蓬蒿亂不理也梁元帝詩蓬蒿不堪秋宋武帝紀琥珀瘵金瘡義恭與玄謨書曰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

玉川子詩集卷五

五

之後耶金瘡論云金乃秋之令秋則萬木凋零故曰秋屬兌以爲西方庚金之氣也金瘡乃刀斧劍刃之所傷也白居易詩身被金瘡面多瘡扶病徒行日一

山中

一作盧綸詩

飢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厚如織困與鹿麋相伴眠

食全唐詩作拾本草松花一名松黃李賀詩春風松花山上發王季友詩暮春松花飯姚合詩擬服

松花無處學嵩山道士忽相教今朝試上高枝採不
覺傾翻仙鶴巢坡山坂也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
坡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地生軟草其軟
類綿綿非子獸鹿唯薦草而就爾雅鹿牡麋牝麋其
子麋博物志麋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康暖法
輪經云與鹿爲群倚林棲形歇陽修詩野性終存鹿
與麋

除夜

一作姚合詩通雅唐有兩除夜謂除歲與冬住也冬
住者冬至前一日亦謂除夜

玉川子詩集卷五

衰殘歸未遂寂寞此宵情舊聞餘千里新年隔數更寒猶
近北嶠風漸向東生唯見長安陌晨鐘度火城

後漢百官志太史令一人掌天時星曆凡歲終終奏
新年曆黃圖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草應物詩衆家
沽酒長安陌庚信詩山寺響晨鐘李山甫詩危坐到
晨鐘國史補冬至元日百官早朝列燭五六百炬謂
之火城宰相至則撲滅

殷勤惜此夜此夜在邊徼燭盡年還別雞鳴老更新離聲
方去病酒色已迎春明日持杯處誰爲最後人

殷勤惜此夜一首萬花谷續集作方干詩梁簡文詩

燭盡悲宵去東坡志林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

長鳴雞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應劭曰今雞鳴

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因始銅陽公安細陽四

縣衛士習此曲于闕下歌之唐禮樂志太卜季冬帥

候子室贈太僕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

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候子和曰甲

作食咽肺胃食虎雄伯食魃騰蘭食不祥攬諸食咎

伯奇食夢張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斯

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

魁拉汝幹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蠱

玉川子詩集卷五

周呼訖前後鼓樂而出儼者出磔雄雞于宮門城門

判楚記歲除家家具有歡謂宿歲之備以迎新年相

聚酣飲

唐書漢書
作應簡

月詩

見萬花谷後集

金波絢彩初筵玉晃流輝滿大圓鏡裏山川同炯炯樓

前風露共娟娟

漢書郊祀歌日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宜明師古

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毛詩賓之初筵左右

秩秩杜詩初筵罷重露仙經云月帝黃晃養養以黃

玉也管子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抱朴子王生云月
不滿者月初生及既虧而後視之宜如三寸鏡稍稍
轉大不當如破瓊漸漸滿也晉天文志日月不具也
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
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三洞珠囊曰日圓
形而方景月方精而圓象景藏形內精隱象中大洞
玉經云國華月神名也靈寶度人經云月本無光望
如黑鏡日澆水光映以爲明金水之炁結爲陰景上
炁爲金下炁爲水合炁爲月全體圓就乾象周滿扶
桑青陽品云大圓照空億炁爲程因本經月宮中有

玉川子詩集卷五

望

影者須彌山大洲中有闍提樹因此樹故名閻浮
州其樹高大影見月輪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鱉等影
見于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西陽雜俎月中蟾桂地
影也空處水影也淮南子謂月中有物婆娑者乃山
河影也其空處海水影柳子天對注云日月在天如
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盡水也故月中發黑
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形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
諸天世界造化經云月城之中有五風轉行月中有
壽樹上高四千里所以影見月中善人見之其樹有
實不可稱說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經云廣寒是

玉川子詩集卷五

望

月之上館在鬱單之界廣寒之宮中生青花之林高
四丈枝超行千二百里圍二百四十里其葉似竹
而赤其花似鏡而明其子似李而無核所謂絳樹丹
實得食其葉壽萬年得食其花與日同靈得食其
實遊宴玉清上有金翅之鳥披翼扇匝其境下有廣
寒之池生自然九鍊洪泉深五萬里縱廣五千里存
月光咒云天源周流光透重樓水泛玄輪金露微芒
玉川先生去今蓋八百餘年矣余欲考其行樂而事多湮
落爲搜采舊聞補綴先生傳於卷首以垂方來今復誌其
篇目於後卷焉唐書藝文志玉川子詩一卷永嘉陳氏曰
玉川集凡三卷其詩古怪而女兒幽小婦吟有所思諸篇
輒嫵媚豔冶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川本止前二卷
余見正德間所刻先生詩集亦止二卷目次自月蝕詩哭
玉皇子觀放魚歌示添丁寄男抱孫自誅三首送王儲詹
事西遊獻兵書送卻兵曹歸江南寄外兄魏敬亭送鄭三
遊山卓女怨等歲二首新月解嘲揚子津人日立春送尉
遲羽之歸宜州悲新年憶酒寄劉侍郎白鶴爲風中琴賦
秋別怨新蟬題褚遂良孫庭竹訪舍職上人客淮南病村
醉蕭宅二三子贈答詩二十首合五十篇爲一卷題銘枕
第小婦吟月下寄徐希仁贈徐希仁石硯別有所思懷上

女兒曲秋夢行自君之出矣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多行
三首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職方貶國子博士有感
五首夏夜聞蛭蛸吟揚州送伯齡過江憶金鵲山沈山人
二首寄蕭二十三歲中贈金鵲山人沈師魯數昨日三首
月性詩直鈞吟與馬異結交詩感古四首孟夫子生生卒
賦合二十五篇爲二卷共八十五篇殆川本也今全唐詩
本作三卷如雜興酬徐公以新文見招門銘走筆追王內
丘思君吟將歸山拾水竹酬鳳公雪中見寄苦雪寄題之
寄舍曠上人聽讀君姬人彈琴吟堪歌出山作寄崔柳州
贈雅和師送好約法師歸江南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

玉川子詩集卷五

望

首掩關銘逢病軍人山中除夜二首凡二十二篇皆明本
所無視陳氏稱集外詩多十二篇豈宋本固有與抑後人
以他作攙入集中與余注先生詩惟恐網羅之逸遺也又
增柳銘一篇月詩一篇通計百有九篇分注爲五卷

玉川子詩集卷五

玉川子詩集註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孫之騭撰盧全詩唐書藝文志一卷書錄解題
作二卷又外集一卷明正德中刊本作二卷蓋無
外集全唐詩增多二十二篇編爲三卷之騭又增
入櫛銘一篇月詩一篇編爲五卷然月詩見錦繡
萬花谷其詞不類櫛銘則僅與梳銘異數字乃一
詩而訛爲兩題不當重入且彭叔夏文苑英華辨
證據羅衮四銘小序知櫛銘乃衮所作唐文粹誤
題爲盧全之騭均未能訂正殊考之未詳也案朱
明詩綜以櫛銘爲明人所作僅刪全詩故爲粗獷
去二兮字尤爲舛謬并附訂於此
非風雅之正聲之騭嚙奇故特註之卷首月蝕一
篇考據元和庚寅時事箋註最詳然後幅天若不
肯信試喚畢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昌宮云云應
以問字爲句之騭乃以而今字爲句尤嫌割裂其
他註亦多支蔓如客答蛺蝶一首引羅隱詩以釋
黃雀字不顧其人之在全後亦未免失檢矣

西崑發微三卷

〔清〕吳喬撰

常熟市圖書館藏清康熙盛德容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崑發微

三卷》提要

序

晚唐之詩能推激風騷沈深博麗者則惟義山
獨矣義山愛知令狐楚後赴王茂元之辟與爲
婚姻茂元爲贊皇引用牛李所共嫉于是嚙摘
義山指爲無行共排拏之訖其身不得振當時
既浮薄見稱史亦謂其無特操而後世遂相與
信之無有能諒者不知義山爲令狐綯所嫉黨
人譏諭以蒙此弊原其心于彭陽父子未嘗負
余片一

也悽愴硯碑流連謝墅乃至夢想開闔曉見清
暉展轉纏綿何心離絕彼子直自寡思耳無題
之詩深有託寄脩齡氏謂其率爲令狐而作蓬
山紫府彩鳳班騷客之情于斯而在蓋自數
百年來睹玉溪之詩者前後不乏或至相率宗
而效之而當時感憤無聊伊鬱誰愬之意卒未
有得伸如今日者曠代相感良非偶然也脩齡
之詩入玉溪之淵奧而又萬卷在胸其尙古之

識故其知言若此夫遊名山過靈嶽或一歷覽
焉而得其槩乃至相之圖經採之聞聽皆可信
而知而其峯巒洞穴之幽奇草樹雲物之變態
則夫晨夕其間者其言之必有異矣讀其詩而
不論其世不知其人猶夫身歷巖壑而岑峯杳
繚之故了無得于心目之間亦與于不讀詩之
甚者也戊申之春方與脩齡共泛舟若溪熟聞
其緒論後十餘年門人得其師之學最多者盛
徐序二

子民表校而刻之因爲之序如此

同邑徐元文漢

李義山無題詩註序

義山之詩原本離騷余向爲箋註而序之曰男女之情
通於君臣朋友夫屈原之時其君則懷王也其所與同
朝者子椒子蘭也原之耿介能無怨乎怨而不忍直致
其怨則其辭不得不詭譎曼衍而義山一祖其杼軸以
爲詩玫瑰采鷺人學者難於逆志余之箋註特鱗次羣
書析文徵事而已若其指趣之隱伏者固不能條件指
晰將以待世之曉人漢求而自得之焉今春潘次明歸
自玉峰以吳子修齡所註義山無題詩示余其說以爲
無題詩皆爲令狐綯而作也義山受知令狐楚後就王
鄭之辟綯與黨人排斥之終其身義山固功名之士也
能無怨乎怨則以神仙之境爲艷情中悅之問作度語
斯固夫君美人靈脩山鬼屈宋之家法也豈徒麗藻云
爾乎往言虞山馮子定遠嘗語義山無題詩皆寄思君
臣遇合其說蓋出於楊孟載今得修齡解益可與定遠
相發明足埤益余箋註所未逮修齡真曉人哉修齡博
達多奇今之異材茲註特吉亮片羽爾敬題首簡而歸
之以志余傾倒之意丙辰十一月松陵同學弟朱鶴齡
撰

西昆發微序

詩之興比賦三百篇至晚唐未之或失自歐公收轍而
蘓黃繼之往往直致曾懷不復寄託自茲以後日甚一
日明人自矜復古不過於聲色求唐人未有及六義者
殊可慨也蓋賦必意在言中可因言以求意比興意在
言外意不可以言求所以三百篇有序唐詩有紀事今
後世因之以知意關係非淺小也六義既泯遂至解三
百篇者盡黜舊序自行已意使三百篇皆賦意猶可測
既有比興而執辭以求意豈非韓盧之逐塊哉如高駢
詩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

序一

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駢意自刺王鐸拜都統故馬不
有味若昧之爲賦謂是學仙之詩卽同嚼蠟晚唐詩猶
不易讀況三百篇乎李義山無題詩陸放翁謂是狹邪
之語後之作無題者莫不同之余讀而疑焉夫唐人能
自闢宇宙者唯李杜昌黎義山義山始雖取法少陵而
晚能規模屈宋優柔敦厚爲此道之瑤艸琪花凡諸篇
什莫不深遠幽折不易淺窺何故於艷情詩諱之爲無
題而遺辭惟由於賦梁家秦官賈女韓壽何其凡下翼
德寬魂阿童高義何其不倫又錦瑟詩蘓黃謂是適怨
清和果爾成何著作懷此疑者數年甲午春偶憶唐詩

紀事云錦瑟令狐丞相青衣也恍若有會取詩緯之而
義山楚綯二世恩怨之故了然在目併悟無題同此絕
非艷情七百年來有如長夜蓋唐之末造贊皇與牛李
分黨鄭亞王茂元贊皇之人令狐楚牛李之人義山少
年受知於楚而復受王鄭之辟綯以爲恨及其作相唯
宴接欬洽以侮弄之不加撓拔義山心知見疎而貧幸
萬一故有無題諸作至流落籓府終不加恩乃發憤自
絕九日題詩於綯廳事綯遂大恨兩世之好决然矣無
題詩十六篇託爲男女怨慕之詞而無一言直陳本意
亦亦風騷之極致哉其故若此以放翁之學識猶不深

序二

考況餘人乎作者之意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固難與
走馬看花者道也無題詩於六義爲比自有次第阿侯
望綯之速化也紫府仙人美之也老女自傷也心有靈
犀謂綯必相引也聞道閨門幸綯之不念舊隙也白道
榮迴訝綯舍我而擢人也然猶未怨相見時難來是空
言怨矣而未絕望鳳尾香羅重幃深下絕望矣而猶未
怨至九日而怨焉無題自此絕矣夫詩以言志而志由
於境遇少陵元化在手適當玄肅播遷之世其忠君愛
國之志一發於流落奔走之篇遂爲千古絕業義山於
唐人中辭意最爲飄渺適遇令狐之厄得極其比興風

騷之致吸霞飲露遺世獨立絢誠爲他山之石焉喬放
大而出世或好學深思有志於風雅者能涼也今於本
集中抽取無題詩一十六篇爲上卷與今狐二世及當
時往還者爲中卷疑似之詩爲下卷詳說其意聊命名
曰西崑發微而注釋事實則全收朱長蘅本云甲午夏
日吳喬序

序三

附園爐詩話二則

詩唯求辭彩則甚易明人優爲之有意則措辭不勝其
難以明之公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斬於賑饑以成賊
勢中則不能罄掃閭官所有以贍軍終則誤謂國君當
死社稷不肯南巡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播遷而興復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
難之烈高出千古言其死難則易言其過端直陳之既
已不忍又同於宋人微言之又同於義山之重有感詩
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間不能解而詎
病之如顧東橋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
人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

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
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空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
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常
熟錢龍惕夕公解曰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
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
上遊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請王涯等罪名仇
士良爲之惕懼故曰寶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
師戒嚴茂元與鄜坊節度使蕭弘勗兵脩非常故曰陶
侃軍空次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憤怨帝惧

偽不語宦官肆志殺戮蛟龍失水也涯等既死舉朝有
 息諸藩鎮皆觀望不前誰為高秋鷹隼快意一擊耶更
 無之語傷之亦望之也至於晝號夜哭雪涕星闕而感
 益深矣夫有感長韻律二篇既為甘露之變而作則重
 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註不覺自失以
 其命意視無題詩更奧也楊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之
 見余註無題名為發微蓋以此故余友丹陽賀黃公說
 此詩人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識此詩云所言何事
 次聯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白褒貶乃隱約未
 有如此者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覺範言詩至義山
 南星發微矣

為一厄淺夫類然何俟東橋晚唐詩難讀如此況盛唐
 乎况三百篇以已意斷之乎

西崑發微目錄

上卷 十六篇

無題 近知名阿侯

無題 昨夜星辰
近知名阿侯

無題 紫府仙人

無題 白道繁迴

無題 來是空言
照東風
何處哀箏

無題 照東初有情

無題 二首 八歲會照鏡
幽人不倦賞

無題 相見時難

無題 二首 鳳尾香羅
重臂深下

無題 萬里風波

中卷 與令狐兩世往還及王氏李賀皇等詩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為僧

徒故有第五句

于宜晉昌李花

于直花下

和友人戲贈二首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獻寄舊府開封公

彭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彭陽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二君並與

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令狐八拾遺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贈別令狐補闕

酬令狐郎中見寄

寄令狐郎中

寄令狐學士

夢令狐學士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觀月因戲贈

目錄二

錦瑟

九日

贈趙協律替

傷悼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宿晉昌亭聞鶯禽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王十二兄與吳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

內日近不去回寄

臨發崇讓宅紫微

李衛公

正月崇讓宅

過政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下卷 擬詩

銀河吹笙

玉山

曲池

可嘆

有感

宮詞

柳

目錄三

亂石

少年

寓意

留平少侯

東阿王

五松驛

蜀桐

附杏花

獨居有懷

深宮

西崑發微目錄終

西峴發微卷上 無題十六首

崑山吳 喬修齡甫

門人盛德容民表氏

安國永康氏校

無題

近知名阿侯。樂府河中之水。水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日莫愁。見是胡州。被召時。作往處。小江流。腰細不勝。舞眉長。惟是愁。後漢志。元嘉中。京師婦女。作愁眉。所謂。為愁眉。○喬曰。黃金堪作屋。何不重樓。章平之拜。

無題二首

西峴發微卷上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喬曰。建綯身無綵。

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南州異物志。犀角有通犀。角。

有白理如線。犀犀栗栗中。鷄見輒驚。南人呼為鷄鷄犀。漢。

西漢傳。通犀犀栗栗之珍。如萍口。通犀犀栗栗中央色白。通犀。

頭。○喬曰。言與已地位。隔絕。隔座送鉤春酒暖。○注。漢。

不得同升而已。兩心相照也。○注。漢。武故事。鉤大夫人少時。手奉帝被。其手得一玉鉤。手得。

引。故因為。藏鉤之戲。後人效之。別有酒鉤。當飲者以鉤。

送。盤推。送于足也。○注。漢。分曹射覆。蠟燈紅。○漢東方朔傳。上。

置守宮。五下射之。注。于覆器之下。置諸物。令。嗟余聽鼓。

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唐六典。漢御史中丞掌蘭臺。

書與御史為。蘭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屬之署。謂之。蘭臺。

臺。後漢以來。亦謂之。蘭臺。寺。按。漢山。稽。初。移。書。省。按。書。

鄭王茂元。韓愈。掌書。記。得。有。御史。故。此。用。

馬班曰。義山以。為。高。貴。失。意。踰。越。後。實。詩。侯。東。所。此。詩。託。辭。諷。懷。以。叙。其。意。身。無。絲。毫。一。絲。言。月。人。之。相。隔。也。下。二。聯。叙。宴。會。之。歡。而。已。不。得。與。方。走。馬。從。事。遠。方。以。為。恨。也。楊。孟。載。云。義。山。無。題。詩。皆。寓。言。君。臣。遇。合。得。其。旨。矣。○喬曰。南。唐。李。建。勳。出。鎮。臨。川。九。江。帥。州。宗。移。文。宗。器。物。建。勳。乘。酒。批。答。之。云。偶。罷。阿。衛。未。此。郡。因。無。閑。物。可。應。官。可。知。應。官。是。唐。人。口。語。

聞道閨門萼綠華。○真諦。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女。子。年。穆。帝。昇。平。三。年。十。一。月。夜。降。于。羊。權。家。自。此。往。來。一。昔。月。之。中。輒。六。過。其。家。授。履。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昔。年。相。望。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古。樂。府。日。出。東。南。偷。看。吳。王。苑。內。花。○喬曰。義。山。就。王。茂。元。之。解。處。綯。見。疎。故。之。陸。香。出。望。外。青。萍。肯。見。疑。之。句。今。因。禮。遇。

無題

西峴發微卷上

紫府仙人號寶燈。○抱朴子。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燈。之。名。神。仙。無。此。號。然。金。狀。玉。几。晃。晃。昱。昱。道。源。注。佛。有。寶。佛。亦。稱。金。仙。教。可。通。用。雲。漿。未。飲。結。成。冰。○庾。信。溫。湯。碑。

流。為。五。雲。之。漿。其。味。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瑤。臺。十二。層。○離。騷。瑤。臺。之。偃。蹇。拾。遺。記。崑。崙。山。傍。有。瑤。臺。十二。各。層。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喬曰。極。其。歎。美。未。有。怨。意。互。是。與。阿。侯。玉。山。

昨夜星辰同時作

無題

白道繁迴入暮霞。○李白詩。日。日。宋。虜。班。騷。嘶。斷。七。香。車。

魏武帝與楊彪書。今贈足下。畫輪四望。通。春風自共何。

人笑。枉破陽城。○一作。洛。十萬家。○喬曰。春風北。約。十萬家。

之。黨。也。嘶。斷。有。不。可。攀。躋。之。意。

無題

來是空言去絕踪。香日言無有款月斜樓上五更鐘。香日

詩作夢為遠別啼難曉。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

詩作翡翠。江淹翡翠賦。綠紫金而為。麝熏微度繡芙蓉。崔顥

詩作色劉遵詩。金屏障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崔顥

詩作木晶簾箔。猶芳。劉郎已恨蓬山遠。李賀金人辭

詩作更隔蓬山一萬重。書於物時作即舊傳所言最致

風颯東南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西洲採蓮曲南塘

金蟾蜍鎖燒香入。錦善閣氣玉虎牽絲汲井迴。玉虎以

龍刻子美銅瓶詩。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舊詩云蛟

龍刻龍刻。錦瓶上玉虎亦其類。絲井索也。庚升詩云。銀珠索

南望樓後卷上

絲。後陳曉曰。高似孫緯畧引金蟾蜍句云。此香蟾言

也。玉虎。賈氏窺簾韓掾少。韓壽美姿容。賈充婢以爲掾

通克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

一著人衣。歷月不歇。竟與女通。取左右婢拷問之

婢以狀言。竟秘。必妃留枕魏王才。洛神賦序黃初三年

之以女妻壽。必妃留枕魏王才。子朝京師還。濟洛川

之事遂作斯賦。漢書音義如淳曰。必妃。必氏女。弱洛

水爲神。又曰。東阿王求甄逸女。不遂。太祖問與五官中

郎將植。殊不平。黃初中。入朝。帝示甄后玉鏡金帶。植

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薨死。仍以枕套植。植還度。輒

不我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楚詞白日晡

含情春曉晚。楚詞白日晡暫見夜闌干。古樂府月沒參

干橫樓響將登怯。簾烘欲過難。父日末句有歸字。則知

也。義山石城詩。又有簾烘不隱。鈞烘不可解。多羞釵上

燕。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帝以

人。四作玉燕釵。喬白愧。真愧鏡中鸞。范泰鸞鳥詩。序

不如釵得近。其人之身。真愧鏡中鸞。范泰鸞鳥詩。序

蛟卵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

聞鳥見其類。而得鸞何。不願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視

影悲鳴。中然一奮而絕。喬曰。愧不歸去。橫塘晚。華星

如鸞之。決然自絕。而猶戀戀一官。歸去。橫塘晚。華星

送寶鞍。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喬曰。楚辭言君恩之

也。結語。薄而日波。滔滔以來。迎魚鱗。鱗以腰予。言無人

祖之。

南望樓後卷上

何處哀箏隨急管。櫻桃承巷垂楊岸。東家老女嫁不售。

樂府。捉搦歌。老女不嫁。白日當天。三月半。溧陽公至年

只生日。喬曰。自此。白日常天。三月半。溧陽公至年

十四。梁書。溧陽公主。簡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

上還。官景與公主共據御。清明暖後。同牆看。歸來展轉

床。南面坐。喬曰。比綯。清明暖後。同牆看。歸來展轉

到五更。梁間燕子聞長嘆。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近知名。何遜詩。露夕蓮出。裙衩芙蓉

小。釋名。裙。下裳也。婦人蔽膝曰。釵。昔翡翠輕。宋玉賦。賦

之。釵。楚詞。集芙蓉以爲裳。釵。昔翡翠輕。宋玉賦。賦

臣。冠。錦長壽。鄒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碁局。中心最

不平。後漢。梁冀傳。註。冀。經。日。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甚各

六。後。先。列。落。相。當。更。相。輝。也。其。局。以。石。爲。之。彈。丁

虞彈碁賦文石為局金碧齊情登十矣今詩話彈碁局方五天中心高如若其形為小密圓角微起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豈不平謂其中心也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諸中具此法柳子厚序用一十四碁者即此戲也今人罕為之矣。喬曰結意頗然

無題二首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杜甫詩銀甲彈箏用藥瓜之類以彈箏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而微下。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經於高木女子被服立其於內庭。喬曰
幽人不倦賞秋暑貴招邀竹碧轉悵望池清尤寂寥露

西華發微卷上

五

花終衰濕風蝶強嬌饒此地如携手兼君不自聊喬曰乃招友同游不至之作讀結語意其人亦不得志於約者乎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喬曰見時難於自述別後通書又不親切所以歎之畢竟致書猶易故有
此東風無力百花殘喬曰東風此綯百花春蠶到死絲
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庚信對獨賦銅荷承淚蠟燭然係無窮事爭肯當年便息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
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七月七日
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上問東方朔胡月百王
母欲來有頃王母至山海經註青鳥為西王母足食青
相如大人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正義張云三足鳥青
鳥也。喬曰無多路為探看侯門如海事不可知亦屢

啓東藩
事也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陳帆曰鳳尾羅印鳳紋羅也黃庭經文卿翼並羅名庚信謝妻皂袍羅碧文圓頂夜深蓬
啓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
言我扇裁月魄羞難掩班婕妤好詩裁為合歡扇團似明月樂府團扇歌輕扇無復
扇也與車走雷聲語未通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今存
枉自曾是寂寥金燼暗徐彥伯詩玉盤紅斷無消息石
榴紅遙源注梁武帝鳥樓曲芙蓉為帶石榴裙。喬曰
字宜用 班騷只繫垂楊岸何處西南任好風喬曰河清
此意 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

西華發微卷上

六

小姑居處本無郎古詩云小姑無郎古樂府言溪小姑處無郎吳均續齊諧記會稽趙文龍宋元嘉為東宮侍
侍麗在清溪中橋夜步月忽有青女詣門相問須臾
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願青女取簪發鼓之
留連宴寢將旦別去以金符遺文龍明日於青溪廟中
得之乃知昨所見青溪神女也劉敬叔異苑青溪小姑
將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
瀾未歇將侯三妹青溪之曉風波不信菱枝弱喬曰通
跡可尋。喬曰此時大悟
流落月露誰教桂葉香喬曰翻恨天之與己美才詩人
之苦
見直道相思了無益喬曰未妨惆悵是清狂。喬曰聯
之
無題蓋德門童皆已聞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楚詞君不行兮
江地沒元相引黃鸝沙邊亦少留楚詞魂終歸故土

張飛字益德先主伐吳兼當驍兵萬人自關中合江州
關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奔孫權
阿童高義鎮橫秋復阿童行志孫權天紀中童諸日阿童
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濬先定
林陵阿童濬小字也王濬傳濬除巴郡太守巴人人生于
不舉濬廢其科條寬其徭役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
者皆堪供軍其父母謂之曰王府君生爾必死之北山
移文云風情張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詩
日霜氣橫秋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詩
題不合必題誤也義山集乃後人所擬拾故耳○喬日
此詩在外集長孫說信也或義山別有問事亦名爲無
題耶而無題之非說詩即此阿童益德可據究魂報主
唐時神史必有其說故爾用之張王皆是東川事故日
懷古而豈得長無謂思有所建立也

西崑發微卷上

七

西崑發微卷中

與令狐兩世在還及
王氏李贊皇等詩

崑山吳喬修齡甫著

門人周文愷

夏觀

李如衍校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

延政有第五句

唐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卿
漢節度使號天平軍節度使唐詩

紀事見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文公是鎮帶臺口
外書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遲遲不覺可以爲

學乎舞從之乃得陪學于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與
上第尋又學完登科作尉職暇爲御史張獻甫

李相神姿傑而李頗傳鐵衣之稱蜀居澶州稍遷
徐州刺史後復舊宅史云京而京其地舊唐書大

西崑發微卷中

卷中

中三年二月既殿中侍御史蔡京爲禮州司馬通
鑑咸通三年京以左庶子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後

文蓋天平言地令公言人若云天平座中呈令狐
令公則既然矣憲宗元和十四年己亥楚拜中書

令公太和三年己酉鎮天平則在天平座中呈令
狐令公甚合○猶未曰天平公讀者失之

所云校堂復樂也作天平公讀者失之
罷執寬旌上照壇基面都賦電爲遊翠爲

盤漢武帝內傳帝發飛燕身輕歌不勝風恐其更汲飲
盤者帝爲是水晶盤令官人掌之而張舞

訴峨眉欽衣薄麻醒玉飽寒座中必有白足禪僧思朕
道法苑珠林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足不履履

道法苑珠林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足不履履
是有泥猴中書足便靜色白如而俗號曰白足阿練

青袍御史擬休官袍也自公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
公然仔細看喬日直稱蔡京姓名而詩語帶其京京

公然仔細看喬日直稱蔡京姓名而詩語帶其京京
學於相國子參詳無疑不取細看當是宋

集 10—145

道經注方輿勝覽延陵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孔子嘗題其墓曰陶

呼延陵季子之墓舊石晉祇
惠宗命殷仲容摹以傳
峴首送沉碑晉書羊祜率
百姓於峴山

敢伐不加黑人有擊鵲鵲者銜鵲作
者其不疏弟後漢書郭泰卒刻石立碑恭
友不加黑爲文訓虛植曰吾爲碑銘多
猶當無愧辭爲文訓虛植曰吾爲碑銘多

生終莫報九死難追待得生金後

人三原寶豐巴衛生此處事之有
二碑既生金粟鼎軍 川原亦幾移
積之墓方留石麟

二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和十四年楚拜同平章事太和中歷召宣武拜
河東節度使七年入爲吏部尚書九年十月守

書左僕射遷封彭澤郡開國公開成元年四月
爲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
諡新書杜勝宰相黃裳之子寶曆初擢進士第

宗大朝拜給事中選戶部侍郎兼度支部
宰相及藩貳罷爲中人沮毀更用蔣仲以屬
禮部尚書出爲天津節度使不得意卒李瀚
未

舊書崔瑗字季微清河人宣慰使遷拜給事中改華州刺史遷兗
東西川宣慰使遷拜給事中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
尚書都尉諡貞觀察使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
尚書都尉諡貞觀察使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
尚書都尉諡貞觀察使太和八年五月卒贈禮部

秦杜勝李藩
等克判官使
唐書漢中郡屬山南西道本梁州

梁山元水紆紆之川郡天興元年明中興郡
道梁山謂彭陽兩地參差一旦空謝聖庾村相吊後
兗水謂安平也

自今岐路各西東

令狐八拾遺 綯 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出詩令狐綯傳太和

國年分運上第贈威前爲左松運地埋志卷八
陰和屬開內通○香口約拜於道在開成元年山

二十中郎未足希。一作稀。○晉書謝萬弱冠辟撫軍從事中郎世說謝中郎萬是王藍田女

去蘇隸山陰縣西南二十里有蘭渚者有亭曰蘭亭羲之嘗游何遜之前亭紀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癸卯

羲之與太原王統孫綽等遊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遊是書
二人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遊是書
學太原王統釋支道升其子凝之弟之書
二人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遊是書
學太原王統釋支道升其子凝之弟之書
二人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祓禊之遊是書
學太原王統釋支道升其子凝之弟之書

成道輒歸賢書王褒之言諸氏字通記安西將軍夷之

也安兄于顏曰擬監空申差可擬道監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按却惜不與蘭亭四十二人之數晉書王羲之

客夢雲臺洞穴接郊扉華山志嶽東北有雲臺峰其山

下通地脈巖然獨秀有若雲臺下有穴昔有人嗟予
入此穴出東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隔流水聲

酬別令狐翼華有補闕令狐綯傳開成初爲左補闕二年丁父喪闕校

借別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詩。

報令狐必無人一作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警露鶴

水魚之類也

侶神雅鶴住警八月白露降流於吸風蟬抱枝溫齊蟬
草上點滴有聲則高鳴相警
 長風為王陽在位焉貢覃冠○喬日時絢
 飲清露歷闕為補闕能用覃冠非自謂也
 又到掃門時史記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史○喬曰題辭願別詩有贈行則知此詩乃答勃之作
 綰以玄纁開成五年庚申轉左補闕義山以武宗會昌
 三年癸亥受茂元之辟意者此詩作於赴河
 陽時也其曰青萍青見疑必非無謂之語

望郎臨古郡魏書孝文曰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佳

翰之子八歲能屬文累官中書

江
白居易記潮州城東南二百
步抵雲溪溪連汀洲而一名

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

太

以此酬之也唐史開成封來江

外郎山爲湖州刺史
真諦勾蘭洞天東鑑林

止於句容之句曲山北通喬宗西通泉

影之天周廻一百五十里乃於山

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

川得佛經

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翻經
註顏真卿撫州龍興寺戒壇

中臨川內史謝靈運吟捲客

補註曰衡陽有

月令廣草化

○喬日言所

天怒識雷霆

1. **Introduction**
 2. **Background**
 3. **Methodology**
 4. **Results**
 5. **Discussion**
 6. **Conclusion**
 7. **References**
 8. **Appendix**
 9. **Index**
 10. **Table of Contents**

吾前嘗憂郡霜所天怒也不能終朝補註曰按嶺南多
 雷因史補云雷州春夏無日不雷秋日爲伏地中衆如
 病人取食之又柳文有雷山雷水其地皆近桂林最異
 俗云未驚雷被柱此又云天怒譴雷漢○喬曰悲伯
 言忘言未驚雷被柱此又云天怒譴雷漢○喬曰悲伯
 事未嘗不自歎於心也
 象井分疆近
 蘇軾爲虎泉
 風蛟涎浸岸
 此夢頃言蛟形如馬鬣涎來貼枯碑尾
 經人而望其魚○
 日二語言龍亞非
 善補鹿食柴柱
 道源注治遠記閩河之北有柴柱成林
 事補鹿食柴柱
 聲仙何馬傳蔡蔡藥閩河之柱實大
 如藥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負氣托青萍
 陳琳蔡曹植
 詩曰言以窮故受爵於亞
 萬里懸離抱危於訟閣鈴
 薛干將之器注青萍劍名
 萬里懸離抱危於訟閣鈴
 ○喬曰終歟依綢以自振
 風若離緒如之○句曲以下皆自序財義山鸞官符管
 故有象井蛟涎等句○喬曰義山蔡受王茂元辟娶
 其女丁亥受鄭亞時裴相桂州綸官湖州太守大中三
 年召拜考功郎中此作題補郎中而詩語多湖州事則
 知綢之贈詩猶未離湖州
 而此卷在內召之後也

七

雙鯉迢迢一紙書。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

園舊賓客茂陵風雨相如史記司馬相如傳茂陵病風雨相如

與諸生同舍

免家居茂陵
唐書令狐

絢字子直

蠟 亂侵房屏絳 切 蠟 留粉窓淮蜂印

侍史從清郎扶月通典

更吟去尋思有底忙

送白紬爲別書修不受邵報書云弟

聖郎表詩中有侍史從

六和經音義卷之六

寄令狐學士

令狐綯傳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老於學上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大液酣黃鶴。

元年黃鶴下太液池帝為從獵陳倉獲碧鷄。唐書以用

木陳倉至德二載更名晉太康地志秦文公時陳倉人

獵得鷄如鳥不知名幸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

曰二童名陳寶得鷄者王官谷之相極其首顯本諸

為雞雉上陳倉北阪為不奉祀之水經注昔秦文公成

前王之宮遊獵陳倉遇之於此得若石焉具色如肝

歸而寶祠之曉飲豈知金掌迴。三輔舊事仙人掌在甘

十國以夜吟應訝玉繩低。謝靈運詩玉繩低。章鈞天雖許人間聽

史記趙簡子疾將死大夫曰吾之幸所善樂與百神遊

於竹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開闔門多夢自迷。喬曰時義山在杜州結有望義之意

南星錄微 卷中

八

夢令狐學士

山驛荒涼白竹扉。殘燈向曉夢清輝。右銀臺路雪三尺。

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

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州戶東向引鈴門外雖宣事不

敢入又曰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諱謂之鳳詔裁成當直

小三昧出銀臺閣乘馬謂之大三昧。鳳詔裁成當直

歸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銜木鳳口中飛下瑞

與金蓮華炬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詢至皆驚

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觀月因戲贈唐書令狐綯

子大中三年拜中書舍人兼封平陽男初學

清涼波衙碧瓦。漢郊祀志月穆穆以金波曉始落金

表露和玉屑服之以末仙百部風相雙生之全望注金

是銅露宗泰宮井。虞顓頊并崇古樂府梳生天上曹植

詩省潤玉堂簾風絃漢殿箏。杜甫詩風箏吹雨月

琴瑟爭皆四風動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武自可官商。幾時絳竹似擬薦子虎名。漢書蘇

故蜀人悲子規鳴而思帝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為
鳥名曰杜鵑赤曰子規○喬曰義山王孫故用望帝
於海月明珠有淚文選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缺人
東入海底取寶宿於鯨人之宮利處珠則鯨人所立
之珠也亦曰泣珠轉行志南海外有鯨人水居如魚不
虞禍戮其眼注則能出珠藍田口暖玉生煙長安志藍
○喬曰述已思楚之心
安縣東南二十里其山產玉亦名玉山搜神記楊公雅
無家無終山有人與石子一升令經之轉時仕視見玉
生石上人莫知也此平徐氏有女公試求之要以白璧
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遂以女妻之補注曰因
學記聞司空表聖云戴家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
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李義山玉
生烟之句蓋本於此舊詩與干此情可待成追憶孤是
故更之○喬曰言綸通顯之樂
當時已惘然追思之難在其存日已自惘然出於望外

喬曰此時或病其假蝶或為之掩飾而蘇黃翁以為
遙然清和義山夫今不遠其詩猶不易解苟非紀事
有令狐丞相表衣之語喬亦反齒以無題為難情三
百篇之不可拾古
亦於此可斷矣

九日

會共山翁把酒時山翁山簡也霜天白菊繞堦堦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漢書

馬瞻首蕭上遺使空教楚客詠江蓠說文江蓠蕭蕭曰江
蕭根曰蕭蕭楚詞覽椒蘭共若茲今又況斯耶君官貴
車與江蓠○喬曰故犯家蕭令不得割去耳
施行馬喬曰設程程再重詩程程在行馬也或曰行馬繞
以旌別之後世人東閣無因再得親漢書公孫弘開
臣得用行馬始此東閣無因再得親漢書公孫弘開
北夢瑣言李商隱員外依彭陽公孤處以箋表交知
相國既沒子綸繼有章平之拜疎賤西未嘗分重

陽日義山諸宅於廳事上留題云云綸觀之流涕乃
為而此題終身不處唐詩紀事約至前唐後唐亞之
辟陳之重陽日商隱留詩於其廳事云云綸乃補太
學博士官溪隱曰唐史義山從王茂元為其子綸
以為志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綸當因商隱歸窮綸
或不至置則義山此詩必此時作也但綸父名楚商隱
又文和於楚詩中楚客之語更不避其家諱何耶錢
龍惕義文宗時李宗閔牛僧儒令私楚與李德裕大
相仇怨德裕相武宗五年雖未嘗忌綸於人然故
陽綸獲李王之死綸猶有大臣之度大中初立黃皇朝
登第後累辟王茂元鄭元龜亞盧弘正之客謀勇無不遺矣
太尉委用最綸九茂元惡之十年棄政
抑之於使府綸愈陰刻寡恩也哉

贈趙協律唐六典隋太常協律郎二人皇朝因
有為安平公充州素趙曾充魏家判官狀
俱議孫公與謝公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除若
百見卷中

二年歌哭處還同已叨鄉馬聲華末鄉馬司馬相如俱
更共劉盧族望通原註思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
安平公表註南省恩深賓館在在明官之南故詔之南省

東山事往妓樓空謝安傳安嘗住臨安山不堪歲暮相
逢地我欲西征君更東

錢龍惕箋大和七年令狐楚入為吏部尚書仍檢校
右僕射故詩注稱吏部相公也孫公謝公指安平與
彭陽也義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置才論
聖論以古文出公卿間為郭相國華太守所傳相
國即彭陽華太守即安平也虞基相達何家
送別並感宿館妓樓之事故詩雖然而作也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本傳韓仲卿鎮東
發枝工部郎中力與府覽大散關在梁州縣為秦
蜀要路通志在鳳翔府寶雞縣城南通褒斜路

屬漢

劍外從軍遠

劍外劍閣之外也杜甫無家與寄衣詩

三尺雪

吳日武宗癸亥義山要王氏官宗

死已

宿晉昌亭聞鶯禽

長安園山京城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日進昌坊進亦作晉

鶯鶯鰥鰥夜景侵

釋名悲怨不能高窓不掩見鶯禽飛

英華

來曲者烟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胡馬嘶和榆塞

曲

舊書衛青西定河南地按榆塞

注

和永又北還南津城西對橋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

天涯共此心

率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戎

太原

戎元也唐六典正字掌校警典籍列正文字

潼關地接古弘農

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三十里關西一里有潼水因名漢書以

萬里高飛雁與鴻

此語仙舟尚借垂雙美

白日

送雲香三代繼清風

善李

唐與郭泰同舟而緣服何由得盡同誰憐士龍多

疾疾

美艷終類晉司空

未敢

自見職而雲至華為人多妾制又好帛帶

王十二兄與吳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俸

人舊會稀

今日置身歌舞地

水棉花腰鵲鵲飛

吳錄交

近日近不去因寄

按王十二必茂元之子

行之句通

元女長詩有詩傳門處

韓同年

新居西迎家室詩蓋與之與義山為修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謝傳門庭舊未行

謝安傳曰太傅諡曰文靖世說

毛布羅山記本籍正月開花大如芙蓉落葉於子楊
花後花

正月崇讓宅

齊鎮重開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含暈。
風王後。關山月。風多量。更生。尚白露寒花未開。蝙蝠簾
旌終展轉。遂源注。南史。柳世隆。命。鼠。細。聽。細。小。驚。痛。
想。這。細。戶。水。銀。鏡。日。鏡。細。於。戶。上。以。水。銀。之。程。大。昌。日。
細。戶。爲。是。文。通。相。鏡。其。形。如。細。後。世。遂。有。直。縱。經。
之。詩。細。索。面。臨。太。液。池。是。也。背。燈。獨。共。餘。香。語。不。登。
獨。歌。起。夜。來。柳。桂。香。悲。君。起。夜。來。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舊唐書。交城縣。屬太原府。隋分。

晉陽縣。置取縣。西北。古交城。爲名。武威公王。
茂元也。本。采。偶。成。轉。詩。武。威。將軍。使。中。使。

信陵亭館接郊畿。一鏡志。信陵亭。在開封府城內。相國。

幸按茂元乃鄧坊節度使。幽象遙通晉水祠。道源注。水。

王相。耀。子。故。以。信。陵。擬。之。幽。象。遙。通。晉。水。祠。道。源。注。水。

有唐。武。成。同。時。有。涼。堂。難。街。交。蔭。希。見。曉。景。親。遊。官。日。

子。其。不。尋。桑。契。采。用。相。親。慰。晉。川。之。中。最。爲。勝。處。日。

落高門喧燕雀。風飄大樹撼熊羆。爾雅注。熊羆。多力。

能。新。消。似。筆。思。投。日。後。漢。書。班。超。爲。官。備。書。又。勞。苦。

安。能。久。事。芳。草。如。茵。德。吐。時。謝。萬。春。進。賦。草。靡。靡。以。成。

筆。現。于。吉。日。此。不。過。河。丞。相。車。茵。耳。之。山。下。祇。音。支。一。今。黃。絹。

宇。親。聖。昨。昨。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日。黃。絹。功。婦。外。

也。蓋。白。受。辛。悲。辭。宇。也。言。絕。妙。好。詩。與。修。合。淚。痕。猶。

隨六州記。月。隨。浪。碎。事。按。茂。元。開。成。中。授。忠。武。軍。節。度。使。
會。日。中。授。河。陽。軍。節。度。使。舊。書。地。理。志。忠。武。軍。
管。許。陳。蔡。三。州。河。陽。軍。管。
孟。發。衛。三。州。口。六。州。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西。漢。書。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來。
多。聚。散。紅。萼。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唯。燈。見。落。落。生。涯。
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期。

崇讓宅東亭醉後汚然有作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新秋仍酒困。一作。幽。興。楚。江。
鄉。搖。落。真。何。處。交。親。或。未。忘。一。帆。彭。蠡。月。數。雁。塞。門。霜。
俗。態。雖。多。累。仙。標。發。近。狂。聲。名。佳。句。在。身。世。王。琴。張。萬。

南道發微

古山空碧無人與。免黃驄。驄。愛。老。大。馬。鳩。如。年。芳。說。文。
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落。楚。詞。怨。馬。爲。客。竹。
之。先。鳴。今。使。衆。草。爲。之。不。芳。○。香。日。意。有。所。指。客。竹。
沉。虛。韻。按。章。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故。此。有。客。
竹。是。孤。蓮。泊。晚。香。如。何。此。幽。勝。淹。卧。劇。清。漳。

西廂發微

西崑發微卷下

崑山吳喬修齡註

門人徐時象

徐珮

校

銀河吹笙

俟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余幽夢他年所

別樹羈離昨夜驚月掛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

不須浪作縵山意列仙傳王子晉善吹笙七月七日乘白鶴於縵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湘瑟秦簫自有情王氏之作

玉山受日當時權臣未有如

西崑發微卷下

玉山高與閭風齊移天子傳天子北征東還至於新玉之山玉水流不貯泥月于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

何處更求回日取此中兼有上天梯喬日言珠容百斛

龍休睡龍于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桐拂千尋鳳

要樓詩疏鳳凰非梧桐不棲○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簪

吹罷好相攜三十國春秋京州郎安盜發晉文王張駿墓得赤玉簪紫玉簡○喬日即發薦于

名之

曲池喬日此詩似與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

分隔休燈滅燭時淳于髡傳堂上燭滅張蓋欲判江

絕勝後神記趙卿嘗臨水求羨無人許願

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李陵別蘇武詩柳絲

上河梁喬日首二句謂自日對不可知黑夜更何從

料次二句在木別時預憂分斷張蓋別時也判者捨之

而去也迴頭別後也望者去而不見也即此

大是不堪何必色李胡漢之別乃足悲乎

可歎喬日此詩似與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受日得會為幸未

梁家宅裡秦宮入梁冀傳冀愛豎奴秦宮主太會

記以言事趙后樓中赤鳳來飛燕外傳后所通官奴燕

鳳來曲喬日此與賈氏安妃二語同意皆非絕計也

言綢繆永簾且眠金鏤枕杜甫詩恩分夏簾永浴神

用匪人

總金帶枕喬日瓊筵不醉玉交杯李白序開瓊筵以

已不別後獨處情事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醉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賦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得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日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字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交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為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以喬日定妃愁坐芝田館喬日

手書地日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厄口蛇
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干其酒○喬日龍
支令狐畫蛇成矣又
婦茂元乃蛇足也

宮詞

君思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

乘府有
標
涼風只在殿西頭喬日有
警約意

為有橋邊拂面香李白詩風吹
柳花滿店香何曾自敢占流光後庭

玉樹承恩澤不信年華有斷腸喬日似以玉樹
此約拂自此

亂石補註曰空傳
石於宋置星也

虎踞龍蹲縱復橫星光漸滅雨痕生不須併碾東西路

市見李微卷下

哭殺厨頭阮步兵晉書阮籍開步兵厨人善釀有貯酒
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末二語窮

達之悲○喬日詩
有比對其為拘手

少年喬日命題亦小兒詩
之類似乎有為之作

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東觀漢記馬防後
之子也兄弟三人

各六千戶防為領陽侯特以前參贊藥動勞發定西元
以襄城美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發龍黃至盛

○喬日重封似謂直登宣室靖頭上漢書注宣室未央
前殿正室又曰丹

楚綢章平之拜上之增日靖頭會要唐左右二史
前殿正室又曰丹

○喬日重封似謂直登宣室靖頭上漢書注宣室未央
前殿正室又曰丹

○喬日重封似謂直登宣室靖頭上漢書注宣室未央
前殿正室又曰丹

○喬日重封似謂直登宣室靖頭上漢書注宣室未央
前殿正室又曰丹

夢後門歸去蕙蘭華喬日詩約廣
引牛李私人鵬陵夜微隨四窗喬日
文帝葬鵬陵注帝長安東南武
安似田勢迤其侯實要皆外戚不識寒却自轉蓬喬日
刺劉惔想勢
殆不引孤寒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更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

水在注驢水出五馬侯赤日潼水南延梓潼縣自縣西
延涪城東又南入涪水元和郡國志梓潼縣有梓

江公流天外山惟玉壘溪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

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喬日溫
玉璫贈對金步搖宜宗有意拔擢絢目抑之意者義山
亦有此事故第三聯云賦于綸之忌才無往不極也

富平少侯

富平少侯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七國謂漢景時七國
明餘慶詩三邊傳亂驚十三身葉富

平侯漢書張安世封富平侯于延壽嗣其爵卒于放嗣
叔敬武公生所生要皇后弟平恩侯尚嘉女與一

財起罷不收金彈拋林外西京雜記韓嫣以金為彈先
愛殊絕口苦却惜銀床在井頭

長安第口苦却惜銀床在井頭樂府詩集金銀床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樂吳會漫錄山海經崑崙山九井以玉為欄銀床者以

東阿王

魏志明帝太和二年後

國事分明屬灌均

西陵魂斷夜來人

郭中故事魏武帝

之後於郭之西阿陵野美人皆著制宜臺一絕六尺

林下通明顯上酒脯瓶精之屬每月所十五轉向

前作後等時王不得為天子

魏志顯既以才

揚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疑疑為太子者數矣而能任

性面有不自屏風文帝街之以竹簡信自簡官人左右

並為之說牛為當時賦洛神

喬曰後二語似有詩婚王

遂定為賦牛為當時賦洛神

勿不而一年而竟致一生頗顯此和仙事出於口則薄

德而忘中不無展轉致以不倫之語是之乎若論故實

不為世十在楚安一十二年于楚成洛神在黃初三年

相六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說故實或不論

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詩王詩王同用後利

義山何與農夫以救麥服耕來草榮芝乎

五松驛

按白氏長慶集有聖泰起

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

獨下長亭念過秦

賈誼有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

獨下長亭念過秦

賈誼有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

獨下長亭念過秦

賈誼有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

獨下長亭念過秦

賈誼有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

獨下長亭念過秦

賈誼有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

獨下長亭念過秦

賈誼有五松不見見與薪只應既斬

暫賞脈脈豈無思

援少風多力

謝靈運集有田南

衛高月有痕為含無限意遂對

英華不勝繁仙子玉

京路重復金景內經下離塵幾上界玉京元君注王京

無上大道君治無極大羅天中乃崑崙北都大府隱書

玉京之上七寶玄臺金珠玉凡主一作人金谷園注金

本京山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幾時薛碧落於始青天

金谷謂之金谷水經石崇故居幾時薛碧落於始青天

中碧落空歌注東方第一誰伴詠黃昏鏡拂鉛華賦

中有碧落空歌注東方第一誰伴詠黃昏鏡拂鉛華賦

張華詩又終應催竹葉

張衡七辨玄酒白醴蒲萄竹葉

九區先擬詠桃根

王獻之桃葉歌

莫學帝成血

現夜啼

清旦血從教夢寄魂

吳王採香徑

山有西施採香行

西且發條

下

失路入煙村

此詩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語可

援少風多端高月淡喻已之援引無人而後之門牆

援也下遂言含意欲申因對此發之仙于八句言所思

之人如在玉京金谷今乃歸碧落而過黃昏猶覺

揮杯命詠詠為伴此者乎未四句言不必悲啼或夢魂

猶可相慰夫此花芬香可採奈何使之埋沒於烟

村耶詞旨與婉當與集中獨居有懷等作參看

獨居有懷

廣重愁風逼

羅疎長月侵

集 10-154

杜明野王等賦使留心
於別鶴亦含情於採蓮
覓使嵩雲暮漢武內傳武帝夜夢與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錦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迎乙君召覓即告伴臣曰如願多少君將舍朕去矣
頭潑岸陰王家詩南登瀛陵岸回首望長安只聞涼葉院露井近寒砧

溪宮

金殿銷香鼓吹作香銷閉綺櫺一作玉壺傳點咽銅龍廣刻

下為金龍吐瀉水轉注狂飈不惜羅陰薄清露偏

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景陽宮裡及時鐘南史齊武帝以

大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五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官人聞聲早起飾李賀詩今朝盡君早不得景陽

鐘豈知為雨為雲處只有高唐十二峯補注曰香銷二句

況也狂飈二句榮枯不齊之嘆也斑竹二句言已之願聖於君王如此乃雲雨承恩者只在高唐而不下連其

南道發改卷下七

龍已於思怨乎此

或問曰無題之為令狐綯而作有顯微乎喬曰新舊本

傳寧非顯微問曰本集亦有微乎喬曰自拾遺至學士

詩題皆稱其官獨不及侍郎丞相可知紫府玉山之類

初曾有侍郎丞相之稱豈後絕交盡易為無題也題無

侍郎丞相豈非本集之顯微也哉

西崑發微卷下

西崑發微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喬撰喬一名及字修齡太倉人是編乃所說

李商隱詩按唐書商隱傳稱與溫庭筠段成式俱

以四六得名號三十六體則商隱所作別無西崑

之名楊億西崑倡酬集序稱取玉山冊府之義名

曰西崑則西崑之名又非商隱所作此書標題先

已失考其所說凡無題之詩又無一不歸於令狐

綯如錦瑟一首劉攽中山詩話以為令狐楚青衣

之名其說本謬計有功唐詩紀事稱為令狐丞相

青衣蓋沿此文特省書楚名耳喬不考其源但據

丞相之文亦執為綯之青衣他如少年一首明言

外戚平羗第一功富平少侯一首明言十三身襲

富平侯可嘆一首明言趙后樓中亦鳳來與綯何

與皆鍛煉入之然則柳枝五首非商隱明作一序

亦必謂為綯作矣

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

首一卷

〔唐〕李賀撰 〔清〕王琦彙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王氏寶笈

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長吉歌

詩彙解五卷》提要

李長吉詩編稽唐宋兩史藝文志及鄭氏通志畧皆曰李賀集後人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改題曰昌谷今稱李長吉歌詩從吳西泉本及杜樊川序也按昌谷在洛陽地誌多失載詩中原註謂昌谷與女儿山嶺坂相承山卽蘭香神女上昇處其谷東有隋之福昌宮焉按其地皆在今河南宜陽縣中宜陽于唐宋時爲福昌縣故王氏困學紀聞謂昌谷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張文潛有春遊昌谷訪長吉故居詩及福昌懷古一章專指長吉宅而言皆灼然可據注者數家俱畧而不考或且因詩中有隴西長吉之辭遂妄擬以爲地在隴西謬解紛如反爲疣贅又樊川序中反覆稱美喻其佳處凡九則後之解者祇拾其鯨呿鰲椰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一則以爲端緒煩辭巧訛差爽尤多余集所見諸家箋註刪去浮蔓而錄其確切者間以鄙意辨析其間有竟不可解者多因字畫訛舛難可意揣寧缺無鑿期于不失原詩本來面目勿令後之觀者因箋釋之不明而反墮冥冥雲霧中也長吉下筆務爲勁拔不屑作經入道過語然其源實出自楚騷步趨于漢魏古樂府朱子論詩謂長吉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

太白之詩世以爲飄逸長吉之詩世以爲奇險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顧謂其與太白相去不過些子間蓋會意于比興風雅之微而不賞其彫章刻句之跡所謂得其精而遺其施者耶人能體朱子之說以探求長吉詩中之微意而以解楚辭漢魏古樂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義之旨庶幾有合所謂鯨呿鰲擲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駭夫觀聽哉
乾隆二十五年冬至後七日西泠王琦瑤崖氏記于平安里居之寶笈樓

李長吉歌詩

序

評註諸家姓氏爵里考

二

劉辰翁字孟會號須溪廬陵人少登陸象山之門景定壬戌以太學生廷試對策忤賈似道抑置丙第後以薦除太學博士不起有李長吉詩評

吳正子字西泉時代爵里未詳有長吉詩箋註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明嘉靖中以諸生入總督胡宗

憲幕府有昌谷詩註

董應策爵里未詳有昌谷詩註合徐註刊之

曾益字謙甫山陰人有昌谷詩註李維祺王思任皆爲作序蓋其同時

也人

瑤崖王君編注李長吉歌詩落成用同林倡和韻以獎其美

趙信

樂府才名張與王爭如李氏擅彫蒼千秋甄解文中子一代奴騷協律郎莫信篇章投溷廁長留絃管在歌堂靈風呵活真神筆纂緒希功詎可忘余希之有昌谷詩注未得一見

意林趙君賜詩過獎昌谷詩解因次原韻用誌

感謝

王琦

疎慵不稱事侯王日爲編摩兩巖若章句漫追韓太傅異書難訪蔡中郎長慙錯謬同燕說那意流聞到

李長吉歌詩

倡和題詞

一

錦堂慚媿荷君昌歎嗜贈言珍重豈能忘

瑤崖次韻見荅謙謝再用前韻寄之信

箋疏精贍昔推王王逸注騷亦分疏句下淹博如君軼雅蒼仙

鬼才華窮二李前注太白集已行世時流名譽過三郎高懷嘉

與甯天地妙諦真詮滿室堂撥盡秋雲拂塵鏡從教

事釋意無忘

次和意林再用前韻之作

琦

詩教誰能繼素王清才時復降穹蒼雄跨天寶騎鯨

客籍甚元和奉禮郎諷興真堪趨大雅奇音允合奏

明堂鯨生解詁殊毛鄭祇作烟雲過眼忘

李長吉歌詩目錄

首卷

李長吉歌詩序

杜牧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冬日有懷李賀詩

蘇軾

讀李賀歌集詩

僧齊己

瀟湘懷古詩

張耒

讀李長吉集詩

李綱

長歌哀李長吉

郝經

觀明發書李賀高軒過圖詩

僧道潛

李賀晚歸圖詩

徐俯

李賀醉吟圖詩

劉因

事紀

十二則

詩評

三十二則

一卷

李長吉歌詩

目錄

一

李憑箏篋引

并序

殘絲曲

還自會稽歌

并序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示弟

竹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

七夕

過華清宮

送沈亞之歌

并序

咏懷二首

追和柳惲

春坊正字劍子歌

貴公子夜闌曲

雁門太守行

大堤曲

蜀國絃

蘇小小墓

夢天

唐兒歌

綠章封事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

并附月

天上謠

浩歌

秋來

帝子歌

秦王飲酒

洛姝真珠

李夫人

走馬引

湘妃

南園十三首

二卷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古悠悠行

黃頭郎

馬詩二十三首

李長吉歌詩

目錄

二

申胡子觴策歌

并序

老夫採玉歌

傷心行

湖中曲

黃家洞

屏風曲

南山田中行

貴主征行樂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

羅浮山人與葛篇

仁和里雜序皇甫湜

宮娃歌

堂堂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致酒行

長歌續短歌

公莫舞歌

并序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惆公	威風五首
三月過行宮	
三卷	
追和何謝銅雀妓	送秦光祿北征
酬荅二首	畫角東城
謝秀才有妾綰練收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	
生感憶坐人製詩嘲請賀復繼四首	
昌谷讀書示巴童	巴童荅
代崔家送客	出城
莫種樹	將發
李長吉歌詩	目錄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三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難忘則	賈公問貴婿曲
夜飲朝眠曲	王洛墓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馮小憐	贈陳商
釣魚詩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荅贈	題趙生壁
感春	仙人

河陽歌	花遊曲 并序
春盡	安樂宮
蝴蝶舞	梁公子
牡丹種曲	後園鑿井歌
開愁歌	秦宮詩 并序
古鄴城童子諷效王粲刺曹操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房中思
石城曉	苦書短
章和二年中	春歸昌谷
昌谷詩	銅駝悲
李長吉歌詩	目錄
自昌谷到洛後門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四卷	
艾如張	上雲樂
摩多樓子	猛虎行
日出行	苦篁調笑引
拂舞歌辭	夜坐吟
筮篋引	巫山高
平城下	江南弄
榮華樂	相勸酒

瑤華樂	北中寒
梁臺古愁	公無出門
神絃曲	神絃
神絃別曲	綠水詞
沙路曲	上之回
高軒過	貝宮夫人
蘭香神女廟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溪晚涼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長平箭頭歌	江樓曲
李長吉歌詩	目錄
塞下曲	五
五粒小松歌	并序
呂將軍歌	休洗紅
野歌	將進酒
美人梳頭歌	月漉漉篇
京城	官街鼓
許公子鄭姬歌	新夏歌
題歸夢	題沙苑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外集	

南園	假龍吟歌
感諷六首	莫愁曲
夜來樂	嘲雪
春懷引	白虎行
有所思	嘲少年
高平縣東私路	神仙曲
龍夜吟	崑崙使者
漢唐姬飲酒歌	聽穎師彈琴歌
謠俗	
以上原本終	
別書採出二首附後	
長吉歌詩	目錄
女春曙曲	少年樂
六	

李長吉歌詩首卷

錢塘 王琦琢堦編輯

緒 端臣較

李長吉歌詩敘

杜 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收
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
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
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為四編
凡二百三十三首今本昌谷集凡四卷疑即沈氏所
長吉手授非他人撰拾編次者無真蹟陳之思可
知矣劉後村作昌谷集題曰樂府雅興李賀最工張
李長吉歌詩首卷

李長吉歌詩首卷

二

公曰公子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
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
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故固不敢復辭
勉為賀敘終甚慙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中韓吏
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烟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
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
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天棺象
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園墜
殿梗莽邱壠不足為其怨悵悲愁也鯨吸鰲擲牛鬼
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蒸騷之苗裔理雖不及

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數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
發人意乃賀所爲得無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
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
肩吾宮體譜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問亦殊
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
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北夢瑣言子瞻覽李賀歌
疑其無理未敢言于時輩後于奇章集中見其詩微
通論若符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爲其敘
銘曰舊有長吉詩人固喜其才亦厭其辭落筆細
知作者用心長吉詩人固喜其才亦厭其辭落筆細
救亦未嘗讀也詩重爲序直取二三歌詩而止始知
李長吉歌詩首卷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敘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
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
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輩爲密每旦日出與諸
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
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
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
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吉
從婢取書研墨醢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
李長吉歌詩

四首卷

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
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
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
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
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嬰長吉
時呼太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立名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
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燂燂有烟氣聞行車
聲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
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

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
觀闔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
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
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
不多耶長吉生時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
亦多排擠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
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且日出遊從小奚奴騎
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五

成其文余爲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
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
五里有投金澗澗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
餘步基址陂陀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
櫟合數十抱葉條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
深處可活魚鰌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
里民樵畝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
乘驢領小吏經薦投金渚一往至得陰大櫟隱巖蔭
坐于積水之旁吟到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
廢今禿躁下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王府請以假尉

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潞叟漁
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挾撓刻削露其
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爵
耶長吉天東野窮至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
哉正坐是哉

冬日有懷李賀長吉

戴叔倫

歲晚齋居寂情人動我思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詩
月冷猿啼慘天高雁去遲夜郎流落久何日是歸期

讀李賀歌集

僧齊己

赤水無精華荆山亦枯槁元珠與虹玉璨璨李賀抱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六

清晨醉起臨春臺吳綾蜀錦胸襟開狂多兩手掀蓬
萊珊瑚掇盡空土堆

福昌懷古

張耒

少年詞筆動時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獨愛詩篇超物
象祇因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
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

讀李長吉詩

李綱

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鏤騎驢適理外五藏應爲愁
得句乃足成還有理致不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
遺編尚如此嘆息空搔頭

子雲韶樂工無不諷誦補太常寺協律郎卒時年二

十四

舊唐書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授筆輒就如素拂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即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九

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警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遊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撰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新唐書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見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總角倚衣而出二公不之信

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轡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公特著諱辨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太平廣記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確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于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璿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其母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十

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圓構新宮名曰白瑤以某榮于辭故名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旣而告去夫人寤其異其夢自是哀少

解太平廣記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子綰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鎮年少

以明經擢第亦工篇什常願結交賀一日執贄造門賀攬刺不荅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幸賀相國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目當要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謫晉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為時輩所排遂成憾荆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錄談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為筆硯之舊名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存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滿年絕跡李公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士

忽從何處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湖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與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幽閑鼓吹

篇文筆樂駁

錄記

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

宗此二人

周語錄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憂劣矣

周語錄

李益長于歌詩德宗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冊府元龜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絃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樂人輒以重賂購之樂府稱為二李

唐書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露一命于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骸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述傳錫平曾買島劉雅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啣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

容齋三筆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主

詩評三十二則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

才

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

鬼仙之詞耳

詩話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仙詩鬼詩皆不堪多見多見

則仙亦使人不敬鬼亦使人不驚

蘇詩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折紅翠開闢蠻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鯢觸巨海濤濤怒翻則觀長

吉之篇若涉嵩之嶺視諸阜者耶詩事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朱子類

李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才太白以意為主而

失于少文賀以詞為主而失于少理虞集詩話

張爲作詩人主客圖序以孟雲卿爲高古奧逸主上

入室韋應物入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

升堂李觀賈馳李宜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陳潤韋

楚老○飛香走紅滿天春上集酒酣唱月使何行王

事紀句酒踟天磨刀割紫雲紫雲石右張爲取作主客圖詩唐

李長吉歌詩首卷

元和歌詩之盛張王樂府尚矣韓愈李賀文體不同

皆有氣骨退之等作前賢稱之詳矣若長吉者天縱

奇才驚邁時輩所得離絕凡近遠去筆墨畦徑嗚呼

使假之以年少加以理其格律豈止是哉唐詩品彙

大序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

輿李涉李益耳○玉川之怪長吉之現詭天地間自

欠此體不得詩話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于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蘇軾

或問陸放翁曰李賀樂府極古今之工具眼或未許

之何也放翁曰賀詞如百家錦綉五色眩曜光奪眼

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于用無有也予謂賀詩妙

在與其次在韻逸若但舉其五色眩曜是以兒童才

藻日之豈直無補已乎趙景光

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惟李賀一人設色穠妙而

詞旨多窮篇外刻于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入稱

張王視此當有奴郎之隔耳○譚友夏云詩家變化

盛唐已極後又欲別出頭地自不得無東野長吉一

派詩話

李長吉歌詩首卷

李長吉詩奇而入怪周崇芝古今

篇章以平夷恬淡爲上怪險駭趣爲下如李長吉錦

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

駭矣蘇軾詩話○李賀舉口此語未盡然雁門悲

壯夷雅蘇軾詩話○李賀舉口此語未盡然雁門悲

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甚雕

琢肝腸已垂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

哉唐李賀本朝那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周益公年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于刺鍊無天真自

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無梁棟知非大厦也

○李賀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詩話

鍾伯敬稱長吉刻削處不留元氣自非壽相此評極

妙譚友夏謂從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詩話

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王聽不得直是荆

柯一片心原自渾老詩話

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

日金鱗開撫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特以方倦

欲使閤人辭之聞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

之乃東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讀父方黑雲壓城

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公去取不

李長吉歌詩首卷

同誰是予曰宋老頭中不知詩凡兵間城必有怪雲

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

矣予在真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

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外集

李賀金銅仙人歌魏官牽車指千里牽與韓相近車

軸相閣而行也世多不識此字淵作牽牛之牽詩林

猶能存此字形而本集中反多謬矣外集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

道吳刀剪灑正用老杜題王宰書山水圖歌焉得并州

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

疑亦偶同不失為好語也容齋

王右丞詩楊花愁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稍惹碧雲

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線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

用惹字凡四皆絕妙外集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吾有取焉詩話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

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迫

長吉之語詩話

王右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

李長吉歌詩首卷

功之句予每為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竊也詩話

李長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

全句也外集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

世予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

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詩話

世目李長吉為鬼才夫陶通明博極羣書恥一事之

不知曰與為顏仙寧為才鬼然則鬼才豈易言哉長

吉名由韓昌黎起司空表聖評昌黎詩驅駕氣勢若

掀雷抉電撐決天地之垠而長吉務去陳言頗似之

等之草木臭味也由其極思苦吟別無他時阿婆所謂嘔心乃已是以隻字片語必新必奇若古人所未經道而實皆有據案有原委古意鬱浮其間其庀蓄富其裁鑒當其結撰密其鍛鍊工其丰神趣其骨力健典實不浮整蔚有序雖詰屈幽奧意緒可尋要以自成長吉一家言而已杜樊川序謂騷之苗裔令未死且加以理可奴僕命騷未爲不知長吉亦未爲深知長吉詩有別才不必盡出于理請就騷論米子以屈原行過中庸辭行流于跌宕怪神怨懣激發不可爲訓林應辰則以詞哀痛而意宏放興寄高遠如異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七

崙閭風西海陸皇之類類莊氏寓言劉舍人指其詭異譎怪猗狹荒滯四事異乎經典而自有同乎風雅者騷詣絕窮微極命庶物力奪天巧渾成無跡長吉則鋒穎太露蹊徑易見調高而不能下氣峻而不能平是于騷特長擬議求變變化安得奴僕騷也傳稱其細瘦通眉長指爪貌與人殊而諸樂府亦若九歌東皇太乙以至國殤禮魂諸體信乎其爲鬼才矣或言元微之以詩謁長吉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微之怒以父諱事阻其進元微同時是長吉前輩語或失真然以彼其才目曉中寧置微之屬者海內稱詩以

元白爲宗鄙但枯淡稚弱猥雜曾委巷歌謠之不如問好爲長吉鬼語而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點塵奈何率爾信腕信口無所取裁妄自攀附猶假子假鬼而效見辭相戲相恐也終身論墮鬼趣才何有焉李賀詩解序

有明俊秀月之質則必有崩雲湧雪之驚有練川楮陸之平則必有雁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誥之正則必有竹墳石鼓之奇有魯論孟子之顯則必有墨兵蒙寇之幻窮則必至于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理也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世工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大

其體幾于一管之吹矣李賀以僻性高才拘腸貯眼跳梁其間其最稱筆視知者鏡深繆隱之韓愈而所極賦隸視者明經中第之元稹也賀既生空一世世亦以賀爲蛇虺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錮之蓋不待潤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容人間世矣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微事大約言悠悠之輩何至相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虛度故以其哀激之思變爲晦澀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兩冷澀刻法當天乏顧其冥心千古涉目萬書嘆空繡閣攤

地絕塵時而螢吟時而鸚鵡語時而作霜鶴唳時而
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燭雲時而碧燐
對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
不可解者甘遞世之悶卽杜牧之距接最密猶以爲
殊不能知也

王忠文公詩解序

李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駝梁臺慟興亡歎桑海如與
今人語今事握手結胸愴淚漣漣也賀亦尋常今之
人耳千年心眼何爲使賀獨有鬼名哉夫唐人以賀
赴帝名共慕之爲仙今千年學士乃畏之爲鬼以爲
仙則賀死而生以爲鬼則賀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左

不在二十七年之後乃在二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
又不在借諱錮身投溷掩名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
摘賀贊愛賀自以爲知賀之人也劉會孟曰千年長
吉予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
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辨耳夫鬼亦人靈而已
既以外理又不近人有物如是者奚但鬼而已哉雖
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復生唐人已慕之爲仙
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葬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
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既畏之爲鬼矣賀自言
則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是謂鬼定不死也故生死非

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者此千年來擠賀於鬱
菴沈屯中非死非生若魘不興者終不能豎眉吐舌
噴血雪腸于天日之前是賀所大苦也乎

李忠文公詩解序

李長吉歌詩

首卷

平

生元和之時哉李賀既於讒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辯
可謂愛賀矣然讒者百而愛者一是愛不勝讒也古
今仇才者百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離
騷則愛者且千萬人讒何傷賀才學騷者也而處時
不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憲宗英主也裴度爲
相當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深器之及愈爲御史在貞
元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三矣數上封事何難一薦
之度而考之史卒無聞焉或曰中原時常用兵無事
儒生而叔文之黨方錮天下賢士大夫不使登進卽
愈之身一貶陽山再貶潮州躬之不恤何暇爲賀逮

後爲彰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年死
豈不悲哉或又曰賀之阨于譏宜也屈子悼宗國之
亡其憂大故其辭盛賀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
作詭譎之辭以致忌者按詩淵淵斯已過矣曰非也
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
鎮之專權也閹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
禍結也以區區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
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澁諸咏庶幾
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其言
既無人爲之誤繹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亦重可悲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三

乎宋琬昌谷
集世序

世之苛於律才人與才人之苛于律世兩相厄也人
文淪落之日處才難人文鼎盛之日處才尤難屈原
賈誼才同而世不同世不同而處才之受困又同楚
襄漢文殆猶霄壤離騷鵬賦後先同悲然則才不問
時代而所遇皆窮天亦何必重生此才爲詩人困耶
詩三百篇大抵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作也詩亡而後
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續詩也屈賈輩以
騷續詩是以詩續詩也是又以詩續春秋也其辭異
其旨同也唐取士以詩是不欲詩亡也是將欲續王

風非欲續騷也而唐之才人歷數百年爲特盛終唐
之世才最傑者稱兩王孫焉嗟乎唐之祖宗創制立
法以網羅奇俊冀無一失其雲初秀出宜爲舉世所
推坐致通顯乃邀其禍于祖宗者卽厄其遇于子孫
吾何能不爲李白李賀惜唐才人皆詩而白與賀獨
騷白近乎騷者也賀則幽深詭譎較騷爲尤甚後之
論定者以仙子白以鬼子賀吾又何能不爲賀惜白
與賀俱不遇而一時英賢蔚起泥者出其中愛者出
其中卒至廢棄寢滅而以賀視白則白之處大寶也
不較愈于賀之處元和哉白于至尊之前尚能眦眦

李長吉歌詩

首卷

三

騷橫微指隱擊一時官禁欽仰亦足傾倒一世其擠
之也不過一閹人婦子耳乃賀以年少一出卽擢塵
網姓字不容人間其擠之也則皆當世人豪焉賀之
孤憤恨不卽焚筆硯何心更事雕績以自喜乎且元
和之朝外則藩鎮悖逆戎寇交訌內則八閹十六子
之徒肆志流毒爲禍不測上則有英武之君而又惑
于神仙有志之士卽身膺朱紫亦且鬱鬱憂憤矧乎
懷才兀處者乎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于是寓今托
古比物徵事無一不爲世道人心慮其孤忠沈鬱之
志又恨不伸紙疾書纏纏數萬言如翻江倒海一

指陳於萬乘之側而不止者無如其勢有所不能也
故賀之爲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刻當世之弊切
中當世之隱倘不深自發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
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滅藏哀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
什言之者無罪問之者不審所從來不已弄一世之
奸雄才俊如韓賡暗啞且令後世之非者是者惡者
好者不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真心又安得其所爲
是非好惡之敢心哉

姚文寶昌
谷詩註序

昌谷生二十七歲然無年譜可考第揆之杜牧之序
則太和五年稱賀死後十有五年矣自太和五年溯

李長吉歌詩

首卷

重

之是賀卒于元和之十二年丁酉又自元和十二年
溯之是賀生于建中之二年辛酉前按長吉之生當
數至元和十二年丁酉恰二十七年也
若云生于建中二年辛酉多却十年矣
歷德宗順宗
憲宗三朝詩多感諷誹怨當世忌之者多故不敢自
係以年且甚早卒又爲中表所啣以其詩投溷廁中
卽沈公子明所集四編亦皆散亂無次如高軒過一
詩乃賀七歲時爲韓員外皇甫侍御過其家使賦者
也而編之三卷中可知其卷帙之不足憑矣 詩至
六朝以迄徐庾騷雅漢魏浸失殆盡正始之音沒于
滑稽識者傷之唐詩自開元天寶而后愈趨卑弱元

自才名相埒其詩爲天下傳詠當時號爲元和體人
競習之類多淺卒靡爾而七言近體尤甚至問老嫗
之可否于寵下博才子之聲譽于禁中賀心許之乎
當元稹謁賀賀呵之曰明經中第何用謂爲豈真薄
其爲明經耶薄其競趨時名以此中第也故力挽頹
風不惟不知有開寶并不知有六朝而直使屈宋曹
劉再生于狂瀾之際斯集惟古體爲多其絕無七言
近體者深以爾時之七言近體爲不可救藥而姑置
之不議論也夫以起衰八代之昌黎與皇甫諸公儼
然先輩乃獨降心于隴西一孺子則知昌谷起衰之

李長吉歌詩

首卷

重

功不在昌黎下已 抱樸子曰懷莫逸之量者不矜
風俗以立異至若立異而使人斥爲神鬼也昌谷過
矣雖然响嘯石鼓音義井然世間安得有奇卽有奇
亦安得有不可解者余謂昌谷無奇處原無不可解
處第世人患耳食而胸無定識遂徇聲逐影究如夢
中說夢終屬恍惚晦菴先賢大儒也其註詩猶有議
焉者謂其拘于鄭聲淫一語而靜女子矜皆指爲淫
焉母惑乎世之註昌谷者拘于牛鬼蛇神一語直欲
繪一穉穉幻怪之狀以爲昌谷也廬山真面目終不
可見矣

姚文寶昌
集凡例三則

首卷終

落香書吳興沈充錄小錢謂之沈郎錢

還白會稽歌

庚肩吾於梁時嘗作官體詩引以應和皇子及國

勢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

道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南史

謝靈運之入歲能賦詩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

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諸參軍太子通事舍人

中庶子及簡文即位以爵為度支尚書時上更令

陽公大心居吾因能入東賦諸子仙使會稽州流

吾松筆便成辭其美詩今乃創以當會稽郡令仍

文道奔江陵歷州刺史仙乃創以當會稽郡令仍

李長吉歌詩卷一

野粉椒壁黃濕滿梁殿二句見城後宮廢荒

房殿名皇所居也以椒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為京城應教人秋食夢銅華

浦晚也○塘中蒲草也晚衰非脈辭金魚鴈臣守

連腰承上而發身也吳正子註金魚鴈臣守

魚長吉之詩袋而川金魚鴈臣守

山城寄柳楊柳之唐書柳字大圭元和初

敬之字相李宗元初為柳進士柳字大圭元和初

韓愈工部尚書祭酒兼御史中丞史部尚書柳

謬著時為所取去其交情之密可知矣此詩乃

草暖雲昏萬里春官花拂面送行人自言漢劍嘗飛

李長吉歌詩卷一

去何事還車載病身

兵陳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劍孔子履王

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醪臨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左思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李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日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間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酒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人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之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後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事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盧善注吳郡人記州而醪今夕酒細快去時書

竹

織

者

變性

司 公

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

其須

利

37 48

始爲奉禮愷

舊東河志昌名
昌名

馬蹄痕循回自

有齒之類無花木
耳是通俗文

吉歌詩
卷

騷騷無聊之長二况

書會去洛鶴病

書會去洛鶴病

機馬旅京師久

近岸犬即騰上

五往還纒半月古
羅列成行妻

七夕今

意琦謂以本朝帝

意琦謂以本朝帝

咏懷二首

相如歸素與臨卽令王吉相善于是往舍都亭臨卽
中富人卓王孫程鄭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名之
有女文君心悅而解之夜以爲鼓一再行是時卓氏
能于財君進仕宦而解之夜以爲鼓一再行是時卓氏
居不慕官爵既病免家居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
相如已死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
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祠于泰山孟康曰
梁父禮肅然漢書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孟康曰
王者功成治定告成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孟康曰
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以封玉牒者
全泥以水銀和金爲泥以封玉牒者
其二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
頭上無幅巾苦藥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

李長吉歌詩卷一

長吉每騎驢出遊遇有所得卽書投錦囊中及暮
歸足成之所謂日夕著書是其事也其母見所書多
歸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其苦吟若是故考年
少而已自悔髮自笑用心過勞非養生以致壽考之
道當乃得相宜何爲役役而稿死于文字之間乎詩
小雅如南山之壽不爲不崩宋書龔末王公名上多
委正服以幅巾爲雅所謂幅巾者不著冠幘以一幅
巾裹其頭發取其便適而已苦藥黃蘗木皮也其
味其苦故曰苦藥可以染黃色田野人家多用之○
著書二賦本作看書
相宜與本作自宜

追和柳惲

按梁書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立
仕仕至吳興太守嘗作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
日落江南春興太守嘗作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
不返春華復脈脈不道新知相如只言行路遠吳
正子以長吉追和者另是一篇

相類恐追和者另是一篇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淦斬龍子演繁露唐世舉人呼已弟者爲
斬蛟事○吳淦一作吳江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
平鋪吹不起故以喻中月光其掩而長者有似劍形
帛練爲帶詩人川練蛟胎皮老蕞藥刺鵝鵝萍花白
帶字皆謂帶之白者鵝尾以鵝魚皮爲劍室其珠文歷落若蕞藥之刺以
鵝尾以鵝魚皮爲劍室其珠文歷落若蕞藥之刺以
山海經註鰐魚皮有珠文而堅長三四尺未有毒
蚤人反可飾刀劍今臨海郡有之本草鵝水鳥也
大如鳩鵝近尾不能隨行常在水草鵝水鳥也
擊之便起其膏塗刀劍不鏽鵝膏西人至則沉或
萍青翠染也又本草白鵝似山雞而色白有黑文如
池鵝尾長三尺體備冠距紅頰赤背丹爪○蛟胎皮
老一作蛟增老
皮鱗一作鱗
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

集 10—178

矣。○玉龍文苑英華
作玉環一作玉琴

大堤曲接大堤曲起于簡文帝所制曲州十曲
陽羨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陽曲日朝發
陽羨曲蓋出于此一統志大堤在襄陽府城外

妾家住橫塘紅紗滿桂香青雲教綰頭上得明月與
作耳邊瑤簪橫塘與大堤相近其地當在襄陽非金陵
在下邑屬臨淮非是紅紗謂紅紗意或謂是紅紗衣
深名穿耳施珠曰瑤傳元詩耳繫明月瑤謂以明月
教織一作青絲學綰

蓮風起江畔春大堤上江北
人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唇鯉魚尾猩猩唇皆珍美之味
春飲肉之美者猩猩之唇○妾食莫指莫指莫指莫指
程綽文是英華作與名程程程莫指莫指莫指莫指

歸帆少今日舊清花月朝楓樹老遠去之思甚一去

李長吉歌詩 卷一 南

不能仰來不見絲浦之中歸帆之少可驗耶况日月
如馳盛年難駐朝暮之間而紅顏已更矣深言嘗及
時行樂之意昔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是也極樹之老
啼古曲云昔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是也極樹之老
者磯石多節以喻老醜之狀○絲浦一作舊浦

獨國絃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
獨國絃樂府古題要解蜀道難備言銅梁

楓香晚花靜錦水南山影郭璞爾雅詁楓樹似白楊
楓香是也太平寰宇記灤錦江即錦江江有脂而香今之
至此灤錦錦彩鮮潤于佛水故曰灤錦江江有脂而香今之
猿哀竹雲愁半嶺猿排石樹枝若將墜者蜀地多猿
水經注每毛晴初霜日林寒凋肅常有高猿長嘯屬
引凄異空谷傳聲哀啞久絕故魚者數日巴東三峽
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竹雲愁半嶺謂半嶺之間
野竹叢生烟雲相繞其高可知行者觀之而生愁也
唐太宗詩雲凝愁半嶺覆碎纈高涼月生秋浦玉沙
天○陸曾本作附竹雲一作行雲

瀉九州遼闊四海廣大而自天上視之不過點烟杯
中夢中之遊真豪矣爾雅距齊州以南刑揚註濟
言中國也

唐兒歌杜肅公之子○吳正子曰諸本皆作唐
為是唐歌兒恐是倒書又字舊唐書杜黃裳字
道素京兆杜陵人拜平章事封鄆國公男載為
太子太僕使弟勝慶人還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
入吐蕃使弟勝慶人還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充
謂唐兒者不知何人其後杜肅亦封鄆國公然
在諱宗時去長吉之沒久矣知字即肅字唐元
宗以字形類

頭玉硤硤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頭玉硤硤謂頭
翠謂眉色如翠也○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
真姚經三本作奇○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
秋水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
天廟器猶云瑚璉可以供宗廟而薦鬼神之器

李長吉歌詩 卷一 六

也李翱侯外傳賀知章竹馬梢梢搖綠尾銀鸞睽光
嘗曰此獺子目如秋水錦繡萬花谷隋大業中內官
踏半臂多服半臂除今長袖也唐高祖改其袖謂之
半臂出多始此言半臂之上也東家嬌娘求對值濃
銀泥畫鸞鳥光彩映人目也世說殷中軍被廢在
笑書空作唐字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書吳本作
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之眼大謂世祿
貴

耳猶云巨眼之意若作實
形解便與上文躡神犯複

綠章封事為吳道士夜醮作○隋書道經有消
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并具贊幣燒香陳讀云
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
下陳設酒脯辭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為演繁
列宿為壽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家科儀奏事
露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家科儀奏事
于天帝者皆青藤紙朱字名為青詞綠章即青

詞謂以錄紙為表章也漢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蓋封其書函之口不欲令其事泄也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青霓扣額呼官神鴻龍玉狗開天門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 并闕月

正月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黃著柳官漏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正月 上樓 薄薄淡霏弄野姿寒綠幽風生短絲

1

九月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漏刻之法以銅內刻以爲節。令水漏而刻見以驗晝夜昏明之候。玉壺銀箭言其飾之華美。江總雜曲。且水銀箭莫相催。斜舞上羅幕。燭籠兩行照飛閣。飛閣有雷。燭籠左右列成行。與此聯句意相似。張衡東京賦。飛閣神行。薛綜註。周倫註。飛閣高閣也。故曰飛閣。機訖飛閣。踰通波濤。珠帷怨臥不成眠。金鳳刺衣

十一月

官城團圞禦嚴光白天碎碎照瓊芳瓊芳雪 搥鐘高
飲千日酒戰却凝寒作君壽博物志劉元石于中山
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
權界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元石前來沽酒醉向醒
耳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于是開棺醉始醒
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北堂書錄志怪云齊人田
無已釀千日酒過飲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溫泉在
一斗醉臥千日方醒
何處謝惠連古賦火井滅溫泉冰華陽國志臨邛縣
之頃許有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
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邛蒲縣有溫泉泉冬終夏熱其
李長吉歌詩 卷一 三
溫可淪雞豚下流治疾病在何處思之而不
可得也○泉合一作冰合溫泉一作溫湯

日脚淡光紅灑灑薄霜不銷桂枝下依稀和氣排冬
嚴已就長日辭長夜陳後主詩日脚沉天外謝朓詩霜下桂枝銷一作解

閏月

帝重光年重時以帝有重光之帝引起年行重時之
註武猶文謂之重光猶借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蔡沈
 舜如堯謂之重華也七十二候迴環推天官玉璫
 灰剩飛禮記正義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
謂司天文之官後漢書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
歲必問宮室之變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
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端按曆而
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

妃卷簾北窓曉窓前植桐青鳳小秦妃似指素綰公
 鳳謂之鵲述異記塗修國麻青鳳之文苑本王子吹
 卷簾北窓曉作卷羅八方曉植桐作食桐者周
 笙鵲管長呼龍耕烟種瑤草玉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鳳鳴鵲管謂笙上之管以玉爲之其狀如鸛管瑤
 草仙家所植玉芝之類十洲記方丈洲在東海中心
 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仙家最十萬耕田種
 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正是其事○吹笙文苑作
 吹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常時彩色皆
 元稹詩藕絲衫子榴花裙是也十洲記長洲一名青
 邱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五千里有二干國名一洲之上專
 是林木故一名青邱又有仙草靈藥甘夜玉黃靡所
 不有天真仙女遊于此地所謂青洲即青邱是耶
 郭璞詩翡翠蘭闥李善註蘭若蘭秀也張衡詩若
 芝蘭也○青洲東指義和能走馬海塵衛生石
 仙期不作青洲非
 李長吉歌詩卷一
 山下能走馬言日行之疾速如走馬海塵新生石山
 生石山下文苑作
 海雲初生石城下
 浩歌楚辭臨風悅兮浩歌浩歌大歌也
 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徧
 紅彭祖成咸幾回死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
 足八尾背青黃漢武內傳彭祖般夫也姓錢名鏗帝
 顓頊之孫陸終氏之子歷夏殷末八百餘歲常食
 庭芝善導引行氣後昇仙而去王逸楚辭王咸古
 神巫也郭璞成山賦巫咸者實以鴻術爲帝堯醫
 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四句言山川更變自開闢至今
 不知幾千萬歲人生其青毛驄馬參差錢嬌春楊柳
 問候過一世不能長久
 含細烟箏人勸我金屈卮神血未凝身問誰
 驄馬馬

色者其文作淺深斑駁郭璞爾雅註謂之連錢龜金
屈厄酒器也據東京夢華錄云御筵酒臺皆屈厄如
菜碗樣而有把手此宋時之式唐時式樣皆亦如此
神血未凝身問誰謂精神血脈不能凝聚長生于世
上此身果誰屬乎猶莊子身非汝有之意四句見及
時行樂亦無多時○文苑英華本驄馬作驄馬細網
作細網神血未凝身問誰謂精神血脈不能凝聚長生于世
誰作神血未凝身問誰謂精神血脈不能凝聚長生于世
本無主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舊註指
劉宋時之都護丁時又謂歌樂府中丁都護之曲而
伯規候好讀正三品武都護從二品都護當是從
二品上會同都護府之官屬或從武官而加衛都護者
與長吉同會縱飲慨有不遇知己之嘆故以其官
之平原君虛已下士深可敬慕今日但無其人惟當
買絲繡其形而泰之取酒澆其墓而平之已矣深嘆
舉世無有能得士者元和郡縣志平原君墓在洛州
李長吉歌詩卷一
肥鄉縣東南七里不在趙州而此云趙州土以漏催
平原君為趙之公子故云○浪飲文苑作亂舞漏催
水咽玉蟾蜍衛娘髮薄不勝梳看見秋眉換新綠二
十男兒那刺促銅鑪中吐之下作蟾蜍張口承水
流入壺中以驗時刻漏龍水咽玉蟾蜍見光陰易過
所說微器衛娘亦是奉朝之妓皆據一時所見者而
言末二句自言其志不能受役于人潘岳閑道詩
和嬌刺促不得休銀書李帳餘紉刺促以求先刺促
謂受役于人徐文長以不開懷解之非也○文苑本
髮薄作髮薄看見作羞見
新綠作深綠二十作世上
秋來
相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秋風至則相葉
其聲如紡績故曰啼寒素或曰絡緯故是蟋蟀鳴則

缺兮江中遺余佩今幾滿之意明已之珍寶不致愛
借以求神之昭庶伯好也此篇旨趣全放楚辭九
吟龍堂王逸註言河伯所居也此篇旨趣全放楚辭九
歌之文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此篇旨趣全放楚辭九
無怪其意者絕

秦王飲酒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二句言其以威
古之稱帝王者謂其時乘六龍以御天此則變言騎
劍遊八極各有取義一以文德為美一以武功見長
不遠其意而況于日乎亦義和誠口玻璆聲劫灰飛
盡古今平林依起世經云順天行天下安不之意法苑珠
一山句上林依起世經云順天行天下安不之意法苑珠
看似國何等二所計金及玻璆一而兩分若等五
金成清淨光明一面之分是之使之行也三輔黃圖武
和為日之御殿日者樂之分是之使之行也三輔黃圖武
李長吉歌詩卷一
帝初穿昆明池有黑土帝問東方朔東方朔曰西域
年久遠人焉極短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
火災難不作乃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時○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情○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也○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廣州龍頭正北義為龍頭梁簡文帝詩湘東醴酒
長口吐之銅尊西十斛論西征且大書龍從腹內受
列酒之郡金樽以金飾琵琶之側也振振星之耀
古詩益影金樽以金飾琵琶之側也振振星之耀
屬會益影金樽以金飾琵琶之側也振振星之耀
注雨以吹笙一名參差而斜吹之如兩脚即用至山事
狀其聲之忽似為近之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
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醉不醒日歸一曰不

治也喝月使倒行不飲其速落猶傳元詩安得長繩
繫白日之意銀雲白雲相見次貌舊唐書宮門銀下映
宮闕如白晝之事報一更見下夜未久之意呂種玉
外官引賀詩官中掌事報一更見下夜未久之意呂種玉
更不止引賀詩官中掌事報一更見下夜未久之意呂種玉
聊貴然考諸本無何所據六花樓玉鳳舞海綃紅
文香淺清黃鵠跌舞千年能吳正子註鳳舞海綃紅
彈瑟也傳弱也困也劉錫不傳鼓吹裝回其聲作聲
謂舞態上樓已言琵琶吹笙不應鼓吹裝回其聲作聲
載然分界兩不此句時歌體舞進之婉轉後又復言
所綴之綃兩不此句時歌體舞進之婉轉後又復言
無者所綴之綃兩不此句時歌體舞進之婉轉後又復言
也○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李長吉歌詩卷一
黃仙入燭樹煙輕清醉眼淚泓泓海錄碎事仙
桐其皮枯如修竹或謂之為樹皮或謂之為樹皮
夜宴之仙姑修竹或謂之為樹皮或謂之為樹皮
佳名之仙姑修竹或謂之為樹皮或謂之為樹皮
琴瑟古今通有此稱其曰琴瑟者如之數日
琴瑟古今通有此稱其曰琴瑟者如之數日
見○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秦王之醉不言而自見矣若醉態夫侍宴之妃嬪
長○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文○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侍○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作○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德○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按○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秦○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雍○古今平文苑作今太平之龍頭瀉酒邀酒星金

師出鎮咸陽以禦吐蕃所謂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
天自碧者此也自朱泚李懷光平後天下畧得安息
所謂劫灰飛盡古今平者是也禍亂既平國家閑暇
暫與宮妃宴樂飲酒亦事之常長吉極意抒寫聊以
紀一時之事未必有意識誚其說之不當過于誇張
乃是長吉不能少加以理使然若句按字擬深文曲
解以爲詠議之詞不惟失詩人之意而用會穿鑿有
法段落俱無脈絡貫注于中不免以文害辭以辭害
矣

洛姝謂洛陽之美人真珠其名也

真珠小娘下青廊
洛苑香風飛綽綽
清廟迤邐而寥廓
之

釵玉燕光高樓唱月敲懸璫述異記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拾遺閣有神女留

此叙光武甚異共謀欲碎之明視叙厚惟見自燕直

李梴吉歌詩 卷一 无

對月而唱也懸璫玉佩敲之以爲歌聲之節薛鳳桂

露灑幽峯紅絃袅雲咽深思富川注錦文閣按而彈以寄其幽怨之深

春水咽紅絃則紅絃乃箏之絃也以紅爲色彼時風

低抑揚相續不絕之意
花袍白馬不歸來
濃蛾疊柳

香唇醉與此詩句意相不似蓋念所歡之人不來故發

之靜而不言也○濃蛾吳本姚仙期本作濃蛾金

屏風蜀山夢
鸞裙鳳帶行
烟重八聽龍
是臉羞移上

絲繁散取歸河而臥黃如平田新女尋我
已于作照紗燕

安少矣
 王行私
 云肺風
 新開屏
 方風之
 金龜作
 宜其和
 疑害詞
 官李康
 長

問初學編金鵝觀二詩可以證蜀山卽巫山也前類

即行雲行雨之謂重謂不能出門以寬所望之人八
 上已見日光而曉夢初覺寢臉才移但見日色透窓
 謂之細雨而入舒散如絲寫問人屋中所畫美人姚
 經三意謂入曉即隙駒之謂皆非是○驚裾姚經三
 本作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衛髮四時芳玉喉窈窕
 排空光牽雲曳雪留陸郎市南曲陌皆妓女所居之
 陸史記曰臨后字子夫與武帝傳衣得幸頭解御
 其髮質悅之因立爲后今本史記無髮字約照詩發
 雲衛女迅吳王子許廩森歌晉宛轉之妙排空光猶
 響過行雲之意乘雲曳雪謂攜其衣裳而留之也樂
 府明下章曲陸郎乘班騅市南曲陌之家宕客婉態
 歌聲徹天能使陸郎留戀何其
 歡好以反襯真珠之寂寞不樂

李夫人

李長吉歌詩 卷一

紫皇宮殿重重開
夫人升入瑤臺綺
香繡帳何時

散青雲無定水咽我息而雲亦爲之無光水亦爲之悲咽泉物如羽爭云之爲火月入旁旁者直象冬

此人所共知矣。蘇軾《村花隱》：「秋月孤照，驚蟬嘶，直新強。」

商帝之悲病爲金絲行之謂撫綏而寫意惟商聲合乎商也

仙期木作翻文苑英華驚啼作曉啼商絲

紅樓夢懸揣瑤臺小奴還相望玉蟾浴水

夫人遊宮中所見無一句不與淒涼之態楚辭

招魂紅樓夢抄沙飯元非在梁瑤所製之玉瑤也此句

借人帳曉之吏俱見前註沈約詩蘭葉參差拂半紅

○按此詩必是嘗時有寵幸它嬪亡沒帝思念而悲

之長吉將賦其事而借漢武帝之李夫人以爲題也
觀詩中並不指其書而李夫人傳中一事可見與秦王
飲酒一章指其書而李夫人傳中一事可見與秦王
不信夫○紅壁文苑作空壁一作紅壁小妓一作小

走馬引 古今註走馬引博里牧養所作也爲父
而仁去明且祖之馬跡也乃爲然大格曰豈吾
所居之馬跡也乃爲然大格曰豈吾

我有辭鄉劍王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
朝嫌劍花淨草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玉鐱前劍鋒之色白淨如玉也截雲即莊子說劍篇
上決浮雲之意劍者君子爲身之器不得已而後
無所用乃棄之劍之爲子不得一試其技使劍鋒冷
用之乃棄之劍之爲子不得一試其技使劍鋒冷

李長吉歌詩 卷一 聖
可惜劍不知持劍而向人正所以照顧已身而不使
是時身之受傷也若但能持劍向人而殺之不解
持之以照顧已身誤矣語意深切特爲哀陽走馬客
一作使不解持照身影

湘妃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博物志堯之二
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斑高自二妃曰

不絕之後始有此種斑竹送今數千年之久其種相傳
方言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也此以竹爲娥竹皮也
作神女又見廣西通志載此詩竹作娥竹秦娥一作

山靜綠淚花紅 中有九疑山蒼梧之野在長沙潭
達但不知本何處風俗從也蠻姬吟美滿寒空九

界中郭璞詠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峰皆相
似故曰九疑山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此言舜葬之
地惟九疑山爲最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此言舜葬之
地惟九疑山爲最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此言舜葬之

別鳳烟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 雲故言難梧二妃死湘
雲也烟梧謂蒼梧之雲氣也神靈各在一方雖相去
不遠僅可因雲雨之往來遙相通達而在一方雖相去
常會合爲雲雨而雨之往來遙相通達而在一方雖相去
謂朝爲行云暮爲雨而行雨者以見神靈變化之不可測
者勿以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韻思不得
辭意以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韻思不得
所見故當秋氣至而草木變衰涼夜波間吟古韻思不得
仙木楚辭○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韻思不得

南園十三首
花枝草蔓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鴉香
李長吉歌詩 卷一 聖

落花與春風不用媒 眼中方見花開眼見日暮旋見
明太子十二月啟蓮花
泛水如越女之腮

其二
宮北田塌曉氣酣黃桑飲露窵官簾長腰健婦偷攀
折將侵吳王八蘭蠶 宮北田塌曉氣酣黃桑飲露窵官簾長腰健婦偷攀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桑葉初生淡黃色久則青矣

竹裏纒絲挑網車青蟬獨噪日光斜桃膠迎夏香琬

珀自課越傭能種瓜
五月以前鳴者似蠅而大青

色或有細者夜在岸上石月上流螢小而清亮此則
正謂之軋挑膠挑樹之脂夏月流螢節間疑結成
塊微似琥珀越人而爲備者○光斜繞經三本
作將斜香曾木作新越餅曾本三桃木俱作越價

其四

三十未有二十餘
白日畏飢小甲蔬
橋頭長老相哀

念因遺戎韜一卷書

老衰其以少年而受創困於兵費遺之勑其從
軍奮跡此首屢一時實事與張子房遊下邳兒上

其意可見
蓋當元和
年中顏歲
征討

李晨古撰詩
時文士受藩鎮辟名効力行間致身通顯者往往

有之宜長吉之心馳而神王也讀者不會其故祇以
川史漢故事視之意味索然有如嚼蠟

卷一

母豔可不帶是附攷取蜀山五十州清言暫上凌因

與兒作一草具金中耳圖口云一
閣去舊書生萬戶矣鮑照詩錦帶
佩吳鉤李周翰註

鉤刀名也。亦時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通敏元和

長吉所謝關山五十州者正指當時藩鎮所據之五

義及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

敬德郎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
世南論公劉政舍苻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

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閣上之像未有以書生而封侯者

不得不棄筆墨而帶吳
鉤矣○吳鉤一作橫刀

其六

尋章摘句老雕蟲曉月當簾掛玉弓不見年年遯海

上文章何處哭秋風

之也。下弦後殘月之狀有似弓形。遠海邊東

長城大書生之輩尋常句無聞明嘉靖間人

文辭之創，有猶才如宋玉，能賦悲秋，亦無奈何。處邊疆之上，及此

悲秋無動投筆之思而馳遂于鞍馬之間耶哭秋風卽

之謂
上

李長吉歌詩

長卿牢落悲空舍
髮青淚滿取自容
見買蒼耶奚水

劍明歸去事猿公陸機文賦心牢落而無偶李善注字務所也品

心失次貌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東方朔畫大

故測正謙以明節則節不可以久安也故取諸以垂訓

容太不賢中記若溪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二十里
越絕書云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
照容越絕書云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

古藏治子錯劍之所吳越春秋越有處女出于南林
越王聘之處女北行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裴公問

處女問了，薛劍牖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今試之，于是裴公卽杖絛，斫竹枝上，頡橋水墮。地女

即接木袁公則飛上檣爲白猿言能文之士如司馬
長卿東方曼倩猶不能得志于時况其次者乎學齊

也○裴公一作狼翁

其八

其九

李長吉歌詩

卷一

Ref:

邊讓今朝憶蔡邕無心裁曲臥春風舍南有竹堪書
字老去溪頭作釣翁後漢書邊讓少辟明能屬文讓
即蔡邕深敬之以爲讓宜處高
位乃薦于何進長吉蓋以邊讓自喻而私憶當有如
蔡邕之人敬而薦之者奈未有其人雖嘯心苦思作
樂府諸曲亦有何人賞識是以無心裁作而臥子春
風之中舍南有竹所取永日蓋有不遇知以耗壯子
至年老垂釣溪邊以消永日蓋有不遇知以耗壯子
可年老垂釣溪邊以消永日蓋有不遇知以耗壯子
子謂是感憶韓公皇甫之相知假邊讓以前所作吳正
二句則是矣于末二句全不貫絡○吳本云邊讓諸
本作邊讓非昔
姚經三本作題

共
下

長轡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峰老翠華自履藤鞋收石
蜜手牽苔絮長純花郭璞爾雅註山形長狹者荆州
謂之嵇家疑是南園外之舊

末二句即指其山間所事之業也長吉見其居處在
衆山之區不覺有慕于中而見之吟詠舊註皆以長吉
言其情恐不然而老翠華蓋高山巖石間作之色青味
弘景曰蜂窠似虻窠也陳器曰巖窠山南方佳樹
小酸其蜂黑色似虻陳器曰巖窠山南方佳樹
房懸崖上或土窟中人不可到但以長竿刺令窠出
以物承取多者至三四石味醃色綠苦繁木中青者
初生如龍髮積久之厚狀如脂絮水草爲其網多
抑而不生故棄去之令蕪花得長韻會上采莖堪噉
文通作生故棄去之令蕪花得長韻會上采莖堪噉
黃白色子紫色三月至八月熟浮在水上服黃赤色短
長隨水深淺名爲絲蓴味甘體軟九月十月漸粗硬
經三本萌在泥中粗短名現蓴味甘體軟九月十月漸粗硬
作千年

其十二

松溪黑水新龍卵桂河生硝舊馬牙誰遣處卿裁道
李長吉歌詩卷一美

卷

之美

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後
 困于梁者書八篇以讓荆國家得矢世傳之曰虞氏
 春秋與長平無一相似無庸取以自比且與全
 首文意亦了不相干何以忽入此古人姓名者昌
 谷中人有潛光隱曜道服而幽居者虞長吉往來交
 好其人虞姓故以虞卿比之如稱賢至爲賈生孟浩
 然爲孟夫子唐人詩中類多有之松溪桂祠卽其所
 居之地龍亦卵生凡木深而色沉黑者必有龍潛焉
 松溪之中或者傳曰龍居之故云又山澗中所產蜥
 蜴土人姓褚稱之曰龍居卵或似蜥蜴之卵亦未可
 知木卓犖生于鹽鹵之地狀似蜥蜴之卵亦未可
 結在下根杪者爲杪酒在上者爲芒英作四五稜
 爲馬牙消忘曰英消者其狀如白石英作四五稜
 微可愛亦由杪消其煎煉自別有法亦呼爲馬牙
 清雲茂七義馬牙硝是陰極之精形若凝石生于蜀
 川其功亦能制伏閻精消火石之氣犬馬牙硝乃
 煎煉而成非生成者也此云生硝舊馬牙者豈桂洞
 之特異他處不假人力而具馬牙之狀抑言此硝

可以製而成馬牙之質與道較道服顏師古漢書
註麗結今之輕紗也隋書南蠻傳林邑王表朝霞布
真麗結今之輕紗也隋書南蠻傳林邑王表朝霞布
布麗結今之輕紗也隋書南蠻傳林邑王表朝霞布
作麗結今之輕紗也隋書南蠻傳林邑王表朝霞布
破麗結今之輕紗也隋書南蠻傳林邑王表朝霞布

其十三

小樹閒朝徑長茸濕夜烟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

言氣疎錦度遙嵐破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

言氣疎錦度遙嵐破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

李長吉詩

毛

李長吉歌詩卷之二

錢塘 王琦瑤崖彙解

復會宗武校

金銅仙人辭漢歌 并序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

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

乃潛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

漢歌 野客叢書細索雜記載魏明帝青龍元年

人重不致安諸細索雜記載魏明帝青龍元年

牽車而西取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

李長吉歌詩

卷二

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朝英謂明帝紀青龍

年可致而賀爲景初元年是歲朝英謂明帝紀青龍

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龍也魏明帝紀青龍元年

然據今本李賀集英所云龍也魏明帝紀青龍元年

承露盤有玉屑服之求仙道一盤字前殿作戲

車之下玉屑服之求仙道一盤字前殿作戲

前乃字遂作臨作爲又少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樹樹懸秋

香三十六宮土花碧元和中縣志茂陵在武帝廟

武營年久遠不爲秋風客亦長古之興亡而漢

古悠悠行

者夫藤蕪花發已及秋期知則不久當歸于是拂拭
羅一而焚香燕譚以待其來矣○好持一作好持
一作燕燕解

馬詩二十三首

龍脊貼連錢銀蹄白踏烟無人織錦騎誰爲錄金鞭
馬脊上有文如連錢其四蹄白色如踏烟而行烟
即露也類音與中同馬之駿仰瞻此也沈炯詩長
安美少年騎馬爲人所謂者也○錦騎姚經三本作
首官良馬而未爲人所識者也○錦騎姚經三本作

其二

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日便軟先擬焚葵
車至臘月草根甜天街雪似鹽未知日便軟先擬焚葵
李長吉歌詩卷二

李長吉歌詩卷二
李長吉歌詩卷二
李長吉歌詩卷二

忽憶周天子馳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山以名天子馳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文鳴騶入谷傳鳴騶馬鳴騶馬鳴騶馬鳴騶馬鳴騶
子傳天子馳車上玉山鳴騶辭鳳苑赤驥最承恩
無險子四取玉乘王乃器服物于是被五萬天

四日休群王之八八駿之德力本自齊等而赤驥
乃最承恩蓋以居八馬之首也人喻人在當時必
有所指非漫然而賦者○鳳苑馬經三本作漢苑

其四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
瑞應圖馬爲房星之精壯子美詩胡馬大宛名綠
瘦骨成知馬之駿者多瘦而不甚肥胡馬大宛名
也○吳本云下星字當作精聲

其五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
唐國燕然山鉤腦南嶺絕大漠李周詩大漠沙
浮雲似慢月如鉤鉤看白沙而似雲梁簡文帝烏
將詩聽馬金絡腦

其六

飢臥嚼草牙齦毛刺破花鬚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
在牙齦朱鬚鬚毛刺破花鬚焦朱色落髮斷鋸長麻
李長吉歌詩卷二

其七

西母酒將闌東王飯已乾君王若燕去誰爲拽車
元下廣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
品乃爲陽之父母金母後周木公然後昇三清初太

其八

其九

卷二

—

其
十

11

其
一

吉歌

卷二

—七—

興
一

癸卯

其
一
四

香檳船羅新盤龍蹙銀鱗迴看南陌上誰道不逢春
漢卽快字音與快同用以覆鞍轡上人將騎則去之
 又謂之帕杜甫詩銀鞍却覆香羅帕紫羅韉之赤色者

其十五

不從桓公獵何能伏虎威一朝溝隴上看取拂雲飛

舊人寡
此意者
取象焉
長吉歌詩
卷二
八
乘馬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曰然晉仲
馬而涕泗迎日而馳乎公曰然晉仲

過換
擊雲
電升

亦是此喻詩意謂豪傑之出處若野不待君上之委任雖智勇兼人筆墨蓋世人孰能知一旦出祿敵之中得尺寸之柄樹功在茲自致于青雲之上然後爲人所仰瞻耳

其十六

唐劍斬隋公卷毛屬太宗莫嫌金甲重且去捉颶風
長安志太宗所乘六駿石像在昭陵後奉毛驥平割
黑門時所乘有石像容自接箭處贊日月精按齊天
驥橫行張矢載飛突埃塵清有中九節處玩詩意卷
毛驥必隋之公使所乘者其人既爲唐所後其馬遂
爲太宗所得雖事逸無考而詩語甚明舊解過於幽
指未是莫嫌謂旁觀者而言莫嫌此馬金甲中諷文驥
報上行也見其去逐颶風而輕捷如故也諷文驥
風同風也蓋風之回旋至疾速者捉颶風卽追風之
意也颶風吳本作颶風

其十七

白鐵齒青禾碓間落細莎世人憐小兒金埒畏長牙
白鐵對草之極細如莎草然見飼馬之法不同爾雅小頰
不又對渴領如莎草然見飼馬之法不同爾雅小頰
盜駝那世說王武子修飾北印山下時人多地貴
齊好馬引賣地作埒編踐地意埒時人號曰金埒
埒埒之也音與劣同齊民要術相馬之法上滿鉄鉤
駒則詩下商欲鋸鋸則怒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
牙劍峰則千里珂按長牙者益謂馬之鋸牙善嚼然乘
也逸群之馬多不伏羈絡生人近之往往角壯牙金
之柄絲突陣多有奇功若王孫公子之分舉角壯牙金
善嚼者雖有權高個儼之才亦畏而不取彼豪傑之
士以材大而不爲人所用小材者悉心委使而得厚
資焉亦何以異于此馬鐵
碑間曾本姚經三本作碓間

其十八

伯樂向前看旋毛在腹間祇今培白草何日暮青山
郭璞爾雅註伯樂謂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
馬也顏師古漢書謂白草似芎而細無芒其乾熟時
正白色牛馬所嗜也培減也葛越也馬之旋毛生于
腹間人未之見以謂馬施之伯樂視之乃知其爲千
里馬然每食不飽得知何日養成氣力可以驅馳其
草料每食不飽得知何日養成氣力可以驅馳其
而疑其驥足乎後二句當作
伯樂口中嘆息之語方得

其
一
力

蕭寺默經馬元從竺國來空知有善相不解走
釋氏要略今多稱僧居爲蕭寺者是田梁武造寺
姓爲題也魏書釋老志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頭有
白梵行殿庭乃訪群臣傳教始以佛對帝遣使
蔡愔博士弟子慕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教得

其
二
十

其二十一

其
一
十
一

共
一
三

吉歌詩
卷二

與陶謝詩勢相遠幾用吾對後清異相明子瞻

喜樂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吾問所宜稱

善平弄於是以致辭配聲與子為壽杜氏通典

出子胡中其體悲文獻通考唐一書本名悲栗

胡管九胡龜茲之樂也竹為管以蘆為首栗一名

律管中國馬高後世樂家者流以其旋宮轉器以應

以風管名之六者九不夫乎中聲而九者六廢

先蓋與太平管同矣江夏王名道宗唐有傳北

北匈奴所居之地其始見于漢書匈奴傳北

兩客蓋為北方邊地之將者故曰奉官北

在謂之關○與本李氏下希也謂飲酒者半羅

李長吉歌詩

卷二

三

顏熱感君酒含咽蘆中聲花娘夢緩爰休睡芙蓉屏

受為然移加蕭而面熱也含咽聲含齒嚼而吹之惟蘆

屏謂感勝聲下而安妥之貌休睡芙蓉屏誰截太平

管刻點排空星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太

如跋膝而九發是黃鐘一均所異者頭如二器玩

六寶中史盛所作按勝樂與太平管自是二器玩

上如星言誰為此製者裁為平而雅其列空寂子其

實此風而音流四遠其高麗人焉也而輕聲其如

此者日轉過行此借其說而及之曰天上樂行

時化善今夕歲華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海中坐

時驚在坐間聞聲之聲不覺有感乎中而情光

坐謂坐中也○平生胡客騎白馬劍犯懸蘭綬俊健

如生猿肯拾迷中螢所當在也劍之柄也蘭綬劍

練囊盛不背安瑛言書中家貧不常得月則

俠客不依此身其言則客格不相當乃君拾

吹詩蓋有志自好學之格不相當乃君拾

其大者喜學此以自好命愛安山以盡典而極

○三本作首拾本姓

老夫採玉歌

採玉採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老大飢寒能為

愁藍溪水氣無清白山海經耿山多水碧新瑛註亦

李長吉歌詩

卷二

三

李長吉歌詩今之稱玉者名步搖也蓋以銀珠步搖也

花枝插髮後隨風搖曳非也蓋以銀珠步搖也

市山湖水之源出此三秦記有川方三石一名水

流山今水之源出此三秦記有川方三石一名水

受無翻之水累而中而致藍溪亦不能安房于天永為

而無翻之水累而中而致藍溪亦不能安房于天永為

藍溪之水厭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杜鵑口血老夫淚

榛子則便可知男丁子六人當其按詩所食者惟

如李生則如牛李也則高美亦可食如小兒如楊中

其字從秦藍此色也華陽風俗雜杜鵑口血老夫淚

時驚在坐間聞聲之聲不覺有感乎中而情光

夫

轡

此制之文苑

之杯
合相
垂並
杯以
即帶

作銀蘭將翼作解髮記香
火作沉香木酒能作酒餘

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風白塘水渺渺噴噴噴
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噴

本姚經三雲根苦薜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媚色
其既云多雲根又云山上石為重覆瑤按雲根字本起

然張協詩雲根臨入極雨足酒四溟六臣俱無字使冷紅

露花也以其開于秋荒畦九月稍又牙蟬螢低飛隴

徑斜荒畦謂荒野中不之田藝石脉水流泉滴沙見燈

如漆點松花見燈氣不之田藝石脉水流泉滴沙見燈

點點松花見燈氣不之田藝石脉水流泉滴沙見燈

李長吉歌詩卷二

貴主征行樂

行營兵馬諸軍格突承瑞為神策河王承宗反詔以

中貴作主帥曾氏以爲女主統兵而行者貴主即

琦校後沈徐期以安樂公主新宅詩皇貴水

公主也沈徐期以安樂公主新宅詩皇貴水

主好神仙宴飲皆以河陽城長吉疑在當時

詩其所從之將卒皆護從之兵而非職之而作兵

無其族甲馬皆其華麗而己雖史傳

非也

奚騎黃銅連鎖甲羅旗香鈴金盤葉
入縣官爲如其少小習以爲笑今之侍史官男女曰

谷公二老堂詩話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射甲不可入

相街之密也羅旗香鈴金盤葉謂以羅爲旗以香木

爲之態而金畫之極言寫中軍
踏花行元和郡縣志以後常重兵貞元後加里

度爲都城之巨防一統志河陽城在河南懷慶府

縣其西則飛春騎將如紅玉走馬折鞭上空

線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時

一今以綵綳其馬言其輕捷如飛上騰空而女垣素月

耳上今以綵綳其馬言其輕捷如飛上騰空而女垣素月

角尹伊牙帳未開分錦衣角軍中吹笛以爲司香

太平御覽宋樂志曰角長五尺形如竹或吹之司香

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此器俗名拔木或吹之司香

于帳前故謂之牙帳無之牙帳分錦衣者以錦所居之帳牙

李長吉歌詩卷二

酒罷張大徹索賄詩時張初効潞幕昌黎門人

又其從子壻也中元和四年進士累官至范陽

府監察御史長慶中選殿中侍御史以軍亂被

執事歸州上黨郡也屬河東道

長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下垂至帶省中

號長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花作骨下垂至帶省中

龍頭人公主遺棄魚鰐笏魏瓘華歆與北海相

誰是龍頭人公主遺棄魚鰐笏魏瓘華歆與北海相

乘魚鰐笏似言往還之人無有能出其右者公主

文盧云以魚鰐及文飾也庚氏云仕禮記笏者大夫以

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云周文

三

三

精續不似魚游之速耳夫宮苑未易得林河魚豈可
新乘必不然之事而設為之想擬元年
吳縣置長洲郡志蘇州長洲縣萬歲通元
善註說文曰擊擊也擊字今多作擊初音入

堂
唐詩角調曲又曰堂堂本陳後主所作唐
法曲故白居易詩云

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十年粉蠹生畫梁飢蟲不
食摧碎黃堂之意者紅脫梅灰香謂其彩色脫落香

老桃長葉院懸簾隔御光
紅脫梅灰香一木中紅熟梅香雖好無人不玩賞已

李長吉歌詩卷二
君幸至此不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

西至安山有溫泉秦漢唐之君皆嘗遊幸
行幸至此不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

石泉按石性熱氣浴之則人肌膚不冰故驪山是
溫泉按石性熱氣浴之則人肌膚不冰故驪山是

仙詩不知今以爲遊侍何處侍從皆白鳳事未詳
仙詩不知今以爲遊侍何處侍從皆白鳳事未詳

尚行幸漸以喻幸侍從長結此詩當是離宮久
尚行幸漸以喻幸侍從長結此詩當是離宮久

洛郊無俎豆弊廡老馬
志謂其弟也唐書地理志送于洛陽郊野之地無

亦非壯其言有老馬之意以祖別會本錢仙期本結
亦非壯其言有老馬之意以祖別會本錢仙期本結

無字也二說皆未小瓶過鑑影落楚水下小瓶粉
其楚水楚地之小瓶過鑑影落楚水下小瓶粉
南楚水楚地之小瓶過鑑影落楚水下小瓶粉
在九氣城西南五里故名長船倚雲泊石鏡秋涼
形同解有鄉情月聊鳴此言別後情思其船
夜豈解有鄉情月聊鳴此言別後情思其船
當石鏡秋月之悲而見無時謝靈運詩攀巖照石
不鏡峰在康寧府城西二十五里金嶺峯對石
此境即明淨照人見影隱見無時謝靈運詩攀巖照石

其二
柳當馬頭官槐如兔目
別柳當馬頭官槐如兔目
來支欲所取兩京槐樹道中馬頭槐樹水陸要道車馬往
度支欲所取兩京槐樹道中馬頭槐樹水陸要道車馬往

李長吉歌詩卷二
人季春五日而免欲將千里持此易牛粟易引粟
以柳當馬頭官槐如兔目
人季春五日而免欲將千里持此易牛粟易引粟

本注云與一交索米犯從之南雲北雲空脈斷靈臺經
本注云與一交索米犯從之南雲北雲空脈斷靈臺經

絡懸春綫青軒轉月滿牀下國飢兒夢中見兄弟
絡懸春綫青軒轉月滿牀下國飢兒夢中見兄弟

如雲之在南南北處隔斷乃中心悲戀又如親之
如雲之在南南北處隔斷乃中心悲戀又如親之

之雲之在南南北處隔斷乃中心悲戀又如親之
之雲之在南南北處隔斷乃中心悲戀又如親之

也下國是也或弟到之地對京師而問故非下國類
也下國是也或弟到之地對京師而問故非下國類

客犯賤非是維爾之昆二十餘年來持鏡頗有貌
客犯賤非是維爾之昆二十餘年來持鏡頗有貌

辭家三載今如此索米王門一事無

東方朔傳無令但索米王門一事無

古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蟬鳴

積久之木光如刀言其明靜不動

今謂之蟬鳴二物不同然古人亦多

真可念郊原晚吹悲號號

致酒行長安里中作七字本集無之

零落樓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

李長吉歌詩卷二

歸家人折斷門前柳

無入識空將腰上兩行書

遊長安宿新豐逆旅主人

舍于中即常何家貞觀五年太宗

令奏之武更不涉經學問乃為陳

家客馬周具草太宗悅即命召之

御史毛維黃曰主父馬周作兩層

韻蘇曾本姚維三本作龍麟文苑

魏拾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

心當爭雲誰念

幽寒坐鳴呃

長歌續短歌

歌之別以知人生為命長短之分

長歌破衣襟短歌斷白髮秦王不

宗言天子居秦地故以秦王為喻

之意莊子我其內然與中渴飲中

寒涼四月關千里一時緣

何離離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尋

與之遊歌成鬢先改

李長吉歌詩卷二

未嘗不為山嶺下土及俯仰求索

則不得親沐其澤引喻微婉深

公莫舞歌并序

公莫舞歌者諒項伯翼蔽劉沛公

灼于人故無復書且南北樂府率

家今重作公莫舞歌云

相呼曰公云莫舞歌云

道式

方花古礎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銀

桂也一室而排列九楹言其室之

宴飲豪華不比尋常賓客之味○

印璽已入沛公掌握之中而爲所用其臣如樊噲之
流投身爲之雖絕臍刻腸亦所不論天命有歸人心
攸附波項莊者安得而殺之哉須字當作用字解或
謂須臾高祖佩秦劍而爲天子者非也又曾本二姚
本作願謂漢王當王閼中頒秦印以分諸侯王者亦
非也臍膝骨也絕臍刻腸卽樊噲對項王所云臣死
且不避之意

籊落長竿削玉開。君看母筍是龍材。更容一夜抽千尺。別却池園數寸泥。
籊籊皮也。母筍大筍也。○泥一作埃。

斫取青光寫楚辭
膩香春粉黑離離
無情有恨何人

見露煙烟啼千萬枝所謂楚辭者乃長吉所自作

无

之辭莫離
楚辭莫離
美辭莫離
人肯尋覓
上無人能
句是長古
好于竹上
書寫與此
詩可互相
引証

家泉石眼两三莖
曉看陰根紫陌生
今年水曲春沙淺

上箔待新篴拔玉青指其行之難上者言見其
有筍生則知其根所及之遠近紫陌湖光野闊大
路王粲賦倚紫陌而重征夫在家泉石游如之初見
兩三葉筍出曉看紫陌復有出者其廣生如是則水
曲春冰之地其所生者不又美乎上二句指已見者
而言下二句指將來者而言筍管言新
篴之材玉青言新篴之色拔挺生貌

可作扇及包裹之類或謂之香蒲者是也本草蘇頌
 曰香蒲處處有之春初生嫩葉出水時紅白色茸茸
 然至夏抽銀子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上棒杆使偶
 俗謂之蒲煙亦曰蒲葦其蒲黃披作果食月分蛾黛
 貨賣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正謂此草
 破花合勝朱融如新月兩分于額上是其蛾眉之摘
 施朱破字作分照之意腦煩輔也俗髮重疑髹霧腰
 云笑高鵬斗是也與上文秀腦有別
 輕乍倚風密書題豈隱語笑笑蓉
 瘦如身藍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蘆花叢生葉
 解花見一總數十葉淡紅鮮如桃杏花色葉重則
 下垂如蒲荷又如火齊櫻珞及前綵鸞枝之狀此花
 無窠不與草葢同種每葉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
 興如見日連理云古讀曲歌云揚露曙芙蓉見道返
 分明又曰湖爆芙蓉萎蓮汝蘭欲死又云芙蓉腹裏
 妻儻汝從心起又云芙蓉萬層生蓮子信重香又云
 行膝點芙蓉深憐非骨念基以芙蓉者蓮也府合
 李長吉歌詩卷二
 字之意題謂蓋者將喻有同心之訂笑芙蓉者莫鎖
 隱語相憐愛之意○密書曾本二姚本作寄書錦
 菜萸匣休開翡翠籠菜萸古時錦菜黃吳均詩玉檢
 菜萸匣又云菜萸錦衣玉作匣知菜萸匣者以菜萸
 錦樹匣也翡翠籠者以翡翠羽毛點飾箱籠為觀美
 弄珠驚燕燒蜜引胡蜂聲多稱小者謂之燕燕為菜
 雅畧越燕小而多聲領下紫巢于門楣上謂之紫燕
 亦謂之燕燕者小蜂採花葉釀之而成故燒之蜂
 蜂不能作蜜長古徒以胡漢字偶相對而借用之
 醉顛拋紅網單羅挂綠蒙溫會蠟繁也謂紫蠟染為
 也胡三肯通鑑註縹緗以縹緗之而後染色色縹
 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原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縹
 謂之縹縹信詩花髮醉眼羅龍子細文紅醉唐齊地
 志成都府蜀州士貢單絲羅綺按醉顛紅醉眼縹
 羅即單絲羅皆當時果色給帛之名紅網縹紫亦單
 時婦女衣服之飾吳正子以為庚信以醉眼縹紫亦單

繞素相第以素栢綠其邊際楚辭瑞席兮玉鎖香
 卽水葱也生水中如葱而中空可以爲席杜氏通典
 東牟郡貢水葱蔕六領是也姚仙期註自井檻而
 簾扇其門內之華勝曾益註由井而門而檻也上
 以漸次言席也細簾吟朝幌芳醪落夜楓句言朝
 句官夜飲落宜男生楚莊子發金塘花并之英宜
 夜楓未許同心故特舉二花言之庚信詩不如
 男兆子梔子同心故特舉二花言之庚信詩不如
 梔子猶解結同心徐曄妻摘同心梔子贈謝娘詩
 葉難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
 善文選註陸機洛陽記曰金塘城在官之西北所
 故官人皆在中杜氏通典金塘城在官之西北所
 商觀明帝所築也生楚楚發金塘言其來自遠方
 龜甲開屏濯鵝毛滲墨濃日上起神明臺上有
 下爲龜甲屏風蘇言其文似龜甲上紋路也龜
 毛帛也吳均詩兼染鵝毛素○參吳本作藻黃庭
 兩衛灌綠樹養韓馮晉書衛玠與尚書郎索靖俱
 李吳吉歌詩卷二
 張芝善草書諺者謂瓊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其
 黃庭經于嘗傳無考大抵借言善書者耳太平廣
 諱朋友者乃鳥驚之類此鳥好雙飛泛溪浦禽中
 鴻鵠爲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朋其友宋康王奪之朋怒干
 囚之朋遂自殺妻乃陰窺其衣于帶曰願以乃還
 下左有提衣衣不勝手遺書于帶曰願以乃還韓
 而合葬王怒衣埋之手足相牽經宿見梓木生二
 之上根交于下枝連于上有鳥如鴛鴦恒栖其樹
 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卽韓朋夫婦之魂故以韓
 名之韓朋或作韓馮或作雞唱星懸柳鴉啼露滴
 韓悲傳者不一止一人也雞唱星懸柳鴉啼露滴
 寫夜深黃娥初出座寵妹始相從黃娥謂其長者
 之候黃娥初出座寵妹始相從黃娥謂其長者
 凝垂蘭燼秋燕掃綺籠也秋燕掃綺籠也秋燕掃
 者綺燼卽綺燼張協七命蘭官移宇雕空綺綺燼
 說文房室之疏也徐曰意也小曰意闊遠曰權
 吹笙翻舊引沽酒待新豐細舊引翻舊引爲新山也

漢馬鬣舊註或以合木爲漏或以馬鬣爲髮俱
 居曲陌園令佳臨叩使君用陌上桑古詞使君實
 亦遠時在臨叩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桂火流蘇暖金
 未達細炷通吳均詩香薪桂火煖卓王孫胡餘咬許流蘇錦
 蘇今人謂條頭鬚爲春遲王子態驚囀謝娘慵詩云
 蘇○杜傳云遲舒緩也驚囀比其聲音婉麗會登
 氏子弟謝娘指謝安玉清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玉漏
 所携之妓要爲近之玉清三星曙銅街五馬逢玉漏
 藥中刻以玉爲像者此則借作更鼓之稱三星用
 明帝詩洛陽城中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
 李長吉歌詩卷二
 才女銅街麗人陌上柔古詞使君從南來犀株防膽
 五馬立踟躕使君遊宦紀問屏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
 怯銀液鎖心松游宦紀問屏中最大者曰墮羅犀一
 正鸞鎮肝安五臟水銀主冶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
 凶鑑欽定情篇繞腕雙跳脫唐詩紀事文宗問宰相臣
 卽今之腕釧也真語言安妃有斷栗金跳脫是臂釧
 舊解有跳脫看年命謂以重物釧談古時相手板之類
 難書傳本載以對句觀之此解似優琵琶亦唐時上
 法女巫彈琵琶以迎神自云有神憑之爲言休咎與
 苑南平國樂兵在始執有鬼附之聲嘯嘯細長或在
 簫笛之際或在庭樹上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善琵琶
 而字事女填門遠餉野食蔽江南洪州刺史裴君璋
 下紫填門張薦曾往親之道崇仁坊州來裴能琵琶
 下一匹絃請一局卜來婆鳴絃燒香合眼面唱東
 活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

告上方朔下作方朔將支取云所謂其多者望
大見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此承上年命占而
相應夫位在三宮太微文昌也貴人王女合時之
天有三官十二事所謂夫位在三宮共命家應在
無分塗雲母多方帶藥翁按本草雲母生石中
明滑光白者為上其片有絕大者色作片成生土
藥及粉澤而點惡瘡之類家製藥以爲服食之
此言因藥而治事而以藥爲神則用藥以爲藥
因青鳥送藥用絲絛縫青鳥去吳郡詩曰汝南有
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南有
酒此病可除此承作絛藥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南有
多病而送符假術以上文因漢苑詩官柳河橋開禁
李長吉歌詩卷二
鐘將與別去入漢苑而尋春色又聞河橋之外禁鐘
已與別去入漢苑而尋春色又聞河橋之外禁鐘
注也月明中婦應笑畫堂空言與美人過徐文長
怨字而長吉反用一應笑畫堂空言與美人過徐文長
態始因媒而過芳思慕心懷彼美而深矣吳炎牧情
門而承由夜而屏以終席對酒當歌詩鳴愛由
方承而由夜而屏以終席對酒當歌詩鳴愛由
手承而由夜而屏以終席對酒當歌詩鳴愛由
按此詩以爲見其悲之濃麗而忽其所云之姚仙
期本中諸君悉從其細讀本意有吳氏所云之姚仙
平諸君悉從其細讀本意有吳氏所云之姚仙
處當是取一時之笑也其意可也若遊戲之事相難
而當是取一時之笑也其意可也若遊戲之事相難
句釋之字字訓之難乎其說矣

感賦五首

合浦無明珠龍洲無木奴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
後漢書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人食珠蚌肉而珠食
與諸人探求不知紀極珠蚌死而珠食
行旅不至人物無資死蚌食
弊求利病神明未歲餘去珠蚌死而珠食
賈流通利病神明未歲餘去珠蚌死而珠食
後密遺客入于武陽記李衡還道百姓其
頭死奴不食汝衣母食汝衣母食汝衣母
失言客來七八年必汝父此言是也
公不言客來七八年必汝父此言是也
患不富貴千樹而能富貴千樹而能富貴
成在得龍數千匹家道足耳此言是也
龍陽有龍數千匹家道足耳此言是也
始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蠕
李長吉歌詩卷二
一方板板上數行書不因使君怒馬得詣爾廬
板即紙也如今之牌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
雲古所謂符樣是也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
春日晏絲車方擲掉越婦拜縣官桑牙今尚小會待
踏去簿吏復登堂問本總草莽日黃梁縣官
而收子火不耐水旱食之者美勝于諸梁縣官
此章以爲利之農家多食之者美勝于諸梁縣官
能推其利之農家多食之者美勝于諸梁縣官
之推其利之農家多食之者美勝于諸梁縣官
不容其力民父何能者供此是口腹耶夫于女
者其求又可想矣

其二

奇俊無少年日車何躡躡我待紆雙綬遺我星星髮

吳正子註奇俊無少年謂奇俊之人不能常少年也

口車謂日之行于天如車之行于地李尤詩年曉歲

暮日已銷安得壯士歸日車謂去而不止之意紆綬

綬也謝靈運詩星白髮垂李周詩星白髮垂

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掃揚天憤景長謝綬

青蠅指賈生之墓賈生之墓在長安也謝靈運詩

詩或曰賈生之墓在長安也謝靈運詩賈生之墓

食時以揚之為白楊非也詩賈生之墓在長安也

雖祇在一時而千載之下猶令人悵悵如漢帝

惟帝稱容哲一夕信覽兒文明永淪坎

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而止

李長吉歌詩卷二

也書齊典其稱哲文明吳氏曾氏以賈兒指賈生

侍太傅是長吉所稱非是賈生指賈生

言一朝文明永淪坎

其三

南山何其悲鬼雨灑空草長安夜半秋風前幾人老

低迷黃昏徑良良青櫟道月午樹立影一山惟白曉

漆炬迎新入陶嶺攪擾

漆炬迎新入陶嶺攪擾

漆炬迎新入陶嶺攪擾

其四

星盡四方高萬物知天曙已生須已養荷擔出門去

君平久不反康伯遁國路曉思何詭譎闕闕千人語

漢書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利而可

以惠衆人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利而可

各人子孫道之者以爲卜筮者利而可

宇得百餘家世著其術者已過半矣

安市口不徙徙于市

日我本欲徙徙于市

事自乘車聘之使者公重也

車而曰康伯也詩意貧人以治生爲務不能不荷

李長吉歌詩卷二

石根秋水明石畔秋草瘦侵衣野竹香蠶蠶垂葉厚

雲逗峰中月歸來嶂光挂空秀桂露對仙娥星暈下

泣清漏山石裂處廣雅雲霧出狀如雲

仲蔚我昔將移居也隱居不仕明天宮

信詩不庭披書案

三月過行宮

渠水紅繁擁御牆風嬌小葉學娥粧垂簾幾度青春
老堪鎖千年白日長
紅繁為荷出白脂
三亦不其愛切
生水旁龍鼓語
紅草而龍鼓語
馬日其長大詩
頤日其長大詩
于眾高似細莖
為夏小正傳繁
告以爲綠繁之
統分若綠繁之
本其若綠繁之
草二葉初生以
日粉白繁然昌
名色言大序

李長吉歌詩卷之三

錢塘 王琦 彙解

燭 葆光較

追和何謝銅雀妓
諸子日吾死之後
皆著銅雀臺上
時登臺望西陵
十五年來雲綺
橫棟侵飛動因
勢若飛動因雲
其意而爲之詠
詩曰秋風木葉
帳舞空城寂寂
起日暮松栢聲
生鬱鬱西陵樹
李長吉歌詩卷之三

李長吉歌詩

卷之三

一

佳人一壺酒容滿千里酒即朝
瞻望西陵之麓田但見秋容極目
外見操之音容笑貌已化為鳥言
來何所似古之理葬是也曹氏者
馬寧有倒臥之理葬是也曹氏者
風然不可作臥之理葬是也曹氏者
如持各稱愛心如醒新烟如懷憂
覺非容矣語所歌聲且潛弄陵樹
中能然不問所歌聲且潛弄陵樹
詩所謂鬱鬱西陵樹者風吹樹聲
高臺淚眼
衛家機
案會謙甫註
眼看凡非哭老瞞正自傷薄命耳

北虜膠瑯折秋沙亂曉聲蘇林曰秋聲至虜者如于折弓
弩可川旬奴常以爲候而蘇林曰秋聲至虜者如于折弓
急就篇註繁騎鼓也其形似路而庫薄胡頻犯塞
驕氣似橫霓後漢紀匈奴叛塞史記匈奴已
由征之漸水樓船渡營門細柳開元和縣志漸水在
里杜氏通典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城壘史記文
繼開弩窓子穴豎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史記文
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河內守安安
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將軍馳白馬豪彥騁
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雄材魏志龐德常乘白馬羽軍箭射機槍落旗懸日
月低爾雅彗星爲掃槍箭發而妖星可落言弓矢所
及之遠旗懸而日月若低言機槍之高而鮮明
李長吉歌詩 卷三 二

北虜膠瑯折秋沙亂曉聲蘇林曰秋聲至虜者如于折弓
弩可川旬奴常以爲候而蘇林曰秋聲至虜者如于折弓
急就篇註繁騎鼓也其形似路而庫薄胡頻犯塞
驕氣似橫霓後漢紀匈奴叛塞史記匈奴已
由征之漸水樓船渡營門細柳開元和縣志漸水在
里杜氏通典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城壘史記文
繼開弩窓子穴豎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史記文
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河內守安安
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將軍馳白馬豪彥騁
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雄材魏志龐德常乘白馬羽軍箭射機槍落旗懸日
月低爾雅彗星爲掃槍箭發而妖星可落言弓矢所
及之遠旗懸而日月若低言機槍之高而鮮明
李長吉歌詩 卷三 二

—

以上言重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舊書蒙千
容之壯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
爲素如淳日塞上樹榆也天遠星光沒沙平草葉齊
風吹雲路火雪汗玉闕泥雲路火謂烽火其高上冲
在沙州壽昌縣西南一百一十屢斷呼韓頭曾燃董卓
八里以上預言征途之景
臍漢書姑夕王與烏禪幕及在地黃人共立稽侯獠
後漢書呂布持刀刺董卓斬之乃尸卓于市天
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更然火置卓臍中
光聞達焉如此以實對虛之法二句言先祿平昔
非實事乃借說此以實對虛之法二句言先祿平昔
之威太常猶舊寵光祿是新臍唐書百官志太常寺
品光祿寺卿從三品少卿從四品今以太常而移光
祿是左遷也恐光祿是散階中之號所謂光祿大夫
之名耳寶玦麒麟起銀壺狔犬啼懸像銀龜外書
隋一作階

此是

卷註李九寶劍銘陸離犀象水荷鱗左思吳都賦
戰時器技趨趨西旅狗慙額北方奚趙獵李善註
之精利逐衆多貌廣韻趨走貌書經西旅底貢厥
相隨馳逐衆多貌廣韻趨走貌書經西旅底貢厥
於爲吳舊唐書奚國蘇句奴別種所居亦鮮卑故地
即東胡之界也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
至交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靄國自營州西守帳然香
北徙樂水以至其國歷額者奚人之故守帳然香
暮看鷹永夜棲香謂記時刻之香故曰守帳然香
于博學故睡輒警之黃龍就別鏡青塚念陽臺永綰
所謂青鷹永夜棲香謂記時刻之香故曰守帳然香
狼牙又北徑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
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太平寰宇記青塚在振武
軍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于此其土草色常青故
曰青塚一統志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名
白草此塚獨青故名宋玉高唐賦先王嘗游高唐之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

金魚公子夾衫長窰裝腰襠玉方行處春風隨馬
尾柳花偏打內家香通典三品以上緋衣銀魚袋金魚公子品以上緋衣銀魚袋金魚公子
謂公子而佩金魚袋者恭貴也韋音汀皮帶也會
本二姚本作韃同一字耳割玉方謂裁玉作方樣而

河轉瞻蕭蕭鴉飛睥睨高河漢運轉天曉之候睥睨
 睥睨言下其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睥睨也言禪助
 于丈帆長標越旬壁冷挂吳刀海舟之帆較江中
 夫也貌杜預左傳註郭外曰郊外曰甸越旬謂越地
 舉外之地壁軍營謂會軍處臨危謂之壁冷者軍令
 嚴肅不聞諠擾意吳刀即軍
 士所佩者持者懸而不用
 濤濤波海中公蠱蚌蛤類胡三省通鑑註淡菜狀如
 似珠而小頭殼扁有鬚如羊毛說文鮑魚子也又呂氏春
 秋魚之屬者東海之鮑其形狀無色故水花霜抹額旗
 水也謂大波也濤頭起作白色故
 日白濤鮑魚能潔白濤則非魚子也
 鼓夜迎潮水花乃水波相激而起若兩點者抹額軍
 山之夕然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卒士千餘人中有
 服金甲及鐵甲不服甲者以紅綃抹其首額角玉側

謝秀才有妾縵續改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

後生感憶座人製詩嘲誚賀復繼四首

誰知泥憶雲望斷梨花春

思而不見眼
荷絲製機練竹葉剪花裙
服飾如此可
謂美矣而心

李長吉歌詩
卷三
六

志不樂復生憾此卽國風副斧六珈之義合下文四句觀之其意始出練熟素繪也徐陵詩竹葉裁衣

月明啼阿姐燈暗會良人
阿姐似指秀才之室而言悲啼月

下不敢顯言憶謝而以阿姊當之託詞也燈暗會良人謂其心雖感憤無由相晤或者燈下可訂佳期一

也識君夫壻金魚挂在身嘲其擇人而嫁已得所從何必又憶故夫金魚

見前四首註金魚在
身其官職之不卑

其
一
一

銅鏡立青鸞燕脂拂紫綿腮花弄脂粉眼尾淚侵寒
對鏡曉妝施朱傅粉而眼角却有淚痕知其爲憶故
夫銅鏡立青鸞古鏡臺爲青鸞詩立之註破而不復
其上碧玉破不復璫琴重撥絃吳正子之說破而不復
也作破不復非也劉玉宋汝南王之妾王龍幸之作
日碧玉初破瓜相爲情顛倒不復與瓜後字相近而

說耳瑤謂此二句皆是喻意謂其輕收從于人如彼
碧玉破而不可復完如彼瑤琴重爲他人鼓擣以銷
其此時感懷無益之意若訂作碧玉破瓜後不但對
句直致無味亦與前四句不相聯屬江淹詩瑤琴豈
能開李周翰註瑤琴玉琴也春渚紀聞蔡絛之號今
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絳綺之號今
曰非昔日何人敢正看今日爲貴人之姬非昔日秀
揚揚得意之口而忽生感憶又何爲乎此與上首可
一結法但上首借其夫作襯此首借旁觀者作襯

思不

暖殘香炷髮冷青蟲簪

金蟬大者如班貓其背作青綠泥金色喜匿朱槿花

蕙之，一
 所飾，一
 餘段，一
 花公，一
 燕路，一
 陳北，一
 藏戶，一
 器錢，一
 本所，一
 其謂，一
 前金，一
 門值，一
 官子，一
 法絲，一
 真女，一
 羅多，一
 浮以，一
 山爲，一
 釵

李長吉歌詩卷三 七

方物。崇所謂利州金蟲。皆此物也。舊註。夜番登炭。匣

睡熟小屏深
夜遙燈暗方得睡熟以見
子作寫夢

南城罷擣砧思而不見惟夢中得以相會當此夜分

期之夢以少慰其輾轉反側之思耳董惲策註罷者

通韻會

其 4
[4] 排

尋常輕宋玉今日嫁文鵞宋玉謫湘秀木文鵞喻其淑小名鵞年前幼勇力絕人晉書文欽子鵞年十八
 勇冠三軍十六國春秋石勒攻南州南州刺史王浚
 遣鯨甲段交鸞率騎救之是文鵞有二一爲將
 家子一爲希人統之後夫亦將亦武夫也戰幹
 橫龍簾刀環倚桂窻邀人裁半袖端坐據胡牀唐何

武人粗鄙傲慢之狀宜續練之不樂而復思謝生也
漢記夏后之龍與麋鹿成註麋鹿所以應鐘磬也
達正義錄虞之上以龍飾之虞帝詩桂宮月耀半
亦謂之半曰環形似環也梁元帝詩桂宮月耀半
省道儀註胡莊南收曰交其袂半禱而施神也胡
我半道儀註胡莊南收曰交其袂半禱而施神也胡
字古與端字通用半亦屬常事未見金魚人端坐胡
大之意待客如此其年索授人委自矣濕濕紅輪重
柄鳥上井梁會蓋註紅輪即吹輪婦人紅輪映早
寒以語又徐文長以紅輪為車輪紅輪映早
李順詩織成花映紅輪中詩織成花映紅輪中
則一疑是婦人所佩巾被之類故為所古濕也井
方為之如井幹也夢溪筆談屋上覆樓古人謂之綺
李長吉歌詩卷三

井亦曰藻井井梁之地非樓鳥所止而有鳥集其上
喻言其身不當為武夫之配而今俗歌詞有誰知還現
有以此喻而長吉引以為喻拙夫而配巧婦者亦是此
意○棲鳥
昌谷讀書示巴童
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
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而過勝則奮翼而鳴此詩是下
所作

巴童答
巨鼻宜山綈麗眉入苦吟非君唱樂府誰識怨秋深
巨鼻謂巴童綈眉長吉自謂後高軒過中亦有麗眉
齊客感秋蓬之句麗字一作麗古通用王褒門子賦

德論眉者壽之老李善註眉也謂眉有黑白
色張衡思元賦眉眉而即潛用顏眉眉如
于或舉事按長吉歷年未過三十安得遠眉眉如
郭者其眉厚黑白相雜生而已然今人亦間有以
眉字一訓厚黑白相雜生而已然今人亦間有以
眉其眉厚黑白相雜生而已然今人亦間有以
取厚大之義
亦未可定

代祖家送客
行蓋柳煙下馬蹄白翩翩恐送行處盡何忍重揚鞭
恐送行處盡會本作恐隨行處盡
二姚本作恐隨送處盡重一作復

雪下桂花稀啼鳥被彈歸
風雨帶重條之先入鄉試萬里無印自堪悲
李長吉歌詩卷三

路遠不遠萬里字恐誤一作誠萬重一作誠可重
言還鄉本人之所樂今以無官而歸自堪悲耳
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安預擬問人憐已點淚忍苦以
自願方始知之世說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
人卿增于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
卿卿我不卿卿當卿卿卿遂恒
藥之○姿一作垂重第二韻非

莫種樹
園中莫種樹種樹四時愁獨睡南牀月今秋似去秋
南牀二姚
本作商意

將發
東牀卷席罷護落將行去秋白遙遙空日滿門前路
卷席束裝而行也觀書已護落而少成又離厭
而無立漢落護落同義○遙遙一作道遙非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同九年置在上元縣東南二十里景定梁大
古江潭苑其地在新林路西去城二十里梁大
又為池開大道立武帝新亭臺渠通新林保
景亂蔡宗日金裝賦云訪江潭此也四詩皆
之名存註今有清名蕭家溝即此也

吳苑曉蒼蒼官衣水濺黃

之鵝黃色今小鬟紅粉薄騎馬珮珠長路指臺城迴

羅縠袴褶香

也在縣東北五里同八里又按輿地志云同泰寺基

故法寶亦名臺城院以此考之實與古同泰寺基

臺城地也今臺城院在舊音庫祠音習園寂之南蘇古

李長吉歌詩

服也隋書詩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
威服之中華古今註詩益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為
口而巳詩按恐王以繪為之名曰袴但不縫行雲露翠

其二

寶袂菊衣單蕉花露寒

寶袂菊衣單蕉花露寒

寶袂菊衣單蕉花露寒

寶袂菊衣單蕉花露寒

寶袂菊衣單蕉花露寒

重帶剪刀錢

蒙清廟被爾澤張鉉註覽其美如被沐蘭澤也蘭澤
以華清者也觀此則知水光者是美其髮光如垂
之古者謂錢為刀漢書食貨志貨賁于金利于一知
者上名錢為刀者以其利千民也貨賁于金利于一知
帶與本角腰盤弓易靴長上馬難盤曲也引不則
則易也女子者雖天寒角易靴長上馬難盤曲也引不則
兼用之故覺其難二句寫官人淚痕露痕帳勻粉
照金鞍面從從出遊不覺冷容艷色照耀于金鞍之上見
者方以為從行之樂而
豈知其中心之隱憂哉

其三

剪翅小鷹斜綰根玉鏤花

如剪此說也

李長吉歌詩

翹且于翹則似平時畜養之法非獵時用以搏擊之
禽也于翹則似平時畜養之法非獵時用以搏擊之
王作錄而珠花其上鞦韆垂粧細粟箭能釘文牙
也○錄會本作花其上鞦韆垂粧細粟箭能釘文牙
會本二姚本作箭金華曰細粟箭能釘文牙
以為之文也箭能盛箭之箭金華曰細粟箭能釘文牙
以爲之文也箭能盛箭之箭金華曰細粟箭能釘文牙

其二

鸞帶啼深竹鵲老濕沙

鸞帶啼深竹鵲老濕沙

鸞帶啼深竹鵲老濕沙

鸞帶啼深竹鵲老濕沙

鸞帶啼深竹鵲老濕沙

鸞帶啼深竹鵲老濕沙

十騎簇芙蓉官衣小隊紅十騎爲一小隊皆着紅綾
香燠朱鴛尋箭踏盧龍博物志朱有俊犬曰鶻墀雅
盧黑色鴛鴦白色曾益註練香使過鼻以知嗅香也
策註獵犬須繫爐乃捷練對尋即破鼻也非黃也
姚經三註官娃雲集獵犬亦惹元香瑋謂姚說也
太平寰宇記盧龍山在昇州上元縣西北二十里周
迴五里西臨大江景定建康志盧龍山在城西北二
十五里周迴一十二里高三十六丈東有水下注平
陸西臨大江今張陳湖北崗龍北接靖安皆此山地
晉元帝初渡江見此山嶺縣延遠接石即真江上之
關塞以比北地盧龍山因以爲名按今江
寧城西北二十里之獅子山卽其山也
重霜乾玉鋌空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南齊書上
園藏官人從後車官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
聲置座于景陽樓上官人聞鐘聲早起被飾

—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張大徽案贈詩贈張初效蹕幕此
 云滁州張大宅仲張徽之宅也
 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樂
 昭關古所居之地江南通
 志昭關在和州含山縣小岷西伍子胥自楚奔吳遇
 路閼卽此洛州春秋時潞子國戰國時爲上黨地初
 屬韓其後馮亭以上黨降
 趙又爲趙地故曰趙國
 解凡舊注用蘇武雁足繫書上事時謂短羽當作羽檄
 而行者被猶
 病客眠清曉疎桐墜綠鮮城鴉啼粉堞
 戡字之義
 軍吹壓蘆洲如胡笳之類
 岸幘褰紗幌枯塘臥折
 蓮覆巖之市曰幘岸幘者謂幘而露額也世說謝
 惟慢也○幘曾
 木窓銀跡畫石磴水痕錢
 銀畫央正

—

年姚經三計兄處椒桂離江所賦景可染豈得
竟忘舊路而久滯江島耶楚辭莫佳酒兮椒漿王

逸註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酒中
也書梳瓜賦瓜布象牙之席香薰或謂之蓮
難忘曲亦曰長安有狹邪行李賀有難忘曲亦
出子此蓋相違行一辭云君家誠易知
易知復難忘長吉本此辭而命名也

夾道開洞門弱楊低畫戟漢書董賢傳重殿洞門顏師古註洞門謂門內當

也弱楊揚之弱者卽垂柳也畫戟戟之形畫有文飾
者唐時三品以上官皆列戟于門以爲儀飾二句言
門外之壯麗以弱簾影竹華起蕭聲吹日色竹華朝

姚仙則木作強簾影竹華起蕭聲吹日色
華紋起者因風蕩搖而其紋見也二句峰語絕和鏡
言室中之沉靜○竹華一作竹葉北蜂語絕和鏡

畫賊學翠碧蜂語絕和鏡
蜂語絕和鏡蜂語絕和鏡蜂語絕和鏡蜂語絕和鏡

綠繞之春碧草也江淹別賦春草冉色言所費之樂
周如泰草之色也印象升注以春碧爲遠山之色亦

後衣冠不整之貌 柳花雅啼公主酣游歸柳花

悲滿千里目
取直不計功
願老竹在房
客

漢書嚴助傳君願承明之盛勢侍從之事張晏曰承
明庭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盛史記平原君趙勝
者趙之諸公子也齊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長官
時遊之地故曰平原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長官
字可見不遠然長吉年未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
及壯安得遠稱老乎
歌屢彈鋏歸問時裂帛
門下居有頃其後彈鋏歸來食無魚
孟嘗君曰食之居有頃其後彈鋏歸來食無魚
出車馬無君之為家後復使人給其食用缺劍把
中歸來無曲裂帛作還
古烏夜啼曲裂帛作還
書江淹賦裂帛作還

崇義里滯雨
按長安志崇義坊其一也

落漠誰家子來感長安秋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
瘦馬秋敗草雨沐飄寒溝南官古簾晴濕景傳鏡錦

李長吉歌詩

卷三

去

按雍錄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
部附隸其方又曰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
其說在也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官皆在之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都書省也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中書省也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官外也李長吉詩多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街之西也李長吉詩多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有司之職也李長吉詩多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雨中之景也李長吉詩多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遠千里雲脚天東頭
約其大數也李長吉詩多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北其大數也李長吉詩多南院者即尚書省也長安志曰四方貢東所會
客帳夢封侯思子從戎之意故見于夢者不若此

馮小憐
附詩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而有色
能彈琵琶尤工歌舞後主蓋之拜為淑妃

灣頭見小憐請上琵琶絃破得東風恨今朝值幾錢

東風吳本裙垂竹葉帶發濕杏花烟
詩春風吳本裙垂竹葉帶發濕杏花烟
幼製絲綢衣帶作竹葉帶發濕杏花烟
齊宮駕安輿氏謂紅絲是衣綺謂恐是以朱絲為之
也蓋是以紅絲為衣綺謂恐是以朱絲為之
意其冷以紅絲為衣綺謂恐是以朱絲為之
之而借小憐以喻人官供奉其重寫其嬌弱之狀玩詩
贈陳商
散吳正子註陳商字述聖陳宣帝五世孫
書監封許昌縣男有集十七卷見藝文志按登利記商中元和九年進士

李長吉歌詩

卷三

七

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楞伽堆案前楚辭繫肘後

人生有窮拙日暮聊飲酒祇今道已寒何必須白首
以上自述年少而不遇于時文獻通考楊柳四卷
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楞伽山名佛為大慈濟道
于此山元魏僧道場以印心謂此經也道已寒謂道不行
經教推揚如可以印心謂此經也道已寒謂道不行
妻妻陳述聖披謁組豆學為堯舜文時人貴義偶
邱舉升能知何可組豆學為堯舜文時人貴義偶
是帶經而讀何可組豆學為堯舜文時人貴義偶
深三四讀尚不能通達所謂學為堯舜文時人貴義偶
偶者丁此可證其意柴門車轍凍日下榆影瘦黃昏訪
偶者丁此可證其意柴門車轍凍日下榆影瘦黃昏訪
我來苦節青陽鐵柴門車轍凍日下榆影瘦黃昏訪
言氣守其節而春氣亦若為之不好之意太華五千仞

劈地抽森秀旁苦無寸尋一上戛牛斗
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太華之山
有如其成之狀不似他山峻極易於攀援
尋者言其無寸尋平坦之處也所謂高者
斗之宿也四句喻言陳商人之高也
供作太華大坐看白晝陳生者非自謂
生師太華大坐看白晝陳生者非自謂
先師太華大坐看白晝陳生者非自謂
傲得氣為春柳又言已才淺薄遇艱難
氣之春柳無甚奇特之模倣遇艱難
江義春柳無甚奇特之模倣遇艱難
也言小者以模倣其心曰模倣遇艱難
大花葉似柳有木故言小也
李長吉歌詩卷三
人相與為節用之已陳其已陳也
已相與為節用之已陳其已陳也
不若相與為節用之已陳其已陳也
唯欲承箕帚常長風雪直齋壇壝貫銅綬臣妾氣態閒
禮節乃相去頗願如芻狗
皆銅印如黑綬唐之奉獻公卿去其除其印綬臣妾氣態閒
之板位設祭器贊之儀制而事印綬臣妾氣態閒
墨組綬服者固印之儀制而事印綬臣妾氣態閒
有組綬服者固印之儀制而事印綬臣妾氣態閒
云理人可解恐有外誤費其下通以墨組安買銅綬
云理人可解恐有外誤費其下通以墨組安買銅綬
後者今奴婢之元謂禮臣妾費其下通以墨組安買銅綬
故官能得勢想富貴祭祀亦親其帶之事而自離于機程

秋水仙紅渠仙人待素書菱絲紫獨蘭菰米螢雙魚
列仙傳陵陽子明者鍾離人也好釣魚于溪釣
子明者鍾離人也好釣魚于溪釣
之所謂仙人待素書菱絲紫獨蘭菰米螢雙魚
百為之謂仙人待素書菱絲紫獨蘭菰米螢雙魚
其獨成生者謂之仙也
李長吉歌詩卷三
人相與為節用之已陳其已陳也
已相與為節用之已陳其已陳也
不若相與為節用之已陳其已陳也
唯欲承箕帚常長風雪直齋壇壝貫銅綬臣妾氣態閒
禮節乃相去頗願如芻狗
皆銅印如黑綬唐之奉獻公卿去其除其印綬臣妾氣態閒
之板位設祭器贊之儀制而事印綬臣妾氣態閒
墨組綬服者固印之儀制而事印綬臣妾氣態閒
有組綬服者固印之儀制而事印綬臣妾氣態閒
云理人可解恐有外誤費其下通以墨組安買銅綬
云理人可解恐有外誤費其下通以墨組安買銅綬
後者今奴婢之元謂禮臣妾費其下通以墨組安買銅綬
故官能得勢想富貴祭祀亦親其帶之事而自離于機程

若有若無冬日最多此木薜青桐老石泉水聲發所
居之處有古木流水之趣木皮上生苔曝背臥東亭
舊惟老木有之石泉與本作石井曝背臥東亭
桃花滿肌骨古稱色如桃花言其面色美好也此言
以言其頤養之善趙生與樂府所稱老者也所羅綺
中婦婦實指其家人而言携琴上高堂云云迥然不
同舊詩引以作讀而或且美其能截作兩句爲詩家
錯換法皆非是

日暖自蕭條花悲北郭驩

柳斷絳兒腰吳正子註萊子當作來子宋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無

輪郭不磨鑿者謂之來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菜命謂
 榆莢似之又宋書作未子如此則未字誤作來又轉

迎神燕飛絲送百勞鳥上嵒至之日以奉祀于高禪

經註
記之
也伯
勞也
實和
魚爲
下獨
參而
治大
勢左
生傳
好訓
異之
義伯
其趙
飛方
駿言

臣曰愛人同義伯勞子伯勞古甫後悟追傷伯奇也

吾與君共子飛勿忘鳥鳴樓于盡甫蓬舟

伯勞以五月而鳴鹿陰氣而動陰爲賊害蟲賊害之鳥也其聲鳴鵀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火害惡人之

所傳邇人之所畧也燕來圭吉祥故邇之伯勢爲主
 有凶兆故邇之想長吉居處風俗有此言故云送者
 遣去之義飛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昔人謂琵琶
 絲事未詳胡琴今日恨急語向檀槽昔人謂琵琶
 岑參白雪歌云中軍器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則胡琴琵琶乃二物也又琵琶據傅元賦漢道烏孫
 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坑爲馬
 上之樂欲從乃俗語故曰琵琶村學云長城之役緣
 費而樂之琵琶木不起胡中謂之胡琴當不其然
 考唐時有五絃琵琶一器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
 以木撥彈藥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
 爲拂琵琶唐人所謂胡琴應是五絃琵琶耳檀槽謂
 以紫檀木爲琵琶槽張蔭詩金屑檀槽玉腕明王建
 詩黃金捍撥紫檀槽王仁裕詩紅裝齊抱紫檀槽是

潭潭石壁上珊瑚一仙人手持白鸞尾夜掃南山雲

鹿飲寒澗下魚歸清海濱當時漢武帝書報姚花春

宜也奈何生常以正而士講以報桃花之春悟道修
術遂不能守其恆志

色五乘而多紫爲瑞應之良其色多青者爲青鸞多

關海
花世
三第
千一
年一
華
新
實
屆
當
其
時
以
爲

河陽形里行水金鑑今懷慶府孟縣西有河陽

染羅衣秋藍難着色

集 10—222

來所狎官妓而作云云蓋以情詐作肯許而遂創爲此解夫惜昔二字固難別其孰真孰舛然以三十未及之年而遽以老顏耶自且恐擬非其倫也當是客于河陽之人年甲已過風情不減見少年官妓而愛戀者長吉有調而作此詩歟

寒食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遊

春柳南陌。態冷花寒。露恣今朝。醉城外。拂鏡濃掃眉。

烟濕愁車車系浦覆畫衣
似則者楊士佳註紅油幕

油幕之防雨濕也。絲
御香不暖酒色上來遲。

尚寒醅色不易卽現于面故遲遲而後上也

策

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草細堪梳柳長

如綈卷衣秦帝掃粉趙燕漏朱明紫禁也更漏見一

宮闈之美泰上卷衣以賜所歡也掃粉謂勻粉也與

傳飛燕姊弟事陽阿王家爲合宜專事膏沐澡粉其

所愛！
日令
蠶
蜂上
雞
鵲不
陽花
塢
河
陽花
縣
甫註

帖潘岳爲河陽令種桃李人謠曰河陽一縣花走

[illegible]

帶荷葉已長圓大似扇接聳入夏而齒始成荷人夏而葉始大以二事二物下皆三三上此篇寧利一

寫入春畫似欠切江南有州縣才無四春畫而其中

人地有句不富城報六句是官禁中之養黃
合野之春登至江南則時以地而為者舊北則
寂寥之春登至江南則時以地而為者舊北則
致未易更其形而無亦不似為後有不齊之
語吳本太恨更費解而亦不似為後有不齊之
安樂宮路太平裏四里吳武二年築宮西北水
赤鳥路太平裏四里吳武二年築宮西北水
僧度行樂相和歌瑟調五樂中修築宮西北水
刻鏤之美長吉此題要解城安樂宮舊有城
公主中宗愛女侍寵驛橫所營第宅及安樂
虛宅以爲第旁撤民庶怨聲驚然第成禁藏空
或疑是
深井桐鳥起尚復牽清水未盟卻陵瓜瓶中弄長琴
李長吉歌詩卷三
宮中之井已爲民間所汲見宮室敗壞和即井邊所
植桐樹上爲民所汲見宮室敗壞和即井邊所
名不爲也史記名者故基東陵侯破布衣食
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世傳東陵侯破布衣食
以爲名也然不日瓜不日瓜不日瓜不日瓜
弄者插動之長其水色清深井一井源之甘潔
一作尚服清水會木一姓水色清深井一井源之甘潔
陵瓜吳本作即陵王而以瓜字爲非甚誤新成安樂
宮如鳳凰翅歌迴蟻板鳴左惜提壺使言今日之
已毀敗思此宮新成之時形勢雄壯有若鳳凰之
超之狀室中歌聲宛轉拍板徐鳴雖以天子親臨
宮者亦來給提壺使令之役茲極盛時景徐文
長註蟻板以蟻板爲拍板也後漢書南陽郡人
河平陰人桓帝初爲小黃門更以謀梁冀功遷中
常侍封上蔡侯此借其名以爲門更以謀梁冀功
本二蔡水俱作新城綠葉悲水曲茱萸別秋子
左伯作大綰誤

似青蒿而葉細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極白氣清
蓋詩之文高者以較之爲青蒿也吳本以紫字
淡綠放文又稱之爲青蒿也吳本以紫字
蘇頌曰紫黃木高丈餘皮青綠似木樨之葉
色三開紫黃木高丈餘皮青綠似木樨之葉
熟則深紫別者則其花七八月落詩意當似
使中而己感其意則見自古詩家秀難二首
蝴蝶舞蝴蝶飛本意皆自古詩家秀難二首
楊花撲眼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東家蝴蝶西家
飛白騎少年今日歸公註中白騎白馬也典
山黃中諸白騎
白馬者爲張白騎
李長吉歌詩卷三
風來出簾幕本是菖蒲花二句言其家世之美
內忽見庭前百草生花光采照眼非世間所有
因取吞之是月產高祖按所稱梁公子必南塘蓮子
蕭姓以其爲蕭梁後裔故按所稱梁公子必南塘蓮子
熟洗馬走江沙南塘蓮子
子清如水江沙南塘蓮子
本二清如水江沙南塘蓮子
之精細水俱作御銀沫冷長簾鳳窠斜二句言
堆起如水上浮蓮者好可以供御者飲酒是長簾
者即所施之簾也唐詩有獨窠長簾窠空酒是長
營中暗題書賜館娃二句言其行樂之盛營中
所往之地是江夏武昌之所故用種種管絃樂
故都三都賦云幸乎館娃之宮中張女樂而宴
今

牡丹種曲

天

後園鑿井

卷三

无

蕭帳底吹笙香霧濃

亦隨之出入禁中人主之私錢莫得擅白盜用官印

盜之以爲己用專機據位目無天子如梁冀其寵如
亦敢妄作妄爲勢所必至不可以尋常正論疑之也
○新馬一作珍屏 皇天厄運猶會裂綦官一生花底
深屏一作珍屏 活鸞篋奪得不還人醉睡能滿堂月
天西北大裂案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所以去髮折以竹爲之修者易曰彗星出則國亡
日織毛弄謂之鸞之說廣韻類曰鸞能毛羽通俗文
四句言官之得寵于真此四句言官之得寵于真
物誰定階 篋篋爲小人恃寵驕肆竟忘主父爲何

古鄴城童子謠效王粲刺曹操

鄴城中暮塵起探黑丸斫文吏 漢書尹賞傳長安中
群輩殺吏受賄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
吏得黑者斬吏更自者主治喪城中薄墓處起彫刻
李果吉歌詩 卷三 聖

行者死傷橫 棘爲鞭虎爲馬團走鄴城下切玉劍
射日弓獻何人奉相公 切玉劍見一卷註射日弓扶
般來闕右兒香掃塗相公歸 知有天子不西卷註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李肇國史補端溪紫石硯
硯譜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歌蓋自唐以來便
以青硯爲上黃亦爲下 吳註云京本無紫字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削紫雲 端溪硯諸州
爲高要郡東三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
登山行三四里仰爲硯壁立千仞下漱江水之瀾
中有泉出焉雖大旱硯未嘗涸之曰中巖中巖之
之上曰上巖自上巖得石勝龍巖龍巖不復取龍巖
硯之所後下巖得石勝龍巖龍巖不復取龍巖石色

深紫眼少又舊硯諸端石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
色紫山極頂尤潤如猪肝色下幾水中之石尚未
唐時所端硯自天頂之能紫雲足最高山頂而取其
取用之所謂天一登天而紫雲足最高山頂而取其
中之天端石一登天而紫雲足最高山頂而取其
宋時取視之天說非不巧然其備列抱水合湖磨酒
莫弘冷血痕 備列抱水合湖磨酒
時也其眼或散布中暗有花龍之象故曰青石有
眼尚無其眼或散布中暗有花龍之象故曰青石有
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暗裏爲山不熱也
鵝死眼知端州石爲硯三年而化爲碧紗帷畫暖
輕瀝漂沫松勝薰 少水以磨墨也古墨以松烟爲
中香也 乾賦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磨
李長吉歌詩 卷三 聖

其光則乾處秋陽之微白無纖毫昏翳言其發墨也
○光秋秋如秋陽之微白無纖毫昏翳言其發墨也
促點靜新美不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硯
此句又言其硯石之美不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
之從生時因不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硯
子平杜牧之借其硯以硯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
往此如紅硯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
世前此安有硯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
硯哉 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損筆硯者多

新桂如蛾眉秋風吹小綠 新人所書蛾眉之色如
詩所問桂葉雙眉久不獨行輪出門去玉鸞聲斷續
地其葉尚小故曰小綠 新人所書蛾眉之色如

強笑貌花萼閣行聊蔽州眼深微初學記郭緣生述
 山下自華岳廟列栢而行十一里肅軍中大旗也
 木枝幹亭亭直上以建羣擬之形狀絕肖皮老而皺
 文綴裂故止之以託皮葉細而綠色鮮好故比之以
 羣羽驅馳走委實憔悴臃腫覽之同愾遇好景心以
 爲木之開爽遂乃強作笑貌臃腫與羣羽之輕薄有
 如相阻閣遠矚起于深微如天色將暝之狀皆眈眈
 中所見之景以上十二韻俱述歸途之景以少健無
 下五韻述歸家之事。笑貌與本作容貌
 所就入門規家老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聽諱
 依大樹觀書臨曲沼知非出柳虎什作藏霧豹說文
 也以藏虎咒列女傳南山有玄豹霧山七日而不下
 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
 韓島處繪繳湘儻在龍草世網而不能自適者韓島
 李長吉歌詩卷三
 吳正子以爲卽韓馮鳥解見前櫛公註中琦謂當是
 韓地所產之鳥耳綴綴乃增綴之北鄭元周禮註結
 繳于矢謂之繳賈公彥疏綴則繩也謂結繩于矢以
 代射鳥獸史記集解韋昭曰綴代射也其矢曰繳韻
 會白鰐魚名陸佃云形鰐而長若條性悍似鰐而古
 或作鰐莊子鱖魚出澗中移以鱖作鰐蓋魚器也耳
 文多所編細作爲之用以是取魚者韓島湘鰐當是
 實指其所人爲之在古地境內不能者故以鰐鰐
 道爲人所指其人爲之在古地境內不能者故以鰐
 爲人所指其人爲之在古地境內不能者故以鰐
 具失所也狹行無路壯士徒輕躁言人之狹步而
 行以無路大之路故耳壯士心生輕躁亦屬無
 益我之歸昌谷以言旋者壯士。廊路吳本曾本俱
 落
 昌谷詩五月二本姚經三本無此註。吳
 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水遙靜相壓疊顏綠愁墮地

吉所見之馬適有印青字者遂以入啄未可知然
議俱推拙不應出自才人筆底董懋謙此狀立
之跡與杜工部六印帶官字不同茲本不從吳解
走馬之跡可以辨其成字與否馬尚立而不獨安
知共跡之晚麟自遊遊瘦鵠臙單時曉鵠將暮而
鵠也古稱或有通用者顧單時天色將曙鳥漸歸
惟有瘦鵠獨時立而不動也○時吳本作時義同
察察濕姑聲咽源驚濺起蜚蝶也穴上而居下濕
天晚則鳴咽源泉源流緩觸石驚濺而起其聲
細細如人聲之幽咽者以狀蟻姑之聲似之也紆緩
玉真路神娥惹花裏玉真路元註近武后巡幸路瑯
之路故謂之玉真路王真猶云玉女也若指武后恐
未是不云自註而云元註其非長吉自註可知矣神
娥謂濟女也其祠廟之處必有蘭蕙羅生故曰神娥
應花裏此是遙指其處至高眠二聯方是實言其處
皆紫雲澗礪山實垂顏紫者澗水神綠苔長似紫
李長吉歌詩卷三 望

中知人而一足俗訓之病
 老精物也賈公彦周禮疏
 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
 內久無人跡乃為異物所
 黃極一名赤楊狀如柝音
 花枝葉色嫩綠狀如柝音
 姚仙期解上句以為柝音
 事之是皆以此故何猶說
 說謂昌宮中事也疑當時
 之祀及貴嬪位設于其中
 長庚似刻向別錄漢興以
 眉長庚似刻向別錄漢興以
 上而不動斃舞無人僅存
 壤剝繡段里俗祖風義有
 昌谷風俗之下聯言鄰凶
 李其吉歌詩卷三
 不相鄰康成註不相梓巷
 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梓巷
 角知視恥釋名九十日歸
 氣衰皮膚消瘠背背若魚
 云總角兩髦也非幼穉也
 非東髮貌角頭髮也玳瑁
 而結之以為兩角故曰總
 中字之形此是固字形而
 視而悲也口歸皮骨本二
 戶乏而租吏見昌谷之民
 鉤餌可以與之為簡以添
 作溪灣轉水帶芭蕉傾蜀
 蜀峯光昆綬襟孤景拂紫
 紙掃除一切繁事猶泉樽
 目入荷動息之意泉樽陶
 辛酒月眉謝郎妓即有

酒如泉之意晉陶潛好酒如月常為彭澤令故曰陶令酒
也武帝詩客色玉耀如月謝周之灣環狀如初月
飛至始而飛安東山謝詩人謝丁蘭鍾遠矯矯
赤黑如雲之鳥霞獸巖岨危潛聲爭次山霞
水石則高峻危泉之自高而直下不平流遇有
凌石則平如夜半清鳴也薄侵也其狀如蟻也
行于石上如半夜清鳴也其狀如蟻也
意之開爽漁舟下網網魚戲水新龍居之
潭鏡蛟涎浮珠吟魚戲水新龍居之
李長吉歌詩卷三
海日金魚口人後增魚目上見說清作嚴
之果未出日人後增魚目上見說清作嚴
如珠風桐日人後增魚目上見說清作嚴
州事華飛來有似天星之流使錦城使風吹水久則靜
行軍知二使何日發耶二州夜飲之使星問曰君來
二使知二使何日發耶二州夜飲之使星問曰君來
云以星入明麗錦城州也成都志柳星長帶
筆掉短笛吹明麗錦城州也成都志柳星長帶
此特音其解者大類石根綠蘆荷抽丹漬水之
耳作音其解者大類石根綠蘆荷抽丹漬水之
紅作音其解者大類石根綠蘆荷抽丹漬水之
而色者作音其解者大類石根綠蘆荷抽丹漬水之
直上無旁枝相附莖葉皆聚于頂間有似荷形而
其高為慈月獲帳紅骨雲香蔓刺微遮若帳交延
翠雲也

會豐生而有讀作猶音香芒麥平百井開乘列千肆
蔓生而有讀作猶音香芒麥平百井開乘列千肆
共乘之康成註其井十六井也四井一井四井
政謂之康成註其井十六井也四井一井四井
者乘之康成註其井十六井也四井一井四井
意謂其井之空不積也又官井之廣其井之廣
田言其井之空不積也又官井之廣其井之廣
田言其井之空不積也又官井之廣其井之廣
百言其井之空不積也又官井之廣其井之廣
好學鴟夷子氏不復出而龍見一卷成紀人長吉
變姓居此地不復出而龍見一卷成紀人長吉
有詩名自謂鴟夷子氏不復出而龍見一卷成紀
可證其自謂鴟夷子氏不復出而龍見一卷成紀
李長吉歌詩卷三
人會本二嬌本作
成幾人不嬌本作
銅駝悲陸機洛陽銅駝街有漢銅駝二枚
聚馬有肉鞍夾路相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頭
落隗三月罷尋花去東家漢書鄭食其家落無
落隗三月罷尋花去東家漢書鄭食其家落無
師古曰落隗志行衰頹也誰作送春曲洛岸悲銅駝
橋南多馬客北山饒古人尋春之客也北山饒
處古人已客飲杯中酒悲千萬春生世莫徒勞風
吹盤上燭幾時飛若風吹燭見桃林笑銅駝夜來
哭史通今俗文士謂為哭
自昌谷到洛後門

九月大野白蒼翠秋門大野望地也白者草木
張時兩旁有似門關在秋時日秋門後寒涼十月
勝之宜秋延秋二門皆為釋在秋時日秋門後寒涼十月
門耳不知自五聯皆為釋在秋時日秋門後寒涼十月
水雪皎潔曉時一木十作交字茲有九月谷至行路
中在月家無事秋高氣爽如此聯是月有昌谷九月
也徐按詩如彼雨雲如雲先集微而郭事謂會說文乃雪
雪初作米雪今名滴雲亦日直微而郭事謂會說文乃雪
俗謂之米雪今名滴雲亦日直微而郭事謂會說文乃雪
結書天心事填空雲則不似之曉昏時矣不難雪澹色
亦如空中陰雲道上千里風野竹蛇涎痕風也野風大
填塞而不能解雲道上千里風野竹蛇涎痕風也野風大
雲雨而凍其石澗東波聲雞叫清寒晨強行到東舍
李長吉歌詩卷三
解馬投舊鄴道強而行之中雲霞風冷若此然不得
家名廖者鄉曲傳姓辛杖頭非飲酒吾請造其人
車馬從仕于晉遇屯之此辛康占之曰吉杜預註辛
店便騎的轡暢此借用以其事而謂杖始欲南去楚又
將西適秦襄王與武帝各自謂青春楚地有漢武帝
今如文之主西帝其名今尚存其人不失
故在也上宋玉無歸魂細細兩行字
畫秋雲為探秦臺意豈命余負薪上四句言去楚之
之意風賦楚襄王遊于蘭皋之宮宋玉景差傳文選
序詞人子則名于子之為辭文細快謂以技貴于色
之為書衣僅舉上二字以為辭文細快謂以技貴于色

有如此兩雅翼仲冬之月其始生如春也人謂之
似邪蒿而香美可食其類如竹葉之類也
庭故成豆作小賦云生其類如竹葉之類也
芸類如豆作小賦云生其類如竹葉之類也
秘閣南書採置席下能去其芳氣也
也似南書採置席下能去其芳氣也
衣書卷中可知矣詩本薛處士室秋亦為所宋玉則
卷之不中可知矣詩本薛處士室秋亦為所宋玉則
所存書冊大抵半矣詩本薛處士室秋亦為所宋玉則
地之行可以無絕想今懷其地無好有文之顯者楚
至今余薪自給乎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里關書編太行山在懷慶府北太行山在
源東北接河內修武縣北太行山在
數十里太行山在修武縣北太行山在
實皆太行山在修武縣北太行山在
李長吉歌詩卷三
一夕繞山秋香露瀟灑
作秋色時景之不香露瀟灑
而香氣發越故曰香露瀟灑
見爾雅新橋倚雲阪候蟲嘶
也爾雅新橋倚雲阪候蟲嘶
鮑照詩寒山深雲氣生處
模間發露下時景之不香露瀟灑
作新發露下時景之不香露瀟灑
已遠越余誰為熟
也○洛南越余誰為熟
茲如短簇多毛大者如燕近道者如棧石氣何凄凄老
茲如短簇多毛大者如燕近道者如棧石氣何凄凄老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濶也幽姿幽雅之姿謂十二兒俗以久不相見爲契濶

與毛良詩傳勸
苦之訓不同
大野生素空天地曠
蕭殺素空秋景
清明貌

露光泣殘蟲響連夜發
露沾葉上有如人淚蟲聲夜以繼日達旦不止。

光祿本二姊
本俱作光露
房寒寸輝薄
迎風絳絖折
寸輝燈也薄
有不明貌絳

紗襖前後列女樂折者因風而轉折也披書古

雲霞恨。嗔華容。欲教百日不相知。花光變涼節。春花光指春景涼

弟兄誰念虛賤翰既通達賤翰書信也青袍度白馬

草簡奏東閣見十二兄爲正字之榮正字官從九品

李崑吉歌詩 卷三 哭

不可名以簡矣而手板之類猶謂之簡後世易之以銅

之白簡蒼古爲名耳。白馬一作瘦馬。作夢中相聚。

笑見半牀月長思劇循環亂憂抵覃移行情元思如

南葛之草分施于中谷毛傳云覃延也謂葛之

七

11

10

100

李長吉歌詩卷三

錢塘王琦琢崖彙解

慶霄則春較

艾如張按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中有艾如張曲其詞曰艾而張羅夷于吾行成之

四野客叢書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訓之

意謂艾陰草木而張羅也至溫子昇所作則曰
誰在閑門側羅家諸少年張機蓮艾側結網橫

絲猶可延是以步爲蓬艾也長吉艾葉綠花之

句亦沿其說
非古題本意

錦 繡也。身所服借喻鳥之羽毛。**錦綉** 衣也。皆人。

音近詹橋音如強飲啄哺爾雛唐文粹作強啜啄食

李長吉歌詩 卷四

龍東臥毯滿風雨莫信籠檠隴西去

之能
之有
之食
之處
之媒
之移
之與
之別
之畜
之長
之乃
之馴
之有
之龍
之而
之置

之壤聖代月咀夢以壯其類而搏取之西京雜記
茂陵文罔陽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是其事也○

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

翠中綢絲漠漠無形埽誤觸之傷首紅
野一作春艾

葉綠花誰剪刻中藏
藏機不可測之且而
致置於網之上

機不可測徐文長曰綠花當作綠花蓋以艾字與古

草葉以置網而以花緣飾網土以給鳥易作一解

上雲樂
鳳臺曲二曰桐栢曲三曰方丈曲四曰

七日金陵曲其詞皆言神仙之事

海○風吹姚縷
三本作風捲
又辭矣見行
役勞苦之久
趨起胡馬蹄
曾益註天將驅故朔烟隨虜氣而上吳越超羣小貌
行人臨水別隴水長東西別而水亦東
西分流出東山者則歸于東西
之上然有泉流此所謂隴水者指所見同隴地在中
勢必不然也
言不謂隴頭之水也又玉門關與休屠石地相去木
必有二萬四千里而遼水遠在東北與西域了不相
干乃其言速類舉之若在一方者蓋典會所至初不
以其道路之遠近而後修詞學者玩其入意可也○
作屬隴水吳本

1

集 10—236

日出

卷四

國

24

苦篋調羹

調笑引笑一作嘯

五

詩不言篇名而但曰揚歌辭集

吳城薛絕天空雲開徘徊門外滿車馬亦須生綠苔

天宮聲之亮上及于天也史記天宮書絕天宮

生亦須句就勝地不常候忽之聞已成東迹矣樹有

烏程酒勸君千萬壽全勝漢武錦樓上曉望晴寒飲

花露李善文選註盛弘之荆州記曰涑水出豫章

記吳地志曰吳有烏程縣有酒官取水為酒出豫章

承雲表之露也○文苑英華漢武作漢無勝寒作晴

李長吉歌詩卷四

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日出東方使常在無

無夜常得如此安得有老時耶然此乃必無之理

破者謂日將隱時先落其下體漸漸丹成作蛇乘

白霧千年重化玉井土從蛇作土二千載吳堤綠草

年年在背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頭甲滑腥涎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此詩後六

句全用其語背有八卦稱神仙邪鱗頭甲滑腥涎

下不露一龜字何乃胸中鱗甲指龜而言也而後上

借樂府詩集本化玉井龜井龜從作龜云二按千

上文字一作千重化玉井龜井龜從作龜云二按千

樂飲想漢武帝志之樂仙轉成空幸有酒求長正可從

竟不得我今日飲酒人可知矣向物中之多壽者皆

不能常盡而不夜而人可知矣向物中之多壽者皆

細蛇亦必久而化為蛇能乘雲霧而遊殆至千歲之

後終亦必久而化為蛇能乘雲霧而遊殆至千歲之

行氣則頭甲歷久不化為土灰又乘雲霧而遊殆至

總言長生不可求即求得長生亦無可貴耶大有

仙作三千年草為文苑作春二載一作一千載文

仙作三千年草為文苑作春二載一作一千載文

夜坐吟吟始有夜坐照

踏馬蹄誰見過眼看北斗直天河之夜西風羅幕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生翠波鉛華笑妾青娥陸機詩蘭室寂羅帳也風吹羅帳

漢河公廣河

公乎公乎提壺將焉如屈平沉湘不足慕徐衍入海

誠為愚如往也新序屈平為名平疾關王亂俗漢

漢書徐衍負石入海而死九懷屈子兮沉湘公乎

公乎牀有昔席盤有魚北里有賢兄京鄰有小姐

故油油黍與胡瓦無漏膠蟻浮浮黍可食酸可飲公

乎公乎其奈居山海經白菅為席郭璞註菅茅屬也

為大若然與上龍賦油不其合按作爲胡玉篇以

漸大若然與上龍賦油不其合按作爲胡玉篇以

一木今有木字者近是然油者未黍之苗也

鄭康成注大石五斤曰石五斤曰石五斤曰石

也蟻已見之浮蟻字亦出韻常叶竹筠五升小

李長吉歌詩卷四八

會本二姚本作其奈君一作可奈君被髮奔流竟

何如賢兄小姑哭鳴鳴

石山高宋書漢鼓吹錢歌十八曲有巫山高山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州陸放翁入蜀記過

用真人入蜀人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觀間蜀

峰巒上入霄漢山脚有插江中諸峯太華衡廬皆

無此詩然十二峰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

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觀史云每鳴達旦

夜月明時有絳竹之音往來所見史云每鳴達旦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翻瀾神曳州陸放翁入蜀記過

飛雨生苦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

楚王去之現於此而空山之木無蹤跡

辛文惠公見之於此而空山之木無蹤跡

山陰夢見香樹生交廣南非蜀地所產是

故亦得冒其名而實與香樹不同也

人詩中亦多其名而實與香樹不同也

山出此竹名實而高節可以爲杖

作竹中君後竹節可以爲杖

廣一節竹節可以爲杖

此則無花而生於竹節間

李長吉歌詩卷四

故云耳

平城下漢七年韓信在漢陽門東道之平城

日城下漢七年韓信在漢陽門東道之平城

遂空曹奴所集荒散又立平城縣爲代郡

改後魏郡武帝于此建都

城及州中武平齊地新唐書地理志云

州古之平城也

印古之平城也

道古之平城也

平城下漢七年韓信在漢陽門東道之平城

非唐時之平城也

飢寒平城下夜守明月別劍無玉花

色別久謂別家時所攜之劍玉花謂劍光

色別久謂別家時所攜之劍玉花謂劍光

山之色也徐文長以為山影入
杯罈者意似巧而反覺味短
吳歛越吟未終曲江
上團圓貼寒玉
左思吳都賦荆璣楚舞吳歛越吟
吳歛一作吳釵
貼一作疊俱非
榮華樂
此篇專咏樂事以為賞戚
之成。一本作東洛梁家譚
為村公子二十餘齒編貝唇激朱
後漢書梁冀傳冀
精曉嘲章懷太子註為鵠也驚扇上疎也漢書東方
朔傳目若懸珠齒若編貝李善文選註貝海螺其色
白莊子唇如激丹齒如氣如虹霓飲如建瓴走馬夜
奔貝司馬彪劉劭趙郡賦照氣成虹霓漢書警猶居高
歸叫嚴更
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浮注飢盛水瓶也居
高屋之上而能領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
林曰氣讀曰於傳言其性嗜酒又言少為貴戚遊逸
自便穿複道遊椒房尤裘金狄雜花光玉堂調笑金
李長吉歌詩
卷四
樓子臺下戲學邯鄲倡
史記乃作複道韋昭曰闕道
官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芬芳也後世稱皇后宮
曰椒房本此或云兼取椒實蕃衍之義梁冀妙為順
帝皇后故得出入椒房也左傳衣之為服佩以金玦
玦預註九雜色也玦取冠折上中掖身屬孤臣單衣此
服之制作埋憤袂冠折上中掖身屬孤臣單衣此
云九裘金珠蓋誇言冀之衣佩皆不正也古詩調笑
酒家胡王金珠歡聞歌艷艷金樓女心如玉池蓮古
相逢行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
邯鄲倡二句甚言冀在官中無禮之狀然史傳未嘗
載其事疑另有所據。九裘曾本作龍裘戲學恐當
為是
十斛白璧一雙新詔垂金曳紫光
詩傳稱冀口吟古
太子註謂語吃不能明了稱女郎者謂其才能本無
可稱惟女郎稱之耳蓋謂其妙也錦祛繡面猶言為
鬼為域之狀曾註以為能媚媚君而姚仙期非之謂
以冀之凶暴必不肯違媚于君而不知冀之跋扈在

順帝既崩之後金曳紫垂金印曳紫綬也煌煌馬如
飛人如水九卿六官皆望履將迴日月先反掌欲作
江河惟登地後漢書馬皇后紀前漢書馬皇后紀前漢書
雜記藝地成河間起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西京外
紀藝地成河間起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西京外
到費門賤微謝恩必知百官還名皆先衛近侍並所親樹
雲球劍展趨凌紫氛繡段千尋貽皇赫黃金百鎰賜
家臣上二句言其奇勇士勢通若上下二句言其
危冠之說虎與冠危字相類楚辭高也虎冠疑是
逸出本傳家臣之乃十二門前張大宅晴春烟起連天碧
李長吉歌詩卷四

金鋪綴日輝紅光銅龍臂環似爭力後漢書洛陽城
門一曰平城門其餘上西門東門南門北門
張開也左思詩都賦金鋪上東門南門北門
首以金鋪之寶木相傳乃大起堂殿皆金鋪門
街洞府柱雲臺閣通以銅漆意皆金鋪門
度雲氣仙靈玉珠異方珍怪充積藏室瑤姬凝
隊芳席海龍窓空下隔海嶺充積藏室瑤姬凝
意其明也如鮫綃也丹穴鳳皇所居之山也
食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所居之山也
文曰鳳皇所居之山也
自無異但性不安寧益部方物異記出於自然與
後漢書洛陽城門一曰平城門其餘上西門東門南門北門

武妓聲環瑤金蟾蜍口貌軍裝武妓待立之技皆令
東漢書馬皇后紀前漢書馬皇后紀前漢書馬皇后紀
武妓聲環瑤金蟾蜍口貌軍裝武妓待立之技皆令
連日縹緲夜以驚娛或嘈嘈絃吹匝天開洪崖蕭蕭
遠天來天長一矢貫雙虎雲龍絕聘早甘西京賦也
能中手執處也早雷謂弓弦震烈之聲與本傳曰
相隨游獵後漢書馬皇后紀前漢書馬皇后紀前漢書
音綠鳥學言語楚辭若作偶樂亂和交爭管兒舞吳
交竹竿何謂鳥言人言也轉衣相相如也吳音若
音綠鳥學言語楚辭若作偶樂亂和交爭管兒舞吳
相對也舊詩有鳥言人言也轉衣相相如也吳音若
李長吉歌詩卷四

者非能教刻石平紫金解送刻毛寄新免金刻石
是作穴積金其中而與地相平見其金之聚散無
謂刻石立碑而修起免於年乃成移極所有在調
之紫磨金其本修起免於年乃成移極所有在調
發刻石立碑而修起免於年乃成移極所有在調
胡不刻石立碑而修起免於年乃成移極所有在調
實事而范史不載今上免於年乃成移極所有在調
十校尉二將軍六貴人傳失傳者必相告至死後
者人尚公本姓人其後三皇后七貴人五
人。吳本會本姓人其後三皇后七貴人五
去逐彩雲化作今日京華春此誠莫與之一門之盛
身死家破化為烏有若彩雲散此誠莫與之一門之盛
日京華春此誠莫與之一門之盛
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也其成之也深矣

義和騁六轡。盡夕不曾閑。彈鳥噓。咳竹扶馬。蟠桃觀。

廣雅曰蠅曰蠅利初學記湖南之愛止蠅和愛息之
 元命苞蠅成于三故曰乘車有三足鳥山海經西南秋
 百六十里曰蠅之山郭璞註曰沒所入山也楚辭
 草句蠅蠅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其中有虞淵楚辭
 職將出今東方照香檯今扶桑撫余馬兮安驅王逸
 註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
 而行是言日輸之運有馬牽之而行也淮南子曰日入
 虞淵爰息其馬亦是此義楊升菴曰古者養和爲日
 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是日義揚升菴曰古者養和爲日
 有馬之說河圖括地象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
 里有金雞曰照則鳴彈擊也秋音叱亦擊也彈之
 扶之欲其流行不佳。曹文苑
 英華作費夜蠅蠅竹一作蠅蠅石
 帝又造紅蘭神薛收季秋之月其神薛收仲秋之月其

紅蘭之受露也

翰文選註謂蘇子穎也而色範非也
 何言春秋代謝也又造文苑作更造
 歲數子將爲傾蓋問虞云萬歲赴筵之誤也徐文
 長註數子指羲和蓐收青帝傾蓋問言其爲時不久
 家語孔子之如遭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王肅註傾蓋
 車也史記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索隱曰志林云青
 傾蓋者道行相遇解車對語兩蓋相切小輩之義
 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爲歡錢伯璣亦不能買
 其兩而不去可臘蠟臘熊何足云會須鍾飲北海箕
 踞南山楚辭薜蘿臘蠟臘而不爽王逸註有菜曰羹
 蠟蠟熊泉口之所噉袁孝政註臘是燔即熊掌也煮
 然以蜜施之可食臘熊字未見所本恐是屬熊之
 曹植與吳質書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此
 云鍾飲北海蓋本其意笑騷南山言其坐處之寬廣

梁其豪南如

地當行樂之意一統之中富貴之不足恃如此以見人生
 當行樂自太白金原金谷園在河南府城西川阜清
 園崇自作詩序有清涼臺卽崇安縣珠陞樓處
 來長安車駢會本姚仙期木火一駢字
 安車駢會本姚仙期木火一駢字
 瑞華樂楚辭折疏麻兮瑞華王逸註瑞華玉華
 天下馭貴金碧玉之車旁青史十人記其所行
 自明及晦窮縣之表有齊史十人記其所行
 之地又副以瑞華之輪十乘隨之谷詒春皆官西
 書也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以文虎文豹後列
 正母乘翠鳳之輦而至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
 彫麟紫磨曳丹王之履敷碧蒲之席貴苑之事
 供玉根高會薦清琬瑛之膏以爲酒進潤
 紅花嶺山甜雪昆流紫蓮陰岐黑棗萬歲水
 千年雪藕此篇專咏移王事而題曰瑞華樂
 採記中瑞華駢事以立名耶曾謙甫曰瑞華樂

梁王臺洛空中立天河之水夜飛入臺前關王作蛟
龍綠粉掃天愁露濕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宮室起
中有一百餘山有石若觀者連延數十里許有雁
池間有禽怪異其澤其宮觀之壯麗也
言不虛也今人謂之梁園也
而文者多合人謂之梁園也
玉指天指而合人謂之梁園也
粉天指而合人謂之梁園也
水次也白帖梁孝王有修竹園
竹園也白帖梁孝王有修竹園
金虎腰裏血珠王有修竹園
宋王侯盛血珠王有修竹園
當有射天事常以韋黃血珠
蓋指其不得為副陰使人射
也射其不得為副陰使人射
李長吉歌詩卷四
京師周之末政用多僻始與官
金虎腰裏血珠王有修竹園
若金言小人在位此相與比
人聽信其意則指阿諛之親
紫日樂當年蒼言其無翻轉
紫日樂當年蒼言其無翻轉
客雁報春來寥落野渚秋漫
其雁報春來寥落野渚秋漫
王竟安在哉路賓王詩宿雁
往北水也漫廣北貌南有似
漁野水也漫廣北貌南有似
公無出門可往意故曰公無
俗世也

天迷迷地密密熊咆食人魂雪霜斷人骨
也九頭在來奄忽人常喜其心魂
人骨二姚水作霜雪一作雪人
掌偏宜佩南客吹笙之音楚左
吹笙之音楚左傳公賦大噓相
王其物也吹笙之音楚左傳公
玉皇點劍黃金龍徐文長作
以寶其山中學道者乘軒謂精
赤山者鄭景世張重華以雲
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以雲
乘其車而去世也非作世間
歌時服之白之好與本自
老胡比○色減與本自
李長吉歌詩卷四
陽湖波大如山毒虬相視振金環俊貌駸駸吐
言我雖多馬出門未得還家然尚在善地
之處處多馬出門未得還家然尚在善地
藩不鎮守而人將有必暴戾恣睢無
阻之機也一統志麻之郡有故城入
麻湖是也一統志麻之郡有故城入
歷十之為郡一統志麻之郡有故城入
長吉用此為喻為平地有風波之意
所往之地故舉其毒氣而死蛇龍子
豹五里是後復同物也又解雅角者
瓜食人走後復同物也又解雅角者
瓜食人走後復同物也又解雅角者
世披草服顏回廿九歲毛斑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遠

起又言古壁畫龍有作孽者則焚之而放于潭水百
以無不攝伏柳毅傳殺遇渥陽見有婦人牧羊于道
畔曰妾洞庭龍君女也教雨工之牧羊何所用哉神
靈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教雨工也飲何爲雨工曰
小毛角則無別羊焉埋雅鷄大如鴛鴦綠色所異其
民有禍淫俗云鷄鵠鳥也今謂之畫鳥益聲之誤也
也說文魑老精物也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
狐火之類也出有聲如笑也

神絃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襲襲女巫澆酒以迎
運有雲滿空中于是焚香擊鼓以迎之神山鬼來
座中紙錢窸窣鳴颼風泉璞法苑珠林載紙錢始
李長吉歌詩卷四

卷四

葬葬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爲錢與乃用于祠
祭封氏聞見記紙錢案古者享祀鬼神有主璧幣帛
事畢則埋之後代既賣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何盜
蔡倫所造行之矣凡魏晉以來始有其事猶王公遠
于士庶通行之矣紙錢則皆燒之以示不神爲
所爲也天祿識餘唐臨冥報錄云錢紙爲錢以供神
也寒窸窣音悉速聲小貌杜子美詩枝撐聲窸窣
思木帖金舞鸞戲蛾一庭重一彈太平廣記載店婦
一女返至焚香彈琵琶名請益唐詩中惡令入名
相同如此詩所云以相思木爲琵琶語多言也一
狀于其上掛帳者懸其眉也音接和之也一畫板
以金幣木鸞爲巫所執以憑神者無根若劉潤林三
賦非也若依其說下文彈字容無根若劉潤林三
知明歷年不錢按今相思木多出廣東他處亦聞

有赤木多文思子亦謂之紅豆者是大豆呼星名鬼歌
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降說文飲神食氣也蓋見神
山妖木魅之類其形雖不能見而食物之氣而已
所收役以爲僕者之森然所云萬物之中精怪爲
一神不可爲仰至所名之邪神中終南日色低
平灣神分長在有無間神噴神喜師更顏送神萬
還青山元和都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舊年縣南五
謂山勢峻極處有無間神噴神喜師更顏送神萬
人不能知忽而無言神噴神喜師更顏送神萬
顏色更變如之亦荒忽神噴神喜師更顏送神萬
狀人神意森索如在古洞幽顯之中觀視巫覡養神之

神柱別曲

李長吉歌詩

卷四

五

巫山小女隔雲別春風松花山上發綠葢獨穿香徑
歸白馬花竿前子子前綠葢也姚仙期註以爲皆指之
而若神靈何以知其綠葢者然則楚辭九歌之孔
後之郊子蜀江風澹水如羅墮蘭誰泛相經過南山
桂樹爲君死雲衫淺汚紅脂花巫山之下郎蜀江也
羅穀蘭花開水中風景殊美然道阻長水紋細如
舟不遇其地以瞻仰神靈今神既惠然肯來宴而
去死特人欣樂即南神靈所神之披拂衣之亦爲
之死也謂神之衣被拂衣之亦爲之死也謂神之
汚染也謂神之衣被拂衣之亦爲之死也謂神之
花謂紅樹之花被拂衣之亦爲之死也謂神之
金承開者此詩于春風中而見之不可信故言多
四流仙之雜長吉更定其辭以巫不可信故言多
便○

刺云謂不然長吉詩脈本自楚騷以楚騷
之解解三詩求所謂諷刺之言竟安有哉

綠水詞

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人色翻成足愁苦
梁武帝歌河中之水自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
婦人總愛而獨一不願傾人色翻成足愁苦
也○今宵好風月阿侯在何處爲有傾人色翻成足愁苦
痛根未持寄小姑且持感愁魂承上阿侯在何處而
或在南湖採蘋俱未可知若有所採莫愁小姑且
持以贈我底幾感我愁魂承上阿侯在何處而
扶根在仙期本作採蘋俱未可知若有所採莫愁小姑且
現蒲根在仙期本作採蘋俱未可知若有所採莫愁小姑且

李長吉歌詩

卷四

五

沙路曲國史補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鈴鈴踏沙路吳正子註柳
者樹倚斜也三輔故事漢苑中有柳樹狀如人形在
臣所行路鈴上之樹故云珮馬鈴鈴之聲相繼如翠
結上騎蹄鳴上天去騎鈴馬鈴之聲相繼如翠
烟燭騎蹄鳴上天去騎鈴馬鈴之聲相繼如翠
吳本云一作騎蹄鳴上天去騎鈴馬鈴之聲相繼如翠
管本云一作騎蹄鳴上天去騎鈴馬鈴之聲相繼如翠
移南山雞門既重入帝家王龍開九閣帝前勤勞
九獨垂重印押千官金象字紅川盤唐書通鑑
以貞元中印而印文空白之處以銀爲之也金象則
以金爲印而印文空白之處以銀爲之也金象則

純金爲印紅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詩民開印文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上之政不與而會澤廣被于天下也
帝遊石關美當時事也
何如服美當時事也

上之回大旗喜懸紅雲捷鳳尾
回指合天子回京師也紅雲大旗之色暫藏而
往來翻擊如捷鳳尾折羽而置之于旗之白者則
破舞蛟龍吟萬道記此項有皮影之制其則舒若

飛出之詩常于中有蛟龍之史此指其則舒若
出而翻擊如捷鳳尾折羽而置之于旗之白者則
飛出之詩常于中有蛟龍之史此指其則舒若

李長吉歌詩卷四
天高慶雷齊墮地無驚烟海千里吳正子註揚
地音美發語聲也慶雷曾謙甫註天高慶雷此意
慶雷是慶雷之說漢書天志若烟不成句法琦謂

李長吉歌詩卷四
天高慶雷齊墮地無驚烟海千里吳正子註揚
地音美發語聲也慶雷曾謙甫註天高慶雷此意

李長吉歌詩卷四
天高慶雷齊墮地無驚烟海千里吳正子註揚
地音美發語聲也慶雷曾謙甫註天高慶雷此意

李長吉歌詩卷四
天高慶雷齊墮地無驚烟海千里吳正子註揚
地音美發語聲也慶雷曾謙甫註天高慶雷此意

高軒過
雷墮地無驚飛海千里當以此篇爲正
尾劍匣前一曲與此同云白門前吳正子註揚
白門前一曲與此同云白門前吳正子註揚

韓員外愈皇甫侍御退見過因而命作
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見其文曰若是古人吾
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詰其門賀

總角荷衣而出二公命而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按元和三年皇甫湜以陸渾尉應賢良方正貢
不調其爲侍御必在此年之後韓愈爲都官員外
之說元和四年約其詩前一行十五字乃後人所
歟

華初織翠青如蔥金環歷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
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

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後漢書元
本無乃是鉅三字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
則氣成虹霓。吳木云體耳一作隱隱西都賦榮

李長吉歌詩卷四
帝星之精也。秋運斗樞云五屬眉書客感秋建誰
知死草生華風。秋眉長吉自謂已見三卷註蓬蒿至

李長吉歌詩卷四
帝星之精也。秋運斗樞云五屬眉書客感秋建誰
知死草生華風。秋眉長吉自謂已見三卷註蓬蒿至

李長吉歌詩卷四
帝星之精也。秋運斗樞云五屬眉書客感秋建誰
知死草生華風。秋眉長吉自謂已見三卷註蓬蒿至

李長吉歌詩卷四
帝星之精也。秋運斗樞云五屬眉書客感秋建誰
知死草生華風。秋眉長吉自謂已見三卷註蓬蒿至

丁丁海女弄金環雀釵翹揭雙翅關
之釵頭及上施雀也。翅揭皆高起之貌雙翅關謂

姚本六宮不語一生閑高懸銀榜照青山
婦人稱寢日宮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正寢
五神既稱夫人則亦應立六宮儀制不語一
文編門有銀勝張正見詩印此神異銀方有
爲眉凝絲幾千年清涼老鏡中長內鏡映仙
長眉凝絲幾千年清涼老鏡中長內鏡映仙
清涼老鏡中清涼老鏡中清涼老鏡中
存安有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老期有水如天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
帖安有水如天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
之曳不盡之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
有人持玉衣致其書曰張子玉衣寒空光
服帖無不穩稱其書曰張子玉衣寒空光
蘭香神女廟有三月父于湘江洞庭之岸
李長吉歌詩卷四
舉之十餘人天姿奇偉集其家博學俱去
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博學俱
昇天謂張氏授以仙術後化爲道士居
元期有張氏授以仙術後化爲道士居
包山降張氏授以仙術後化爲道士居
詩下元注謂但云蘭香神女不連杜香
處遺凡在焉與廣記所載不類香神女
另是一人其廟亦當在女山上
古春年年在開絲播暖雲松不飛晚華柳
沙砲落紅滿石泉生水芹幽竹盡新粉
弱蕙不勝露山秀愁空春古謂今猶然
子蟻綠滿前之山其色如蟻綠今猶然
遺記宮人以蟻綠爲女爭效爲長蛾眉
物蟻綠滿前之山其色如蟻綠今猶然
縹子黛五斛號爲蟻綠然則蛾眉故是青
縹子黛五斛號爲蟻綠然則蛾眉故是青

三註以上咏柳中花并竹木石山舞鳳剪鸞
帶塗輕銀蘭桂吹濃香菱藕長華華像之飾
之物清無之香濃復如蘭桂菱藕長華華
衆多也看雨逢瑤姬乘船值江君許見巫
以其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稱江君楚辭
以今桂舟令沉湘之神故變稱江君楚辭
走天呵白鹿遊水鞭錦鱗中常乘白鹿
騎赤麒麟此密髮虛疑飛颺凝花勾圍鬢
眉籠小唇朱紫吳本弄蝶和輕妍風光怯
女腰身之姣不如神深悼金鴨冷奩鏡幽
李長吉歌詩卷四
向見神女上升之後廟中陳設器具是冷
霧乘風歸撼玉山上門掩玉戶以城金鋪
與下三玉不相粘合作開字始爲稱耳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年補關韋仁實伏延英
疏論橋厚賂賞要求
碩望鐵使是其人也
送客飲別酒千觴無緒顏何物最傷心馬首鳴金環
本不能看行楓引西道背稍長攢攢官槐排上成行
目不能看行楓引西道背稍長攢攢官槐排上成行
貌自能看行楓引西道背稍長攢攢官槐排上成行
稍長貌自能看行楓引西道背稍長攢攢官槐排上成行
子送燕水小入巢洛湘二句
章郎好兄弟疊玉

生文翰翰筆也今人皆作去聲讀然古韻平去二聲
美如玉我通王生文翰者言其文華之妙字字皆
黑其間我在山上舍一畝蒿澆田夜雨叫租吏春
聲暗交關舊更也其呼之聲與春聲交關相雜也
春字似與三聯秋明字有聲與春聲交關相雜也
山前無知兄弟既去我獨守田園而受催租之擾
山前無知兄弟既去我獨守田園而受催租之擾
山前無知兄弟既去我獨守田園而受催租之擾
山前無知兄弟既去我獨守田園而受催租之擾
山前無知兄弟既去我獨守田園而受催租之擾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洛陽吹別風龍門起斷烟以人之離別而感亦為別
斷烟起於龍門不覺其間情與一統志龍門在河
南洛陽城南二十五里對峙東曰香山西曰龍門
石壁峭立伊水關中樹東生澀晚紫凝華天枝幹森
中出又名伊關冬樹東生澀晚紫凝華天枝幹森

李長吉歌詩卷四
如東風繞其間另作生澀之態此句承上別風而首
曉烟凝映遠天另作紫色王子安所謂烟光凝而暮
山紫而遠天永單身野霜上疲馬飛蓬間豫言別後
社以起下洛讀單身之意小傳言長吉獨騎一雙
翠墮綠衣前元五品以上服紫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品以上服紫元五品以上服紫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品以上服紫元五品以上服紫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品以上服紫元五品以上服紫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品以上服紫元五品以上服紫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谿晚涼

白狐向月號山風秋寒掃雲雨碧空本草狐有黃黑
尤險惡照無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雨鳴骨
見長趨狐號風當本此掃雲雨碧空調浮雲散盡天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溪汀眠驚夢征鴻輕翅不語細游溶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

李長吉歌詩卷四
凡縣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
佐者吳正官不來門幽
長平箭頭歌元和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萬里下此關書編長平縣志長平故城在澤州高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銅花白翎金鈐雨中

華作推鬢猶有掠鬢也語南風向南風而語抽帆引帆也
 差池黃粉油衫寄郎主鳴故里俗以他讎風以差池
 更俚人聽之以古雨文類聚說文曰浦水濱也風
 雨本草閣龍其聲如鼓夜鳴應史謂之雷鼓又曰
 土記曰大水有小口別通為浦初學記梅熟而雨曰
 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即雅江和蒸鬱成雨其業如
 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滑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業如
 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收收收故江北則否
 擾動貌差池猶參差左傳何致差池杜預註
 齊一也雲差池謂雲勢迭起三句皆言梅雨時之景
 以黃粉油衫寄之以其夫作樂雨之共胡三省通鑑註門生家奴呼其主
 為郎今俗猶謂之郎主
 新槽酒聲苦無力南湖一頃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思
 小玉開屏見山色新酒已熟槽淋
 李長吉歌詩 卷四
 滴注有聲然飲之不能消愁反苦酒之無力舊註詞滴將盡燕以下五字相聯作一解亦通然意味殊覺短淺一頃百畝也菱花鏡耳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一奩色明淨如菱花鏡耳飛燕外傳有七出菱花鏡一奩面雅異昔人取菱花鏡花六瓶之象以為鏡元稹詩小玉上郎銅夜小玉為侍女別柯柯有酒既不能消愁南唐時多可遣博無如眼前已有千里之思侍女問屏南湖之外又見山色周道江陵杳在何處千里之思愈不能已矣○千里思吳本作下里思塞下曲 郭茂倩樂府詩集晉書樂志日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唐有塞上塞下曲蓋出此于
 胡角引北風 薊門白于水胡角吹時北風適至遂若
 志地理畧薊門在幽州北其風為角聲所引而來通
 屬燕秦為漁陽郡唐開元十八年改置薊州取薊邱以為名文人多謂之薊門天含青海道城頭月千
 日于水者曠地風沙之色

留繡前註絲綸即染成之絲結其謂絲吐處茸然
 青複疊以機有正背正則齊而重疊接續在背端
 絲綸結茸背復疊者蓋另是一物即白紵玉郎所寄
 者也以絲綸結茸而成視其背則復疊相交按其物
 形當是同心結之類詳言其狀而隱晦其名正長有
 弄巧避熟處不必知會氏仍粘機織說則周侯著自
 亦巧避熟處不必知會氏仍粘機織說則周侯著自
 設支道林見王子猷弟還曰見一羣白頸鴉但聞
 喚啞啞聲王氏子弟多服白領故也此用王家事則
 音當從劫解當從曲領為是六朝事神桃葉渡圖理
 云在縣南一里秦淮口桃葉者晉王徽之愛妾名也
 其妹曰桃根獻之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
 渡無所苦我自迎汝當臨此渡歌送之。柳字詩
 乃坊刻之誤然玉字正佳為君挑釵作腰綬願君處
 處宜春酒腰綬者腰帶也其絲如細綬故謂之綬
 為紅綬帶許敬雙鳳一時卿蓋綬鳳為于帶上以為
 彩徽此詩所計挑釵作腰綬者亦是此製因玉郎有
 李長吉歌詩
 卷四
 所寄而思有以報之故染絲上機織成綬帶更挑繡
 驚鳥于上以答贈遠人願君處處宜春酒者更為祝
 也。春酒會本二姚本作春雪
 五粒小松歌并序。五代史聞華山有五粒松
 癸辛雜識凡松葉皆雙吸故世以爲藥能去三尸
 松每歲三鬚而高麗所產有五百粒小松歌而陽維組云
 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百粒小松歌而陽維組云
 五粒者當言鬚自有一種名五粒皮無鱗甲而
 結實多新羅所種云云然則所謂五粒者鬚也太
 平御覽松葉有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本
 草舊列曰五粒松一葉五粒如叙道家服食飽
 粒子如巴豆新羅外利進之蘇頌曰五粒字舊
 一作五粒音節說也五粒為
 一葉或有兩鬚七粒者
 前謝秀才杜雲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選費
 多事不治曲辭經十日聊道八句以當命意

藝文類聚曹瞞傳曰呂布乘馬名赤兔語曰人中有
 呂布馬中有赤兔固將軍是呂姓故以呂布此之世
 唐姜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秦門謂西京城門也
 唐李元宗嘗謂橋至金粟山視同密有龍盤鳳
 先有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元宗泰陵在蒲城縣東北
 三十里金粟山呂將軍安志元宗泰陵在蒲城縣東北
 謙甫以將軍為明皇時將是時不用而濯京者非也
 北方逆氣汗青天劍龍夜叫將軍開將軍振袖拂劍
 鏐玉闌朱城有門閣德宗憲宗時北方藩鎮互相盟
 也此正志士効命立功之日乃兼在開地無中龍劍
 夜中空自鳴吼有時振袖起舞思之一劍有化龍者
 日門九重鏐音不聞劍龍以古思之一劍有化龍者
 最云劍龍鏐音不聞劍龍以古思之一劍有化龍者
 之處外有門九重鏐音不聞劍龍以古思之一劍有化龍者
 楚辭君門九重意。挑吳本作揮此中調宋城天子所居
 馬傅粉女郎火旗下恒山鐵騎請金槍遙聞箴中花
 李長吉歌詩 卷四 臺
 箭香笑其時所用將帥腰佩銀印身騎白馬非不形
 足似威服敵人是無能乃一傳粉女子在旗簾之下何
 不出但遙聞其箴中花箭香而已燕傳官其善射也
 又日花日香亦從傳粉女郎生出口言其不見可畏之意
 漢官儀曰王公侯金印二千石銀印皆龜鈕舊註或
 以佩龍為解非也改印內外官佩魚為龜鈕舊註或
 中宗神龍初依舊易佩魚矣詩人借用古事初無害
 若武后所變易之制度已輕改正者後人初未嘗敢
 用以為典實誠惡之也亦醜之也攝者後人初未嘗敢
 依俚語搖擺解火旗旗之紅者李太白詩大旗雲馬
 生先彩杜子美詩火旗邊錦纈是也極山郡名戰國
 時趙地漢置恒山郡後又文帝景帝曰常山郡唐時
 改節度使王承宗據郡叛又改平官郡元和中成德
 軍節度使王承宗據郡叛又改平官郡元和中成德
 道兵討之王師屢挫所部恒山鐵騎官指承宗麾下
 驍卒而言請金槍者單騎挑戰詩與比試金槍高下
 邱註以為邊將請甲兵者非也遙聞箴中花箭香
 指銀龜白馬之將而言印註以為邊塞之閒亦知有

沃機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人所獲。常有
 一缺門。願往來向此。缺中逼人。號曰雁門。山出廣
 盧。一技。然後過。缺中麻衣黑肥。衝北風。帶酒日晚。歌
 田中。唐詩。子皆着麻衣。黑肥爲雁。翎黑。白相雜。之比。或
 以爲指射。男兒屈窮。心不窮。枯榮不等。嗔天公。寒風
 又變爲春。柳條條看卽。烟濛濛。長吉自謂。身雖屈。抑
 困凡人。之遭際。枯榮不等。常謂。天意。固私。其實。天意
 未常。偏私。試看。寒風。時候。又變爲春。柳條。時候。枯者
 有榮。時不。可信。看。春條。柳。枯。無葉。之狀。如
 濛濛。綠葉。初生。望之。有若。濛濛。烟。護之。狀。如
 將進酒。宋書。漢故。吹鑼。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曲
 言歌爲。古詞。云。將進酒。乘大白。大畧。以飲酒。故
 李長吉歌詩。卷四。星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晉書。汝南王亮嘗
 行酒。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聞香風。故
 當是酒名。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聞香風。故
 詩。其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詩人。用泣字。作釜中。煮
 物聲。著。皆本此。古樂府。繡幕。園香。風耳。節朱絲。相。煮
 羅幃。與香。風一作。春風。一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
 腰舞。虞世南。琵琶賦。鳳蕭。輟吹。龍笛。韻吟。傳元。正都
 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鐵其。皮堅。厚可以。以鼓
 楚辭。朱唇。皓齒。辨以。鈔只。韓非子。楚靈王。好細腰。
 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春。指。時節。言。則
 暮矣。不謂。日暮也。桃。勸君。終日。酣。醉。酒。不到。劉伶
 花亂落。正暮。春景。候。勸君。終日。酣。醉。酒。不到。劉伶
 墳上土。按。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嗜。酒
 有井。相傳。死葬。此。又。篇。一。綫。志。劉伶。墓在。光州。北。旁
 脩。輝。府。亦。有。伶。墓。又。

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

音詩註也馳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食韻

轉其聲如玉之鳴也芙蓉指美人而言明皇

楊妃醉狀曰真是海棠睡未雙驚開鏡秋水光解鬟
足耳盡唐時多有此等比擬

臨鏡立象牀雙璧乃鏡盤上所綉者歸去鏡蓋則鏡光始見如秋月之明淨矣吳正子註立

編香絲雲散地玉釵落處無聲

髮無聲瑋按髮之澣也蓋髮澣雖立而尚散髮以

至是恐是鐘字之訛鐘是櫛髮器他選本有作玉

無聲無聲是觀帖字下若二厥字方見其髮之美藏

李長吉歌詩 卷四 吳

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老鴉色言其色之黑也古西洲曲雙

春色爛熳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雲鬢

敵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
朵劉夢得詩髮髻梳頭宮

背人不語向何處下堦自折

櫻桃花
中開白花繁英如雪

月漉漉篇

月
漣
漣
波
烟
玉
翠
波
烟
之
中
有
玉
鏡
干
沙
青
桂
花
繁

芙蓉別江木芙蓉依然芙蓉已謝也粉態秋霜寒雁

羽鋪煙澤架者也無誰能看不帆乘船鏡中入註石

以爲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會稽志石帆山在會稽

石壁高數十丈中央少紆狀如張帆下有文石如鰓

一名石帆十道志云山通勢如張帆臨水謝惠連
南湖至石帆詩連漪繁波綠參差層峰峙南湖卽今

記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

鏡中遊許謙甫曰此詩似有慕鏡湖而作秋白解

紅死水香蓮子齊杜荷鮮于計江謝汪米曰紅鮮

有以秋白鮑紅鮑自芙蓉別江木之說者有以挽葵芙蓉爲木芙蓉鮮紅死爲荷花謝者恐皆非是

隔歌袖綠刺臂銀泥角擲髮挽髮科也挂採之也杜容言綠刺菱

古刺
今昔
詐秦
始皇
令官
人披
淺黃
銀泥
飛衣
暖陷
楊帝
華

宮中
有雲
鶴金
銀泥
以披
襖子
則天
以諸
黃繡
上以
銀泥
衣

其女仙傳拾遺有黃羅銀泥裙五
寶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銀泥褙子

李長吉歌詩
卷四
完

宗成

驅馬出門意，落長安心兩事。向誰道，自作秋風吟。

乃驕旅長客蔣無味非倫
前日之空穴左思魏都

其力也。兩事未嘗所拘何事。徐文長姓經三。

之恐亦未確

官街鼓 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易市門皆發鼓

三十一
月金
金吾
吾賊
賊傳
傳以
以成
成行
行者
者周
周上
上菩
菩令
令吾
吾每

卷之六 公和稗見中華古今註海錄碎事諸

三、

隆僊月仙作呼隆僊月仙作呼

姓卿族以占鄰補比之入洛聞香謂至洛陽者皆聞其香名也。曲門口是鄭所居之地。後漢書：河南周公時所城洛邑也。東城門名鼎門。註云：帝王世紀曰：東南門九鼎所從入。將送也。將芍藥所以助其輕。黃金所以恣其用。大如斗者，蓋修言之。或以芍藥謂其芳華之辭，或以斗大金印繫肘，後作解者皆非。是愁簾中詩：合歡清絃五十爲君彈。彈聲咽春弄。君骨與牽人馬上鞍。初學記：羅智匠古今樂錄曰：石城謂許其來作散會也。蓋此時尚在舞榭家中。彈兩馬爭作樂，俟其四畢，然後乘馬偕行，以至園中。八蹄踏蘭苑，情如合竹，誰能見夜光玉枕棲鳳凰。裕羅當門刺絢綵。則苑宴會之所。上文所謂古堤大柳，賜弓散賜葵蘭苑，蓋用其語以爲美稱也。太平御覽：明皇雜錄曰：魏國大夜光枕，希代之寶，莫能計其直。鄭嵎津陽門詩：註：魏國夜明枕，置丁堂中，光燭一室。西川節度使所進事，載國史。希羅夾羅也。當門謂李長吉歌詩。卷四。悼慢之屬，純絲也。二句雖言園中陳設之美，兼以喻男女好合之情。鳳凰取雙棲之意，純綵取纏綿不相離之長。翻蜀紙卷明君轉角合商破碧雲，自從小曆來東道。曲裏長眉少見人。吳正子註：長翻合作，明妃圖長在手，展玩此一說也。印季貞註：長翻蜀紙乃錄曲也。卷明君書于冊內，蓋以明君爲樂府相和歌吟歎。四曲中王明君之曲，此又以明君爲樂府相和歌吟。姬之技藝，上言其善，盡下言其善歌。第卷字恐有誤耳。襲陽書傳：簡舍商吐角絕節，赴曲破碧雲，謂其賢過行雲也。小曆，類上之飾作小樣者，張正見詩：裁金作小，曲散諸妓所居之聚也。城中錦鐲者，多在南山。同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城中錦鐲者，多在南山。中曲，其術猶一曲甲，扇妓所居，頗爲二曲，顧斥蓋相與時謂妓女聚居之處爲曲。少見人，謂不易見客。如塚上生秋柏三秦誰是言情客。蛾髮醉服拜諸宗。爲謂皇孫請曹植。杜如已死，不可復作。不知當今誰

拜想諸客為我代白千皇
詩以增輝。宗尊也。諸宗基
以自謂。上會本二。姚本
本二。姚本作三。春。姚髮
文。花。英。華。作。三。會。

新夏歌

曉木千龍真蠟綵落帶枯香數分在千絕
上以物。龍。真。蠟。綵。落。帶。枯。香。數。分。在。千。絕。

氣扶慈龍
也。長。風。夏。時。慈。龍。而。米。舒。展。綠。青。白。色。其。枝。晚。長。故。其。芽。尚。

野家麥畦上新墻長吟徘徊桑柘重
也。野。家。麥。畦。上。新。墻。長。吟。徘。徊。桑。柘。重。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進之貌桑柘之葉紛披垂筍所刺香滿地
也。進。之。貌。桑。柘。之。葉。紛。披。垂。筍。所。刺。香。滿。地。

梁燕語悲身老
也。梁。燕。語。悲。身。老。

濃柳梳掃
也。濃。柳。梳。掃。

題歸夢

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裁潤
也。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裁。潤。

詩雅張王
也。詩。雅。張。王。

赤雲草俗
也。赤。雲。草。俗。

上林草俗
也。上。林。草。俗。

以林草俗
也。以。林。草。俗。

飢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
也。飢。腹。勞。勞。一。寸。心。燈。花。照。魚。目。

清游醉以
也。清。游。醉。以。

也道想樂
也。也。道。想。樂。

目有珠
也。目。有。珠。

經沙苑
也。經。沙。苑。

野水汎長
也。野。水。汎。長。

可以染絲
也。可。以。染。絲。

此宮之牙
也。此。宮。之。牙。

自春草渚
也。自。春。草。渚。

沙馬老去
也。沙。馬。老。去。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嬰折翅
也。嬰。折。翅。

出城別張
也。出。城。別。張。

詞元和中
也。詞。元。和。中。

為文宗
也。為。文。宗。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歌詩
也。李。長。吉。歌。詩。

其子塗費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選
錢名曰青蚨其文與今本搜神記少異觀長吉此句
似當以御覽本爲王碑雅傳曰以冰致蠅蠅逐臭者
蠅蛆繁利常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逃引所觸
夏蟲不可以時宜裂大破劍客車盤茵虞喜志林江
語冰者也可以時宜裂大破劍客車盤茵夏孟宗少遊
學其母作十二幅被以拾賢士同臥此云大被者蓋
借川其事以見賓友之簡宿者甚多劍客佩劍之客
車盤茵者出則乘車以茵褥盤曲于小如死灰心
車盤茵也其門客之待遇者甚厚小如死灰心
生秋榛乃其知已安有對之而自謙稱小人之理
如文四句觀之如其所稱小人是其指其時與長吉
和意者其心切切以爲人爲皇岡跨四海百姓施長
事如有荆棘生其胸中也也
紳光明需不發腰龜徒焚銀言天子神聖幅員廣大
文明之事乃需藏不能振發尸位素餐徒然腰佩龜
鈕之銀印而已紳大帶也富本訓雲集雲集則天光
李長吉歌詩卷四
爲之掩蔽故于此作掩蔽解也極言小人輩之無
能銀龜詳見呂將軍歌詩中焚結也。施一作施吾
將謀禮樂聲調摩清新謂作爲雅頌以歌咏休明欲
使十千歲帝道如飛神飛神僞言天神使後華實自
終老流來長傾盆曾謙甫曰自蒼老華實也存長傾
見非採春華而志秋實之比長傾盆文教潤澤豐美
姚經三許華實並茂者故流米傾盆也瑋按此二
苗而秀秀而實無害焉若故流米傾盆也瑋按此二
句必有寓字承可強解若如諸談則將澤僻隱幾不
成語豈止牛鬼蛇神而已哉沒波暗齟舌涕血不敢
論言旣一爲人所擠若再開口論說更遭忌嫉故計
願師古託聞焉也音仕客反詩有宅責一音徐陵也
與楊侯射書見也默默歸舌低頭形血猶泣血也今
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祭酒謂朝道祭也古者出行

以善報德之而去事見毛詩正義六郡無勦兒長刀
誰試塵地理陽無正快馬逐服轅四句似謂道
斷行李兄其地理無正陽之氣乃以快馬服之
漢書從六郡良家子力之勇壯六郡人謂之健
天永安北地郡上郡西河郡南郡北地郡西
常苦貧服駕也帳車前橫木上鉤勒者二子美
調道講清渾調和清渾之道調道清渾與我講
道調機笑斷冬夜家庭疎條穿關道清渾與我
所贈皆要言故選笑之詞送疏條穿關道清渾
或是不夜之說又用秋月雜亂至此殊不可解
說文簾小竹也曙風起四方秋月當東懸賦詩而
卿悲哉不遇人此別定沾臆越布先裁巾也
李長吉歌詩卷四
吳
作西方應時高適詩開源沾臆太平御覽謝承
後漢書曰常勸會稽郡縣布秦嘉婦與嘉書云
春越布乎巾一枚沾臆之淚從不遇而落不為
而酒蓋因不遇而去與知已敘別焉能不悽涼泣
未別之先預知定有救拭之用矣
裴起布為巾以爲救拭之用矣

李長吉歌詩外集

錢塘 王琦 琢崖 彙解

趙樹元 石堂 岐

吳正子曰京師本無後卷有後卷者趙樹元石堂岐
薛常子九篇宣長古詩本會稽趙樹元石堂岐
一城多氏本出移開而官城本則賀鑄本方回也
以余校之薛十九篇與今本同薛註而尤
二城本四卷終皆二百一十九篇與今本同薛註
宜城本後卷二百一十九篇與今本同薛註
是今本之即重文也此則實有二百一十九篇與
觀此卷所作重文也此則實有二百一十九篇與
真長吉筆所無幾後人模倣之爲四百四十有
篇云長吉詩者無幾後人模倣之爲四百四十有
李長吉歌詩外集
卷五
一
其外集亦曰李賀集五卷文獻通考曰李長吉集四
卷外集亦曰李賀集五卷文獻通考曰李長吉集四
後日美者投函中凡五世傳者不多外集子得之
賀日美者投函中凡五世傳者不多外集子得之
名見託以爲賀之詩未成凡五世傳者不多外集
詠然雖改其多與賀公名所視之某賀有筆硯
幼同處恨其絕與賀公名所視之某賀有筆硯
有者處恨其絕與賀公名所視之某賀有筆硯
章什流傳者少今公志出之幸得公所藏并賀
年三耳此集所載非世有日教賀長詩和元
舍棟數說論之古本四卷其外卷之詩散見于
卷之已有之今雖本缺而三首蓋其不黃氏謂五
既不可見故只佚而三首蓋其不黃氏謂五

南園第一卷正云此篇

方頌惠帶折角巾杜若已老蘭若春後漢朱勃年

短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能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不步章太師詩步下施鈴領正方學領者之領也

李長吉歌詩外集

酒樽坐泛楚秦吟招魂後漢書國相孔融深懷鄭元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南太史公廷尉吳公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名臣曰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石乳銅杯吟枯瘁吟

李長吉歌詩外集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截清涎隈墻臥水埋金瓜宮徒感切談上聲說文

人間春蕩蕩。帳暖香揚揚。飛光染幽紅。誇嬌來洞房。

感賦六首

李長吉歌詩
外集
四

外集 四

14

四
第
一
章

席泥金蛇桐竹羅花牀
關美人之嬌好足以相誇似來至洞房以結歡愛舞

泥卽書也
列也二句
言房中陳
設之麗眼
逐春眠醉
粉隨淚

色黃 春眼昏夜也。醉者眼倦。視物似醉。傷也。句。王子下。

馬來幽洛鳴鴛鴦焉知腸車轉一夕巡九方言此王

房婉慈好有世治之驚愛利情樂然其
中轉思憶另有所即古樂府心恨不能言腸中

車轍九之爲多也。字色所爲者。九。楚詞。陽一曰。而九迴之類。皆不作實九字解。

其

苦風吹朔寒沙驚秦木折沙爲勁風所激騰起旋轉
有若驚躍意秦木折秦地之木爲之次折也曾
本二姓木竹秦木折則謂秦地河水曲折之處舞影

其

其

李長吉歌詩外集

外集

五

言天意如此故殺婦人携漢卒箭箠囊巾幘不慚金
氣之盛見于雲色

印重頭踏腰韃力覆髮上也則知巾幘者乃婦人履

其也方所以歲箭謂之獲弓謂之健上元帆

左傳註襄以受箭韜以受弓此詩上聯用箭箠下聯

本後兩說
婦人本宜
老于門今
乃試其身
下鋒鏑

能分粉墨之中與男子均勞思明之振有綸州女

子侯滑州女子唐崑州女子王相與歐而赴行營討
又言藩鎮和拒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實

時婦女効力行閭者誠有之矣長吉有感而作此詩
歟疑經三謂諸本作婦人解者爲無據而以貞元元
和之間數以宣者典兵族長吉以婦人比之方邊氛

肅殺乃借此以竊金印泰不知駘騁老弱以試鋒鏑
而妄親職功天子方惟言是難能辨其黑白是亦
意一作婦女解者較為帖妥

其四

青門放彈去馬色連空郊何年帝家物玉裝鞍上播

青門放彈去馬色連空郊何年帝家物玉裝鞍上播
玉色乃古時帝所用之物也即一物觀之其服飾
青門一作青郭一作青鳥云去走犬歸來來坐烹

烹子金不了饕餮肉稱腹不消云日費萬錢無下
稱子金不了饕餮肉稱腹不消云日費萬錢無下
不足額乃田獵所得之味反登之以千金之費尚以爲
人不足額乃田獵所得之味反登之以千金之費尚以爲

李長吉歌詩

外集

六

李長吉歌詩外集六

試問誰家子乃老能佩刀董以佩刀乃老即乃公言
試問誰家子乃老能佩刀董以佩刀乃老即乃公言
也一作吳本云乃西山白薇下賢雋寒蕭蕭也蕭蕭
老一作吳本云乃西山白薇下賢雋寒蕭蕭也蕭蕭

故其也今注謂蕭蕭爲蕭蕭也蕭蕭也蕭蕭也蕭蕭也
故其也今注謂蕭蕭爲蕭蕭也蕭蕭也蕭蕭也蕭蕭也
以茅履之賤人所居。傳會本二姚本作俊

其五

曉菊凌寒露似悲團扇風秋涼經漢殿班子泣衰紅

曉菊凌寒露似悲團扇風秋涼經漢殿班子泣衰紅
劉入後官始爲少使俄而大幸其後越蕭蕭弟自

微賤與使仔失寵稀復進見使仔嘗作怨歌行其詞
日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成合歡扇國圓似
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紅顏衰老成帝
熱一作本無辭意豈見入空宮漢書班婕妤傳
流一作本無辭意豈見入空宮漢書班婕妤傳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賢聖于後庭欲與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賢聖于後庭欲與
帝善其腰肢佩珠斷灰燼生陰松杜若無近之平

詔而止腰肢佩珠斷灰燼生陰松杜若無近之平
詔而止腰肢佩珠斷灰燼生陰松杜若無近之平
風已至之將有禍也木無枝葉其死矣門葉上悲秋

李長吉歌詩外集七
衣此詩爲失寵宮女之作見其用國語能再承恩寵
衣此詩爲失寵宮女之作見其用國語能再承恩寵
耶此詩爲失寵宮女之作見其用國語能再承恩寵

李長吉歌詩

外集

七

李長吉歌詩外集七

蝶飛紅粉臺柳掃吹笙道十日懸戶庭九秋無衰草
蝶飛紅粉臺柳掃吹笙道十日懸戶庭九秋無衰草
山海經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一曰所浴在照

東海經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一曰所浴在照
東海經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一曰所浴在照
上地雖有上日自使以扶桑一曰所浴在照

轉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
轉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
轉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池池魚小魚

莫愁曲樂府古題要解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石城樂中復有莫愁聲其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八

莫負平

柳來樂

紅羅襪帳金流蘇華燈九枝懸鯉魚
明錦以白絲爲裏名曰複帳江記詩新人將帳挂流
翠華始錯些王逸註燔舞盡躡環瑤漢節以禽獸有
鯉魚經式作爲鯉魚形者一流蘇天本作塗蘇
鹿人只月間銅鋪春水滴酒猩猩沽存水滴水言酒
銀瓶倒開清酒之器刻畫獵獵之形于上前送茶也
藏北征詩有銀壺鄉飲啼之句可以互明人音作小
蜀志曰封溪縣有獬目狔兒語以酒取之猩猩覺初
兒啼聲既能語又知人姓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

李長吉歌詩外集

九

外集

而飲之終見賜傳價重一箇香十株赤金瓜子兼雜
越五色絲封青玉兒阿侯此笑千萬餘
金酒下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蛭蛭泥大者如甜瓜子
後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越片名越皮金金色深紫
比之尋常金色復加二等其賦也青玉兒刻青玉爲
鳥鵲形嵌玩器也阿侯已見四卷綠水詞註蓋以阿
侯一笑贈賄之物約值千萬卽上三句所稱者是也
吳本無價字色字玉字蘇不成調然價重一箇猶
是歌後不
南軒漢轉簾影疎桐林啞啞挾子烏
完語句
轉而西流也江淹詩桐林帶晨霞吳均詩惟聞劍槩
啞啞城上烏漢轉夜深之後烏啼天將曉之候劍槩
觀節青石珠白駒吹湍凝霜鬢
者其上皆以青石珠飾之駒馬乃黃身黑喙之馬不
當言白駒若川古樂府白鼻騮事刪去鼻字殊失其
義次謂凝霜鬢馬口噴沫皆凝爲冰
滿長送珮承明
下垂若景二句言客去時共東之狀

47

御覽

風 學

報 新

也皆求

吉慶堂

搜神

今日
始

春懷

密影

花盛

明

登面

貞觀

律
亦

二樹作

結 語

論 婦
軍 中

此以
爲物

吉野

目次

龍工
賊子

皆始

疑
呼

世

鐵鎮

迷
策

福臨

•

之者○猛獸烈燒空誰最苦今誰最苦報人義士深
吳本作須猛如獸烟
相許漸離擊筑荆卿歌荆卿把酒燕丹語劍如霜今
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封祚未終袞龍衣
點荆卿血所愛祚嗣也○宋終吳本作未移天朱旗
卓地白虎死漢王知是真天子○宋終吳本作未移天朱旗
尚赤卓特立也白虎死謂秦國破滅昔人謂秦為虎
虎為喻吳本在地中原之西為秦國破滅昔人謂秦為虎
吳正子曰此篇及刺少年顯然非長古之作○地姚
作金木

有所思
宋書漢鼓吹鏡賦十八曲有所
思曲後人多擬之以味離思之苦

去年陌上歌離曲今日君書遠遊蜀簾外花開二月

李長吉歌詩
外集
主

風臺前淚滴千行竹
唐詩子竹上
琴心與妾腸此
夜斷還續
琴心字見司馬相如傳
郭璞以琴中音為解
想君白馬懸彫弓
世間何處無春風
君心未肯鎖如石
妾顏不久如花
紅夜殘高碧橫長河
河上無梁空白波
西風未起悲
龍梭年年織素攢雙蛾
因仰觀天河而嘆來生織女
只隔一水之遙尚不能相見
會合如此以反起下文
江河上遙遊之意高不可測謂天氣
高而色碧也長河天河也
風未起則七夕尚遠故龍梭還未織成
常釣于山下得一織梭還未織成
赤龍從空而去張文泰七夕
詩鳳律驚秋氣龍梭靜夜機
江山迢遞無休絕淚眼
看燈乍明滅自從孤館深鎖
窓桂花幾度圓還缺
路遠貌桂花謂月中桂樹
鴉鴉向曉鳴森木風過池
深鎖窓一作鎖窓

塘轉獲玉白日蕭條夢不成
橋南更問仙人卜
之木獲玉即風箏之類古以玉石為之懸于簷下因
風相觸成聲自謂宮徵謂之風馬今改為銅鐵謂之
鐵馬同一物也元微之詩烏象風箏碎珠玉天寶遺
事岐王宮中于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開玉片子
相觸之聲即如竹風二事觀之其製可想姚仙期
以獲玉為竹恐未是卜其夫何日當還○橋南
吳本作

嘲少年
一作刺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狹坐飛瓊
筋貧人喚云天上郎
京賦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
無算○後坐曾本二氣別起高樓臨碧篠絲曳紅鱗
本作狹坐一作仰生
出深洛有時半醉百花前
背把金丸落飛鳥
也與引

李長吉歌詩
外集
主

王誇豪殺每揖閑人多意氣
生來不讀半行書
只把黃金買身貴
少年安得長少年
海波尚變為桑田
榮枯遞轉急如箭
天公豈肯于公偏
神仙傳麻姑云接
得以來見東海三
枯遞轉急如箭
莫道韶華鎮長在
幾白面皺專相待
為桑田○豈肯
吳本作不肯
韻會諸美也凡言韶華韶光取此法華經
衆生義老年過八十髮白而顏將死不久
侵侵柳葉香木花
滯寒雨今夕山上秋
永謝無人處

侵葉稠密交加也本草樹有兩種一似生小者
名抱月而雅一種高者名大葉樹八九月果似
相厚而稍短小其亦有花其實優人故草實荒
亦食之石谿遠荒澤棠實懸辛苦
不耳按陸璣詩疏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與白棠
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
少酢滑美赤棠以甘滋此云幸苦者恐棠字有誤
是棠實之殊殊以甘滋此云幸苦者恐棠字有誤
古者定幽尋呼君作私路之幽尋古者恐棠字有誤

神仙曲

碧峰海面藏靈書上帝揀作仙人居
笑語聞空虛闌乘巨浪騎鯨魚
數十丈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異皆
逃匿莫敢當者○清明樂府詩集作時春羅書字
李長吉歌詩外集

邀王母共宴紅樓最深處
樂府詩集鶴羽衝風過海遲不如却使青龍去
此二猶疑王母不相許垂霧妖嬈更轉語
首垂雲之意轉語轉達誠意期其
必來也○吳本妖作娃轉作傳

龍夜吟
伐竹吹之聲相似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
夜中吹竹故題以龍夜吟

髮髮胡兒眼晴綠高樓夜靜吹橫竹
橫一聲似向天上來月下美人望鄉哭
人于月下望鄉而哭也蓋此擬之辭若作直排七點
聞笛聲而生悲與後玉堂美人教勝此復直排七點
星藏指暗合清風調宮徵蜀道秋深雲滿林湘江半

夜龍驚起上句喻其神之靈烈玉堂美人遊塞情碧
窓皓月愁中聽寒砧能搗百尺綵粉淚凝珠滴紅線
胡兒莫作隴頭吟腸窓暗結愁人心
羌笛隴頭吟切無龜茲曲詩
羌笛隴頭吟切無龜茲曲詩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樹生愁色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樹生愁色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樹生愁色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樹生愁色

李長吉歌詩外集
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殘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
也求仙之道能服天地元氣始可長生而武帝不能
故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蚪龍鱗下紅肢折見封氏
久以亦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麟下紅肢折見封氏
漢龍亦指丹朱者青木所琢之龍也紅肢即馬之屬
成以龍為松丹朱者青木所琢之龍也紅肢即馬之屬
遂以龍為松丹朱者青木所琢之龍也紅肢即馬之屬

漢唐姬飲酒歌
漢唐姬飲酒歌
漢唐姬飲酒歌
漢唐姬飲酒歌

不復為更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
之無補不許也王漢卿里父舍積太守明欲
御服沾霜露天衢長棘棘失越在草野也天爵位
指長棘棘天衢長棘棘失越在草野也天爵位
伍被陳南王語臣多難官生刑棘棘此危難也二
蓋出此金隱秋塵姿無人為帶飾如以精金之難
化埃所不復有人為之帶飾如以精金之難
奔散不復有人為之帶飾如以精金之難
隔二句未詳事仗劍明秋水兇威屢有過與本
益是當時實事仗劍明秋水兇威屢有過與本
至因威強巢母心將周索人佩張華禽經註巢
子長目還食其母放張華禽經註巢
孝鳥是也人千切唯求是素蓋其類也相看兩相
泣淚下如波激寧用清酒為欲作黃泉客一作不說
玉山頽且無飲中色昔書若玉山之醉勉從天帝
訴天上寥沉厄言死當勉若玉山之醉勉從天帝
虐死之愈無處張總惟如何望松柏王薨之後無
下何處又不知葬地所有欲一遠望墓木亦不可得
鄭元禮注凡布細而疏者謂之遠望墓木亦不可得
井幹上施八尺布張總惟如何望松柏王薨之後無
時臺上施八尺布張總惟如何望松柏王薨之後無
事○張華西陵墓田此借其美身書國四君
夜寂寂不安貌行走蛾眉自覺長頸粉誰憐白矜持
陽意不肯看南陌飛翔增成合帝時後官八區有路

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
中桂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
曲不蜀地為貴故謂月所行之國絃中雙鳳語別浦雲歸桂花渚蜀國絃中雙鳳語
上言雲浮月明見天景之佳下言器之美手高見
琴音芙蓉葉落秋鸞離越王夜起遊天姥太平象山
之秋芙蓉葉落秋鸞離越王夜起遊天姥太平象山
李長吉歌詩外集
在越州劍縣南八十里傳云登春閣天姥歌入雲霓
謝靈運詩云願投列宿明登春閣天姥歌入雲霓
還明那可尋即此越王夜起遊天姥太平象山
狀其聲之變切越王夜起遊天姥太平象山
鼓水玉渡海蛾眉牽白鹿海臣之志潔行廉者
郭璞注水玉今水晶也渡海臣之志潔行廉者
騎白鹿遊戲海上者亦未詳暗佩句狀其聲
之清遠渡海句誰有挾劍赴長橋誰看浸髮題春竹
狀其聲之變切越王夜起遊天姥太平象山
言既問此琴聲凡世間一切可驚可喜之事皆以
不足親也矣即橋上三卷琴賦所謂可驚可喜之事
之意長橋事已見前卷琴賦所謂可驚可喜之事
狂走為神事不可得三卷琴賦所謂可驚可喜之事
雙鳳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
狀其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
如狀其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
句狀其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秋鸞狀其清也

李長吉歌詩彙解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琦撰琦有李太白詩注已著錄註昌谷集者
宋有吳正子明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又
有宋劉辰翁評本然賀詩鏤心剗腎意匠多在筆
墨之外往往可以意會不可言詮諸家多鑽研字
句以求之失之愈遠琦此註兼采諸家之本故曰
彙解亦不免尋行數墨之見或附會穿鑿或引據
失當如雁門太守行塞上廐脂疑夜紫句舊註引
古今註紫塞爲解本不爲謬而琦必從別本作塞
上引王勃烟光疑而暮山紫句以就疑紫二字是
豈塞上夜景耶又如鮑參行洛郊無俎豆樊廐慙
老馬句舊本誤慙爲斬曾益註遂云斬老馬以祖
別直謂殺馬食客固非事理余光註斬爲絕謂廐
中無馬可乘亦牽強未安琦不從之是矣然不知
此用陶潛詩馬廐講肆之意明儒者之不得志而
以爲無俎豆以餞行卽乘馬亦非強壯仍郭書燕
說也至蘇小小墓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
彩西陵下風吹雨下與雨叶乃用古音集中如讀

來爲釐押入支韻之類不一而足琦乃易末句爲
風雨改以就待彩二韻尤失古法矣此類不可枚
舉與諸家亦曾循之政也

豐溪存稿一卷

〔唐〕呂從慶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元年呂積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溪存稿

一卷》提要

叙

唐詩傳世者有五百家集又有八百家集
此日銓次全唐詩寢備矣當唐廣明後河
東世膺呂公繇洛師徒歛又繇歛塢田徒
旌德之豐溪日追逐村峯柵山間搜剔水
石嗜吟年九十有七卒屬其子曰勿清撰
誌銘書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足矣今存
藁四十有五首其裔繇豐溪徙廟首世藏
弄之予謂此宜碑雕以續唐五百家八百
家之後而偕晚唐詩人之棲約澹宕如陳
陶周朴輩以吾湖石牖者也抑元英處士
曰却是偶然行未到元未有路上寥天夫
呂公詩則業置身寥天之表矣其行而果
克到行到而果克上也當日坐豐溪涯盤
石竦之荆溪儲大文肅草授公裔積初書



序

唐之詩人衆矣其子若孫能世其業而讀其書者鮮矣若八百年後世其業讀其書猶欲開雕以傳不朽者抑又鮮矣此以知作者難而述者尤難也吾以爲作者不難而述者則誠難也作者天富才華身際明盛吐詞發墨史遷子美任其所之而往往不能得於後人雖家有鴻篇巨集整整以飽蠹魚間或糊壁覆篋化爲異物及詢其前事恒不能上口述之難於作也何如哉唐呂世膺先生富廣明後居宣州旌德之豐溪讀書樂道棲邱飲谷寄

豐溪存藁序

意於詩極中晚勝境與許案郎谷號爲詩中十哲料其詩應不止此而此四十餘首後遠超秀足備唐人之一座此固事之極難得者而尤莫難於歷今將八百年水火滄桑存亡遞徙天人交易不知其幾矣而紙墨斬新收藏完好讀之者如聞謦欬如見謠吟作述相承千年一口豈不難哉裔孫旭臨少年好學人也自旌德遊陽羨千有餘里挾其詩卷寢食與脩朝吟夕誦請序於儲書山先生欲發雕以傳世既又問序於予予時聞而歎賞者久之謂經八百年之久遞數十傳之變以一介書生

業無長物寶其先集竭力授梓與世公之孝子慈孫振遺言於凋零斷缺之時可不謂事之極難者乎嗟乎予也不才從事於詩幾五十年思出一言半字以質諸世之名公鉅卿而卒不可得而先生乃久而彌彰晦而復顯雖其精華必不萎於地下良山後起得人故光大而發揚如此其遠也彼三唐之詩人子子孫孫至今世其業而讀其書如先生之後者吾不得而知之矣

大清乾隆元年歲次丙辰正月望日姑就史鴻逵帥陸父拜書於訓溪學署

豐溪存藁序



唐詩人豐溪漁叟呂公

祠碑記

唐詩人以處士傳者如襄陽孟浩然洛廬仝閩秦系周賀湖方干西江陳陶名

碑記

尤焯著而宣州世膺呂公日坐豐溪石賦詩公嘗自署其墓曰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故祠特揭署字焉蓋公詩在曉唐實克埒於

質陶者也予考唐季戰爭率弄輿嶇如禁谷龍尾坡嵯峨山摩雲山哈山口三泉平水鎮之屬胥書於史而古所謂商山谷口嚴陵

碑記

瀨栗里白牛溪鹿門山者亦必宜勤卜以稱幽人貞士所棲止之地於唐季金戈鐵馬中尤甚如西山九華抱樸事胥焯著此世膺

公豐溪之卜所以彌克肆
其力于詩也蓋晚唐一代
之詩胥宗閔仙賈氏閔仙
實宜附屬士唐人賦曰年
季誰不登高第未許騎驢

碑記

三

入畫屏然則閔仙之騎驢
入画屏偕世膺公之日坐
豐溪一片石胥可入圖畫
此即唐東西都成都陽翟
道子吳氏飛揚秀發之擅

塲神蹟也公裔最繁尤盛
於廟首宗耆族望復建墓
碑錄唐詩人豐溪渙叟而
公裔孫積初特饒公詩集
度於祠以藏公唐詩人之

碑記

四

雅志焉荆溪後學儲大文
書



豐溪存藁目錄

五言古風

幽居

登斜峯嶺

題畫

釣魚

過金雞石

懷嚴子陵前輩

喜晴

七言古風

豐溪存藁目錄

戲題金鰲山

山中作

五言律詩

賊警

行次歙州寓之

小園

遊多寶寺

却徑中卽景

對月有感

草堂坐雨

偶興

溪西村

冬盡

平原

章氏幽居

憶舍弟從善

夏日卽事

梅

薄暮步村徑

七言律詩

豐溪存藁目錄

避亂

春日書懷

贈野僧

永豐橋閒坐

閱田禾

五言絕句

傅婆井

葺豐溪橋成志喜一絕

醉臥田間賴里人章氏子扶歸作詩以謝之

題英濟石

觀野燒

菊

七言絕句

柵山

漫興

馬蹄痕

春日往柵山敲詩於驢子背上未卽就誤入側徑爲叢莽所縛遂卒成之

又

寄舍弟

豐溪存葉目錄

三

糾峯別業

德山老人送茶至

豐溪秋社

豐溪存葉目錄終

豐溪存稿

唐吕從慶世膺父著 奇孫積初旭臨校字

五言古風

幽居

茅茨何瀟瀟邱園復寥廓黃冠此中居眷言寄高托理亂無閒聲榮辱不相着有書聊把娛有酒自斟酌侵晨課桑田歸來日華薄盤桓松竹間鳥動殘雲落

登糾峯嶺

盤盤糾峯嶺不與羣峯同我來值清秋落葉飛蒼

豐溪存葉

穹洪濤泮松栢烟雨交空濛愛茲竟忘返非關足力窮

題畫

怪石倚危巒橫烟出深谷其間有孤松亭亭表蒼綠携筇者伊誰頂髮髡且禿請君過柴橋臨流味幽獨

釣魚

侵晨出門去道遇村阿婆問我一竿竹得魚日幾何我志不在魚母問寡與多行行至磯側卸我青草蓑落花向我舞啼鳥向我歌旁有垂楊枝迎風

翻阿那我意殊自得
翛然眠綠坡仰視霄漢間還
以永吟哦

過金雞石

金鷄自天來桑麻列青眼羣耳無一聰昂冠復飛
返遺音此寂然千秋意何限所幸一片石猶在田
中坂我來撫弄之襟懷日以散寄語壻中禽爾徒
博殮飯

懷嚴子陵前輩

舉世成薄俗往往奔虛名一或滯草澤其音多不
平先生挽風化簪組輕浮萍緇維富春渚千秋有

豐溪存藁

深情

喜晴

曠曠雲間日兼旬不得明一朝雨勢歇衆鳥喧新
晴南窓有老叟喜極推枯枰呼童載樽酒訪渠泉
石盟出門有佳趣清風生綠萍笑語途中泥爾難
濡我情

七言古風

戲題金鰲山

金鰲騰騰高百丈昔者曾遊東海浪女媧斷足奠
坤輿怒身化作安吳嶂骨肉雖變魂魄鮮千秋萬

古生雲烟開花老樹滿榭郁飛走異類爭踰蹠草
堂熟對忽詫異念在神仙廣遊歲華高踰鯉如跨
驢初成乘龍較容易我今自號釣漁郎絲綸倍比
任公長願言活汝騎脚底御風直造星辰傍

山中作

人生自古少百年彈琴飲酒須歡然老子於今得
此趣縱有塵事難糾纏左安藥爐右茶具失記朝
來與朝去偶因送客出前溪便過溪橋拾詩句

五言律詩

賊警

豐溪存藁

三

兵火逾風疾纔西已及東蒼翁災海內赤子哭途
中城闕兼旬閉郵書微且通不知調國者何以慰
時匆

行次歙州寓之

乍入新安境溪山覺可褒賃房安食具掃榻卸行
條明識離鄉幾強言避世高君聽塗上客多半說
弓刀

小園

小園春色麗花發兩三株露笋抽泥立風蘭狎石
鋪教兒棋正歇得客酒重沽意緒渾如此詩腸老

未枯

遊多寶寺

探幽過小澗夕照未全陰倚杖娛閒曉聞鐘寄遠
心竹光浮古趣松韻捲寒音老衲烹茶出先供座
佛歆

村徑中卽景

寂寥茅簷外溪流曲似繩飛甍低復仰啼鳥斷還
仍寥秀香聯故廡高影障勝老夫無病痛長此樂
言仍

對月有感

豐溪存藁

四

天開懸寶鏡皓魄滿欄杆自千秋照人誰百歲
看夜香金鼎燼春酒玉壺乾吾意方蕭索懷茲愈
不安

草堂坐雨

夏來田久旱秋雨偶然并嵐影經眸幻落聲滴耳
清幽花開小艷慙黍轉餘精還望潢池上蕭然洗
甲兵

偶興

吾亦陶彭澤從來懶折腰焚香懷落落對酒意還
懽世態雲多幻人情雪易消最佳猿共鶴閒裏日

相邀

溪西村

入境聞雞犬悠悠古趣遐紅邊花落瓣綠際若舒
芽深窅和烟窮清溪避石斜他時須結伴松底泛
流霞

冬盡

一年惟臘在忽忽又將央雪重庭枝折風輕徑藁
香感時空有恨留歲竟無方老矣當樽客他鄉作
故鄉

平原

豐溪存藁

五

碧天連野色微雨濕蒿藜鳥影松間沒蟬聲柳上
啼寺僧張遠蓋田父把輕犁逸趣紛紛入都堪作
畫題

章氏幽居

白屋烟霞內花期了不愆邱山情更好泉石盟須
堅綠樹當簷裏紅藤倚壁牽主人閒處立有客笑
扶肩

憶舍弟從善

弟貧居歙縣兄老住豐溪大被身分寢長繩足共
躡幅雲橫斷嶺鈞月照斜溪安得原原過陶然樂

黍鷄

夏日卽事

結伴居山寺超然見白雲境間堪問道客雅好論文生石惟看奕行田或課耘夜來塵俗話不向夢中間

梅

最愛橫溪曲橫流一樹梅藏恨惟愛石落瓣不沾
笑臉裏孤清節春間開闢村湖羨還有藉青千千百
千枚

蒲林步村徑

豐溪存藁

六

竹裏荆扉掩村前萬物幽飛蟲搏洞舞鳴鵲抱巢
修川上漁歌斷坡前牧課休淡烟隨杖履吾意自
悠悠

七言律詩

避亂

海內風光半血汚殺人避過侶焦蕉一身驅路悵
如蟻入口無家散若鳥栗里無蹤空悵望桃源有
夢失招呼饑來野店供殮飯敢怨赴前脫粟粗

春日書懷

豐溪村內野人居隱約南山對敝廬花下小橋春

策蹇竹中深徑夜歸漁無名正可驕王謝有句還
能繼庾徐醉罷濁醪鄰客散一番清夢又遶遶

財野僧

有客逃禪住北園昔年支許意相當清如細竹迎
風飄飄似孤松月雪張錫杖倚雲看遠岫銅瓶汲
月煮新湯只今石畔雙扉掩靜閣琅函日幾章

禾豐橋間坐

破曉輕鞋曳足投禾豐橋上寄雙眸山沿東舍環
西舍水遶南馬道北端村婦坐畦挑馬齒野童蹲
河撿鵝頭娛引不覺忘中飯一點斜陽射竹樓

豐溪存藁

七

閑田禾

村南村北稻花明碧影清光夾望平節弄暑風輕
拂拂尖懸晚露漙漙盈道傍嫗婦呼鵝返坡外兒
童跨犢行獨坐小橋幽興蒲螭蛸聲在柳梢鳴

五言絕句

傅婆井

古井無淵源千秋自汲養日暮汲人來洞然發清
响

葦豐溪橋成志喜一絕

橫流架石梁刻作永豐字好渡杖藜翁迤邐課農

事

醉臥田間賴里人章氏子扶歸作詩以謝之
荷鋤田澤畔垂手引僕糊陷溺今方衆君還有意
無

題英濟石

怪石裏苔錢高幾百餘尺我至微呼名依稀點危
巖

觀野燒

烈烈內風裏蓬蒿一掃空雖留生意在已廢半年
功

豐溪存業

人

菊

短籬俱曲徑風雨田
芙蓉冷何知更有

伊

七言絕句

柵山

鬱鬱長林障遠鄉茸茸細草綠于秧好風吹拂間
烟靄薰得斜暉浦徑香

漫興

斜嶺豐溪許避秦一丘一壑老遺民妻孥莫漫悲
家計留得黃冠未算貧

馬蹄痕

一泓流水舊多情拂塵乘蹕躍淺萍父老競傳遺
跡在不知仙客是何名

春日往柵山敲詩於驢子背上未卽就誤入

側徑爲叢莽所縛遂卒成之

風生原野翠痕充澗曲巉隈小徑通覓句未成垂
首索不知身掛莽林中

又

鴈絕半腸已數旬到來春盡正盈盈山神擬欲求
新句牽住衣裳不放行

豐溪存業

九

寄舍弟

函罷家音又拆看添書絕句報平安豐溪漁叟生
涯定明月清風一釣竿

斜峯別業

斜峯嶺半樹森然伐竹編成翠底屋雜客不來塵
思少落花啼鳥自年年

德山老人送茶至

類株香茗產松坡野老新分半兩多釣罷歸來兒
說與引瓢旋汲澗中波

豐溪秋社

稻熟瓜熟歲有仁烹雞割豕祀田神分腥不覺歸
來晚一幅雲烟擁醉人

豐溪漁叟

十

始遷祖唐詩人豐溪漁叟諱從慶字世膺一字彥
餘世家河南廣明間黃巢亂偕胞弟從善公隱歙
州之場田後公復隱旌德之豐溪慕嚴子陵陶元
亮之風垂老遺書屬子孫曰我歿願無事誌銘但
題墓碑曰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足矣享年九十
百七生兒子二人孫十人曾孫二十四人元孫六
十二人而其後亦數世不求聞達公之遺意也初
公隱豐溪時黃冠野服彈琴誦詩誦其詩者輒以
詩棠鄉谷輩相埒雅號詩中十哲去場田百餘里
而與從善公作詩往來公集中有詩云函罷家音
又拆看添書絕句報平安豐溪漁叟生涯定明月
清風一釣竿從善公詩有云兄處豐溪弟場田思
兄長望嶺雲巔何時借得玉喬烏一寫離情共相
眠此亦可覆者與蓋凡吾公之潛德隱行族牒邑
乘既南唐舒雅傳蔡詳矣茲詩之存鏤鐫刻特錄
其本末附於卷帙以垂不朽云
乾隆元年春正月裔孫積初謹識



寄環積祚營封校正

却際日華明山色烟鬟中漁叟生涯處日日嘯清

明月街

老屋青山下最愛月娟娟
閒庭增皎潔詩酒共陶然

傅婆井

含天光淵洞如許仰汲清冷波時臆給村

鹽溪存案

1

仙姑墩

宵宵仙姑墩萬山翠屏環忽疑仙佩響于澗度松

山

馬蹄痕

豐溪古渡頭時聞天馬歌相傳遺跡在歸叢篁綠

波

英濟石

返照步幽巖携琴坐危額一曲風入松月上英濟石

金龍峰

鰲峰出層霄摩空懸倒影我欲摘星辰直上金鰲頂

永豐橋

一道臨清流架梁刻永豐娛閒投杖履古趣咏幽

家藏有從叔高祖元進公手錄豐漢存稿并題
謝豐勝八景七古會詩本今閱家珠得豐侯圖
四秀列八景五古會詩如于朝秀逸淡永驪軒
七言絕句一首與元進公本異蓋彼廣此豐溪
關八景詩意也故不具錄以俟後人夫豐漢在

學子存案

十一

邑萬山中豐水出焉即環映帶天然圖畫吾公
樂其地僻而境幽日追孟豐溪間搜剔水石嗜
吟每編存藥幽景奇趣中函寓意正儒風山先
生所云風景類圖當成八景詩之所爲作也
也此豐溪鎮存稿無題詩有明月曰傳存稿有傳
曰清風鎮存稿無題詩有明月曰傳存稿有傳
曰明月街存稿無題詩有明月曰傳存稿有傳
曰仙存稿曰馬存稿有馬曰英存稿有題曰金
第豐無題詩曰馬存稿有馬曰英存稿有題曰金
存稿有題曰馬存稿有馬曰英存稿有題曰金
金驚山題豐橋詩有刻作永豐橋閑坐題又其
具載於譜牒題亦散見于存藥要胥公搜剔水
石游覽驗咏之神蹟擬爲輞川詩月之義綸維
殆堪舉似且八景之非徒以景月之義綸維
常日踐其境屬其景言念先祖旌然廣吟藹然
仁孝之思存動楮墨此其意與家伯兄鏡豐溪
存藥表揚先德質諸名公鉅卿以聯續唐五百
家集八百家集後傳世不朽其致一也茲先公
遺址咏歌盛事爰校正附編末廣諸同好以觀
示來者俾公當年黃冠整服耕釣自娛撫琴咏

詩山水爲樂日追還於豐溪間更可於豐溪圖
入景中想見其胸次此又神之與伯兄若合一
契而晉布軍蘭亭詩序曰後之覽者亦將有感
於斯文余于豐溪八景詩亦云荒陸庚申年八
月既望積祚謹書于豐谿八景詩後

豐溪存稿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唐昌從慶撰前有任敢運所撰小傳稱從
慶字世瞻大梁人從其祖仲官於金陵廣明元年
黃巢攻金陵從慶走歙之場田及朱溫篡唐遂遁
居旌德萬山中隱居不仕稱唐遺民至南唐時乃
卒年九十七其集歷代史志書目皆不著錄此本
爲乾隆庚申其裔孫積祚所刊稱其從叔高祖元
進所手錄黃之雋邵泰儲大文皆爲之序稱其湮
沒八百年而始顯然其書晚出授受源流渺不可
考越宋元明至今忽傳於世論者頗以爲疑其詩
如賊警之何以慰時多寶寺之先供座佛歎
村徑卽景之啼鳥斷還仍及長此樂清初草堂坐
雨之憊黍轉餘精薄暮步村徑之飛蟲搏澗舞鳴
鵲抱巢修醉卧田間里人扶歸之垂手引模糊咏
菊之風雨困秋曦皆不似晚唐五代人語又其中
有懷嚴子陵前輩一題案李肇國史補稱進士互
相推敬謂之先輩無稱古人以前輩之事杜甫詩
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前輩飛騰入餘波綺

麗爲亦僅用爲詞藻無稱人以某前輩之事况遠
隔千年忽被此目唐人諸集實未前聞又春雪往
柵山題中有敲詩驢子背上語案賈島咏推敲二
字不定見唐摭言鄭綰言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
子背上見唐詩紀事在今日則爲故典在唐末猶
爲近事不應從廢用之且稱吟詩爲推敲已屬割
裂至改爲敲詩明以前人實無此語疑爲屬鼎蓋
亦有由矣

文正公尺牘三卷

〔宋〕范仲淹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元年范文英歲寒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范文正公

尺牘三卷》提要

文正公尺牘目錄

卷上

家書

中舍十六帖

忠宣公一帖

九國傳一帖

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二帖

朱氏十五帖

指使魏佑一帖

卷中

與韓魏公

共三十一帖

卷下

交游

晏尚書三帖

邵鍊先生一帖

諫院郭舍人一帖

王狀元一帖

石曼卿一帖

曹都官一帖

孫元規一帖

孫明復一帖

滕子京一帖

李泰伯四帖

文正公尺牘目錄

張文定 二帖
陳永部 一帖
謝屯田 二帖
戚寺丞 一帖
知府大猷 二帖
蔡欽聖 二帖
工部同年 二帖
南陽著作 一帖
知郡職方 三帖
安撫內翰 一帖
翰長學士 二帖
安撫太保 三帖
李節推 一帖
通理虞部 一帖
仲儀待制 三帖
文璧大師 一帖
朱校理 一帖
田元均 一帖
尹師魯 二帖
季寺丞 一帖

文正公尺牘卷上

家書

與中舍

某拜上三哥監澤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樞府此益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升今月二日已署公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向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突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足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臂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傅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

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被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貢令教小兒亦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裏邑作過逃來即發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其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麵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餅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屯田言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其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瘦奈何奈何家中用木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

盛之以篾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為照管若在水濱近則只典買四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

其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五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奈何杭州只是衝注別無積水請查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涼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為過也乞保重保重到來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

其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舡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舡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凉乞保重保重

其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奈何奈何切勸二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時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劉來

其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

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平上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其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忍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寒乞保重其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為李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台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

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執時轉難為今令魏祐押職因
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石碗未知彼中易得否必
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交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
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
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依水
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親屬咸
荒不務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俵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
銷得亦每月與一石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
更請倍加將息氣虛慎勿動臟腑也

二屯田不及書只請將此呈他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陸
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書
其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喜

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觀馬祕承亦
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中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常熟
者則婚嫁可以指望待於天下墳塋立一碑誌請尋訪祖
宗文字及於老人處訪問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書
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
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
重保重

其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
婿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奉助
寬心寬心在此勿累如常只是十九郎父病已減八九猶
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
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

不離家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
奏為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觀乞加保重

其再拜中舍三哥夜來正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慰憂
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若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當喪
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若若莊契恐
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稅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令漏稅
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聞夏稅倚閣如戶等該得即
將絹賣來納田契稅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稅田契確實用
多少錢請細割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付去
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其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且
勉力為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如蘇湖水患奈何奈何三
兩口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
功見使命自江而來一例大水饑州市中行舡睦州樓居
猶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
禮又受正字魏幸魏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其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書
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內並安在此如常遇發兵
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姊妹也今年郊天且
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六
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當時

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鼎舅今田居安去本房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鼎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兩郊恩例但勛下賢子未要請出先算欠多少馬價并來半聖節進奉並當在官庫準備外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張秘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傳

九國傳與純仁着分析事易所謂憂悔者存乎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析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麼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起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管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管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

靜將息不具叔押報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夜差人先賁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發出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其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裳不要典賣永城莊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心其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擬寒好將息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

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某頃首秀才三哥自別後不領書札曾因石牛人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負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及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負外歸來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又望不至未知厥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候示字好將息將息若欲來修學請進泰院遞中惠書相報則因使人去相接某蒙恩改郡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 行平善六嬌神觀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求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言有為甚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

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仲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
云將息將息七哥官人大郎來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恩
渴此中無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
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
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
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旃近有書與許連判問彼中動
靜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
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為其暫來南京便欲
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萬諸
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
弟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令專差人去不宣某咨上三哥秀才

三哥秀才自別傾渴傾渴雅况何如來城莊田暨寧陵家
計作何壁畫八叔貧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
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宜還照管得否足下本
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得見本府進奏官即知
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且從長呂秀才託仲
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呂君亦可日新義門如此寧不憂
懼求城詩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
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某咨于朱姪秀

才
其啟自別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寄向秋召試前賀前賀
門戶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當言貴之
地也且溫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

節不必痛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宣某
上有講三哥之右宅眷賢弟各計安京師少往還凡見利
便便須思恩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
蔡十四見希致懇為他在官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
惠字以慰傾企頃企兒子亦漸安其上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札
有文性勿小其志也如長者出麾豈不能安一弟使專於
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
有功課候寒多愛多愛不宣某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之
常患也吳郎在此已轉殿省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雖
清貧但身安為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

下或未能發得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請多著冬有直書元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

某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

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

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

來求作碑已勉強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

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宣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欲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
以慰傾企
只空裏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青

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衰憊力微

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

苟有心襟待之非晚

某謬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即不見
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足下
起發衰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
萬自愛不宣某致千學士族家之右

某到忻代病嗽醫藥過涼傷及下臟淋痺併作日夜苦楚
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為慰極多所議南郊里姓之
恩已發却多日為妻舅聶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
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
不足為憂此必然之說相國下車賴長者傳文多識可日
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某上穎倅學士三姪

貴眷即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為
好此間踈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廢
且遣疾耳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為伊增喜遠聞哀計苦事苦事
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
倅同年希仲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僱師七郎拋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內且
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僱師看伊要知次第彼
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中墳持孝即待
支莊課供膳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覓下桑栽開春便令
人公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去正

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為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
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文正公尺牘卷上

文正公尺牘卷中

與韓魏公

某頃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修咎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瘵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以存沒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炎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濯漱訖憑案而化眾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

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眾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錄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眾謂之翰醉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為如何幸恕而寬之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為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父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溫粹長安有戶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襄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其罷參并邊任未曾奏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為助盛暑伏惟自重

某啓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邪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涼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我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賓州不可令人去必起職聞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說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強賊劫奪衣物所傷甚困魚問之言賊着

揭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劫路賊眾疑同行神虎一指揮
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
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父矣元祕丞正旦可
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涼廳一位可以待他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戎
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却蕃部

今日報到三十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
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

並乞密之元祕丞適已到郡文字漸多甚賴他也知
牙痛未已未用藥或風塵即用搜風藥宣過

乞自重自重

卷中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牆以道塗之勞久疎
上說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樓下度日無客公事絕稀甚
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父於衙要嚴召非晚更
望勉之因風無悵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

邠人回草草

某啓遞中累舉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尋
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而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
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
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為疾耶請那十日之功
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
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忍非
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耳

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弊養生之說也道書云積氣
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會慕
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
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解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龍示

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為孤生之助幸甚其第二削有壯歲

雄才之說乞矜恕蓋無可說渭州已謝延弟

四削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不

可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軫

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為光寵奈何朝

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

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

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

到須以此削章朝廷裁酌今日聞閣下復舊職改大諫

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責當此

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

邠州設樂揮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內放過寇馬入撓關中

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為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冠

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

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為祝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教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邸報與

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

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愧將佐何以

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求與某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為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遽中疎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朝不管成敗如楊國忠等明時輸運而天下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眾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為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眾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眾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之將

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為謀彼便通順必亦不久早來略陳事端眾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為詳酌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大是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寫犯他眾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厲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羣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上可嚴其保恐難察也未敢為教須更議之幸甚幸甚某啓遽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今未戰亦報和解次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絕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扼與所濟

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營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戶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內族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百戶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濤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曾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麟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關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幽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又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怨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意奏本奏陳為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為已乞罷使各改補同義鄧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剝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暮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食是望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又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亂之增益所能爾家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暮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遽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驚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塵使得預班列庶事愈湮復得善郡每自循循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

與彥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至
又在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風物
中和鉅公與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
謹奉此起居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郵中奉
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志
安和某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
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祝望祝望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
心慮風化既孚足為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
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不立向去如何此中
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某已陳乞再任或
移荆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已吏民可安
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彥國與此老
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
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
不失所近求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
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末
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爲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
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
可太高恐爲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
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別以

來却未得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金
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
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
救使得久安憂思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橫山
一帶正可行前策義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
不從耳可惜可惜

某頓首再拜資政雅主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新
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稟忠義進退以吾道所以
伏膺也今鎮靜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爲政矣君子之道如
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
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益

增喜并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熱多在江樓因病
月餘以故久不奏計日負媿及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
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矧茲衰晚未
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
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某拜示諭在鎮三暮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
請此爲高也如今便乞開郡必不以爲誠或言避權亦不
見信但委順靜處爲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亦處處
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頌惠磁
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
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遑也呵呵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

德業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
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
聞已霽需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盛甚釋憂懼
可憊息以從事矣乘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
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
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
為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仍尚遠日增企望倍異倍加自重
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某再拜大資侍郎事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
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
止謹觀閣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又竊諸公所賦何以措
手然百命丁寧亦勉率成扁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

更之斤斧免貽眾誚幸望幸望論及帥尊序且得無大過

以風雅革淳後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
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以變風雅為古道亦更明白又相

見無一言更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事直是不言後

外必更有未當處且先喻及不問求知事作數不問未嘗

致寫出別更見其言未及而論之不肖北望雄府惟祝自

重以福四海
閱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有則勉力賦詩今
且和得近賜高什不辭見笑善節答厚意慙荷近荷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聞首賜教過垂周厚私念去

人必至麾下以改郡邁行不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併受
釣翰又示奇章感歎榮升為生不美事甚幸甚幸退省虛
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其上已
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餘物
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路費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
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有寇
盜齊傳聞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足亦有望也
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不忍辭避拜謁未日
深瞻望仰祝大拜為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
護起居其寧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
多憂苦以故關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

在公早正約軸天下之幸吾道為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
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且愧
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問復稽
裁謝為安撫提轉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特
公見愛之深必未謹答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應甚伏

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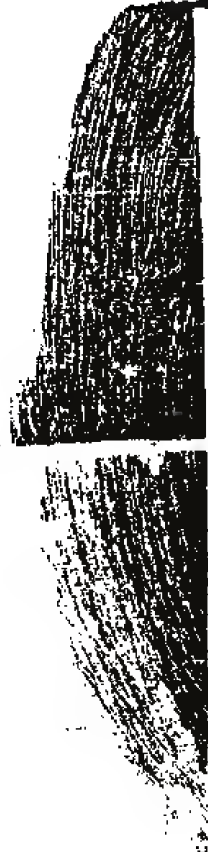
某惶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惠軫勤厚之意
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穎州益遠風聞但

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為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

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順養至和與神道滋誠
利物感正人之望日重休某衰晚之期休息甚稱田園未

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其退不作妄動事
知之羞拜會未期萬萬以重
某再拜資政雅主給事向
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
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
大門閤不任拳拳伏膺之至
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
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文正公尺牘卷中



文正公尺牘卷下

奏

與晏尚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穎淮而下越茲
重江四月幾望至于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奏記
曼于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
其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
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
害稍稍而息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
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衝欽
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如清如河百里而東遂
為浙江漁釣相望鳬鷺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千之隱
茅又群峯四來翠盈軒窺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倚西南曰
馬目秀狀如高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
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
移去且有幸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風宵為會迭唱交和
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
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
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千瀆台嚴
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為國自重
某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恩改蘇首捧
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
沓夙夜營營知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斯晚死
罪死罪早以相廬鄙述之仰願台光伏蒙尚書不以隆

予之高而應諸遠壑不以洪鐘之大而納茲纖筵謂宣父
聖師有稱弟子之善耶吉其相或渺小吏之狂緩其嚴誅
龍以鈞什需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光夫何猥辱當此
褒賜其謂為輩末莠微物也託于周召則不朽矣又蒙以
新者神御賜頒游鴻賦青社州學記示於謏聞俾閱大節
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說至
道之萬一爾如規大禮閱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遙瞻
台屏伏惟尊崇為國自重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某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諸
公並未敢詣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服瞻仰恩館伏惟為國
自重卑情祝頌之至

與邵餘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生
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舟水
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迺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
不高矣暨抵桐廬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
知肥遁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
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
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高四
海或能狂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
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候雅命

諫諍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候中得兄金玉之間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
惟還諫司奉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

時端人之言固
其少屏則信起
之際使人愉然

王狀

某再拜狀元正
到郡重江亂山
書曰有雅味時
信然惟閣下居
愛善愛

與石

某再拜去冬以
賴此閑處可以
絕無惠問非求
下與滕正言達

與曹

某再拜伏念天
石其辭雪霜見
無明哲以保身
報暨守桐廬郡
以祖彌之邦別
命仍舊鄰隱之
萬一可濟耳願
望惟以道自愛
孫元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父
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單質
害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
抆感抆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望以此爲
多未拜觀間伏觀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月初奉邀東門之別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下
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憫乎其且憂矣足下
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
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
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於不知己者甚善甚善其至新定
江山清絕落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
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遊浙
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
政買山之圖其在中央以來考衆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
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豐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遞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究
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酒量
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并簡呈諫院門
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

李泰伯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潤
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

學胡瑗秘校見明堂圖亦其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書請
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頃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恙
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
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諒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與至願至願
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說因以圖之
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
先生講求也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朝
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千萬
自愛自愛

某已受敕改青州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喜慰
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浩之宜矣其此
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觀間萬萬自愛

頌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州陸行歸府別無以致
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章老昨日鄧州同來宛丘因
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錄甚得所
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驛學士應未見提憲
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永叔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其亦爲風氣發動不
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至慰彼此當路

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范某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禦彊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先生智中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爲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其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夜不遑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爲政豈敢怠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爲禱

屯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僕陽之書以困于聽決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問豈君子之心不改易棄而然也某念入朝已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閣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

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間千萬保愛

睢陽賊寺丞

某啓知軍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置之日致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洎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琴署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知歲寒何以爲禍非我長者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浩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父服得否以何爲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贏

某再拜寺丞久遠清素之節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驛音鮮寓慙慙慙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縻才識者奉惜其在館供職無所爲効竊曰知已東行所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凝寒倍加保衛別期光寵震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某再拜寺丞久闊致誠多渴義席序之會漸有倫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敢不

恭乎今張兄貧外素爲交遊亦張和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部夫將迴勞頓不易乞保重是望

知府大卿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來海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偃息矣未期披

今其自重以符瞻荷

其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檢晚田微旱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有旱虞東山惟寇盜可虞常索用心與南中不侔卽下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得通問也李倅希仲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某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賞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爲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其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上俱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勝也漸遠風音黯黯爲戀惟多愛多愛

工部同年

其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爲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性所得必多其謫宦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朝朝廷寬厚未至顛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工部同年近日況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郁公非不稱意今奈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云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知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卽如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某啓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奸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意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明茲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言過形恩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其終屬謫宦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那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燭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爲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多差無以爲力奈何奈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爲得矣貴胄上下各安齊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

慶豐把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內翰

某再拜安撫內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誥勅到降戶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藁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在塞上所貴葺整不斷絕也猶恐不濟奈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則素無心豈以高下為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誠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勸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起也某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勃入剗出之禍況邊上之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得將神即有丘園之請以請以全若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言一下鬼神來復父而無營知非仲望明公諒之近以此率渴見賢者今聞彥國之耗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聞惟乞自重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聞州祕丞至此言十三殿永過備知風旨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無際國本如此孰為固之環慶雖落稍有倫序願得外計以救瘡痍或朝廷欲解邊務則尚可矣之終略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為國治民以植根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復聞此事已萌不勝憂慕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口為舉辟二人已許一負不敢更煩朝議或且就一陝幕必祝計使請伊况知已甚多應不久次少年從事但翰忠力且勿以資級為意即遠大也

安撫六保

某詔上安撫太保遠察書問深荷意愛至節別膺寵異才言會問惟希保重

示及並悉雅意其善甚善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寒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據下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至是不易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乏使千萬勉旃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勸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為祝

什儀待制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觀不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將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重

某啓前日遣急足齋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奉政聞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為也臺刻頗深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悻悻昨來謝章有事觸權

員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箇甚事事所云投鼠傷器此實詰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朝見怒惟責已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况吾輩耶

見中自愛自愛其於閣下為罪人但長者深察本心乃敢勉悚悵悵恨事此不宣

即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走知之

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下葬見其風少太薄因思曾為北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奏官似兩不失志仲儀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傑之謂也中人則不能逃其咎其聞具然矣

文鑒大師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其答在饒口一殷待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直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請支使來又得書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似謫官味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某酒并華刺多倚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某啓頃聞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公同上玉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終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其則多病健忘無益於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奈何奈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先生芒角太甚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當時奉贊汝陰

之請令一任清滿足爲基址勸他分就洪守石就汶碎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被挂王中諸事難爲今下右心閑耳靜幸事

與田元均

某啓至郊縣見王助教領三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身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照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搖也拜見未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某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下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計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焚不足蓋日給外月有橫費處家家如之郊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解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其有以恐疑之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宣新牧指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某也先託致意

與李寺丞

某頓首李寺丞行曾奉手前函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其此中無事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平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楊州書其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宣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旁以刻于桂林郡齋
杖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
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
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三年元日
廣漢郡張拭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
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
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
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禁防
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
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文正公尺牘卷下

先文正公尺牘舊判于郡庠歲久漫漶
今重命工鋟梓利置家塾之歲寒堂
與子孫世傳之至元再元寸丑正月甲
子日八世孫文英百拜謹識

范文正公尺牘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范仲淹撰仲淹有范文正集已著錄是編皆其
平生手簡爲家書二十六首交游八十一首蓋其
家子孫所輯宋時已於集外別行後有張栻及朱
子所作文正書帖跋語二則當亦後人所附入原
本五卷今止三卷則陳振孫所改編也

居士集五十卷（存二十九卷）

〔宋〕歐陽修撰

北京圖書館藏宋紹興衢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居士集五十卷》提要



居士集目錄

第一卷

古詩

顏跖一首

猛虎一首

仙草一首

遊龍門分題十五首

伊川獨遊一首

三遊洞一首

下牢溪一首

蝦蟆碚一首

黃牛峽祠一首

千葉紅梨花一首

金雞一首

和丁寶臣遊甘泉寺一首

送京西提點刑獄張駕部一首

贈杜默一首

送呂夏卿一首

憶山示聖俞一首

送唐生一首

送任處士歸太原一首

聖俞會飲一首

送胡學士知湖州一首

哭曼卿一首

送墨穎歸廬山一首

送孔秀才遊河北一首

送黎生下第還蜀一首

第二卷

古詩

送楊開秀才一首

送孔生再遊河北一首

送慧勤歸餘杭一首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一首

絳守居園池一首

晉祠一首

登絳州富公嵩巫亭一首

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首

病中代書寄聖俞一首

鎮陽殘杏一首

班班林間鳩一首

暮春有感一首

洛陽牡丹圖一首

鎮陽讀書一首

留題鎮陽潭園一首

讀蟠桃詩寄子美一首

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一首

白髮一首

永陽大雪一首

送章生東歸一首

第三卷

古詩

啼鳥一首

遊瑯琊山一首

讀徂徠集一首

大熱二首

幽谷泉一首

百子坑寶龍一首

憎蚊一首

重讀徂徠集一首

汝癭一首

滄浪亭一首

寶劍一首

秋晚凝翠亭一首

菱溪大石一首

送姜秀才遊蘇州一首

送孫秀才一首

新霜二首

豐樂小飲一首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一首

秋懷二首寄聖俞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一首

拒霜花一首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首

瑯琊山六題六首

第四卷

古詩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

拜赦一首

彈琴效賈島體一首

酬學詩僧惟晤一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首

紫石屏一首

聚星堂前紫薇花一首

獲麟一首贈姚闢先輩

喜雨一首

飛蓋橋翫月一首

竹間亭一首

答呂公著見贈一首

送榮陽魏主簿一首

青松一首贈林子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一首

橄欖一首

鸚鵡螺一首

食糟民一首

送焦千之秀才一首

伏日贈徐雍二生一首

寄生槐一首

韓公閱古堂一首

永州萬石亭一首

第五卷

古詩

荅原父一首

蟲鳴一首

奉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之作一首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首

寄聖俞一首

有馬一首示徐無黨

天辰一首

再和聖俞見荅一首

感春雜言一首

廬山高一首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送徐生之颺池一首

葛氏鼎一首

太白一首戲聖俞

邊戶一首

梅聖俞寄銀杏一首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江十學士一首

述懷一首

和原父澄心紙一首

第六卷

古詩

奉使契丹道中荅劉原父桑乾河見寄之作一首

書素屏一首

馬鬣雪一首

風吹沙一首

重贈劉原父一首

贈沈遵一首

荅聖俞一首

感興五首

吳學士石屏歌一首

初食車螯一首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首

盤車圖一首

答聖俞莫登樓

又答莫飲酒一首

思白兔戲答梅公儀憶鶴雜言一首

戲答聖俞一首

謝鵬一首

感李花一首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刑部看竹一首

第七卷

古詩

贈沈博士歌一首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一首

送吳生南歸一首

送劉太尉赴襄陽一首

奉酬揚州劉舍人見寄之作一首

菊花偶書奉呈聖俞一首

於劉功曹家聽楊家女奴琵琶一首

送陸學士赴亳州一首

送公期得假歸絳一首

送宋學士赴太平州一首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一首

送朱職方提舉運鹽一首

嘗新茶一首

次韻再作一首

樂郊詩一首

洗兒歌一首

鳴鳩一首

代鳩婦言一首

看花一首

啼鳥一首

和聖俞得芸香一首

奉答劉原父雜記一首

第八卷

古詩

謝客贈端谿綠石枕一首

夜聞風聲有感一首

答聖俞大雨見寄一首

答聖俞白鸚鵡雜言一首

答清明前一日呈聖俞一首

奉答原父見過寵示之作一首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仁聖從一首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之作一首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一首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一首

送刀紡推官歸潤州一首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二月雪一首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命聖俞分作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一首

盆池一首

再和明妃曲一首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首

哭聖俞一首

第九卷

古詩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効聖俞體一首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卿學士一首

分得黃字爲韻

奉答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之作一首

余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年梅公儀來

守是邦因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

因以荅之一首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一首

鬼車一首

感二子一首

讀書一首

鶚鳩詞一首

初食雞頭一首

雙井茶一首

贈李士寧一首

明妃小引一首

感事四首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一首

昇天檜一首

憶焦陂一首

贈許道人一首

送龍茶與許道人一首

馴鹿一首

舜泉一首

山茶二絕

嘲少年惜花一首

出郊見田家有感一首

射生戶一首

戲石唐山隱者一首

第十卷

律詩

送王汲宰藍田一首

徽安門曉望一首

送孟都官知蜀州一首

南征回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一首

逸老亭一首

廣愛寺一首

弔黃學士三首

雨後獨行洛北一首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首

智壚上人遊南岳一首

送左殿丞入蜀一首

秋郊曉行一首

被牒行縣呈諸僚友一首

過緱氏縣一首

行次作一首

送梅秀才歸宣城一首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一首

送謝學士歸闕一首

河南王尉西齋一首

張主簿東齋一首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澍一首

春日獨遊上林院寄希深聖俞一首

獨至香山一首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一首

黃河八韻一首

和應之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寄梅聖俞一首

晚過水北一首

罷官西京回寄張主簿一首

寄西京張法曹一首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司錄一首

朱家曲一首

行至樞間作一首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一首

賈推官赴絳州一首

張如京知安肅軍一首

送威勝軍張判官一首

送史瓌武功尉一首

祝熙載東陽簿一首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首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首

楚建中潁州法曹一首

王尚恭隰州幕一首

王尚詰三原尉一首

送餘姚陳寺丞一首

廖八下第歸衡山一首

夏侯彥濟武陟尉一首

遠山一首

宋宣獻公挽歌詞三首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一首

江行贈鴈一首

松門一首

下牢津一首

龍溪一首

勞停驛一首

黃溪夜泊一首

望州坡一首

第十一卷

律詩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一首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一首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一首

龍興寺小飲一首

縣舍戲書一首

至喜堂手植楠木兩株一首

戲答元珍一首

初晴獨遊東山一首

夷陵歲暮書事一首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首

戲贈丁判官一首

寄梅聖俞一首

離峽州回寄元珍表臣一首

再至西都一首

過白蓮莊一首

謝公挽詞三首

愁牛嶺一首

寄子山待制二絕

寄秦州田元均一首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一首

藥城過風効韓孟聯句體一首

過中渡二首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一首

自勉一首

席上送劉都官一首

又寄劉都官一首

書王元之畫像側一首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一首

寄題宜城縣射亭一首

豐樂亭遊春三首

謝判官幽谷種花一首

畫眉蟲一首

懷嵩樓新開南軒一首

送張生一首

田家一首

別滁一首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一首

招許主客一首

金鳳花一首

鶯鶯一首

野鶻一首

木芙蓉一首

樵者一首

詠雪一首

送楊先輩登第還官一首

西湖種瑞蓮黃楊寄淮南呂度支一首

三橋三首

答通判呂太博一首

祈雨曉過湖上一首

第十二卷

律詩

送謝中舍二首

酬張器判官泛溪之作一首

西園石榴一首

西湖戲作一首

夢中作一首

贈歐世英一首

送楊君之任永康一首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保相公一首

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首

又和寵示一首

杜相公有荅宛州待制之句輒成一首

又依韻荅杜相公寵示一首

又依韻和喜雨之什一首

又謝寵示嘉篇一首

又荅寵示去思堂詩一首

又荅見贈長韻一首

借觀五老詩一首

荅杜相公惠詩一首

去思堂手植雙柳一首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一首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持國一首

荅子華退朝小飲一首

內直晨出赴奉慈一首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一首

憶滁州幽谷一首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一首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首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一首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首

奉使回出上京馬上作一首

送渭州王龍圖一首

李留後家聞第坐上作一首

送鄆州李留後一首

子華僊直未滿遂出館伴一首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一首

和梅聖俞登東樓一首

再和一首

又和一首

憶鶴呈公儀一首

荅禹玉見贈一首

荅王內翰范舍人一首

戲荅聖俞持燭之句一首

小挑一首

戲書一首

春雪一首

和公儀嘗茶一首

和較藝書事一首

和公儀贈白鵬一首

再和一首

和聖俞春雨一首

出省有日書事一首

和較藝將畢一首

喜定號和禹玉一首

和出省一首

第十三卷

律詩

送鄭華及第南歸一首

和原甫楊州六題

內直寄聖俞博士一首

梅公儀知杭州一首

送沈學士知常州一首

聖俞監印南宮一首

答聖俞歲日書事一首

夜聞春風有感一首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一首

酬長文出城見示一首

崇徽公主手痕和子華一首

答劉閤老雨中見寄一首

寄劉閤老舍人一首

詳定幕次呈同舍一首

禁中見韉紅一首

和鄴幾桃花一首

送襄陵令李君一首

景靈致齋一首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駕寄原甫一首

送王安國一首

對雪一首

和武平禁直書懷一首

荅王尚書寄牡丹一首

應制賞花釣魚一首

清明賜新火一首

明堂慶成一首

羣玉殿賜宴一首

永昭陵挽詞三首

續作五首

赴集禧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一首

夜宿中書東閣一首

送王學士兩浙轉運一首

早朝一首

下直一首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事于此嘗有聞

駕詩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攝事齋宮偶書一首

早朝感事一首

集禧謝雨一首

下直呈同行三公一首

東閣雨中一首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 仁宗御容一首

第十四卷

律詩

馬上誦聖俞詩一首

定力院七葉一首

秋陰一首

秋懷一首

初寒一首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首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一首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唱和頗多因

以奉寄一首

南郊慶成一首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一首

三日赴宴口占一首

讀楊端章安集一首

蘇主簿挽歌一首

寄題沙溪寶錫院一首

宋司空挽詞一首

感事一首

永厚陵挽詞三首

荅子履見贈一首

送張職方知道州一首

再至汝陰三首

郡齋書事寄子履一首

答子履見寄一首

寄棗贈子履一首

贈隱者一首

戲書示黎秘校一首

書懷一首

渦河龍潭一首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一首

太清宮燒香一首

謝張郎中寄筇竹杖一首

答黎教授二首

寄許道人一首

酬扶溝周職方白鶴宮一首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表海亭一首

歲晚書事一首

謁廟馬上有感一首

毬場看山一首

殘臘一首

歲暮書事一首

聞盧侍郎致仕一首

春晴書事一首

遊石子澗一首

讀易一首

水磨亭子一首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首

畫錦堂一首

漁軒一首

狎鷗亭一首

休逸臺一首

青州書事一首

留題南樓二首

荅王宣徽一首

荅呂侍讀一首

奉荅子履見寄一首

謝景平挽詞一首

荅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第十五卷

賦雜文五
首附

黃楊賦一首

鳴蟬賦一首

秋聲賦一首

病暑賦一首

憎蒼蠅賦一首

醉翁吟一首

雜說三首

第十六卷

論或問
附

正統論三首

或問一首

第十七卷

論

本論上一首

本論下一首

朋黨論一首

魏梁論一首

爲君難論上一首

爲君難論下一首

第十八卷

經旨辨附

易或問三首

明用一首

春秋論三首

春秋或問二首

泰誓論一首

縱囚論一首

怪竹辯一首

第十九卷

詔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一首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一首

賜太宗正司詔一首

賜夏國詔書一首

中書請議濮王典禮奏一首

英宗遺制一首

尊皇太后冊文一首

第二十卷

碑銘

金部員外郎贈兵部侍郎開公神道碑銘一首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陳公神道碑銘一首

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范公神道碑銘一首

第二十一卷

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一首

尚書度支部中丞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一首

素州宜春縣令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程公神

道碑銘一首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程

公神道碑銘一首

第二十二卷

碑銘

太尉王公神道碑銘一首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晏公神道

碑銘一首

第二十三卷

碑銘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公神道

碑銘一首

工部尚書贈刑部尚書余公神道碑銘一首

第二十四卷

墓表

石曼卿墓表一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一首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一首

連處士墓表一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一首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一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一首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一首

第二十五卷

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錢君墓表一首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一首

右班殿直贈羽林衛將軍唐君墓表一首

胡先生墓表一首

瀧岡阡表一首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一首

第二十六卷

墓誌

虞部員外郎尹君墓誌銘一首

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一首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薛公墓誌銘一首

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一首

第二十七卷

墓誌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一首

江寧府句容縣令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

誌銘一首

張子野墓誌銘一首

孫先生墓誌銘一首

第二十八卷

墓誌

蔡君山墓誌銘一首

黃夢升墓誌銘一首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一首

薛質夫墓誌銘一首

秦州隴城縣令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一首

尹師魯墓誌銘一首

第二十九卷

墓誌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一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一首

供備庫副使楊公墓誌銘一首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一首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一首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卷

墓誌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

墓誌一首

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一首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一首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程公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一卷

墓誌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一首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一首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一首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一首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二卷

墓誌

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王公墓誌銘一首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墓誌

銘一首

鎮潼軍留後李公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三卷

墓誌

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

銘一首

梅聖俞墓誌銘一首

江鄰幾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四卷

墓誌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一首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一首

祖徠先生墓誌銘一首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一首

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五卷

墓誌 碣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一首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一首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一首

永州零陵縣令贈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一首

第三十六卷

墓誌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一首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一首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一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一首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一首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一首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一首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七卷

墓誌

宋室墓誌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一首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一首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一首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一首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一首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一首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一首

第三十八卷

行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一首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一首

第三十九卷

記

泗州先春亭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至喜亭記

御書閣記

畫舫齋記

王彥章畫像記

穀城縣夫子廟記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第四十卷

記

菱谿石記

海陵許氏南園記

真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有美堂記

畫錦堂記

仁宗御飛白記

峴山亭記

第四十一卷

序

章望之字序

秘演詩集序

惟儼文集序

詩譜後序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鄭荀改名序

第四十二卷

序

韻總序

送楊冥序

送曾鞏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謝氏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

送王陶序

孫子後序

梅聖俞詩集序

第四十三卷

序

送宋秘丞歸太學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廖氏文集序

外制集序

禮部唱和詩序

內制集序

帝王世次圖序

第四十四卷

序

傳附

思穎詩後序

歸田錄序

仲氏文集序

續思穎詩序

江鄰幾集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傳

第四十五卷

上書

通進司上書

第四十六卷

上書

準詔言事上書

第四十七卷

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李詡第一書

答李詡第二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吳元秀才書

答杜中丞論舉官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答宋咸書

第四十八卷

策問

策問十二

第四十九卷

祭文

求雨祭文

求雨祭漢景帝文

祭相侯文

北嶽廟賽雨祭文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祭城隍神文

祈城隍文

祭漢高祖文

祈雨祭漢高祖文

祭高祖廟賽雨文

祭張龍公文

祭薛尚書文

祭謝希深文

祭質夫文

祭叔父文

祭尹子漸文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鄭宣徽文

焚黃祭文

第五十卷

祭文

祭程相公文

祭范公文

祭杜祁公文

祭吳尚書文

祭梅聖俞文

焚黃祭文三

祭宋侔中文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祭石曼卿文

祭胡太傅文

祭劉給事文

祭丁學士文

祭吳大資文

祭蔡端明文

青州求晴祭文

六一居士文集目錄

庚午暮春藏園讌集獲觀主人新得

宋衢州本居士集楷墨精美字得北

宋歐體洵人間之珍寶同觀者恩施

樊增祥瀘州高樹膠西柯幼志昭文

孫雄杭鄧章如泉冒廣生雲陽徐

鳳書屬蓮花朱益陽記之

居士集卷第三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三

啼鳥一首

遊瑯琊山一首

讀徂徠集一首

大熱二首

幽谷泉一首

百子坑賽龍一首

憎蚊一首

重讀徂徠集一首

汝癭一首

滄浪亭一首

寶劍一首

秋晚凝翠亭一首

菱溪大石一首

送姜秀才遊蘇州一首

送孫秀才一首

新霜二首

豐樂小飲一首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一首

秋懷二首寄聖俞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開

一首

拒霜花一首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一首

瑯琊山六題六首

啼鳥一首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
官居荒涼草樹密撩亂紅紫開繁英
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衆鳥皆嚶鳴
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
南窓睡多春正美百舌未曉催天明
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咤如嬌嬰
竹林靜啼青竹筴深處不見惟聞聲
陂田遶郭白水滿戴勝穀穀催春耕
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
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
獨有花上提葫蘆勸我沽酒花前傾
其餘百種各嘲啗異鄉殊俗難知名
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
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盞常恨無娉婷

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朋
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
身閑酒美惜花景惟恐鳥散花飄零
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遊瑯琊山一首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
暖梅花應已繁使君猷騎從車馬留
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
得高蔭盤石堪醉眠止樂聽山鳥携
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
歸時始覺遠明月高峯巔

讀徂徠集一首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
瞻子與山差我今子其死矣東山復

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
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藁偶自錄滄
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散失存幾何
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
難憂患靡不羅羅音官學三十年六經
老研摩問胡所專心仁義丘與軻楊
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
奮筆如揮戈不量敵衆寡膽大身么
歷往年遭母喪泣血走岷峨垢面跣
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悌
勤蠶禾昨者來太學青衫踏朝靴陳
詩頌聖德厥聲續猗那羔鴈聘黃晞
晞驚走鄰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
蛇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

子明不挂網者羅憶在太學年大雪
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鴈鵝絃
誦聒鄰里唐虞賡詠常續最高弟
騫游各名科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
瞻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訖
訖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
暫諠譁生爲舉世疾死也魯人嗟作
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大熱二首

四時成萬物寒暑迭鈞陶壯陽當用
事大夏蒸炎歊造化本無情怨咨徒
爾勞身微天地闊四顧無由逃九門
閭闔開萬仞崑崙高積雪寒凜凜清
風吹寥寥嗟我雖欲往而身無羽毛

陽暉燦四野萬里纖雲收羲和困路
遠正午當空留枝條不動影草木皆
含愁深林虎不嘯卧喘如吳牛蜩蟬
一何微嗟爾徒啾啾

幽谷泉一首

踏石弄泉派尋源入幽谷泉傍野人
家四面深篁竹漑稻滿春疇鳴渠遶
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亭溪
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不
慣逢朱轂顧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百子坑賽龍一首

嗟龍之智誰可拘出入變化何須更
壇立樹古潭水黑沉沉影響疑有無
四山雲霧忽晝合瞥起直上擎空虛

龜魚帶去半空落雷輶電走先後驅
傾崖倒澗聊一戲頃刻萬物皆涵濡
青天却掃萬里靜但見綠野如雲敷
明朝老農拜潭側鼓聲坎坎鳴山隅
野巫醉飽廟門闔狼藉烏鳥爭殘餘

憎蚊一首

擾擾萬類殊可憎非一族甚哉蚊之
微豈足污簡牘乾坤量廣大善惡皆
含育某莊三五前民物交相黷禹鼎
象神姦蛟龍遠潛伏周公驅猛獸人
始居川陸爾來千百年天地得清肅
大患已云除細微遺不錄蠅蚋蚤虱
蟣蜂蝎蛇蝮惟爾於其間有形纔
一粟雖微無柰衆惟小難防毒嘗聞

高郵間猛虎死凌辱衰哉露筋女萬
古讎不復水鄉自宜爾可怪窮邊俗
晨飧下帷幃盛暑泥駒犢我來守窮
山地氣尤卑溽官閑懶所便惟睡宜
偏足難堪爾類多枕蓆獸緣撲燠簷
苦煙埃燎壁疲照燭荒城繁草樹旱
氣飛炎燄羲和驅日車當午不轉轂
清風得夕涼如赦脫囚桎掃庭露青
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
迫促翾翾伺昏黑稍稍出壁屋填空
來若翳聚隙多可掬叢身疑陷圍聒
耳如遭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
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背腹盤食勞扇
拂立寐僵僮僕端然窮百計還坐瞑

雙目於吾固不較在爾誠爲酷誰能
推物理無乃乖人欲騶虞鳳皇麟千
載不一矚思之不可見惡者無由逐

重讀徂徠集一首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未及
讀涕泗已漣漣勉盡三四章收淚輒
忻懽切切善惡戒丁寧仁義言如聞
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
謂已沉泉昔也人事乖相從常苦艱
今而每思子開卷子顏我欲貴子
文刻以金玉聯金可爍而銷玉可碎
非堅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但當
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
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
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
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
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
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姪妍
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
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衆人
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
免斲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
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
嵬巔詢求子世家恨子兒女頑經歲
不見報有辭未能銓忽開子遺文使

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鵲

汝癭一首答仲儀

君嗟汝癭多誰謂汝土惡汝癭雖云
苦汝民居自樂鄉閭同飲食男女相
媒妁習俗不爲嫌譏嘲豈知作汝山
西南險平地猶确犖汝樹生擁腫根
株浸溪壑山川固已然風氣宜其濁
接境化襄鄧餘風被伊雒思子昔曾
遊所見可驚愕喔喔聞語笑累累滿
城郭偃婦懸甕盎嬌嬰包卵殼無由
辨肩頸有類龜縮殼噫人稟最靈返
不如鳬鶴駢枝雖形累小小固可略
癭瘍暫畜聚浹潰終當涸贅疣附支
體幸或不爲虐未若此巍然所生非

所託咽喉繫性命鉞石難砭削農皇
古神聖爲世名百藥豈不有方書頑
然莫銷爍溫湯汝靈泉亦不能湔滌
君官雖謫居政可瘳民瘼柰何不衰
憐而反資訶謔文辭騁新工醜怪極
名貌汝士雖多奇汝女少纖弱翻愁
太守宴誰與唱清角乖離南北殊寬
夢山陂邈握手未知期寄詩聊一噓

滄浪亭一首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
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
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筍添夏影老桤亂發爭春妍
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

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
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
窮奇極怪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
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
清光不辨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
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
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
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
丈夫身在豈長弃新詩美酒聊窮年
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寶劍一首

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明欲知天將
雨錚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
則鳴常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鍋煌煌
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劍在人間百
妖夜收形斲兇與倭媚膽破骨亦驚
試以向星月飛光射攬搶藏之武庫
中可息天下兵柰何狂胡兒尚敢邀
金縢

秋晚凝翠亭一首

探韻作

黃葉落空城青山遶官廨風雲淒已
高歲月驚何邁陂田寒未收野水淺
生派晴林紫榴坼霜日紅梨曬蕭疎
喜竹勁寂寞傷蘭敗叢菊如有情幽
芳慰孤介嘉客日可携寒醅美新醅

簪登臨無狀頻冰雪行即屆

菱溪大石一首

新霜夜落秋水淺有石露出寒溪垠
苔昏土蝕禽鳥啄出沒溪水秋復春
溪邊老翁生長見疑我來視何殷勤
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
行穿城中罷市看但驚可怪誰復珍
荒煙野草埋沒久洗以石竇清泠泉
朱欄綠竹相掩映選致佳處當南軒
南軒旁列千萬峯曾未有此奇嶙峋
乃知異物世所少萬金爭買傳幾人
山河百戰變陵谷何爲落彼荒溪濱
山經地誌不可究遂令異說爭紛紜
皆云女媧初鍛鍊融結一氣凝精純

仰視蒼蒼補其缺，深此紺碧瑩且溫。
或疑古者燧人氏鑛以出火，爲炮燔
苟非神聖親手迹，不爾孔竅誰雕剜。
又云漢使把漢節，西北萬里窮崑崙。
行經于闐得寶玉，流入中國隨河源。
沙磨水激自穿穴，所以鰲鑿無瑕痕。
嗟予有口莫能辨，歎息但以兩手捫。
盧仝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文。
爭奇鬪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原。
天高地厚靡不有，醜好萬狀奚足論。
惟當掃雪席其側，日與嘉客陳清樽。

送姜秀才遊蘇州一首

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
同時並薦幾存亡，一夢十年如倏忽。

壯心君未減，青春多難我。今先白髮，
山花撩亂鳥綿蠻。更盡一罇，明日別

送孫秀才一首

高門煌煌赫如赭，勢利聲名爭借假。
嗟哉子獨不顧之，訪我千山一羸馬。
明珠渡水覆舟失，贈我璣貝猶滿把。
生携文數十篇，見訪渡江而失。遲遲顧我不欲去，問我無
窮慚報寧時之所弃。子獨嚮無乃與
世異，取捨

新霜二首

天雲慘慘秋陰薄，卧聽北風鳴屋角。
平明驚鳥四散飛，一夜新霜群木落。
南山鬱鬱舊可愛，千仞巉巖如刻削。
林枯山瘦失顏色，我意豈能無寂寞。

衰顏得酒猶彊發可醉豈須嫌酒濁
泉傍菊花方爛漫短日寒輝相照灼
無情木石尚須老有酒人生何不樂
荒城草樹多陰暗日夕霜雲意濃淡
長淮漸落見洲渚野潦初清收瀼澱
蘭枯蕙死誰復吊殘菊籬根爭艷艷
青松守節見臨危正色凜凜不可犯
芭蕉芰荷不足數狼藉徒能汚他檻
時行收斂歲將窮冰雪嚴凝從此漸
咿叻兒女感時節愛惜朱顏屢窺鑑
惟有壯士獨悲歌拂拭塵埃磨古劍

豐樂小飲一首

造化無情不擇物春色亦到深山中
山桃溪杏少意思自趁時節開春風

看花遊女不知醜古粧野態爭花紅
人生行樂在勉彊有酒莫負瑠璃鍾
主人勿笑花與女嗟爾自是花前翁

四月九日幽谷見緋桃盛開一首

經年種花滿幽谷花開不暇把一卮
人生此事尚難必況欲功名書鼎彝
深紅淺紫看雖好顏色不柰東風吹
緋桃一樹獨後發意若待我留芳菲
清香嫩蕊含不吐日日怪我來何遲
無情草木不解語向我有意偏依依
羣芳落盡始爛漫榮枯不與衆艷隨
念花意厚何以報唯有醉倒花東西
盛開比落猶數日清樽尚可三四携

秋懷二首寄聖俞

孤管叫秋月清砧韻霜風天涯遠夢
歸鷺斷山千重羣物動已息百憂感
從中日月矢雙流四時環無窮隆陰
夷老物摧折壯士胷壯士亦何爲素
絲悲青銅

羣木落空原南山高巖從巉巖想詩
老瘦骨寒愈聳詩老類秋蟲吟秋聲
百種披霜掇孤英泣古吊荒冢琅琅
叩金石清響聽生悚何由幸見之使
我滌煩冗飛鳥不東南音書無日捧

希真堂東手種菊花十月始
開一首

當春種花唯恐遲我獨種菊君勿謂
春枝滿園爛張錦風雨須更落顛倒

看多易厭情不專鬪紫誇紅隨俗好
豁然高秋天地肅百物衰零誰暇弔
君看金蘂正芬敷曉日浮霜相照耀
煌煌正色秀可餐藹藹清香寒愈峭
高人避喧守幽獨淑女靚容修窈窕
方當搖落看轉佳慰我寂寥何以報
持携一樽相就飲如得貧交論久要
我從多難壯心衰迹與世人殊靜躁
種花勿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

拒霜花一首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愛鮮鮮弄霜
曉裊裊含風態蕙蘭殞秋香桃李媚
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
黃菊花籬根守憔悴

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一首

滁山不通車滁水不載舟舟車路所
窮嗟誰肯來遊念非吾在此二子來
何求不見忽三年見之忘百憂問其
別後學初若繭緒抽縱橫漸組織文
章爛然浮引伸無窮極立斂以軻丘
少進日如此老退誠可羞弊邑亦何
有青山遶城樓冷冷谷中泉吐溜彼
山幽石醜駭溪怪天奇瞰龍湫子初
如可樂久乃歎以愀云此譬圖畫暫
看已宜收荒涼草樹間暮館城南陬
破屋仰見星窓風冷如鏤歸心中夜
起輾轉卧不周我爲辦酒肴羅列蛤

與蟬酒酣微探之仰笑不領頭曰予
非此儂又不負譴尤自非世不容安
事此爲囚幸以主人故崎嶇幾摧輶
一來勤已多而況欲久留我語頓遭
屈顏慚汗交流川塗冰已壯霰雪行
將稠美子兄弟秀雙鴻翔高秋邕邕
飛且鳴歲暮憶南州飲子今日歡重
我明日愁來貶辱已厚贈言媿非酬

琅琊山六題

歸雲洞

洞門常自起煙霞洞穴傍穿透谿谷
朝看石上片雲陰夜半山前春雨足

琅琊谿

空山雪消谿水漲遊客渡谿橫古槎

不知谿源來遠近但見流出山中花

石屏路

石屏自倚浮雲外石路久無人跡行
我來携酒醉其下卧看千峯秋月明

班春亭

信馬尋春踏雪泥醉中山水弄清輝
野僧不用相迎送乘興閑來興盡歸

庶子泉

庶子遺蹤留此地寒崑徙倚弄飛泉
古人不見心可見一片清光長皎然

惠覺方丈

青松行盡到山門亂峯深處開方丈
已能宴坐老山中何用聲名傳海上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四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

拜赦一首

彈琴效賈島體一首

酬學詩僧惟晤一首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首

紫石屏一首

聚星堂前紫薇花一首

獲麟一首贈姚闢先輩

喜雨一首

飛蓋橋玩月一首

竹間烹一首

荅呂公著見贈一首

送滎陽魏主簿一首

青松一首贈林子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一首

橄欖一首

鸚鵡螺一首

食糟民一首

送焦千之秀才一首

伏日贈徐雍二生一首

寄生槐一首

韓公閱古堂一首

永州萬石亭一首

贈無爲軍李道士二首

無爲道士三尺琴中有萬古無窮音

音如石上瀉流水瀉之不竭由源深
彈雖在指聲在意聽不以耳而以心
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覺天地白日愁
雲陰

李師琴紋如卧蛇一彈使我三咨嗟
五音商羽主肅殺颯颯坐上風吹沙
忽然黃鐘回暖律當冬草木皆萌芽
郡齋日午公事退荒涼樹石相交加
李師一彈鳳凰聲空山百鳥停嘔啞
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
問胡以然笑語我慎勿辛苦求丹砂
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又云理身
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我聽其言
未云足野鶴何事還家抱琴揖我

出門去獵獵歸袖風中斜

拜赦一首

拜赦古州南山火明烈烈州人共喧
喧兩中扶白髮丁寧天語深曠蕩皇
恩闊乃知天地施幽遠無間別欣欣
草木意喜氣消殘雪

彈琴效賈島體一首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彈爲古曲
聲如與古人言琴聲雖可聽琴意誰
能論橫琴置牀頭當午曝背眠夢見
一丈夫嚴嚴古衣冠登牀取我琴調
作南風絃一奏風南來再鼓變雲烟
鳥獸盡嚶鳴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
時未遠可追還方彼夢中樂心知口

難傳既覺失其人起坐涕洟瀾

酬學詩僧惟晤一首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奔
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可取疵雜不
全純子雖爲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
在合理但懼學不臻子佛與吾儒異
轍難同輪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
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
至拒之誠不仁維詩於文章太山一
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爛成文拾其
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勞徒
自苦骸筋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門
惟求一言榮歸以耀其倫與夫榮其
膚不若啓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

冠中

別後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首

長河秋雨多夜歸寒潮入歲暮孤舟
遲客心飛鳥急君老忘卑窮文字惑
綴緝余生苦艱阨世險蹈已習離合
二十年飛睽多聚集常時飲酒別今
別輒飲泣君曰吾老矣不覺兩袖濕
我年雖少君白髮已揖揖反憶初
京北門送我馬暫立自茲遭檻穽一
落誰引汲顛危偶脫死藏竄甘自繫
但今身幸在果得手重執聞來喜迎
前貌改驚乍揖別離纔幾時舊學廢
百十殘章與斷藁草草各收拾空窓
語青燈夜雨聽霰霰明朝解舟南歸

翼縱莫戢還期明月飲幸此中秋及
酒酣弄篇章四坐困供給歡言正喧
譁別意忽於邑日暮北亭上濁醪聊
共挹輕撓動翩翩晚水明熠熠行心
去雖迫詖語出猶恹歸來錄君詩卷
軸多饑饉雖云已老矣意氣何業爰
惜哉方壯時千里足常馬知之莫子
深力不足呼吸歎吁偶成篇聊用綴
君什

紫石屏歌一首

月從海底來行上天東南正當天中
時下照千丈潭潭心無風月不動倒
影射入紫石巖月光水潔石瑩淨感
此陰魄來中潛自從月入此石中天

有兩曜分爲三清光萬古不磨滅天
地至寶難藏緘天公呼雷公夜持巨
斧墮巖巖墮此一片落千仞皎然寒
鏡在玉奩蝦蟇白兔走天上空留桂
影猶杉杉景山得之惜不得贈我意
與千金兼自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
室光出簷大哉天地間萬怪難悉談
嗟予不度量毒事思窮探欲將兩耳
目所及而與造化爭毫纖煌煌三辰
行日月尤尊嚴若令下與物爲比去聲
擾擾萬類將誰瞻不然此石竟何物
有口欲說嗟如鉗吾竒蘇子曾羅列
萬象中包含不惟曾寬膽亦大屢出
言語驚愚凡自吾得此石未見蘇子

心懷慚不經老匠先指使有手誰敢
施鐫鑱呼工畫石持寄似幸子留意
其無謙

聚星堂前紫薇花一首

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高煙晚溟
濛清露晨點綴豈無陽春月所得時
節異靜安不爭寵幽姿如自喜音將期
誰顧盼獨伴我憔悴而我不彊飲繁
英行亦墜相看兩寂寞孤詠聊自慰
獲麟一首贈姚闢先輩

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我嘗爲之
說聞者未免非而子獨曰然有如墳
應蔑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春秋
二百年文約義甚夷一從聖人沒學

者自爲師崢嶸衆家說平地生嶮巖
相公益透怪各闕出新奇爾來千餘
歲舉世不知迷焯哉聖人經照耀萬
世疑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常患
無氣力掃除浮雲披還其自然光萬
物皆見之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
超然出衆見不爲俗牽卑近又脫賦
格飛黃擺銜羈聖門開大道夷路肆
騰嬉便可勦衆說旁通塞多岐正途
趨簡易慎勿事嶮崎著述須待老積
勤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
顧我今老矣兩瞳蝕昏眊大書難久
視心在力已衰因思少自弃今縱悔
可追戒我以勉子臨文且吁嘻

喜雨一首

大雨雖霽霑陂轍分晴陰小雨散浸
淫爲潤廣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澤何
窮已無言雨大小小雨農尤喜宿麥
已登實新禾未抽秧及畦一日雨終
歲飽豐穰夜響涼霖霖晨暉霽蒼涼
川原淨如洗草木自生光童稚喜瓜
芋耕夫望陂塘誰云田家苦此樂殊
未央

飛蓋橋翫月一首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
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
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暉
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

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脩然發孤詠
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
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
斗柄

竹間亭一首

啾啾竹間鳥日夕相嚶鳴悠悠水中
魚出入藻與萍水竹魚鳥家伊誰作
斯亭翁來無車馬非與彈弋并潛者
入深淵飛者散縱橫奈何翁屢來浪
使飛走驚忘爾榮與利脫爾冠與纓
還來尋魚鳥傍此水竹行鳥語弄蒼
翠魚遊翫清澄而翁乃何爲獨醉還
自醒三者各自適要歸亦同情翁采
知此樂無厭日來登

答呂公著見贈一首

晉人歌蟋蟀孔子錄於詩因知聖賢
心豈不惜良時行樂不及早朱顏忽
焉衰馳光如騷裊一去不可追今也
不彊飲後雖悔奚爲三年謫永陽陷
牢不知危種樹滿幽谷疏泉臨清池
新陽染山木潦亂發枯枝無人歌青
春自醺白玉卮今者荷寬宥乞州從
爾宜西湖舊已聞旣見又過之茁茁
間紅綠鴛鴦浮渺瀰四時花與竹罇
俎動可隨況與賢者同薰然襲蘭芝
醪醕寒且醪清唱婉而遲四坐各已
醉臨觴獨何疑昔人逢麴車涖涎尚
垂頤況此孟牛趣久得樂無涯多憂

衰病早心在良可噫譬若卧櫪馬聞
輦尚鳴悲春膏已動脉百卉漸萎蕤
丹砂得新方舊疾庶可治尚可執鞭
弭周旋以忘疲

送滎陽魏主簿一首

卓犖東都子姓名聞十年窮冬雪寒
空千里至我門子足未及闔我衣襦
倒顛僕童相視疑寮吏惑不然俛首
鵠鶴啄進趨鳬鴈聯青衫兩靴脚言
色倩以溫於公門豈少乃獨得公懽
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我思屈童
吏欲辨難以言觴豆及嘉節高堂列
羣賢文章看落筆論議馳後先破石
出至寶浹高寫長川光暉相磨晻浩

渺肆波瀾寮吏媿我歎僕童恪生顏
我顧寮吏嘻士豈以此觀此聊爲戲
耳以驚僕童昏士欲見其守視其居
賤貧欲知其所趨試以義利干我始
識其面已窺其肺肝禮有來必往木
瓜報琅玕十年思見之一日捨我還
何用慰離居贈子以短篇

青松一首贈林子

青松生而直繩墨易爲功良玉有天
質少加磨與礪子誠懷美材但未遭
良工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於誰
以成之孟韓荀暨雄

人日聚星堂燕集探韻一首

得豐字

汙池以其下衆沍之所鍾尺水無長
瀾蛟龍豈其容顧子誠鄙薄群俊枉
高蹤得一不爲少雖多肯辭豐譬如
登圓壇羅列璧與琮又若饗釣天左
右間笙鏞文章爛照耀應和相撞春
而予處其間眩晃不知從退之亦嘗
云青蒿倚長松新陽發羣枯生意漸
丰茸暮雪浩方積醑醑寒更濃母言
輕此樂此樂難屢逢

橄欖一首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凌木
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
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
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

圓玉止
錫飴口
口厥功
若何止
大哉冷
牙齦四
珊瑚以
泥居粗
負材白
濃沙利
清樽二
美人佳
物雖微

豈若泥下追含漿

食糟民一首

田家種糯官釀酒權利秋毫升與斗
酒沽得錢糟弃物大屋經年堆欲朽
酒醅灑潑如沸湯東風來吹酒瓮香
壘壘與瓶惟恐不得嘗官沽味醲
村酒薄日飲官酒誠可樂不見田中
種糯人釜無糜粥度冬春還來就官
買糟食官吏散糟以爲德嗟彼官吏
者其職稱長民衣食不蠶耕所學義
與仁仁當養人義識宜言可聞達力
可施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
之饑我飲酒爾食糟爾雖不我責我
責何由逃

送焦千之秀才一首

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
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
者勇已侯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
得其隨道合若膠輦始生及吾門徐
子喜譙踊曰此難致寶一失何由踵
自吾得二生粲粲獲雙拱柰何奪其
一使我意紛葩吾嘗愛生材拙擢方
鬱翳音委勇反猶須老霜雪然後見森聳
況從主人賢高行可傾竦讀書趨簡
要害說去雜冗新文時我寄庶可蠲
煩壅

伏日贈徐雍二生一首

徐生純明白玉璞雍子皎潔寒泉冰

清光瑩爾互輝映當暑自可消炎蒸
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古木陰層層
嗟哉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
俸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睡莫興
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卧償蚊蠅
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
清泉白石對斟酌巖花野鳥爲交朋
崎嶇礪谷窮上下追逐猿狖爭超騰
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
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
彊歡徒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
行揩眼眇旋看物坐見樓閣先愁登
頭輕目明脚力健美志氣將颺凌
只今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何稱

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還可憎

寄生槐一首

檜惟凌雲材槐實凡木賤奈何柔脆
曾累此孤高幹龍鱗老蒼蒼鼠耳光
粲粲因緣初莫原感吒徒自歎偷生
由附託得勢爭葱蒨方其榮盛時曾
冀見真貴欲知窮悴節宜試以霜霰
萌芽起微蘖辨別乖先見剪除初非
難長養遂成患雖然根性殊常恐枝
葉亂惟應植者深幸不習而變含容
固有害勦絕須明斷惟當審斤斧去
惡無傷善

韓公閱古堂一首

兵閑四十年士不識金革水旱數千

里民泣誰墾關公初來視之嘻此乃
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整齊
談笑間進退有尺寸曰此易爲耳在
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
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柰
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玉磬猶
走糴因難乃見材不止將有得公言
初未信終歲考成績驕墜識恩威謳
吟起羸瘠貌貅著行伍倉廩飽堆積
文章娛閑暇傳記尋往昔英英文與
武粲粲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推
辯客周旋顧視間是不爲無益循吏
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
業本夔稷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

當歸廟堂上有位久虛席大匠不揮斧
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群材文武各以職

永州萬石亭一首

寄知永
州王顧

天於生子厚稟予獨艱哉超凌驟拔
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常使鳴
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擴放天士山窮
與水險下上極公洞故其於文章出
語多崔嵬人迹所不到道此久荒頽
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蕭蕭發幽
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
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咤我亦
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
我銘山隈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五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五

荅原父一首

蟲鳴一首

奉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寄

之作一首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一首

寄聖俞一首

有馬一首示徐無黨

天辰一首

再和聖俞見荅一首

感春雜言一首

廬山高一首贈同年劉中允歸

南康

送徐生之澠池一首

葛氏鼎一首

太白一首戲聖俞

邊戶一首

梅聖俞寄銀杏一首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州

江十學士一首

述懷一首

和原父澄心紙一首

荅原父一首

炎敲鬱然蒸午景熾方醺子來清風
興肅肅吹几簟又如沃瓊漿遽飲不
知厭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危疑

奚所質孔孟久已寔羣儒室自私惟
子通且贍幸時丐贏餘屢得飽饑歉
嚴嚴春秋經大法誰敢覘三才失綱
紀五代極昏墊盜竊恣肱篋英雄爭
奮劍興亡兩倉卒事迹多遺欠纔能
紀成敗豈暇誅姦僭聞見患孤寡是
非誰證驗嘗欣同好惡遂乞指瑕玷

蟲鳴一首

葉落秋水冷衆鳥聲已停陰氣入牆
壁百蟲皆夜鳴蟲鳴催歲寒唧唧機
杼聲時節忽已換壯心空自驚平明

起照鏡但畏白髮生

奉荅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見

寄之作一首

百姓病已久一言難遽陳良醫將治
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無事人情貴
因循優游以爲高寬縱以爲仁今日
廢其小皆謂不足論明日壞其大又
云力難振旁窺各陰拱當職自逡巡
歲月寢墮頽紀綱遂紛紜坦坦萬里
疆蚩蚩九州民昔而安且富今也迫
以貧疾小不加理浸淫將徧身湯劑
乃常藥未能去深根鍼艾有奇功暫
痛勿吟呻痛定支體胖乃知鍼艾神
猛寬相濟理古語六經存蠹弊革僥

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爲不
仁人俊又沈下位惡去善乃伸賢愚
各得職不治未之聞此說乃其要易
知行每艱遲疑與果決利害反掌間
捨此欲有爲吾知力徒煩家至與戶
到飽饑而衣寒三王所不能豈特今
所難我昔忝諫列日常趨紫宸聖君
堯舜心閔閔極憂勤子華當來時玉
音耳嘗親上副明主意下寬斯人也
江南彼一方巨細到可詢諭以上恩德
當冬反陽春吾言乃其旣豈止一方云
送張洞推官赴永興經略司

一首

自古天下事及時難必成爲謀於未

然聰者或莫聽患至而後圖智者有
不能未遠前日悔可爲來者銘熙熙
彼西人老死織與耕狂狃一朝叛烽
火四面驚用兵五六年首惡竟逃刑
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苗頑不率
德舜羽舞于庭謂此雖異類有生亦
含情藩籬被觸突髣若狝與羈馴擾
以芻豢可呼隨指令稱藩効臣職冠
帶復人形四海得休息瘡痍肉新生
敢問前孰失恃安而弛兵酒肴爲善
將循默乃名卿慮患謂生事高談笑
難行一方兵遽起愚智共營營上煩
天子仁盱食憂吾氓謀議及臺阜幽
棲訪巖扃小利不足爲涓流助滄溟

大功難速就倉卒始改更徒自益紛
擾何由集功名乃知深遠畫施設在
安平今也實其時鑑前豈非明嚴嚴
經略府鎮俎集豪英千營飽而嬉萬
馬牧在垆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
張子美而秀文章博羣經從軍古云
樂知己士所榮感激報恩義當來請
長纓

寄聖俞一首

凌晨有客至自西爲問詩老來何稽
京師車馬曜朝日何用擾擾隨輪蹄
面顏憔悴暗塵土文字光彩垂虹霓
空腸時如秋蚓叫苦調或作寒蟬嘶
語言雖巧身事拙捷徑恥蹈行非迷

我今俸祿飽餘贍念子朝夕勤鹽齏
舟行每欲載米送汴水六月乾無泥
乃知此事尚難必何況仕路如天梯
朝廷樂善得賢衆臺閣俊彥聯簪犀
朝陽鳴鳳爲時出一枝豈惜容其棲
古來磊落材與知窮達有命理莫齊
悠悠百年一瞬息俯仰天地身醯雞
其閒得失何足校況與鳬鶩爭稗穉
憶在洛陽年各少對花把酒傾玻瓈
二十年閒幾人在在者憂患多乖睽
我今三載病不飲眼眇不辨駟與驪
壯心銷盡憶閑處生計易足纔蔬畦
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
及身彊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

行當買田清潁上與子相伴把鋤犁

有馬一首示徐無黨

吾有千里馬毛骨何蕭森疾馳如奔
風白日無留陰徐驅當大道步驟中
五音馬雖有四足遲速在吾心六轡
應吾手調和如瑟瑟東西與南北高
下山與林惟意所欲適九州可周尋
至哉人與馬兩樂不相侵伯樂識其
外徒知價千金王良得其性此術固
已深良馬須善馭吾言可爲箴

天辰一首

天形如車輪晝夜常不息三辰隨出
沒曾不差分刻北辰居其所帝座嚴
尊極衆星拱而環大小各有職不動

以歸之任德不任力天辰主下土萬
物由生殖一動與一靜同功而異域
惟王知法此所以治萬國

再和聖俞見荅一首

兩畿相望東與西書來三日猶爲稽
短篇投子辭瓦礫敢辱報之金裏蹄
文章至寶被埋沒氣象往往于雲霓
飛黃伯樂不並出四顧驥首空長嘶
嗟哉我豈敢知子論詩賴子初指迷
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醢
憐我區區欲彊學跛鼈曾不離污泥
問子初何得臻此豈能直到無階梯
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憚入海求靈犀
周旋二紀陪唱和凡翼每並鸞皇棲

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次疆齊

念子京師苦憔悴經年陋巷聽朝

音潮

雞兒啼妻噤午未飯得米寧擇糶與

稊石上紫雲家故有剡藤瑩滑如玻

瓊追惟平昔念少壯零落生死嗟分

睽一揮累紙恣奔放駿若駕駱仍驂

羈腹雖枵虛氣豪橫猶勝謔笑病夏

畦名聲不朽豈易得仕宦得路終當

躋年來無物不可愛花發有酒誰同

攜問我居留亦何事方春苦旱憂民犁

感春雜言一首

鳩鳴兮屋上雀噪兮簷間百鳥感春

陽有如動機關雄雌相呼和日夕聒

聒不得閑砌下兩株樹枯條有誰攀

春風一夜來花葉何班班乃知天巧

奪人力能使枯木生紅顏柰何人爲

萬物靈不及草木與飛翺自從春來

何所覺但怪睡美不覺白日高南山

行逢百花不著眼豈念四氣如回環

却思年少憶前事雖有駟駿難追還

柰何來日尚可樂曾不勉疆相牽扳

綠酒如春波黃金爲誰慳人生一世

中一步百險艱俟河之清不可得聊

自歌此譏愚頑

廬山高一首贈同年劉中允

歸南康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巖

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

爲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春
撞雲消風止水鏡靜泊舟登岸而遠
望兮上摩青蒼以瞻靄下壓后土之
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
空豁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
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
石缸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
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霞翠壁遠
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幃幢幽
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
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
極便欲絕世遺紛疣羨君買田築室
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
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窓

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珏
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
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
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硯何由降丈夫
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
長杠

送徐生之颶池一首

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賢天下稱
吹噓死灰生氣燄談笑暖律回嚴凝
曾陪樽俎被顧眄羅列臺閣皆名卿
徐生南國後來秀得官古縣依崤陵
脚靴手板實卑賤賢雋未可吏事繩
攜文百篇赴知己西望未到氣已增
我昔初官便伊洛當時意氣尤驕矜

主人樂士喜文學幕府最盛多交朋
園林相映花百種都邑四顧山千層
朝行綠槐聽涼水夜飲翠幙張紅燈
爾來飄流二十載鬚髮蕭索垂霜冰
同時並遊在者幾舊事欲說無人應
文章無用等畫虎名譽過耳如飛蠅
榮華萬事不入眼憂患百慮來填膺
羨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昇
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
出門相送親與友何異籬鷄瞻雲鵬
嗟吾筆硯久已格感激短章因子興

葛氏鼎一首

大河昔決東南流蕭條東郡今遺湫
我從故老問其由云古五鼎藏高丘

地靈川秀草木稠鬱鬱佳氣蒸常浮
惟物伏見數有周祕藏竒怪神所搜
天昏地慘鬼哭幽至寶欲出風雲愁
蕩搖山川失維陬九龍大戰驅蛟虬
碧然崖裂轟雷轟滑人夜驚鳥嘲啁
婦走抱兒扶白頭蒼生仰叫黃屋憂
聚徒百萬如蚍蜉千金一掃隨浮沤
天旋海沸動九州此鼎始出人間留
滑人得之不敢收竒模古質非今侔
器大難用識者不以示世俗遭擲歛
明堂會朝饗諸侯饗官百品供王羞
調以五味烹全牛時有用捨吾無求
二三子學雕琳球見之始驚中歎愀
披荒斲古爭窮蒐苦語難出聲伊憂

馬圖出河龜負疇自古怪說何悠悠
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彊作詩勲効尤

太白一首戲聖俞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
太白之精下八閩李白高歌蜀道難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李白落筆生
雲煙千奇萬險不可攀却規蜀道猶
平川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
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
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
人寰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
雲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
青霞下看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
秋草

邊戶一首

家世爲邊戶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
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蔑
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
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鬪兩
地供賦租將吏減生事廟堂爲遠圖
身居界河上不致界河煩

梅聖俞寄銀盃一首

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鵝脚雖百
箇得之誠可珍問予得之誰詩老遠
且貧霜野摘林實京師寄時新封包
雖甚微採撷皆躬親物賤以人貴人
賢棄而淪開緘重嗟惜詩以報慙慙
與子華原父小飲坐中寄同

州江十學士一首

歲晚忽不樂相過偶乘閑百年纔幾
時一笑得亦艱有酒醉嘉客無錢買
嬌鬟問予官何爲侍從聯朝班朝廷
多賢材何用蒯與菅白髮垂兩鬢黃
金罍九環柰何章綬榮飾此木石頑
於國略無補有慙常在顏幸蒙二三
友相與文字間江子獨捨我高鴻去
難攀秋風動沙苑郡閣當南山吟詠
日多暇詔條寬可頒寒雲雪紛糅幽
鳥春絲蠻勝事日向好思君何時還

述懷一首

歲律忽其周陰風慘遼夙孤懷念時
節朽質驚衰病憶始來京師街槐綠

方映清霜一以零衆木少堅勁物理
固如此人生寧久盛當時不樹立後
世猶譏評顧我實孤生饑寒談孔孟
壯年猶勇爲刺口論時政中間蒙選
擢官實居諫諍豈知身愈危惟恐職
不稱十年困風波九死出檻穽再生
君父恩知報犬馬性歸來見親識握
手相弔慶丹心皎雖存白髮生已迸
慙無羽毛彩來與鸞皇並鍛翮追羣
翔孤唳驚衆聽嚴嚴玉堂署清禁肅
而靜職業愧論思文章慙誥命厚顏
難久居歸計無茆廛偷閑就朋友笑
語雜嘲詠歡情雖索寞得酒猶豪橫
羣居固可樂寵祿尤難幸何日早收

身江湖一漁艇

和劉原父澄心紙一首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
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
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髣髴粉已剝
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
高崖崑崙自從二子相繼歿山川氣象
皆低摧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
知誰哉宣州詩翁饑欲死黃鵠折翼
鳴聲哀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
傾金壘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尚能
工翦裁奈何不寄反示我如棄正論
求俳詼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
闔且開百年干戈流戰血一國歌舞

今荒臺當時百物盡精好往往遺弃
淪蒿萊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賦
卷百枚官曹職事喜閑暇臺閣唱和
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
無後來

熙寧二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六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六

奉使契丹道中荅劉原父桑乾

阿見寄之作一首

書素屏一首

馬鬣雪一首

風吹沙一首

重贈劉原父一首

贈沈遵一首

荅聖俞一首

感興五首

吳學士石屏歌一首

初食車螯一首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首

盤車圖一首

荅聖俞莫登樓一首

又荅莫飲酒一首

思白兔戲荅梅公儀憶鶴雜言

一首

戲荅聖俞一首

謝鵬一首

感李花一首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刑部看竹一首

奉使契丹道中荅劉原父桑

乾河見寄之作一首

憶昨初受命同下紫宸朝問君當何

之笑指北斗杓共念到幾時春風約
回鑣所持既異事前後忽相遼歲月
坐易失山川行知遙回頭三千里雙
闕在紫霄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
君才綽有餘新句益飄飄前日逢呂
郭解鞍憩山曹僮僕相問喜馬鳴亦
蕭蕭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又喜
前見君相期駐征輶雖知不久留一
笑樂亦聊歸路踐冰雪還家脫狐貂
君行我即至春酒待相邀

書素屏一首

我行三千里何物與我親念此尺素
屏曾不離我身曠野多黃沙當午白
日昏風力若牛弩飛砂還射人暮投

山椒館休此車馬勤開屏置牀頭輾
轉夜向晨卧聽穹廬外北風驅雪雲
勿愁明日雪且擁狐貂溫君命固有
嚴羈旅誠苦平但苟一夕安其餘非
所云

馬齧雪一首

馬饑齧雪渴飲冰北風卷地來崢嶸
馬悲躑躅人不行日暮塗遠千山橫
我謂行人止歎聲馬當勉力無悲鳴
白溝南望如掌平十里五里長短亭
臘雪銷盡春風輕火燒原頭青草生
遠客還家紅袖迎樂哉人馬歸有程
男兒雖有四方志無事何須勤遠征
風吹沙一首

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
确犖悲摧藏
當冬萬物慘顏色
冰雪射日生光芒
一年百日風塵道
安得朱顏長美好
攬鞍鞭馬行勿遲
酒熟花開二月時

重贈劉原父一首

憶昨君當使北時
我往別君飲君家
愛君小鬟初買得
如手未觸新開花
醉中上馬不知夜
但見九陌燈火人
誼譁歸來不記與
君別酒醒起坐空
咨嗟自言我亦隨
往矣行即逢君何
恨邪豈知前後不
相及歲月忽忽行
無涯古北嶺口踏
新雪馬孟山西看
落霞風雲暮慘失
道路礧谷夜靜聞
磨磨行迷方嚮但
看日渡盡山險方

逾沙客心漸遠誠易感
見君雖晚喜
莫加我後君歸祇十日
君先躍馬未
足誇新年花發見回鴈
歸路柳暗藏
嬌鴉而今春物已爛漫
念昔草木冰
未芽人生每苦勞事役
老去尚能憐
物華從今有暇即相過
安得載酒長
盈車

贈沈遵一首

羣動夜息浮雲陰
沈夫子彈醉翁吟
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
宮聲三疊何泠泠
酒行暫止四坐傾
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
夜靜山響春泉鳴
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
寫君三尺膝上橫
沈夫子恨君不爲醉翁客不

見翁醉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
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
山白雲爲枕屏花間百鳥喚不覺日
落山風吹自醒我時四十猶彊力自
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鬢
髮未老嗟先白餘人思我雖未忘見
我今應不能識沈夫子愛君一樽復
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
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

荅聖俞一首

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
獨無酒數往從翁何所爲翁居南方
我北走世路離合安可期汴渠千艘
日上下來及水門猶未知五年不見

勞夢寐三日始往何其遲城東賺河
有名字萬家弃水爲汚他人居其上
苟賢者我視此水猶鯁膈入門下馬
解衣帶共坐習習清風吹溼薪熒熒
煮薄茗四顧辟立空無遺萬錢方丈
飽則止一瓢飲水樂何涯況出新詩
數十首珠璣大小光陸離他人欲一
不可有君家篋篋滿莫持才大名高
乃富貴豈比金紫包愚癡貴賤同爲
一丘土聖賢獨如星日垂道德內樂
不假物猶須朋友并良時蟬聲漸已
變秋意得酒安問醇與醑玉堂官閑
無事業親舊幸可從其私與翁老矣
會有幾當弃百事勤追隨

感興五首

齊於體泉宮作

奉祠嚴祕館攝事罄精誠歲晏悲木
落天寒聞鶴鳴念昔丘壑趣豈知朝
市情弱齡嬰仕宦壯節慕功名多病
慙厚祿早衰歎餘生未知犬馬報安
得遂歸耕

懷祿不知慙久雖不吾責貧交重意
氣握手猶感激煌煌晉間金兩鬢颯
已白有主天地閒壽考非金石古人
報一飯君子不苟得憂來自悲歌涕
淚下沾臆

清夜雖云長白日亦易晚循環百刻
中勢若力走坂盈虧自相補得失何
足算殫霞可延年飲酒誠自損未知

辛苦長孰若適意短二者一何偷百
年皆不免顏回不著述後世存愈遠
聖賢非虛名惟善爲可勉

仕宦希寸祿庶無饑寒迫讀書爲文
章本以代耕織學成頗自喜祿厚愈
多責挾山以超海事有非其刀君子
貴量能無輕食人食

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聲急急愈
尖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
再得日月相隨東天行自西北三者
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間世歲
月忽已易

吳學士石屏歌一首

晨光入林衆鳥譁
膈膊羣飛鴉亂鳴

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饑待哺
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
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
下有怪石橫樹間煙埋草沒苔蘚斑
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
號工剗山取山骨朝鑱暮斲非一日
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人愚不見天
地造化造物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
然豈知鑿鑿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
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夜不得閑不然
安得巧工妙手億精竭思不可到若
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
惜藏在號山深處石惟人有心無不
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

憎吾儕欲極竒怪窮吾才乃傳張生
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哈醉點紫毫
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鬪嗟我老矣
安能陪

初食車螯一首

累累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
識食之先歎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
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於時
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
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
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
每連舳陸輪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
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間巷飽魚蝦
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蟻聞二

名

車盤一名車曉

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

斲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遠已呀

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

厭豈思來甚遐多慙海上翁辛苦斷

泥沙

送裴如晦之吳江一首

雞鳴車馬馳夜半聲未已皇皇走聲

利與日爭寸晷而我獨何為閑宴奉

君子京師十二門四方夾萬里顧吾

坐中人暫聚浮雲爾念予一扁舟片

帆如鳥起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

白玉有時沽青衫豈須恥人生足憂

患合散乃常理惟應當歡時飲酒如

飲水

盤車圖一首

淺山嶙嶙亂石矗矗山石礲磬車碌

碌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轅如欲

覆出乎兩崖之隘口忽見百里之平

陸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

速楊褒忍饑官太學得錢買此纔盈

幅愛其樹老石硬山回路轉高下曲

直橫斜隱見妍媸嚮背各有態遠近

分毫皆可辨自言昔有數家筆畫古

傳多名姓失後來見者知謂誰乞詩

梅老聊稱述古畫畫意不盡形梅詩

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

見詩如見畫乃知楊生真好奇此畫

此詩兼有之樂能自足乃為富豈必

金玉名高貲朝看畫暮讀詩楊生得此可不饑

荅梅聖俞莫登樓一首

在禮部貢院鎖

試進士上元夜作

莫登樓樂哉都人方競遊樓闌夜氣春煙浮玉輪東來從海陬纖靄洗盡當空留燈光月色爛不收火龍銜山祝千秋綵竿踏索雜幻優鼓喧管咽耳欲休清風嫋嫋夜悠悠瑩蹄文角車如流姬姹扶欄車兩頭髣髴垂鬟嬌未羞念昔年少追朋儔輕衫駿馬今則不中年病多昏兩昨夜視曾不如鵠鷗足雖欲往意已休惟思睡眠擁衾裯人心利害兩不謀春陽稍愆

天子憂安得四野陰雲油甘澤以時豐麥麴遊騎踏泥非我愁

荅聖俞莫飲酒一首

此已下皆貢院中作

子謂莫飲酒我謂莫作詩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朝吟搖頭暮感眉雕肝琢腎聞退之此翁此語還自違豈如飲酒無所知自古不飲無不死惟有爲善不可遲功施當世聖賢事不然文章千載垂其餘酩酊一罇酒萬事崢嶸皆可齊腐腸糟肉兩家說計較屑屑何其卑死生壽夭無足道百年長短纔幾時但飲酒莫作詩子其聽我言非癡

思白兔雜言戲荅公儀憶鶴

之作一首

君家白鶴白雪毛我家白兔白玉毫
誰將贈兩翁謂此二物皎潔勝瓊瑤
已憐野性易馴擾復愛仙格何孤高
玉兔四蹄不解舞不如雙鶴能清嘯
低垂兩翅趨節拍婆娑弄影誇嬌饒
兩翁念此二物者久不見之心甚勞
京師少年殊好尚意氣橫出爭雄豪
清罇美酒不輒飲千金爭買紅顏韶
莫令少年聞我語笑我乖僻遭譏嘲
或被偷開兩家籠縱此二物令逍遙
兔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
仞直上青松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
無慊纖晉綠鬢既非老者事玉山滄

海一去何由招

戲荅聖俞一首

鶴行而啄青玉觜枯松脚兔蹲而羃
尖兩耳攢四蹄往往於人家高堂淨
室曾見之錦裝玉軸掛壁垂乍見拭
目猶驚疑羽毛襍褊眼睛活若動不
動如風吹主人矜誇百金買云此絕
筆人間奇畫師畫生不畫死所得百
分三二爾豈如翫物翫其真凡物可
愛惟精神況此二物物之珍月光臨
靜夜雪色凌清晨二物於此時瑩無
一點纖埃塵不惟可醒醉翁醉能使
詩老詩思添清新醉翁謂詩老子勿
謂我愚老弄兔兒憐鶴雛與子俱老

其衰乎奈何反捨我欲向東家看舞
姝須防舞姝見客笑白髮蒼顏君自照

和梅龍圖謝鵬一首

有詩鶴勿喜無詩鵬勿悲人禽固異
性所趣各有宜朝戲青竹林暮棲高
樹枝伊叻山鹿鳴格磔野鳥啼聲音
不相通各以類自隨使鶴居籠中垂
頭以聽詩鵬鶴享鍾鼓魚鳥見西施
鵬鶴不宜爭所爭良可知蚍蜉與蟻
子爲物固已微當彼兩交鬪勇如聞
鼓聲有心皆好勝未免爭是非於我
一何薄於彼一何私欄檻啄花卉叫
號鵲睡兒跳踉兩脚長落泊雙翅垂
何足充翫好於何定妍媸鵬口不能

言夜夢以告之主人起謝鵬從我今
幾時僮奴謹守護出入煩提攜逍遙
遂棲息飲啄安雄雌花底弄日影風
前理毛衣豈非主人恩報効爾宜思
主人今白髮把酒無翠眉養鶴鵬又
妬我言堪解頤

和聖俞感李花一首

昨日摘花初見桃今日摘花還見李
晴風暖日苦相催春物所餘知有幾
中年多病壯心衰對酒思歸未得歸
不及牆根花與草春來隨處自芳菲
折刑部海棠戲贈聖俞二首
摇摇牆頭花笑笑弄顏色荒涼衆草
閒露此紅的皪草木本無情及時如

自得青春不可恃
白日忽已異
繞之重吟哦
歸坐成歎息
人生浪自苦
得酒且開釋
不見宛陵翁
作詩頭早白

其二

搖搖牆頭花
豔豔爭青娥
朝見開尚少
暮看繁已多
不惜花開繁
所惜時節過
昨日枝上紅
今日隨波物理
固如此古來知
奈何達人但飲酒
壯士徒悲歌

刑部看竹效孟郊體一首

花妍兒女姿
零落一何速
竹色君子德
猗猗寒更綠
京師多名園
車馬紛馳逐
春風紅紫時
見此蒼翠玉
凌亂迸青苔
蕭疎拂華屋
森森日影閑
濯

濯生意足
幸此接清賞
寧辭薦芳醪
黃昏人去
鎖空廊
枝上月明
春鳥宿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七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七

贈沈博士歌一首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一首

送吳生南歸一首

送劉太尉赴襄陽一首

奉酬楊州劉舍人見寄之作一首

菊花偶書奉呈聖俞一首

於劉功曹家聽楊褒女奴琵琶

一首

送陸學士赴亳州一首

送公期得假歸絳一首

送宋學士赴太平州一首

謝觀文王尚書惠西京牡丹一首

送未職方提舉運鹽一首

嘗新茶一首

次韻再作一首

樂郊詩一首

洗兒歌一首

鳴鳩一首

代鳩婦言一首

看花一首

啼鳥一首

和聖俞得芸香一首

奉荅劉原父雜記一首

贈沈博士歌一首

沈夫子胡爲醉翁吟醉翁豈能知爾

琴除山高絕淙水深空巖悲風夜吹
林山溜白玉懸青岑一瀉萬仞源莫
尋醉翁每來喜登臨醉倒石上遺其
簪雲荒石老歲月侵子有三尺徽黃
金寫我幽思窮崎嶇自言愛此萬仞
水謂是太古之遺音泉淙石亂到不
平指下鳴咽悲人心時時弄餘聲言
語軟滑如春禽嗟乎沈夫子爾琴誠
工彈且止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
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
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
聲入黃泉死生聚散日零落耳冷心
衰翁索寞國恩未報慙祿厚世事多
虞嗟力薄顏摧鬢改真一翁心以憂

醉安知樂沈夫子謂我翁言何苦悲
人生百年間飲酒能幾時攬衣推琴
起視夜仰見河漢西南移

和聖俞李侯家鴨脚子一首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
貢銀杏貴中州致遠有餘力好奇自
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
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
子百金酬歲久子漸多纍纍枝上稠
主人名好客贈我比珠投博望昔所
徒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
此侔今也徧中國籬根及牆頭物性
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記其始後
世知來由是亦史官法豈徒續君謳

京師無鴨脚樹附馬都尉寺
和文自南方移植于其第

送吳生南歸一首

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
生既得喜且歎古士不並出百年猶
比肩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吳生
初自疑所擬豈其倫我始見曾子文
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
決跡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
歸識路到不難吳生始見我袖藏新
文篇忽從布褐中百寶寫我前明珠
雜璣貝磊珂或不圓問生久懷此柰
何初無聞吳生不自隱欲吐羞俛顏
少也不自重不為鄉人憐中雖知自
悔學問苦賤貧自謂久而信力行困

彌堅今來決疑惑幸異蒙洗滌我笑
謂吳生爾其聽我言世所謂君子何
異於衆人衆人爲不善積微成滅身
君子能自知改過不逡巡惟於斯二
者愚智遂以分顏回不貳過後世稱
其仁孔子過而更日月披浮雲子路
初來時雖冠佩駸駸駘駘射白額後
卒爲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誰禦其新
醜夫祀上帝孟子豈不云臨行贈此
言庶可以書紳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赴襄陽一首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薨清漢濱
語言輕清微帶秦南通交廣西峨岷

羅穀纖麗藥物珍
擬檻甘橘薦清鱗
磊落金盤爛璘璘
搓頭縮項昔所聞
黃橙擣虀香復辛
春雷動地竹走根
錦苞玉笋味爭新
鳳林花發南山春
掩映谷口藏山門
樓臺金碧瓦鱗鱗
峴首高亭倚浮雲
漢水如天瀉沄沄
斜陽返照白鳥羣
兩岸桑柘雜耕耘
文王遺化已寂寞
千載誰復思其仁
荊州漢魏以來重
古今相望多名臣
嗟爾樂哉襄陽人
道扶白髮抱幼孫
遠迎劉侯朱兩輪
劉侯年少氣甚淳
詩書學問若寒士
罇俎談笑多嘉賓
往時邢洛有善政
至今遺愛留其民
誰能持我詩以往
爲我先賀襄陽人

奉酬楊州劉舍人見寄之作

一首

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插羽
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
紛紛竟何爲凜凜還自懼
朝廷無獻納倉廩徒耗蠹
風霜苦見侵衰病日增故
江湖豈不思懇綢布已屢美
哉廣陵公風政傳道路
優遊侍從臣左右天子顧
君來一何遲我請亦有素
何當兩還分尚冀一相遇
把手或未能尺書幸時寓

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

書奉呈聖俞一首

秋風吹浮雲寒雨灑清曉
鮮鮮牆下菊顏色一何好好
色豈能常得時仍

不早文章損精神何用覩天巧四時
悲代謝萬物惜凋槁豈如寒鑑中兩
鬢甚秋草東城彼詩翁學問同少小
風塵世事多日月良會少我有一罇
酒念君思共倒上浮黃金藥送以清
歌裊爲君發朱顏可以却君老

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
彈琵琶戲作呈聖俞一首

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
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槎牙枯樹腹
花繁蔽日鎖空園樹老叅天杳深谷
不見啄木鳥但聞啄木聲春風和暖
百鳥語山路磽确行人行啄木飛從
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

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嬌兒身小
指撥硬功曹廳冷絃索鳴繁聲急節
傾四坐爲爾飲盡黃金觥楊君好雅
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
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
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披圖掩卷
有時倦卧聽琵琶仰看屋客來呼兒
旋梳洗滿額花鈿貼黃菊雖然可愛
眉目秀無柰長饑頭頸縮宛陵詩翁
勿謂渠人生自足乃爲娛此兒此曲
翁家無

長句送子履學士赴亳州一首

古人相馬不相皮瘦馬雖瘦骨法奇
世無伯樂良可嗤千金市馬惟市肥

騏驎伏櫪兩耳垂夜聞秋風仰秣嘶
一朝絡以黃金羈旦刷吳越暮燕陲
丈夫可憐憔悴時世俗庸庸皆見遺
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章天下知
開懷吐胃不自疑世路迫窄多奔機
鬚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
歸來京國舊遊非大梁相逢索西色
酒酣猶能弄蛾眉山川搖落百草腓
愛君不改青松枝念君明當整驂騑
贈以瑤華期早歸豈惟朋友相追隨
坐使臺閣生光輝

送公期得假歸絳一首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
少年初仕即京國故里幾歸成鬚霜

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餽粥香
留連芳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送次道學士赴太平州一首

宋敬求

古堤老柳藏春煙桃花水下清明前
江南太守見之笑擊鼓插旗催解船
侍中令德宜有後學士清才方少年
文章秀粹得家法筆畫點綴多餘妍
藏書萬卷復強記故事累朝能口傳
來居侍從乃其職遠置州郡誰爲然
交游一時盡英俊車馬兩岸來聯翩
船頭朝轉暮千里有酒胡不爲留連

謝王尚書惠西京牡丹一首

尚書名
率二

京師輕薄兒意氣多豪俠爭誇朱顏

事年少肯慰白髮將花插尚書好事
與俗殊憐我霜毛苦蕭颺贈以洛陽
花滿盤關麗垂奇紅紫雜兩京相去
五百里幾日馳來足何捷紫檀金粉
香未吐綠萼紅苞露猶浥謂我嘗爲
洛陽客頗向此花曾涉獵憶昔進士
初登科始事相公公吏牒河南官屬
盡賢俊洛城池籩相連接我待年纔
二十餘每到花開如蛺蝶姚黃魏紅
霄帶鞞潑墨齊頭藏綠葉鶴翎添色
又其次此外雖妍猶婢妾爾來不覺
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無情草木
不改色多難人生自摧拉見花了了
雖舊識感物依依幾枝睫念昔逢花

必沽酒起坐驩呼屢傾
復何爲愛花繞之空百
難勉彊與昔一何殊勇
不知報墨筆淋漓口徒
送朱職方提舉
齊人謹鹽筴伯者之事
餘登耗以生齒民充國
條理雖非三王法儒者
益不然摧奪由漢始權
屑已甚矣亢竈如蜂房
豈知戴白民食淡有至
厚令出茲隨起良民陷
禁止問官得幾何月課
兩皆然巧拙可知已英

行粹而美連年宿與泗有政皆可紀
忽來從辟書感激赴知己悶然哀遠
人吐策獻天子治國如治身四民猶
四體奈何室其一無異鉄礮趾工作
而商行本末相表裏臣請通其流爲
國掃泥滓金錢歸府藏滋味飽閭里
利害難先言歲月可較比鹽官皆謂
然丞相曰可喜適時乃爲才高論徒
譎詭夷吾苟今出未以彼易此隋堤
樹毵毵汴水流瀾瀾子行其勉旃吾
黨方傾耳

嘗新茶呈聖俞一首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
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年窮

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
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
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乃知
此爲最靈物宜其獨得天地之英華
終朝採摘不盈掬通犀鑄小圓復宥
鄙哉穀雨槍與旗多不足貴如刈麻
建安太守急寄我香蔕包裹封題斜
皂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
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來遠從天涯
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
可憐俗夫把金挺猛火炙背如蝦蟇
由來真物有真賞坐逢詩老頻咨嗟
須臾共起索酒飲何異妻雅終淫哇

次韻再作一首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飲茶
建谿苦遠雖不到自少嘗見閩人誇
每嗤江浙凡茗草叢生狼藉惟藏虵
今江浙茶園俗言多虵 豈如含膏入香作金餅蛇
蛭兩龍戲以呀其餘品第亦奇絕愈
小愈精皆露芽泛之白花如粉乳乍
見紫面生光華手持心愛不欲碾有
類弄印幾成窠論功可以療百疾輕
身久服勝胡麻我謂斯言頗過矣其
實最能祛睡邪茶官貢餘偶分寄地
遠物新來意嘉親烹屢酌不知厭自
謂此樂真無涯未言久食成手顫已
覺疾饑生眼花客遭水厄疲捧碗口
吻無異蝕月墓僮奴傍視疑復笑嗜

好乖僻誠堪嗟更蒙酬句怪可駭兒
曹助噪聲哇哇

樂郊詩一首

爲劉原甫作

樂郊何所樂所樂從公遊三日公不
出其民蹙然愁一聞車馬音從者如
雲浮吾問鄆之人無乃失業不云惟
安其業然後樂其休樂郊何所有胡
不考公詩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
有臺以臨望有沼以游嬉俯仰迷上
下朱欄映清池草木非一種青紅隨
四時其餘雖瑣屑處置各有宜樂郊
何以名吾爲本其意自古賢哲人所
存非一世當時偶然迹來者因不廢
鄆非公久留公去民孰賴此亭公所

登此樹公所憇俛民百年思豈取一日醉

洗兒歌一首

為聖俞作

月暈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兒
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
詩翁雖老神骨秀想見嬌嬰目與眉
木犀之精為紫氣照山生玉水生犀
兒翁不比他兒翁三十年名天下知
材高位下衆所惜天與此兒聊慰之
翁家洗兒衆人喜不惜金錢散閭里
宛陵他日見高門車馬煌煌梅氏子

鳴鳩一首

崇政殿後考試所作

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
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

不亟歸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
不肯來固其理吾老病骨知陰晴每
愁天陰聞此聲日長思睡不可得遭
爾聒聒何時停衆鳥笑鳴鳩爾拙固
無匹不能娶巧婦以共營家室寄業
生子四散飛一身有婦長相失夫婦
之恩重太山背恩棄義須臾閒心非
無情不得已物有至拙誠可憐君不
見人心百態巧且艱臨危利害兩相
關朝為親戚暮仇敵自古常嗟交道難

代鳩婦言一首

閨士有欲存妻者作

斑然錦翼花簇簇雄雌相隨樂不足
抱雛出卵翅羽成豈料一朝還返目
人言嫁雞逐雞飛安知嫁鳩被鳩逐

古來有盛必有衰富貴莫忘貧賤時
女棄父母嫁曰歸中道捨君何所之
天生萬物各有類誰謂鳥獸爲無知
雖無仁義有情愛苟聞此言寧不悲

看花呈子華內翰一首

崇政殿後
考試作

老雖可憎還可嗟病眼眇昏愁看花
不知花開桃與李但見紅白何交加
看深雨露新洗濯日暖金碧相輝華
浮香著物收不得含意欲吐情無涯
可愛疎簾靜相對最宜落日初西斜
時傾賜壺共斟酌及此蜂鳥方誼譁
凡花易見不足數禁籞難到堪歸誇
老翁對此不知厭年少何用苦思家

啼鳥一首

崇政殿後考試
衆人卷子作

提葫蘆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壺日
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
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
來煖日方催花亂發苑樹千重綠暗
春珍禽綵羽自成羣花開祇慣迎黃
星鳥語初驚見外人千聲百轉忽飛
去枝上自落紅紛紛畫簾陰陰隔宮
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可憐枕上五更
聽不似滁州山裏聞

和聖俞唐書局後叢莽中得

芸香一本之作一首

用其
韻

有芸黃其華在彼衆草中清香濯曉
露秀色搖春風幸依華堂陰一顧曾
不蒙大雅彼君子偶來從學宮文章

高一世論議伏羣公多識由博學新
篇匪雕蟲唱酬爛衆作光耀發幽叢
在物苟有用得時寧久窮可嗟凡草
木糞壤自青紅

荅劉原父舍人見過後中夜
酒定復追昨日所覽雜記并

簡海聖俞之作一首

元子忽我顧只家復何有虛堂來清
風佳果薦濁酒簡編記遺逸論議相
可否欲知所喜人其骨多已朽前者
既已然後來寧得久所以昔人云杯
行莫停手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八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八

謝客贈端谿綠石枕一首

夜聞風聲有感一首

荅聖俞大雨見寄一首

荅聖俞白鸚鵡雜言一首

清明前一日呈聖俞一首

奉荅原父見過寵示之作一首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景

仁聖從一首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贈

之作一首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一首

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一首

送刁紆推官歸潤州一首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二月雪一首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二首命聖俞分作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一首

盆池一首

再和明妃曲一首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首

哭聖俞一首

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蘄

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

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

原父舍人聖俞直講一首

端谿琢出缺月撝蘄州織成雙水紋
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
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
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
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
猶蒙不使如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
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
一從僦舍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
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遭閑何愜適
從來羸茶苦疲困況此煩歆正炎赫
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
癡兒掩耳謂雷作寵婦驚窺疑釜鳴
蒼蠅蟻蠓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橫

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
嘗聞李白好飲酒欲與鐺杓同生死
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
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
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清潁尾

夜間風聲有感奉呈原父舍

人聖俞直講一首

夜半羣動息有風生樹端颭然飄我
衣起坐爲長歎苦暑君勿厭初涼君
勿歡暑在物猶盛涼歸歲將寒清霜
忽以飛零露亦溥溥霜露本無情豈
肯私蕙蘭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宇
櫛髮變新白鑑容銷故丹風埃共侵
迫心志亦摧殘萬古一飛隼兩曜雙

跳丸擾擾賢與愚流沙逐鷲端其來
固如此獨久知誠難服食爲藥悞此
言真不刊但當飲美酒何必被輕紉

荅梅聖俞大雨見寄一首

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俄然見青
天燄燄升蟾蜍倏忽陰氣生四面如
吹噓狂雷走昏黑驚電照夔魑搜尋
起龍蟄下擊墓與墟雷聲每軒轟雨
勢隨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閒無餘
但掛千丈虹紫翠橫空虛頃刻百變
態晦明誰卷舒豈知下土人水潦沒
襟裾擾擾泥淖中無異鴨與猪嗟我
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閑坊儻古屋卑
陋雜里閭鄰注湧溝竇街沍溢庭除

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爲豬牆絆豁四
達幸家無貯儲蝦蟇鳴竈下老婦但
歎歎九門絕來薪朝囊欲毀車壓溺
委性命焉能顧圖書乃知生弄時未
免憂爲魚梅子猶念我寄聲憂我居
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官閑行能
薄補益愧空疎歲月行晚矣江湖盍
歸歟吾足傳郵爾此計豈躊躇

荅聖俞白鸚鵡雜言一首

憶昨滁山之人贈我玉兔子粵明年
春玉兔死日陽晝出月夜明世言兔
子望月生謂此瑩然而白者譬夫水
之爲雪而爲冰皆得一陰凝結之純
精常恨處非大茱窮北極寒之曠野

養違其性天厭齡豈知火維地茱絕
漲海連天沸天熱黃冠黑距人語言
有鳥玉衣尤皎潔乃知物生天地中
萬殊難以一理通海中洲島窮人迹
來市廣州纔八國其間注輦來最稀
此鳥何年隨海舶誰能徧歷海上峯
萬怪千奇安可極兔生明月月在天
玉兔不能久人間況爾來從炎瘴地
豈識中州霜雪寒渴雖有飲饑有啄
羈紲終知非爾樂天高海闊路茫茫
嗟爾身微羽毛弱爾能識路知所歸
吾欲開籠縱爾飛俛爾歸託宛陵詩
此老詩石聞四夷

清明前一日韓子華以靖節

斜川詩見招遊李園旣歸遂
苦風雨三日不能出窮坐一
室家人輩倒殘壺得酒數杯
泥深道路無人行去市又遠
索於筐篋得枯魚乾鰕數種
彊飲疾醉昏然便寐旣覺索
然因書所見奉呈聖俞一首
少年喜追隨老大厭誼譁慙愧二三
子邀我行看花花開豈不好時節亦
云嘉因病旣不飲衆歡獨成嗟管絃
暫過耳風雨愁還家三日不出門堆
厖類寒鴉妻兒強我飲飮餌果與瓜
濁酒傾殘壺枯魚雜乾鰕小婢立我
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艣

嘔啞坐令江湖心浩蕩思無涯寵祿
不知報鬢毛今已華有田清潁間尚
可事桑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
奉荅原甫見過寵示之作一首
不作流水聲行將二十年吾生少賤
足憂患憶昔有罪初南遷飛帆洞庭
入白浪墮淚三峽聽流泉援琴寫得
入此曲聊以自慰窮山間中間永陽
亦如此醉卧幽谷聽潺湲自從還朝
戀榮祿不覺鬢髮俱凋殘耳衰聽重
手漸顫自惜指法將誰傳偶欣日色
曝書盡試拂塵埃張斷絃嬌兒癡女
遶翁膝爭欲彊翁聊一彈紫微閣老
適我過愛我指下聲泠然戲君此是

伯牙曲自古常歎知音難君雖不能
琴能得琴意斯爲賢自非樂道甘寂
寞誰肯顧我相留連興闌束帶索馬
去却鎖塵匣包青氈

會飲聖俞家有作兼呈原父

景仁聖從一首

憶昨九日訪君時正見堦前兩叢菊
愛之欲繞行百市庭下不能容我足
折花却坐時嗅之已醉還家手猶馥
今朝我復到君家兩菊堦前猶對束
枯莖槁葉苦風霜無復滿叢金間綠
京師誰家不種花碧砌朱欄敞華屋
柰何來對兩枯株共坐窮簷何局促
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

凡草開花數日間天葩無根長在目
遂令我每飲君家不覺長鉗卧牆曲
坐中年少皆賢豪莫怪我今雙鬢禿
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歡且相屬

依韻奉酬聖俞二十五兄見

贈之作一首

與君結交遊我最先衆人我少旣多
難君家常苦貧今爲兩衰翁髮白面
亦斂念君懷中玉不及市上珉珉賤
易爲價玉棄久埋塵惟能吐文章白
虹射星辰幸同居京城遠不隔重闥
朝罷二三公隨我如魚鱗君聞我來
喜置酒留逡巡不待主人請自脫頭
上巾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窮達

何足道古來茲理均

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

府一首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罇酒
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
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
花開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
驩情落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
柰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
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
西州政事藹風謠石掖文章煥星斗
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

奉荅聖俞達頭魚之作一首

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蟲蝦淺水

間羸蜺如山積毛魚與鹿角一龠數

千百收藏各有時嗜好無南北其微

既若斯其大有莫測波濤浩渺中島

嶼生頃刻俄而沒不見始悟出背脊

有時隨潮來暴死疑遭謫海人相呼

集刀鋸多剖折骨節駭專車鬚芒倅

劍戟腥聞數十里餘臭久乃息始知

百川歸固有含容德潛奇與祕寶萬

狀不一識嗟彼達頭微誰傳到京國

乾枯少滋味治平洗費炮炙聊茲知

異物豈足薦佳客一旦辱君詩虛名

從此得京師人不識此魚陰州向防

送刁紡堆官歸潤州一首

翹翹名家子自少能慷慨嘗從幕府

辟躍馬臨窮塞是時西邊兵屢戰輒
奔潰歸來買良田俛首學耒家爲
白酒醇門掩青山對優遊可以老世
利何足愛柰何從所知又欲向并代
主人忽南遷此計亦中悔彼在吾往
從彼去吾亦退與人交若此可以言
節槩

夜坐彈琴有感二首呈聖俞

吾愛陶靖節有琴常自隨無絃人莫
聽此樂有誰知君子篤自信衆人喜
隨時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爲寄謝
伯牙子何須鍾子期
鍾子忽已死伯牙其已乎絕絃謝世
人知音從此無瓠巴魚自躍此事見

於書師曠嘗一鼓羣鶴舞空虛吾恐
二三說其言皆過歟不然古今人愚
智邈已殊柰何人有耳不及鳥與魚

二月雪一首

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
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
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
日暖雪初銷踏泥自採籬邊綠

歸田四時樂春夏二首

秋冬二首

命聖俞
分作

春風二月三月時農夫在田居者稀
新陽晴暖動膏脉野水泛豔生光輝
鳴鳩聒聒屋上啄布穀翩翩桑下飛
碧山遠映丹杏發青草暖眠黃犢肥

田家此樂知者誰吾獨知之胡不歸
吾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
南風原頭吹百草草木叢深茅舍小
麥穗初齊稚子嬌桑葉正肥蠶食飽
老翁但喜歲年熟餉婦安知時節好
野棠梨密帝曉鶯海石榴紅轉山鳥
田家此樂知者誰我獨知之歸不早
乞身當及疆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一首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
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
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
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
琵琶却手琵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涼

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
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
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
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盆池一首

西江之水何悠悠經歷巖石險且回
餘波拗怒猶涵去澹奔濤擊浪常喧
逐有時夜上滕王閣月照淨練無纖
埃揚闌左里在其北無風浪起傳古
來老蛟深處獸窟穴蛇身微行見者
猜呼龍漉酒未及祝五色粲爛高崔
嵬忽然遠引千丈去百里水面中分
開收蹤滅跡莫知處但有雨雹隨風
雷千奇萬變聊一戲豈顧溺死爲可

哀輕人之命若螻螳不止山嶽將傾
頽此外魚鰕何足道厭飲但覺腥盤
杯壯哉豈不快耳目胡爲守此空牆
隈陶盆斗水仍下漏四岸久雨生莓
苔遊魚撥撥不盈寸泥潛日久愁暴
鯁魚誠不幸此跼促我能使去反徘徊

再和明妃曲一首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臨漢
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
再得雖能殺盡工於事竟何益耳目
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
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
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奉送原甫侍讀出守永興一首

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
鼠須之管酒如長虹飲滄海筆若駿
馬馳平坂愛君尚少力方豪嗟我久
衰歡漸鮮文章驚世知名早意氣論
交相得晚魚枕蕉一舉十分當覆盞
鼠須管爲物雖微情不淺詩醉墨
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還

哭聖俞一首

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
灘聲八節響石樓坐中辭氣陵清秋
一飲百盞不言休酒酣思逸語更適河
南丞相稱賢侯後車日載枚與鄒我
年最少力方優明珠白璧相報投詩

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三
十年閒如轉眸屈指十九歸山丘凋
零所餘身百憂晚登玉壘侍珠旒詩
老蘼鹽太學愁飛離會合謂無由此
會天幸非人謀領鬚已白齒根浮子
年加我貌則不歡猶可彊顏屢偷不
覺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金
甌過午無饋餉良時易失不早收篋
櫝瓦礫遺琳瑯薦賢轉石古所尤此
事有職非吾羞命也難知理莫求名
聲赫赫掩諸幽翩然素旄歸一舟送
子有淚流如溝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九

六一居士歐陽脩

古詩九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効聖俞

體一首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卿學士

一首分得蕭字

奉荅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飲

之作一首

余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五

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

取余詩刻于石又以長

韻見寄因以荅之一首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堂

一首

鬼車一首

感二子一首

讀書一首

鷓鴣詞一首

初食雞頭一首

雙井茶一首

贈李士寧一首

明妃小引一首

感事四首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一首

昇天檜一首

憶焦陂一首

贈許道人一首

送龍茶與許道人一首

馴鹿一首

舜泉一首

山茶二絕

嘲少年惜花一首

出郊見田家有感一首

射生戶一首

戲石唐山隱者一首

寄題劉著作義叟家園効聖

俞體一首

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
寒當樹所宜木羣花媚春陽開落一
何速凜凜心節奇惟應松與竹毋栽
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

艷隨昏旭黃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
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綠顏色苟不
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悅
凡木千金買姚黃慎勿同流俗

西齋小飲贈別陝州冲卿學

士一首

分得黃
字爲韻

今日胡不樂衆賓會高堂坐中瀛洲
居九
客新佩太守章豈無芳罇酒笑語共
一觴亦有嘉菊叢新苞弄微黃所嗟
時易晚節物已淒涼羣鷺方盛集離
鴻獨高翔山川正搖落行李怯風霜
君子樂爲政朝廷須雋良歸來紫微
閣遺愛在甘棠

奉荅原甫九月八日見過會

飲之作一首

老大惜時節少年輕別離我歌君當
和我酌君勿辭艷艷庭下菊與君吟
繞之擷其黃金蘂泛此白玉卮君勿
愛此花問君此何時秋風日益高霜
露漸離披芳歲忽已晚朱顏從此衰
念君將捨我車馬去有期君行一何
樂我意獨不怡飛兔不戀羣奔風誰
能追老驥但伏櫪壯心良可悲

予作歸鴈亭於滑州後十有
五年梅公儀來守是邦因取
余詩刻于石又以長韻見寄
因以荅之一首

風吹城頭秋草黃仰看鳴鴈初南翔

秋草風吹春復綠南鴈北飛聲肅肅
城下臺邊桃李蹊憶初披萊手植之
雪消冰解草木動因記鴈鴈將歸時
尔來十載空遺迹飛鴈年年自南北
臺傾餘址草萊涼樹老無花春寂歷
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
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帙
我思古人無不然慷慨功名垂百年
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
一時留賞雖邂逅後世傳之因不朽

寄題洛陽致政張少卿靜居

堂一首

洛人皆種花花發有時闌君家獨種
玉種玉產瑯玕子弟守家法名聲聳

朝端歲時歸拜慶閭里亦相歡西臺
有道氣自少服靈方春酒養眉壽童
顏如渥丹清談不倦容妙思喜揮翰
壯也已吏隱興餘方掛冠臨風想高
誼懷祿愧盤桓

鬼車一首

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
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
嚮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
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淒淒或高
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管參差而
不齊既而咿咿啾啾若軋若抽又如
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
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

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
曹云此怪鳥無匹儔其名爲鬼車夜
載百鬼凌空遊其聲雖小身甚大翅
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
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連
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
昔時周公居東周馱聞止鳥憎若讎
夜呼庭氏率其屬齎弧俾逐出九州
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
自從狗噬一頭落斷頸至今清血涿
尔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鵠鵠
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
有時餘血下點汚鳥肝所遭之家家
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

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
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
爲祥却呼老婢炷燈火卷簾開戶清
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
清光

感二子一首

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
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聲
百蟲坏戶不啓蟄萬不逢春不發萌
豈無百鳥解言語啾啾終日無人聽
二子精思極搜抉天地鬼神無遁情
及其放筆騁豪俊筆下萬物生光榮
古人謂此覩天巧命短疑爲天公憎
昔時李杜爭橫行麒麟鳳凰世所驚

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
開元天寶物盛極自此中原疲戰爭
英雄白骨化黃土富貴何止浮雲輕
惟有文章爛日星氣凌山岳常崢嶸
賢愚自古皆共盡突兀空留後世名

讀書一首

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
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
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
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
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
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念昔始從
師力學希仕宦豈敢取聲名惟期脫
貧賤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謂言

得志後便可焚筆硯少償辛苦時惟
事寢與飯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
中間嘗忝竊內外職文翰官榮日清
近廩給亦豐羨人情慎所習酖毒比
安宴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孟盤
窮水陸賓客羅俊彥自從中年來人
事攻百箭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
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懦前時可喜
事閑眼不欲見惟尋舊讀書編簡多
朽斷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閒乃知
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少而干祿利老
用忘憂患又知物貴久至寶見百鍊
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淡泊味愈
長始終殊不變何時乞殘骸萬一免

罪譴買書載舟歸築室潁水岸平生
頗論述銓次加點竄庶幾垂後世不
默死芻豢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訛

鴨鵝詞一首

龍樓鳳閣鬱崢嶸深宮不聞更漏聲
紅紗蠟燭愁夜短綠窓鴨鵝催天明
一聲兩聲人漸起金井轆轤聞汲水
三聲四聲促嚴粧紅靴玉帶奉君王
萬年枝軟風露濕上下枝間聲轉急
南衙促仗三衛列九門放鑰千官入
重城禁籞瑣池臺此鳥飛從何處來
君不見潁河東岸村陂闊山禽野鳥
常嘲啞田家惟聽夏鷄聲鷄西
村人謂之
夏鷄夜夜壠頭耕曉月可憐此樂獨吾

知眷戀君恩今白髮

初食鷄頭一首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芙蓉
凝祥池瑣會靈園僕射萊陂安可擬
京師賣五岳官及
鄭州鷄頭最為佳爭先園客採新苞剖

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
價難酬與珠比金盤磊落何所薦滑
臺撥醅如玉醴自慙竊食萬錢厨滿
口颺浮嗟病齒却思年少在江湖野
艇高歌菱苳裏香新味全手自摘玉
潔沙磨軟還美一瓢固不美五鼎萬
事適情為可喜何時遂買潁東田歸
去結茅臨野水

雙井茶一首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
窮蠟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
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
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
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
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
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時香味色

贈李士寧一首

蜀狂士寧者不邪亦不正混世使人
疑詭譎非一行平生不把筆對酒時
高詠初如不著意語出多奇勁傾財
解人難去不道名姓金錢買酒醉高
樓明月空床眠不醒一身四海即鷗
家獨行萬里聊乘興既不採藥賣都

市又不點石化黃金進不干公卿退
不隱山林與之游者但愛其人而莫
見其術安知其心吾聞有道之士儔
心太虛逍遙出入常與道俱故能入
火不熱入水不濡嘗聞其語而未見
其人也豈斯人之徒歟不然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而滑稽傲世其東方朔
之流乎

明妃小引一首

漢官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
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
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感事四首

老者覺時速閑人知日長日月本無

情人心有閑忙努力取功名斷碑埋
路傍逍遙林下士丘壠亦相望長生
既無藥濁酒且盈觴

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
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
青冥尸解如蛇蟬換骨蛻其形既云
須變化何不任死生

仙墳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
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
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除富貴
不還鄉安事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
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冤鬼入幽都
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太虛等爲不在
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

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

莫笑學仙人山中苦岑寂試看青松
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
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彊顏
悅憎怨擇語防仇敵衆欲苦無厭有
求期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
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神仙雖杳
茫富貴竟何得

新春有感寄常夷甫一首

余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
病何用苦惆悵設蒙三聖知貪得過
其量恩私未知報心志已凋喪軒裳
德不稱徒自取譏謗豈若常夫子一
瓢安陋巷身雖草莽間名在朝庭上

惟余服德義久已慕恬曠矧亦有吾
廬東西正相望不須駕柴車自可策
藜杖坐驚顏鬢日摧頽及取新春歸
去來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
花開

昇天檜一首

青牛西出關老聃始著五千言白鹿
去昇天爾來忽已三千年當時遺跡
至今在隱起蒼檜猶依然惟能乘變
化所以爲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
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鹿起平地更
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
僞莫究徒相傳雪霜不改終古色風
雨有聲當夏寒境清物老自可愛何

必詭怪窮根源

憶焦陂一首

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聞花香
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鱸如玉
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
笑向漁翁酒家保金龜可解不須錢
明日君恩許歸去白頭酣詠太平年

贈許道人一首

洛城三月亂鶯飛潁陽山中花發時
往來車馬遊山客貪看山花踏山石
紫雲仙洞鎖雲深洞中有人人不識
飄飄許子旌陽後道骨仙風本仙胄
多年洗耳避世喧獨卧寒巖聽山溜
至人無心不筭心無心自得無窮壽

忽來顧我何慙歎笑我白髮老紅塵
子歸爲築巖前室待我明年乞得身

送龍茶與許道人一首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
夜朝北斗太虛壇不道姓名人不識
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深一百尺
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馴鹿一首

朝渴飲清池暮飽眠深柵慙媿主人
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待
報哀尔胡爲網羅獲南山藹藹動春
陽吾欲縱尔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
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齧草當遠
去山後山前射生戶

留題齊州舜泉一首

岸有時而爲谷海有時而爲田虞舜
已歿三千年耕田浚井雖鄙事至今
遺迹存依然歷山之下有寒泉向此
號泣于旻天無情草木亦改色山川
慘淡生雲煙一朝垂衣正南面皐夔
稷契來聯翩功高德大被萬世今人
過此猶留連齊州太守政之暇鑿渠
開沼疏清漣遊車擊轂惟恐後衆卉
亂發如爭先豈徒邦人知樂此行客
亦爲留征軒

山齋戲書絕句二首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雨
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停午

經春老病不出門坐見羣芳爛如雪
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春風吹石裂

嘲少年惜花一首

紛紛紅蘂落泥沙少年何用苦咨嗟
春風自是無情物肯爲汝惜無情花
今年花落明年好但見花開人自老
人老不復少花開還更新使花如解
語應笑惜花人

出郊見田家蠶麥已成慨然

有感一首

誰謂田家苦田家樂有時車昌鳴
經白爾麥熟轉黃鸝田家此樂幾人
知幸獨知之未許歸逢時得寵已逾
分報國無能徒爾爲收取玉堂揮翰

手却尋南畝把鋤犁

射生戶一首

予初至州獵戶有獻良豹者

射生戶前日獻一豹今日獻一狼豹因
傷我牛狼因食我羊狼豹誠爲害人
物縣官賞之縑五疋射生戶持縑歸
爲人除害固可賞貪功趨利尔勿爲
弦弓毒矢無妄發恐尔不識麒麟兒
戲石唐山隱者一首

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筭心
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落
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
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
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

六一居士歐陽脩

律詩一

送王汲宰藍田一首

徽安門曉望一首

送孟都官知蜀州一首

南征回至界上驛先呈城中諸友一首

逸老亭一首

廣愛寺一首

弔黃學士三首

雨後獨行洛北一首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首

智蟾上人遊南岳一首

送左殿丞入蜀一首

秋郊曉行一首

被牒行縣呈諸僚友一首

過維氏縣一首

行次作一首

送梅秀才歸宣城一首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橋道中作一首

送謝學士歸闕一首

河南王尉西齋一首

張主簿東齋一首

留守相公禱雨九龍祠應時獲

澍一首

春日獨遊上林院寄希深聖俞

一首

獨至香山一首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飲

一首

黃河八韻一首

和應之秋日雨中登廣愛寺閣

寄梅聖俞一首

晚過水北一首

罷官西京回寄張主簿一首

寄西京張法曹一首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張

司錄一首

朱家曲一首

行至樵澗作一首

送謝希深學士北使一首

賈推官赴絳州一首

張如京知安肅軍一首

送威勝軍張判官一首

送史褒武功尉一首

祝熙載東陽簿一首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首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首

楚建中潁州法曹一首

王尚恭隰州幕一首

王尚詰三原尉一首

送餘姚陳寺丞一首

廖八下第歸衡山一首

夏侯彥濟武陟尉一首

遠山一首

宋宣獻公挽歌詞三首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一首

江行贈鴈一首

松門一首

下牢津一首

龍溪一首
勞停驛一首

黃溪夜泊一首

望州坡一首

送王汲宰藍田一首

喧喧動車馬共出古都門落日催行

客東風吹酒罇樹搖秦甸綠花入輶

川繁若遇西來旅時應問故園

徽安門曉望一首

都門收宿霧佳氣鬱葱葱曉日寒川
上青山白霧中樓臺萬瓦合車馬九
衢通恨乏登高賦徒知京邑雄

送孟都官知蜀州一首

名郎出粉闥佳郡古關西幾驛秦亭
盡千山蜀鳥帝朱輪照耕野綠芊覆
秋畦向關應東望雲深隴樹迷

南征回京至界上驛先呈城

中諸友一首

朝雲來少室日暮向箕山本以無心
出寧隨倦客還春歸伊水綠花晚洛
橋閑誰有餘罇酒相期一解顏

逸老亭一首

上相此忘榮怡然物外情池光開小
幌山翠入重城野鳥窺華袞春壺勞
耦耕枕前雙鴈沒雨外一川晴解組
金龜重調琴赤鯉驚雖懷安石趣豈
不爲蒼生

廣愛寺一首

都人布金地紺宇巋然存山氣蒸經
閣鐘聲出國門老杉春自綠古壁雨
先昏應有幽人屐來留石蘚痕

弔黃學士三首 名鑑

麗正讎書久蘭臺約史成迎親就江
水厭直出承明世德無雙譽詩豪第
一評風流今頓盡響像憶平生
沈約多清瘦文園仍病瘠共疑天上

召更欲水邊招金馬人相弔長沙物
易歎秋風吹越樹歸旄自飄飄

自古蘭蕙早因令蕙歎深書遺茂陵
蘂病作越鄉吟蒿里無春色閩山蔽
夕陰空嗟埋玉樹齋志永沉沉

雨後獨行洛北一首

北闕望南山明嶺雜紫烟歸雲向嵩
嶺殘雨過伊川樹繞芳隄外橋橫落
照前依依半菜苑行處獨聞蟬

陪府中諸官遊城南一首

一雨郊圻迴新秋榆棗繁田菜溪溜
入禾熟雀聲喧燒出空槎腹人耕廢
廟垣閑追向城客落日隱高原

智蟾上人遊南岳一首

終日念雲壑南歸心浩然青山入楚
路白水望湖田野渡惟淨鉢山家少
施錢到時春尚早收茗綠巖前

送左殿丞入蜀一首

傳聞蜀道難行客若登天紫竹深無
路黃花忽見川聞禽嗟異域問俗訪

耆年欲識京鄴遠惟應望日邊
秋郊曉行一首

寒郊桑柘稀秋色曉依依野燒侵河
斷山鴉向日飛行歌採樵去荷鋪治
田歸秫酒家家熟相邀白竹扉

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諸寮

友一首

周禮恤凶荒輶車出四方土龍朝祀

雨田火夜驅蝗木落孤村迴原高百
草黃亂鴉鳴古堞寒雀聚空倉桑野
人行鱸魚陂鳥下梁晚煙茅店月初
日棗林霜墜戶催寒候叢祠禱歲穰
不妨行覽物山水正蒼茫

緱氏縣作一首

亭候徽郊畿人家嶺坂西青山臨古
縣綠竹繞寒溪道上行收穗桑間晚
漑畦東臯有深趣便擬卜幽棲

又行次作一首

秋色滿郊原人行禾黍間雉飛橫斷
澗燒響入空山野水蒼煙起平林夕
鳥還嵩嵐久不見寒碧更孱顏

送梅秀才歸宣城一首

從學方年少還家罄橐金久爲江北
客能作洛生吟罷亞霜前稻鉤輶竹
上禽歸帆何處落應拂野梅林

鞏縣陪祭獻懿二后回孝義

橋道中作一首

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颺遙看山口
火暗渡洛川橋不見新園樹空聞引
葬蕭林鴉接已定猶此倦行鏹

送謝學士歸闕一首

供帳拂朝煙征鞍去莫攀人醒風外
酒馬度雪中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
未還遙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河南王尉西齋一首

寒齋日蕭索人外敞簷楹竹雪晴猶

覆山窓夜自明禽歸窺野客雲去入
重城欲就陶潛飲應須載酒行

張主簿東齋一首

官舍掩寒扉聊同隱者棲溪流穿竹
過山鳥入城啼賓至高談勝心冥外
物齊惟應朝枕夢長猷隔隣雞

留守相公壽雨九龍同應詩
獲齒呈府中同寮一首

古木鬱沉沉祠庭相袞臨雷驅山外
響雲結日邊陰霖霖來初合依微勢
稍深土膏潛動脉野氣欲成霖隴上
連雲色田間擊壤音明光應奏瑞黃
屋正焦心帝邑三川美離宮萬瓦森
廢溝鳴故苑紅蘼發青林南畝猶須

勸餘春尚可尋應容車後客時作洛
生吟

春日獨遊上林院後亭見櫻

桃花奉寄希深聖俞仍酬遞

中見寄之什一首

昔日尋春地今來感歲華人行已某
經花發半枯差高謝林端出幾陽水
外斜耽持一鐘酒徒倚憶天涯

獨至香山憶謝學士一首

伊水弄春沙山臨水上斜曾爲謝公
客徧入梵王家陰澗初生草春崑自
落花却尋題石處歲月已堪嗟

春晚同應之偶至普明寺小

飲作一首

偶來林下逕共酌竹間亭積雨添芳
沼殘花點綠萍野陰侵蓆潤芳氣襲
人醒禽鳥休驚顧都忘乞爾形

黃河八韻寄呈聖俞一首

河水激箭險誰言航葦遊堅冰馳馬
渡伏浪卷沙沱樹落新摧岸湍驚忽
改洲盤龍時退鯉張潦不分牛萬里
通槎漢千帆下漕舟怨歌今罷築故
道失難求灘急風逾響川寒霧不收
詎能窮禹迹空欲問張侯

和應之同年兄秋日雨中登

廣愛寺閣寄梅聖俞一首

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許詩中思最豪
舊社更誰能擁鼻新秋有客獨登高

徑蘭欲謝悲零露
籬菊空開乏凍醪
縱使河陽花滿縣
亦應留滯感潘毛

晚過水北一首

寒川消積雪
凍浦漸通流
日暮人歸盡
沙禽上釣舟

罷官西京回寄河南張主簿

一首

歸客下三川
孤郵暫解鞍
鳥聲催暮急
山氣欲晴寒
已作愁霖詠
猶懷祖帳歡
更聞溪溜響
疑是石樓灘

寄西京張法曹一首

幕府三年客
群居幾日親
初分闕口路
猶見洛陽人
壠麥晴將秀
田花晚自春
向家行漸近
豈復倦征輪

離彭婆值雨投臨汝驛回寄

張九屯田司錄一首

投館野花邊
羸驂晚不前
山橋斷行路
溪雨漲春田
樹冷無棲鳥
村深起暮煙
洛陽山已盡
休更望伊川

朱家曲一首

行人傍襄柳
路向古河窮
桑柘田疇美
漁商市井通
薪歌晚入浦
舟子夜乘風
旅舍孤煙外
天京王氣中
山川許國近
風俗楚鄉同
宿客鷄鳴起
驅車猶更東

行至樵澗作一首

霜後葉初鳴
羸驂繞澗行
川原人遠近
禾黍日晴明
病質驚殘歲
歸塗歷

暮程空林聚寒雀疑已作春聲

送謝希深學士奉使一首

漢使入幽燕風煙兩國間山河持節
遠亭障出疆閑征馬聞笳躍雕弓向
月彎禦寒低便面贈客解刀環鼓角
雲中壘牛羊雪外山穹廬鳴朔吹凍
酒發朱顏塞草生侵磧春榆綠滿關
應須鴈北嚮方值使南還

送賈推官赴絳州一首

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行李山川
遠風霜草木腓郡齋賓榻掛幕府羽
書稀最有題輿客偏思玉麈揮

送張如京知安肅軍一首

相逢舊從事新命忽臨戎界上山河

壯軍中鼓角雄朔風馳駿馬雀
驚鴻試取封侯印何如筆硯功

送威勝軍張判官一首

北地不知春惟看榆葉新岑台
士玉塵重嘉賓野燐驚行客松
遠塵繫書沙上鴈時寄日邊人

送同年史褒之武功尉

久作遊邊客常悲入塞笳今茲
遠猶因折臂嗟白馬關中道主
外家過秦應弔古唯存故山創

送祝熙載之東陽主簿

吳江通海浦畫舸候潮歸疊鼓
響高帆鳥外飛孤城秋枕水
鳴機試問還家客遼東今是北

鄭十一先輩赴四明幕一首

梁漢褒斜險夫君畏遠遊家臨越山
下帆入海潮頭岸柳行稍盡江蓴歸
漸秋故鄉看衣錦寧羨李膺舟

送丁元珍峽州判官一首

爲客久南方西游更異鄉江通蜀國
遠山閉楚祠萊油幕無軍事清俸斷
客腸惟應陪主諾不費日飛觴

送楚建中潁州法曹一首

冠蓋盛西京當年相府榮曾陪鹿鳴
宴徧識洛陽生共歎長沙謫空存許
劭評堪嗟桃李樹何日見陰成

王尚恭隰州幕一首

去國初游宦從軍苦寂寥愁雲帶城

起盡角向山飄秋勁方馳馬春寒正
襲貂遙知爲客恨應賴酒盃消

送王尚詰三原尉一首

初仕便西轅驪駒兩佩環山河識天
府風雨度函關桑柘千疇富人煙萬
井閑欲爲京洛詠應苦簿書閒

餘姚陳寺丞一首

銅墨佩腰閒中流望若仙鳴蟬汴河
柳盡鷁越鄉舩下瀨逢江鴈瞻氛落
海鳶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篇

廖八下第歸衡山一首

曾作關中客嘗窺百二疆自言秦隴
水能斷楚人腸失意倦京國羈愁成
鬢霜何如伴征鴈日日向衡陽

夏侯彥濟武陟尉一首

風煙地接懷井邑富田垓河近聞冰
坼山高見雨來官閑同小隱酒美足
銜盃好去東籬菊迎霜正欲開

遠山一首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峯巒隨處
改行客不知名

宋宣獻公挽詞三首

望繫朝廷重文推天下工清名畏楊
綰故事問胡公物議誰爲相風流頓
已窮仁言博哉利獻替有遺忠
識度推明哲風猷藹縉紳何言止中
壽遂不秉洪鈞翰墨時爭寶詞章晚
愈新哭哀文伯母悲感路傍人

結髮逢明主馳聲著兩朝冀楹先有
夢升屋豈能招贈服三公袞兼榮七
葉貂春風笳鼓咽松栢助蕭蕭

初出真州泛大江作一首

孤舟日日去無窮行色蒼茫杳靄中
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
泥田漸下雲間鴈霜日初丹水上楓
蓴菜鱸魚方有味遠來猶喜及秋風

江行贈鴈一首

雲間征鴈水間棲矰繳方多羽翼微
歲晚江湖同是客莫辭伴我更南飛

松門一首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
可憐勝境當窮塞翻使流人戀此邦

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窓
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荆江見蜀江

下韋津一首

依依下牢口古戍鬱嵯峨入峽江漸
曲轉灘山更多白沙飛白鳥青障合
青蘿遷客多經此愁詞作楚歌

龍溪一首

潺潺出亂峯演漾綠蘿風淺瀨寒灘
涉危槎路不通朝雲起潭側飛雨徧
江山更欲尋源上山深不可窮

勞停驛一首

孤舟轉山曲豁爾見平川掛杪帆初
落峯頭月正圓荒煙幾家聚瘦野一
刀田行客愁明發驚灘鳥道前

黃溪夜泊一首

楚人自古登臨恨暫到愁腸已九回
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
非鄉況復驚殘歲慰客偏宜把酒盃
行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望州坡一首

聞說夷陵人爲愁共言遷客不堪遊
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一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律詩二

初至夷陵荅蘇子美見寄一首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一首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一首

龍興寺小飲一首

縣舍戲書一首

至喜堂手植楠木兩株一首

戲荅元珍一首

初晴獨遊東山一首

夷陵歲暮書事一首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首

戲贈丁判官一首

寄梅聖俞一首

離峽州回寄元珍表臣一首

再至西都一首

過白蓮莊一首

謝公挽詞三首

愁牛嶺一首

寄子山待制二絕

寄秦州田元均一首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一首

樂城遇風効韓孟聯句體一首

過中渡二首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鴈

一首

自勉一首

席上送劉都官一首

又寄劉都官一首

書王元之畫像側一首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一首

寄題宜城縣射亭一首

豐樂亭遊春三首

謝判官幽谷種花一首

畫眉蟲一首

懷嵩樓新開南軒一首

送張生一首

田家一首

別滁一首

答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一首

招許主客一首

金鳳花一首

鷺鷥一首

野鶻一首

木芙蓉一首

燕者一首

詠雪一首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一首

西湖種瑞蓮黃楊寄淮南呂度

支一首

三橋三首

答通判呂太博一首

祈雨曉過湖上一首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二

三峽倚岵巖同遷地最遙物華雖可
愛鄉思獨無聊江水流青嶂猿聲在
碧霄野篴抽夏笋叢橘長春條未臘
梅先發經霜葉不凋江雲愁蔽日山
霧晦連朝斫谷爭收漆梯林闢摘椒
巴賓船賈集蠻市酒旗招時節同荆
俗民風載楚謠俚歌成調笑祭鬼聚
喧器得罪宜投裔包羞分折晉光陰
催晏歲牢落慘驚飈白髮新年出生
顏異域銷縣樓朝見虎官舍夜聞鴉
寄信無秋鴈思歸望斗杓須知千里
夢長繞洛川橋

冬後三日陪丁元珍遊東山
寺一首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罇歲晏喜相携
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
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
爲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送前巫山宰吳殿丞一首
俊域當年仰下風天涯今日一罇同
高文落筆妙天下清論揮犀服坐中
江上掛帆明月峽雲間謁帝紫微宮
山城寂寞少嘉客喜見瓊枝慰病翁
龍興寺小飲呈表臣元珍一首
平日相從樂會文博棗壺馬占朋分
罰籌多似昆陽矢酒令嚴於細柳軍
蔽日雪雲猶靉靄欲晴花氣漸氤氲
一罇萬事皆毫末蜉蝣螟蛉豈足云

縣舍不種花惟栽楠木冬青
茶竹之類因戲書七言四韻

一首

結綬當年仕兩京自憐年少體猶輕
伊川洛浦尋芳徧左紫姚黃照眼明
客思病來生白髮山城春至少紅英
芳叢密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

至喜堂新開北軒手植楠木

兩株走筆呈元珍表臣一首

爲憐碧砌宜佳樹自斲蒼苔選綠叢
不向芳菲趁開落直須霜雪見青葱
披條泣轉清晨露響葉蕭騷半夜風
時掃濃陰北窻下一枰閑且伴衰翁

戲荅元珍一首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鴈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初晴獨遊東山寺五言六韻

一首

日暖東山去松門數里斜山林隱者
趨鐘鼓梵王家地僻違春節風晴變
物華雲光漸容與鳥哢已交加冰下
泉初動煙中茗未芽自憐多病客來
探欲開花

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

一首

蕭條雞犬亂山中時節崢嶸忽已窮

遊女髻鬟風俗古野巫歌舞歲年豐

夷陵俗朴陋惟歲暮祭鬼則男女數百相從而樂飲婦女競爲野服以相遊嬉平時都

邑今爲陋敵國江山昔最雄三國時吳蜀戰爭於

此荆楚先賢多勝迹不辭携酒問鄰

翁處士何參居縣舍西好學多知荆楚故事

夷陵書事寄謝三舍人一首

春秋楚國西偏境陸羽茶經第一州

紫籜青林長蔽日綠叢紅橘最宜秋

道塗處險人多負邑屋臨江俗善洵

臘市漁鹽朝暫合淫祠簫鼓歲無休

風鳴燒入空城響雨惡江崩斷岸流

月出行歌聞調笑花開啼鳥亂鉤輈

黃牛峽口經新歲白玉京中夢舊遊

曾是洛陽花下客欲誇風物向君羞

戲贈丁判官一首

西陵江口折寒梅爭勸行人把一盃

須信春風無遠近維舟處處有花開

寄梅聖俞一首

青山四顧亂無涯雞犬蕭條數百家

楚俗歲時多雜鬼蠻鄉言語不通華

繞城江急舟難泊當縣山高日易斜

擊鼓踏歌成夜市邀龜卜雨趁春畬

叢林白晝飛妖鳥庭砌非時見異花

惟有山川爲勝絕寄人堪作畫圖誇

離峽州後回寄元珍表臣一首

經年遷謫耿荆蠻惟有江山興未闌

醉裏人歸青草渡夢中船下武牙灘

野花零落風前亂飛雨蕭條江上寒

菰筍時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盃盤

再至西都一首

伊川不到十年間魚鳥今應怪我還
浪得浮名銷壯節羞將白髮見青山
野花向客開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閑
却到謝公題壁處向風清淚獨潸潸

過錢文僖公白蓮莊一首

城南車馬地行客過徘徊野水寒猶
入餘花晚自開命賓曾授簡開府最
多才今日西州路何人更獨來

謝公挽詞三首

始見行春旆俄聞引葬簫笑言猶在
耳魂魄遂難招天象奎星暗辭林玉
樹凋朔風吹霰雪銘旌共飄飄

前日賓齋宴今晨奠柩觴死生公自
達存沒世徒傷舊國難歸葬餘貲不
給喪平生公輔志所得在文章
樂事與良辰平生愛洛濱泉臺一閉
夜蒿里不知春翰墨猶新澤圖書已
素塵堪怜寢門哭猶有舊時賓

愁牛嶺一首

邦人盡說畏愁牛不獨牛愁我亦愁
終日下山行百轉却從山脚望山頭

寄子山待制二絕

留滯西山獨可嗟殘春過盡始還家
落花縱有那堪醉何況歸時無落花
聞君屢醉賞紅英落盡殘花酒未醒
嗟我落花無分看莫嫌狼籍掃中庭

寄秦州田元均一首

由來邊將用儒臣坐以威名撫漢軍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
夢回夜帳聞羌笛詩就高樓對隴雲
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氛氲

送沈待制陝西都運一首

幾歲瘡痍近息兵經營方喜得時英
從來漢粟勞飛輓當使秦人自戰耕
道左旌旗諸將列馬前弓劍六蕃迎
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醉後聲

樂城遇風効韓孟聯句體一首

歲暮氛霾惡冬餘氣候爭吹噓回暖
律號今發新正遠響來猶漸狂奔勢
益橫頽城鑿戰鼓掠野過陰兵掃蕩

無餘藹顛摧鮮立莖五山搖岌業九
鼎沸煎烹玉石焚崗裂波濤卷海傾
遙聽午合市爭呼夜驚營慘極雲無
色陰窮火自生電鞭時喜劃雷軸助
喧轟孔竅千聲出陰幽百怪呈狐妖
憑莽蒼鬼焰走青熒奮怒神增悚中
休耳暫清胡兵占月暈江客候鼉鳴
颶葉千艘失飛空萬瓦輕獵豪添馬
健舶穩想帆征畏壓頻移席陰祈屢
整纓凍消初醒蟄枯活欲抽萌病體
愁山館春寒賴酒鎗雞號天地白登
壠看晴明

過中渡二首

中渡橋邊十里堤寒蟬落盡柳條衰

年年塞下春風晚誰見輕黃弄色時
得歸還自歎淹留中渡橋邊柳拂頭
記得來時橋上過斷冰殘雪滿河冰

自河北貶滁州初入汴河聞

鴈一首

陽城淀裏新來鴈趁伴南飛逐越船
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

自勉一首

引水澆花不厭勤便須已有鎮陽春
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

席上送劉都官一首

都城車馬日喧喧雖有離歌不慘顏
豈似客亭臨野岸暫留樽酒對青山
天街樹綠騰歸騎玉殿霜清綴曉班

莫忘西亭曾醉處月明風溜響潺潺

寄劉都官一首

別後山光寒更綠秋深酒美色仍清
繞亭黃菊同君種獨對殘芳醉不成

書王元之畫像測一首

在瑯琊山

偶然來繼前賢迹信矣皆如昔日言
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

想公風采常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
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

公貶滁州謝上表云請縣豐登若無公事一家飽煖共荷君恩

送京西提刑趙學士一首

題輿嘗屈佐留京攬轡今行按屬城
楚館尚看淮月色嵩雲應過虎關迎
春寒酒力風中醒日暖梅香雪後清

野俗經年留惠愛莫辭臨別醉冠傾

寄題宜城縣射亭一首

作邑三年事事勤宜城風物自君新
已能爲政留遺愛何必栽花遺後人
藹若芝蘭芳可襲溫如金玉粹而純
友朋欣慕自如此何況斯民父母親

豐樂遊春三首

綠樹交加山鳥啼晴風蕩漾落花飛
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藍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
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謝判官幽谷種花一首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
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畫眉鳥一首

百轉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
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懷嵩樓新開南軒與郡僚小

飲一首

繞郭雲煙匝幾重昔人曾此感懷嵩
霜林落後山爭出野菊開時酒正濃
解帶西風飄畫角倚欄斜日照青松
會須乘醉携嘉客踏雪來看羣玉峯

送張生一首

一別相逢十七春頽顏衰髮互相詢
江湖我再爲遷客道路君猶困旅人

老驥骨奇心尚壯青松歲久色逾新
山城寂寞難爲禮濁酒無辭舉爵頻

田家一首

綠桑高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
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別滁一首

花光濃爛柳輕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

荅謝判官獨遊幽谷見寄一首

聞道西亭偶獨登悵然懷我未忘情
新花自向遊人笑啼鳥猶爲舊日聲
因拂醉題詩句在應怜手種樹陰成
須知別後無由到莫厭頻携野客行

招許主客一首

欲將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涼
更掃廣庭寬百畝少容明月放清光
樓頭破鑑看將滿甕面浮蛆撥已香
仍約多爲詩進備共防梅老敵難當

金鳳花一首

憶繞朱欄手自栽綠叢高下幾番開
中庭雨過無人迹狼藉深紅點綠苔

鷺鷥一首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暇水邊身
盡日獨行溪淺處青苔白石見纖鱗

野鵲一首

鮮鮮毛羽耀朝暉紅粉牆頭綠樹枝
日暖風輕言語軟應將喜報主人知

木芙蓉一首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鴈初過
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樵者一首

雲際依依認舊林斷崖荒磴路難尋
西山望見朝來雨南澗歸時渡處深

詠雪一首

至日陽初復豐年瑞遠臻飄飄初未
積散漫忽無垠萬木青煙滅千門白
晝新往來衝更合高下著何勻望好
登長榭平堪走畫輪馬寒毛縮蜩弓
勁力添鈞客醉看成眩兒驕咀且顰
虛堂明永夜高閣照清晨樹石詩翁
對川原獵騎陳凍狐迷舊穴饑雀噪
空囷此土偏宜稼而予監長人應須

待和暖載酒共行春

送楊先輩登第還家一首

解榻方欣待雋英掛帆千里忽南征
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高堂獻壽榮
殘雪楚天寒料峭春風淮水浪崢嶸
知君歸意先飛鳥莫惜停舟酒屢傾

初至潁州西湖種瑞蓮黃楊

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運許

主客一首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
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
啼禽似與遊人語明月閑撐野艇隨
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卮

三橋詩

皇祐元年新作三橋而
名之既而又爲之詩

朱欄明綠水古柳照斜陽何處偏宜

望清健對女郎

清健閣名後
改作去思堂

右宜遠

鳴騶入遠樹飛蓋渡長橋水闊路驚雙
起波明魚自跳

右飛蓋

輕舟轉孤嶼幽浦漾平波回看望佳
處歸路逐漁歌

右望佳

荅通判呂太博一首

千頃芙蕖蓋水平

邵伯荷花
四望極目

楊州太守

舊多情盡盆圍處花光合

予嘗揆蓮千
朵插之盡盆

園繞
坐席

紅袖傳來酒令行

又嘗命坐客傳
花人摘一葉葉

盡處飲以
為酒令

舞踏落暉留醉客歌遲檀

板換新聲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後無
人看落英

祈雨曉過湖上一首

清晨驅馬思悠然渺渺平湖碧玉田
曉日未昇先起霧綠雲初合自生煙
身閑始覺時光好春去猶餘物色妍
更待四郊甘雨足相隨簫鼓樂豐年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二

六一居士歐陽脩

律詩三

送謝中舍二首

酬張器判官泛溪之作一首

西園石榴一首

西湖戲作一首

夢中作一首

贈歐世英一首

送楊君之任永康一首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保相公二首

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成一首

又和寵示一首

杜相公有荅兗州待制之句輒

成一首

又依韻荅杜相公寵示一首

又依韻和喜雨之什一首

又謝寵示嘉篇一首

又荅寵示去思堂詩一首

又荅見贈長韻一首

借觀五老詩一首

荅杜相公惠詩一首

去思堂手植雙柳一首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一首

內直對月奉寄子華持國一首

荅子華退朝小飲一首

內直晨出赴奉慈一首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一首

憶滁州幽谷一首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一首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首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一首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首

奉使回出上京馬上作一首

送渭州王龍圖一首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一首

送鄆州李留後一首

子華掾直未滿遂出館伴一首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一首

和梅聖俞登東樓一首

再和一首

又和一首

憶鶴呈公儀一首

荅禹玉見贈一首

荅王內翰范舍人一首

戲荅聖俞持燭之句一首

小桃一首

戲書一首

春雪一首

和公儀嘗茶一首

和較藝書事一首

和公儀贈白鵬一首

再和一首

和聖俞春雨一首

出省有日書事一首

和較藝將畢一首

喜定號和禹玉一首

和出省一首

送謝中舍二首

滁南幽谷抱山斜，我鑿清泉子種花。
故事已傳遺老說，世人今作畫圖誇。
金閨引籍子方壯，白髮盈簪我可嗟。
試問弦歌爲縣政，何如鉅旦樂無涯。
喜聞嘉譽藹淮壩，又看吳帆解畫船。
隴畝遺民談舊政，江山餘思入新篇。
人生白首吾今爾，仕路青雲子勉旃。
舉棹南風吹酒醒，離觴莫惜少留連。
酬張器判官示泛溪之什一首
園林初夏有清香，人意乘閒味愈長。
日暖魚跳波面靜，風輕鳥語樹陰涼。

野亭飛蓋臨芳草，曲渚迴舟帶夕陽。
所得平時爲郡樂，況多嘉客共銜觴。

西園石榴盛開一首

某臺野徑共躋攀，正見榴花出短垣。
綠葉晚鶯啼處密，紅房初日照時繁。
最怜夏景鋪珍簾，尤愛晴香入睡軒。
乘興便當携酒去，不須旌騎擁車轅。

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首

菡萏香清畫舸浮，使君寧復憶揚州。
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夢中作一首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
綦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
秀才歐世英惠然見訪於其

還也聊以贈之一首

相逢十年舊暫喜一罇同昔日青衫
令今爲白髮翁侯時君子守求士有
司公況子之才美焉能久困窮

送楊君之任永康一首

劍峯雲棧未嘗行圖畫曾看已可驚
險若登天懸鳥道下臨無地瀉江聲
折腰莫以微官耻爲政須通異俗情
況子多才兼美行薦章期即達承明
紀德陳情上致政太保杜相

公二首

儉節清名世絕倫坐令風俗可還淳
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
四海儀形瞻舊德一罇談笑作閑人

鈴齋幸得親師席東向時容問治民

事國一心勤以瘁還家五福壽而康

風波已出憑忠信松柏難凋耐雪霜

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

里門每入從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

太傅杜相公索聚星堂詩謹

成一首

楚肆固知難衛玉丘門安敢輒論詩

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自宜

已恨語言多猥冗況因孟杓正淋漓

願投几格資吟噓欲展須於欲睡時

和太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首

平生孤拙荷公知敢向公前自銜詩

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衰落固其宜

非高僅比巴音下少味還同魯酒漓

兩辱嘉篇永爲寶豈惟榮耀詫當時

太傅杜相公有荅兗州待制

之句其卒章云獨無風雅可

流傳因輒成一首

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

霖雨曾爲天下福甘棠何止郡人思

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

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

依韻荅杜相公寵示之作一首

醉翁豐樂一閑身憔悴今來汴水濱

每聽鳥聲知改節因吹柳絮惜殘春

蓋經春牢見花也平生未省降詩敵近數和難韻甚覺牽彊

到處何嘗訴酒巡壯志銷磨都已盡

看花翻作飲茶人

依韻和杜相公喜雨之什一首

歲時豐儉若循環天幸非由拙政然

一雨雖知爲美澤三登猶未補凶年

京東累歲不熟桑陰蔽日交垂路麥穗含風

秀滿田千里郊原想如畫正宜携酒

望晴川

謝太傅杜相公寵示嘉篇一首

凜凜節奇霜澗柏昭昭心瑩玉壺冰

正身尚可清風俗當暑何須厭鬱蒸

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忝先登

立朝行已師資久寧止篇章此服膺

荅杜相公寵示去思堂詩一首

當年丞相倦洪鈞弭節初來潁水濱

惟以琴樽樂嘉客能將富貴比浮雲
西溪水色春長綠北渚花光暖自薰

去思堂在北渚之北臨西溪溪晏公所開之

得載公詩播人口

去思從此四夷聞

荅太傅相公見贈長韻一首

蹤跡本羈單登門二十年平生任愚

拙自進耻因緣憂患經多矣疲驚尚

勉旃凋零鷺谷友脩與尹師魯蘇子美同出門一憔悴

鴈池邊忽忽良持失區區俗慮闌公

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詩當無倦

餘談亦可編每接公論議皆立朝行已之即至其談笑之間亦多記朝

廷故事皆可紀錄以貽後生仰高雖莫及希驥豈非

賢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

知己肯逐利名遷

借觀五老詩次韻爲謝一首

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倒冠
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
鴻冥得路高難慕松老無風韻自寒
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爲傳看

荅杜相公惠詩一首

藥苗本是山家味茶具偏於野客宜
敢以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
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
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
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
因而有感一首

曲欄高柳拂層簷却憶初栽映碧潭
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

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

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

和陸子履再遊城西李園一首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不歸
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鎖芳菲
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揮
我亦悠然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內直對月寄子華舍人持國

廷評一首

禁署沉沉玉漏傳月華雲表溢金盤
纖埃不隔光初滿萬物無聲夜向闌
蓮燭燒殘愁夢斷蕙爐薰歇覺衣單
水精宮鎖黃金闕故比人間分外寒
荅子華舍人退朝小飲官舍

一首

玉階朝罷卷晨班官舍相留一笑閒
與世漸疎嗟已老得閒爲樂偶偷閑
紅牋搦管吟紅藥綠酒盈樽舞綠鬟
自是風情年少事多慙白髮與蒼顏
內直晨出便赴奉慈齋官馬

上口占一首

凌晨更直九門開驅馬悠悠望禁街
霜後樓臺明曉日天寒煙霧著宮櫺
山林未去猶貪寵樽酒何時共放懷
已覺蕭條悲晚歲更憐衰病怯清齋
景靈朝謁從駕還宮一首

琳館清晨藹瑞氛玉旂朝罷奏韶鈞
綠槐夾路飛黃蓋翠輦鳴梢向紫宸

金闕日高猶泣露，綵旗風細不驚塵。
自慙白首追時彥，行近儲胥忝侍臣。

憶滁州幽谷一首

滁南幽谷抱千峯，高下山花遠近紅。
當日辛勤皆手植，而今開落任春風。
主人不覺悲華髮，野老猶能說醉翁。
誰與援琴親寫取，夜泉聲在翠微中。

和韓學士襄州聞喜亭置酒

一首

截薛高城漢水邊，登臨誰與共躋攀。
清川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可笑沉碑憂岸谷，誰能把酒對江山。
少年我曾曾遊目，風物今思一夢還。

寄題梅龍圖滑州溪園一首

聞說溪園景漸佳，遙知清興已無涯。
飲闌歸騎多乘月，雪後尋春自探花。
百轉黃鸝消永日，雙飛白鳥避鳴笳。
平生喜接君酬唱，不得罇前詠落霞。

奉使道中五言長韻一首

初旭瑞霞烘都門，祖帳供親持使者。
節曉出大明宮，城闕青煙起樓臺。
白霧中繡轡，驕躍躍貂袖，紫蒙蒙朔野。
驚飈慘邊城，畫角雄過橋，分一水回。
首羨南鴻地，里山川隔，天文日月同。
兒童能走馬，婦女亦褰弓，度險行愁。
失盤高路欲窮山，深聞喚麻林黑，自。
生風松壑寒逾響，冰溪咽復通，望平。
愁驛迴野曠，覺天穹，駿足來山北，輕。

禽出海東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
講信鄰方睦尊賢禮亦隆斫冰燒酒
赤凍膾縷霜紅白草經春在黃沙盡
日蒙新年風漸變歸路雪初融祇事
須彊力嗟予乃病翁深慙漢蘇武歸
國不論功

奉使契丹初至雄州一首

古關衰柳聚寒鴉駐馬城頭日欲斜
猶去西樓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

奉使契丹出上京馬上作一首

紫貂裘暖朔風驚潢水冰光射日明
笑語同來向公子馬頭今日向南行

送渭州王龍圖一首

漢軍十萬控山河玉帳優游暇日多

夷狄從來懷信義廟堂今不用干戈
吟餘畫角吹殘月醉裏紅燈炫綺羅
此樂直須年少壯嗟余心志已蹉跎

李留後家聞箏坐上作一首

余少時嘗聞一鉤客老樂工箏聲與時人所彈絕異工云是前朝教坊舊聲其後不復聞至此始復一聞也

不聽哀箏二十年忽逢纖指弄鳴絃
鶯蠻巧囀花間舌鳴咽交流冰下泉
常謂此聲今已絕問渠從小自誰傳
樽前笑我聞彈罷白髮蕭然涕泫然

送鄆州李留後一首

北州遺頌藹嘉聲東土還聞政有成
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
金釵墜鬢分行立玉麈高談四坐傾

富貴常情誰不羨愛君風韻有餘清

子華學士傑直未滿遽出館

伴病夫遂當輪宿輒成拙句

奉呈一首

萬釘寶帶爛署錄賜宴新陪一笑歡

金馬並遊年最少玉堂初直夜猶寒

自差零落周顒鬢晚得飛翔接羽翰
今日遽聞催遞宿不容多病養衰殘

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一首

自此而下二十一首
皆禮部貢院唱和

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羣英

無譁戰士嚙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

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

自暫衰病心神耗賴有羣公鑒裁精

和梅聖俞元夕登東樓一首

遊豫恩同萬國懽新年佳節候初還

華燈燦燦春風裏黃傘亭亭瑞霧間

可愛清光澄夜色遙知喜氣動天顏

自憐曾預稱鵬列獨宿冰廳夢帝關

再和一首

禁城車馬夜喧喧閑繞危欄去復還

遙望觚稜煙靄外似聞天樂夢魂間

豈無罇酒當佳節況有明歡慰病顏

待得歸時花在否春禽簷際已關關

又和一首

憑高寓目偶乘閑袷服遊人見往還

明月正臨雙闕上行歌遙聽九衢間

黃金絡馬追珠幘紅燭籠紗照玉顏

與世漸疎嗟老矣佳辰樂事豈相關

憶鶴呈公儀一首

一笑相驩樂得明誦君雙鶴句猶清
高懷自喜凌雲格俗耳誰思警露聲
所好與時雖異趣累心於物豈非情
歸休約我攜琴去共看婆婆舞月明

答禹玉見贈一首

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
夢寐閑思十年舊笑談今此一罇同
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
自古薦賢爲報國幸依精識士稱公

答王內翰范舍人一首

相從一笑歡無厭屢獲新篇喜可涯
自昔居前誚糠粃幸容相倚媿蒹葭

白麻詔令追三代青史文章自一家
我亦諫垣新忝命君恩未報髮先華

禹玉新除學士
景仁新兼修撰

戲荅聖俞持燭之句一首

辱君贈我言雖厚聽我酬君意不同
病眼自憎紅蠟燭何人肯伴白鬚翁
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伏下風
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

小挑一首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
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戲書一首

支離多病歎衰顏賴有羣居一笑歡
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閑泥酒過春寒

來時御柳天街凍歸去梨花禁籞殘
縱使開門佳節晚未妨雙鶴舞霜翰

春雪一首

逗曉風聲惡寒簾雪勢斜應憐未歸
客故勒欲開花病思寒添睡春愁夢
在家誰能慰寂寞惟有酒如霞

和梅公儀嘗茶一首

溪山擊鼓助雷驚逗曉靈芽發翠莖
摘處兩旗香可愛貢來雙鳳品尤精
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
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蕭洒有餘清

和較藝書事一首

相隨懷詔下天闈一鎖南宮隔幾旬
玉塵清談消永日金罇美酒惜餘春

杯盤錫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
猶是人閒好時節歸休過我莫辭頻

和公儀贈白鷗一首

梅公憐我髭如雪贈以雙禽意有云
但見尋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紅裙
吟齋雖喜留閑客野性寧忘在嶺雲
我有銅臺方尺瓦慙非玉案欲酬君

再和一首

用其韻

佳醖能令百事忘豈惟閑伴倒餘缸
珍竒來自海千里皎潔明如璧一雙
日暖朝籠青石砌春寒夜宿碧紗窻
蠻煙瘴霧雖生處何必區區憶陋邦

和聖俞春雨一首

簷瓦蕭蕭雨勢疎寂寥官舍與君俱

身遭鎖閉如鸚鵡病識陰晴似鷓鴣
年少自愁花爛熳春寒偏著老肌膚
其嫌來往傳詩句不尔須當泥酒壺
出省有日書事一首

凌晨小雨壓塵輕閑憶登高望禁城
樹色連雲春泱泱風光著草日清明
看榆吐莢驚將落見鵲移巢忽已成
誰向兒童報歸日爲翁寒食少留錫

和較藝將畢一首

槐柳來時綠未勻開門節物一番新
踏青寒食追遊騎賜火清明忝侍臣
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家人
莫瞋年少思歸切白髮衰翁尚惜春

喜定號和禹王內翰一首

用其韻

衡鑒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古今參雅
鄭善惡雜臯共揮翰飄飄思懷竒落
落曾披文驚可畏奏下始開封但喜
真才得寧虞橫議攻欲知儒學盛首
善本三廳

和出省一首

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

差臺官一人

奴僮襖被莫相催待報霜臺御史來
晴陌便當聯騎去春風任放百花開
文章紙貴爭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
共向丹墀侍臨選莫驚鱗鬣化風雷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三

六一居士歐陽脩

律詩四

送鄭革及第南歸一首

和原甫揚州六題

內直寄聖俞博士一首

梅公儀知杭州一首

送沈學士知常州一首

聖俞監印南宮一首

荅聖俞歲日書事一首

夜聞春風有感一首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一首

酬長文出城見示一首

崇徽公主手痕和子華一首

荅劉閣老雨中見寄一首

寄劉閣老舍人一首

詳定幕次呈同舍一首

禁中見鞞紅一首

和鄰幾桃花一首

送襄陵令李君一首

景靈致齋一首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

甫一首

送王安國一首

對雪一首

和武平禁直書懷一首

荅王尚書寄牡丹一首

應制賞花釣魚一首

清明賜新火一首

明堂慶成一首

羣玉殿賜宴一首

永昭陵挽詞三首

續作五首

赴集禧祈雪追憶從先皇駕幸

一首

夜宿中書東閣一首

送王學士兩浙轉運一首

早朝一首

下直一首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攝

事于此嘗有聞鷓鴣詩寄

原父因而有感四首

攝事齋宮偶書一首

早朝感事一首

集禧謝雨一首

下直呈同行三公一首

東門雨中一首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仁宗

御容一首

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一首

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

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

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

試問塵埃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巖

和原父楊州六題

時會堂二首

造貢茶所也

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
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
憶昔常修守臣職，余嘗守揚州歲貢新茶先春自
探兩旗開。誰知白首來辭禁，得與金
鑾賜一杯。

自東門泛舟至竹西亭登

崑丘入蒙谷，戲題春貢亭一首

崑丘蒙谷接新亭，盡舸悠悠春水生。
欲覓揚州使君處，但隨風際管絃聲。

竹西亭一首

十里樓臺歌吹繁，揚州無復似當年。
古來興廢皆如此，徒使登臨一慨然。

崑丘臺一首

訪古高臺半已傾，春郊誰從綵旗行。
喜聞車馬人同樂，慣聽笙歌鳥不驚。

蒙谷一首

一徑崎嶇入谷中，翠條紅刺罨春叢。
花深時有人相應，竹密初疑路不通。

內直奉寄聖俞博士一首

千門輸入斷人聲，樓闕沉沉夜氣生。
獨直偏知宮漏永，稍寒猶覺玉堂清。

霜雲映月鱗鱗色，風葉飛空槭槭鳴。
犬馬力疲恩未報，坐驚時節已崢嶸。

送梅龍圖知杭州一首

萬室東南富且繁，美君風力有餘閑。
漁樵人樂江湖外，談笑詩成罇俎間。
日暖梨花催美酒，天寒桂子落空山。

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

送沈學士知常州一首

舊館芸香鎖寂寥齋舂東下入秋濤
紅晴風暖旌旗颺木落霜清鼓角高
吟就綵牋賓已醉舞翻紅袖飲方豪
平生粗得爲州樂因美君行首重搔

聖俞在南省監印進士試卷

有兀然獨坐之歎因思去歲

同在禮闈慨然有感兼簡子

華景仁一首

南宮官舍苦蕭條常憶羣居接雋寮
古屋醉吟燈艷艷畫廊愁聽雨蕭蕭
殘春共約無虛擲一歲那知忽復銷
顧我心情又非昨祇思相伴老漁樵

奉荅聖俞歲日書事一首

積雪照清晨東風冷著人年光向老
速物意逐時新貰酒閑邀客披裘共
探春猶能自勉彊顧我莫辭頻

夜聞春風有感奉寄同院子

華紫微長文景仁一首

閨後春深雪始銷東風凌鑠勢方豪
陽生草木黃泉動冰破江湖白浪高
未報國恩嗟病骨可怜身事一漁舸
少年自與芳菲競莫笑衰翁擁弊袍

病告中懷子華原父一首

狂來有意與春爭老去心情漸不能
世味惟存詩淡泊生涯半爲病侵陵
花明曉日繁如錦酒撥浮醅綠似漚

自是少年豪橫過而今癡鈍若寒蠅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

句一首

春分臘雪未全銷
凛冽春寒氣尚驕
攝事初欣迎社鷺
尋芳因得過溪橋
清浮酒蟻醅初撥
暖入鶯篁舌漸調
興味愛君年尚少
莫嫌齋禁暫無憀

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

一首

故鄉飛鳥尚啁啾
何況悲笳出塞愁
青塚埋魂知不返
翠崖遺迹爲誰留
玉顏自古爲身累
肉食何人與國謀
行路至今空歎息
巖花澗草自春秋
和閣老劉舍人雨中見寄一首

花間鳥語愁泥滑
屋上鳩鳴厭雨多
坐見殘春一如此
可憐吾意已蹉跎
蕭條兩鬢霜後草
澹艷十分金卷荷
此物猶能慰衰老
稍晴相約屢相過

寄閣老劉舍人一首

夢寐江西未得歸
誰憐蕭颯鬚毛衰
莓苔生僻圖書室
風雨閉門桃李時
得酒雖能陪語笑
老年其實厭追隨
明朝雨止花應在
又踏春泥向鳳池

詳定幕次呈同舍一首

嘉祐四年

御試進士詳定卷子
幕次在崇政殿後

來時宮柳綠初勻
坐見紅芳幾番新
蜂蜜滿房花結子
還家何處覓殘春

禁中見鞞紅牡丹一首

洛中花之

奇者

盛遊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譙號醉翁
白首歸來玉堂署君王殿後見韉紅

和江鄰幾學士桃一首

用其韻時

在崇政殿後
詳定幕次

草上紅多枝上稀芳條綠萼憶來時
見桃著子始歸去誰道仙花開落遲

送襄陵令李君一首

綠髮襄陵新長官面顏雖老渥如丹

君服何首烏鬚髮
皆黑顏容如少時

折腰聊爲五斗屈把

酒猶能一笑歡紅棗林繁欣歲熟紫
檀皮軟禦春寒民淳政簡居多樂無
苦思歸欲掛冠

景靈宮致齋一首

攝事衰年力不彊誰憐岑寂卧齋坊

青苔點點無人迹綠葉陰陰覆砌涼

玉宇清風來處遠仙家白日靜中長

却視九衢車馬客自然顏鬢易蒼蒼

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

原甫一首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椹鳥啁啾

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

田家謂麥熟時鳴者
爲黃栗留出詩義

送王平甫下第一首

歸袂搖搖心浩然曉船鳴鼓轉風灘

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

執手聊須爲醉別還家何以慰親懽

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爲侍從官

對雪十韻一首

對雪無佳句端居正杜門人閑見初
落風定不勝繁可喜輕明質都無剪
刻痕鋪平失池沼飄急響窻軒惜不
搖嘉樹衝宜走盡棘寒欺白酒嫩暖
愛紫貂溫遠靄銷如洗愁雲晚更屯
兒吟鵲鳳語翁坐東鷗蹲病思驚殘
歲朋歡賴酒罇稍晴春意動誰與採
名園

和武平學士歲晚禁直書懷

五言二十韻

用其韻

多病淹殘歲初寒卧直廬朝廷務清
靜鈴索少文書嚮學今爲盛優賢古
莫如靚深嚴禁署閑宴樂羣居賜馬

聯金絡清塵侍玉輿討論三代盛獻
納萬機餘號令存寬大文章復古初
笑談揮翰墨俄頃列瓊琚夜漏銷宮
燭春暉上玉除謠詩唐李杜言語漢
嚴徐自顧追時彥多慙不鄙予無鹽
煩刻畫寒谷借吹噓朋友飛灘鷺君
臣在藻魚貪榮同衛鶴取笑類黔驢
皎皎心雖在蕭蕭髮已疎未知論報
効安得遂樵漁雲破西山出江橫畫
閣虛餘生歎勞止搔首念歸歟引綬
誇民吏椎牛會里閭一麾終得請此
計豈躊躇

荅西京王尚書寄牡丹一首

新花來遠喜開封呼酒看花興未窮

年少曾爲洛陽客眼明重見魏家紅
却思初赴青油幕自笑今爲白髮翁
西望無由陪勝賞但吟嘉句想芳叢
應制賞花釣魚一首

絳闕晨霞照霧開輕塵不動翠華來
魚遊碧沼涵靈德花馥清香薦壽杯
夢聽鈞天聲杳默日長化國景徘徊
自慙擊壤音多野帝所賡歌亦許陪

清明賜新火一首

魚鑰侵晨放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
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
多病正愁錫粥冷清香但愛蠲煙新
自憐慣識金蓮燭翰苑曾經七日春

明堂慶成一首

辰火天文次臯門路寢闕奉親昭孝
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時因萬
物成九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
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洙
澤決根莖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
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

羣玉殿賜宴一首

至治臻無事豐年樂有成圖書開秘
府宴飲集羣英論道皇墳奧貽謨寶
訓明九重多暇豫八體極研精筆力
千鈞勁豪端萬象生飛牋金灑落拜
賜玉鐙鳴盛際崇儒學愚臣濫寵榮
惟能同舞獸聞樂識和聲

永昭陵挽詞三首

與子雖天意知人昔帝難一言謀早
定九鼎勢先安大舜仁由性成湯治
以寬孤臣恩未報清血但沈瀾

干戈不用臻無事朝野多歡樂有年
便坐看揮飛白筆侍臣新和柏梁篇
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
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忽夢鈞天
行殿沉沉盡翬重淒涼挽鐸出深宮
攀號不悟龍胡遠侍從猶穿豹尾中
日薄山川長起霧天寒松柏自生風
斯民四十年涵煦耕鑿安知荷帝功

續作永昭陵挽詞五首

王者居尊本無外由來天下以爲家
六龍白日乘雲去何用金錢買道車

苦霧霏霏著彩旗猶排吉仗雜凶儀
常時鳳輦行遊處今日龍輶慟哭隨
都人擾擾塞康莊西送靈車過苑牆
金鼎藥成龍已去人間惟有鼠拖腸
素幕悠悠逗曉風行隨哀挽出深宮
妃嬪莫向蒼梧望雲覆昭陵洛水東
叨陪法從最多年慣聽梨園奏管絃
從此無因瞻黼坐惟應魂夢到鈞天

赴集禧宮祈雪追憶從先皇

駕幸沔然有感一首

琳闕岌岌倚瑞煙憶陪遊豫入新年
雲深曉日開宮殿水闊春風颺管絃
千騎清塵回輦路萬家明月放燈天
一朝人事淒涼改惟有靈光獨巋然

夜宿中書東閣一首

翰林平日接羣公文酒相歡慰病翁
白首歸田徒有約黃扉論道愧無功
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
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一首

漢家財利析秋毫暫在清才豈足勞
邑屋連雲盈萬井舳艫銜尾列千艘
春寒欲盡黃梅雨海浪高翻白鷺濤
平昔壯心今在否江山猶得助詩豪

早朝一首

閭闔初開瑞霧中丹霞曉日上蒼龍
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
雪後朝寒猶凜冽柳梢春意已丰茸

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

下直一首

官柳街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
輕寒漠漠侵馳謁小雨班班作鷺泥
報國無功嗟已老歸田有約一何稽
終當自駕柴車去獨結茅廬潁水西

齋宮尚有殘雪思作學士時

攝事于此嘗有聞鷺詩寄原

父因而有感四首

雪壓枯條臘未抽春寒慘慄作春愁
却思綠葉清陰下來此曾聞黃栗留
老來何與青春事閑處方知白日長
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筤
兩京平日接英髦不獨詩豪酒亦豪

休把青銅照雙鬢君謨今已白刀騷
詩篇自覺隨年老酒力猶能助氣豪
興味不衰惟此尔其餘萬事一牛毛

攝事齋宮偶書一首

齋宮岑寂偶偷閑猶覺閑中興未闌
美酒清香銷晝景冷風殘雪作春寒
丹心未死惟憂國白髮盈簪盍掛冠
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

早朝感事一首

疎星牢落曉光微殘月蒼龍闕角西
玉勒爭門隨伏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羽儀雖接怨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
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音雞

集禧謝雨一首

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
卧聽竹屋蕭蕭響却憶滁州睡足時

下直呈同行三公一首

午漏聲初轉歸鞍路偶同天清黃道
日街閣綠槐風萬國舟車會中天象
魏雄戢戈清四海論道屬三公自愧
陪羣彥從來但樸忠時平容竊祿歲
晚歎衰翁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
稻梁雖可戀吾志在冥鴻

東閣雨中一首

直閣時偷暇幽懷坐獨哦綠苔人迹
少黃葉雨聲多雲結愁陰重風傳禁
漏過瑤圖新嗣聖玉塞久包戈相府
文書簡豐年氣候和還將鳳池句聊

雜野人歌

四月十七日景靈宮奉迎

仁宗皇帝御容有感一首

行殿栽栽出綠槐
琳房芝闕竦崔嵬
管絃颺落人間去
幢節疑從天上來
基業百年傳聖子
黔黎四紀樂春臺
孤臣不得同鐵虎
未死心先冷若灰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四

六一居士歐陽脩

律詩五

馬上誦聖俞詩一首

定力院七葉一首

秋陰一首

秋懷一首

初寒一首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首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一首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士

唱和頗多因以奉寄一首

南郊慶成一首

和昭文相公上巳賜宴一首

三日赴宴口占一首

讀楊蟠章安集一首

蘇主簿挽歌一首

寄題沙溪寶錫院一首

宋司空挽詞一首

感事一首

永厚陵挽詞三首

荅子履見贈一首

送張職方知道州一首

再至汝陰三首

郡齋書事寄子履一首

荅子履見寄一首

寄棗贈子履一首

贈隱者一首

戲書示黎秘校一首

書懷一首

渦河龍潭一首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一首

太清宮燒香一首

謝張郎中寄筇竹杖一首

荅黎教授二首

寄許道人一首

酬扶溝周職方白鶴宮一首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表海亭一首

歲晚書事一首

謁廟馬上有感一首

毬場看山一首

殘臘一首

歲暮書事一首

聞盧侍郎致仕一首

春晴書事一首

遊石子澗一首

讀易一首

水磨亭子一首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首

畫錦堂一首

漁軒一首

狎鷗亭一首

休逸臺一首

青州書事一首

留題南樓二首

荅王宣徽一首

荅呂侍讀一首

奉荅子履見寄一首

謝景平挽詞一首

荅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馬上默誦聖俞詩有感一首

興來筆力千鈞勁酒醒人間萬事空

蘇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

定力院七葉木一首

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

見宜在月宮生鉤砌陰鋪靜虛堂子

落聲夜風疑雨過朝露炫霞明車馬

王都盛樓臺梵宇闕惟應靜者樂時

聽野禽鳴

秋陰一首

秋陰積不散夜氣凜初清雨冷侵燈
暈風愁送葉聲國恩慙未報歲晚念
餘生却憶滁州睡村醪自解醒

秋懷一首

節物豈不好秋懷何黯然西風酒旗
市細雨菊花天感事悲雙鬢包羞食
萬錢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

初寒一首

多病淹殘歲初寒悄獨吟雲容乍濃
淡秋色半晴陰籬菊催佳節山泉響
夜琴自能知此樂何必戀晉金

寄渭州王仲儀龍圖一首

羨君三作臨邊守慣聽胡笳不慘然

弓勁秋風鳴白角帳寒春雪壓青氈
威行四境烽煙斷響入千山號令傳
翠幕紅燈照羅綺心情何似十年前
崇政殿試賢良晚歸一首

槐柳依依禁籞長初寒人意自淒涼
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
老負漁竿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
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猶露玉案香

聞潁州通判國博與知郡學

士唱和頗多因以奉寄一首

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潁播新篇
金樽留客史君醉玉塵高談別乘賢
十里秋風紅菡萏一溪春水碧漪漣
政成事簡何爲樂終日吟哦雜管絃

南郊慶成一首

祀教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
響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
國賓恩霑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
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
氣浹人神

和昭文相公上巳宴一首

一雨初消九陌塵乘蘭修禊及芳辰
恩深始錫龍池宴節正須知鳳曆新
是歲始頒明天曆三月三日丁巳紅琥珀傳杯漱灑碧瑤
瑤瑩水瀟淪上林未放花齊發留待
鳴鞘出紫宸

三日赴宴口占一首

賜飲初逢禊節佳昆池新漲碧無涯

九門寒食多遊騎三月春陰正養花
共喜冰觴修故事自憐霜鬢惜年華
鳳城殘照歸鞍晚禁籞無風柳自斜

讀章安集一首

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
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

蘇主簿挽歌一首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旌俄驚反舊閭
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
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
我獨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寄題沙溪寶錫院一首

爲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誇
青林霜日換楓葉白水秋風吹稻花

釀酒烹雞留醉客鳴機織苧徧山家
野僧獨得無生樂終日焚香坐結跏

宋司空挽辭一首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
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
從容進退身名泰寵錫哀榮禮數優
棠棣從來敦友愛九原相望接松楸

感事一首

治平丁未正月
二十有六日

故園三徑久成荒賢路胡爲此坐妨
病骨瘦便花藥暖

嘉祐八年于闐國三遣使來朝
貢恩賜宰臣已下于闐所獻花

煩心渴喜鳳團香

先朝

舊例兩府輔臣歲賜龍茶一斤而已余在仁宗朝作學士兼
史館修撰皆以史院無國史乞降一本以備檢討遂命天章閣
錄本付院仁宗因幸天章見書吏方錄國史思余上言亟命
賜黃封酒一瓶果子一合鳳團茶一斤押賜中使語余云上
以學士校新寫國史不易遂有此賜然自後號弓但灑
月一賜遂以爲常後余忝二府猶賜不絕

孤臣血憂國空餘兩鬢霜何日君恩
憫衰朽許從初服返耕桑

永厚陵挽歌辭三首

并引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
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
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羣臣咸
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
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
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
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

享國年雖近斯民澤已深儉勤成禹
聖仁孝本虞心方慶逢千載俄驚遏

八音天愁嵩嶺外雲慘洛川潯仗動
千官衛神行萬象陰孤臣恩未報清
血但盈襟

其一

文景孜孜儉與恭慨然思就太平功
興隆學校皇家盛放斥嬪嬙永巷空
威攝黠羌方問罪丹成仙鼎忽遺弓
霜清日薄簫笳咽萬國悲號慘澹中

其二

千齡應運叶天人四海方欣政日新
忽見九門陳羽衛猶疑五載欲時巡
觚稜月暗翔金鳳輦道霜清卧石麟
白首舊臣瞻畫翣秋風淚灑駕車塵

其三

奉荅子履學士見贈之作一首

誰言潁水似瀟湘一笑相逢樂未央
歲晚君尤耐霜雪興闌吾欲返耕桑
銅槽旋壓清樽美玉塵閑揮白日長
豫約書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
送道州張職方一首

桂籍青衫憶共遊憐君華髮始爲州
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
莫爲高才輕遠俗當令遺老識賢侯
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
再至汝陰三絕

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
朱輪昔愧無遺愛白首重來似故鄉
十載榮華貪國寵一生憂患損天真

潁人莫怪歸來晚
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於大明井
魚肥恰似新開湖
十四五年勞夢寐
此時才得少踟躕

余時將赴亳社思
許枉道過潁也

郡齋書事寄子履一首

使君居處似山中
吏散焚香一室空
雨過紫苔惟鳥迹
夜涼蒼檜起天風
白醪酒嫩迎秋熟
紅棗林繁喜歲豐
寄語瀛洲未歸客
醉翁今已作僊翁

荅子履學士見寄一首

潁毫相望樂未央
吾州仍得治仙鄉
夢回枕上黃粱熟
身在壺中白日長
每恨老年才已盡
怕逢詩敵力難當
知君欲別西湖去
乞我橋南菡萏香

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一首

秋來紅棗壓枝繁
堆向君家白玉盤
甘辛楚國赤萍實
磊落韓嫣黃金丸
聊効詩人投木李
敢期佳句報琅玕
嗟予久苦相如渴
却憶冰梨熨齒寒

贈隱者一首

五岳嵩當天地中
聞君仍在最高峯
山藏六月陰崖雪
潭養千年蛻骨龍
物外自應多至樂
人間何事忽相逢
飲罷颺然不辭訣
孤雲飛去杳無蹤

戲書示黎教授一首

古郡誰云亳陋邦
我來仍值歲豐穰
烏銜棗實林園熟
蜂採檜花村落香
世治人方安壠畝
興闌吾欲反耕桑

若無潁水肥魚蟹終老仙鄉作醉鄉

書懷一首

齒牙零落鬢毛疎潁水多年已結廬
解組便爲閑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
青衫仕至千鍾祿白首歸乘一鹿車
況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笠伴春鋤

常夷甫也

渦河龍潭一首

碧潭風定影涵虛神物中藏岸不枯
一夜四郊春雨足却來閑卧養明珠

遊太清宮出城馬上口占一首

擁旆西城一據鞍耕夫初識勸農官
鴉鳴日出林光動野闊風搖麥浪寒
漸暖綠楊纔弄色得晴丹杏不勝繁

牛羊雞犬田家樂終日思歸盍掛冠

太清宮燒香一首

清晨琳闕聳巔峴弭節齋坊暫整冠
玉案拜時香裊裊畫廊行處佩珊珊
壇場夜雨蒼苔古樓殿春風碧瓦寒
我是蓬萊宮學士朝眞便合列仙官

謝提刑張郎中寄筇竹拄杖

一首

玉光瑩潤錦爛斑霜雪經多節愈堅
珍重故人相贈意扶持衰病過殘年

七言二首荅黎教授

撥瓮浮醅新釀熟得霜寒菊始開齊
養丹道士顏如玉愛酒山公醉似泥
不惜蘂從蜂採去尚餘香有蝶來棲

莫嫌學舍官閑冷猶得芳樽此共携

又

共坐欄邊日欲斜更將金藥泛涼霞
欲知却老延齡藥百草枯時始見花

又寄許道人一首

綠髮方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
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

扶溝知縣周職方錄示白鶴

宮蘇才翁子美贈黃道士詩

并盛作三絕見索拙句輒爲

四韻奉酬一首

能基好飲一道士醉墨狂吟二謫仙
道士不聞乘白鶴謫仙今已掄黃泉
古來豪傑皆如此誰拂塵埃爲惘然

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

曉發齊州道中二首

東州幾日倦征軒千騎驂驪白草原
鴈入寒雲驚曉角雞鳴滄海浴朝暉
國恩未報身先老客思無憀歲已昏
誰得平時爲郡樂自憐病渴馬文園

又一首五言

晚歲勞征役三齊舊富閑人行桑下
路日上海邊山軒冕非吾志風霜犯
客顏惟應思潁夢先過穆陵關

表海亭一首

望海高亭古堞閒獨憑危檻俯人寰
苦寒冰合分流水欲雪雲垂四面山
髀肉已消嗟病骨凍醪猶可慰愁顏

穎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

歲晚書事一首

一麾新命古三齊白首滄洲願已違
軒冕從來爲外物山川信美獨思歸
長天極目無飛鳥積雪生光射落暉
臘候已窮春欲動勸耕猶得覽郊圻

謁廟馬上有感一首

旌旆曉悠悠行驚歲已邁霜雲依日
薄野水帶冰涼富庶齊三服山川禹
九州自憐思穎意無異旅人愁

毬場看山一首

爲愛南山紫翠峯偶來仍值雪初融
自嫌前引朱衣吏不稱閑行白髮翁
向老光陰雙轉轂此身天地一飄蓬

何時粗報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鴻

殘臘一首

臘雪初銷上古臺桑郊向日綵旗開
山橫南陌城中見春逐東風海上來
老去每驚新歲換病多能使壯心摧
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慙無八詠才

歲暮書事一首

東州負海圻風物老依依歲熟鴉聲
樂天寒鴈過稀跨鞍驚髀骨數帶減
晉園却羨常夫子終年獨掩扉

聞所州盧侍郎致仕有感一首

少年相與探花開老病惟愁節物催
蹉跎歸計菜三徑牢落生涯泥一杯
穎上先生招不起所州太守亦歸來

自媿國恩終莫報尚貪榮祿此徘徊

春晴書事一首

莫笑青州太守頑三齊人物舊安閑
清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嘉客但當傾美酒青春終不換頽顏
惟慙未報君恩了昨日盧公衣錦還

遊石子澗一首

截薛高亭古澗隈偶携嘉客此徘徊
席間風起聞天籟雨後山光入酒杯
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春開
磨麕禽鳥莫驚顧太守不將車騎來

讀易一首

莫嫌白髮擁朱輪恩許東州養病臣
飲酒橫琴銷永日焚香讀易過殘春

昔賢軒冕如遺屣世路風波偶脫身
寄語西家隱君子柰何名姓已驚人

水磨亭子一首

多病山齋獸鬱蒸經時久不到東城
新荷出水雙飛鷺喬木成陰百囀鶯
載酒未妨佳客醉憑高仍見老農耕
史君自有林泉趣不用絲篁亂水聲

寄題相州榮歸堂一首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
金貂爭看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
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金鍾勒元勲
不須授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

畫錦堂一首

昔慙甘棠長舊圍重來城郭歎人非

隨車仍是爲霖雨被袞何如衣錦歸

觀魚軒一首

當年下澤驅羸馬今見犀兵擁碧油
位望愈隆心愈靜每來臨水翫游鯈

狎鷗亭一首

險夷一節如金石勲德俱高映古今
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鈞萬物本無心

休逸臺一首

清談終日對清樽不似崇高富貴身
已有山川資勝賞更將風月醉嘉賓

青州書事一首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
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
祿厚豈惟慙飽食俸餘仍足買輕裝

君恩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

留題南樓二絕

偷得青州一歲閑四時終日面孱顏
須知我是愛山者無一詩中不說山
醉翁到處不曾醒問向青州作麼生
公退留賓誇酒美睡餘欹枕看山橫

和王宜儼一首

相逢莫怪我皤然出處參差四紀間
有道方令萬物遂無能擬乞一身閑
花前獨酌罇前月淮上扁舟枕上山
此樂想公應未暇且持金盞醉紅顏

和呂侍讀一首

昔日題輿媿屈賢今來還見擁朱轡
笑談二紀思如昨名望三朝老更尊

野徑冷香黃菊秀平湖斜照白鷗翻
此中自有忘言趣病客猶堪奉一罇

奉荅子履學士見寄之作一首

憶昨初爲亳守行暫休車騎汝陰城
喜君再共罇俎樂憐我久懷丘壑情
累牘已嘗陳素志新春應許遂歸耕
老年雖不堪東作猶得酣歌詠太平

謝景平挽詞一首

憶見奇童髧兩髦遽驚名譽衆推高
東山子弟家風在西漢文章筆力豪
方看凌雲馳駉驥已嗟埋玉向蓬蒿
追思陽夏曾遊處撫事傷心涕滿袍

荅資政邵諫議見寄二首

豪橫當年氣吐虹蕭條晚節鬢如蓬

欲知潁水新居士即是滁山舊醉翁
所樂藩籬追斥鷃敢言寥廓逐冥鴻
期公歸輔巖廊上顧我無忘畎畝中
欲知歸計久遷延三十篇詩二十年
受寵不思身報効乞骸惟冀上哀憐
相如舊苦中瘡渴陶令猶能一醉眠
材薄力殫難勉彊豈同高士愛林泉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十五

六一居士歐陽脩

賦雜文王首附

黃楊賦一首

鳴蟬賦一首

秋聲賦一首

病暑賦一首

憎蒼蠅賦一首

醉翁吟一首

雜說三首

黃楊樹子賦并序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

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鍾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蕨蕤近日的礫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碧枝葉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地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已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

嘒山鳥之嘲啗，裊驚猿之寂歷。無遊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旣晚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鳴蟬賦一首

并序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席芳葍，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

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冷冷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官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虫驚兮。嬌兒姍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嘒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兮？至於

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
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蛭蚓
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
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
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
嗚呼達士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
所以爲貴蓋已巧其語言又能傳於
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
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
萬物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
哉聊爲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
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旣
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一首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
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
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
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
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
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
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
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
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
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縈而爭
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

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
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
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
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
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
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
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
乎草木無情有時颺零人爲動物惟
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
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
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
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柰何以
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
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

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聲唧唧如助
予之歎息

病暑賦 和劉原文作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峯
蔭白雲之搖曳兮聽石榴之玲瓏松
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
哉不可以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
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
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沒視日月之
隱蔽披闔闔之清風飲黃流之巨觚
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掖兮畏舉身
而下墜旣欲泛乎南溟兮瘴毒流膏
而鑠骨何異避喧之趨市兮又如惡
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茱兮飛雪層

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
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
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
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
然兮成歲功而不勞惟衰病之不堪
兮僻燎枯而灼焦矧室廬之湫卑兮
其龜蝸之跼縮飛蚊幸子之露坐兮
壁蝨伺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
贈端石與蘄竹得飽食以安寢兮瑩
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
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
庶可忘於煩酷

憎蒼蠅賦一首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旣無蜂蠆

之毒尾又無蚊蟲之利嘴幸不爲人
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
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
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
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
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
至要若乃華懷廣廈珍簾方牀炎風
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感流汗成漿
委四支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
枕之一覺異煩歎之暫忘念於爾而
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
穿裳或集眉端或沁眼眶目欲瞑而
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
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蜩

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
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殭此其
爲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
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
餘閑柰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
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
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
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
汚人皆不食柰何引類呼朋搖頭鼓
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
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
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
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
醯醢之品醬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

謹鉅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鑽極百
端而窺覷至於大哉肥牲嘉肴美味
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
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
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
爾以無歡咸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
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
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
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
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醉翁吟一首

并序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
好奇之士也聞而往遊焉愛其山水
歸而以琴寫之作醉翁吟三疊去年

秋余奉使契丹沈君會予恩翼之間
夜闌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聲而無
其辭乃爲之辭以贈之其辭曰
始翁之來獸見而深伏鳥見而高飛
翁醒而往兮醉而歸朝醒暮醉兮無
有四時鳥鳴樂其林獸出遊其蹊
嘒嘒調啗於翁前兮醉而不知有心不
能以無情兮有合必有離水潺潺兮
翁忽去而不顧山岑岑兮翁復來而
幾時風嫋嫋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
草菲嗟我無德於其人兮有情於山
禽與野麋賢哉沈子兮能寫我心而
慰彼之思

山中之樂一首

并序

佛者惠勤餘杭人也少去父母長無
妻子以衣食于佛之徒往來京師二
十年其人聰明材智亦嘗學問于賢
士大夫今其南歸遂將窮極吳越
閩江湖海上之諸山以肆其所適予
嘉其嘗有聞於吾人也於其行也爲
作山中之樂三章極道山林間事以
動蕩其心意而卒反之於正其辭曰
江上山兮海上峯藹青蒼兮杳噴叢
霞飛霧散兮邈乎青空天鑱鬼削兮
壁立於鴻蒙崖懸磴絕兮險且窮穿
雲渡水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
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
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離其

人麋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之幾
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
人兮曷不歸來乎山中之樂不
可見今子其往兮誰逢其丹莖翠蔓
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聒兮花氣濛濛
石巉巖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
冥兮雨霏霏白猿夜嘯兮青楓朝日
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
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
不歸來乎山中之樂不可得今
子其往兮誰從其梯崖名險兮佛廟
仙宮耀空山兮鬱穹隆彼之人兮固
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
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蒨蒨兮藉纖

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
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
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材之甚良兮而
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
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
誰同其

雜說三首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
仰視天與月星行度見星有殞者夜
旣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
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易足
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
其亦有所求邪抑其求易足而自鳴

其樂邪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
邪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邪豈其時
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
止者邪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
乎有感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爲惡石其昭
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
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
肉臭腐蠅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
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縕而
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
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
星之情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
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

弃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以厚
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
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
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
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
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
嘗一瞬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
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
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
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
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
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
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

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歐陽脩

墓誌四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一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

公墓誌銘一首

供備庫副使湯公墓誌銘一首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一首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一首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一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一首
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爲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爲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爲明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更立至今用以爲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

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爲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御史考其課爲天下第一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乃復起爲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

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吏或過
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
而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
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州彭氏
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
縣使人往者輒囚辱侮慢辰鼎澧三
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
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
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
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爲備
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
嘲啾振觸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
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蹙駭起而奔
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

弊而彼逸凡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
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
君所爲而蠻亦卒無事復爲司勳貢
外郎判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
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
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
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
所趣而導之利後河果決商胡君仕
官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爲司勳貢
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爲知
者所薦爲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
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爲聞人天
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轉運鹽鐵
皆掌財賦而君常以民爲先其調率

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必爲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其守官不爲勢牽不爲利奪爲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号强吏喜負其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柰何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君爲轉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爲生

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爲病縱不能減柰何增之天子爲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爲君罷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三司使欲用其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某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真卿亦早亡敞今爲大理評事放鳳翔府推官皆賢而

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
人一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
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
再世惟德之貽是將又大曷知其然
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

楊公墓誌銘一首

并序

慶曆八年秋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
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即以工
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
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
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
歸哉於公計爲可榮於國家計爲可

惜其明年九月某日公疾革出其兵
論一篇示其子忱慤而授以言曰臣
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
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聞之
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陛下無窮之
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
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
而卒不及其私忱慤以其語并其兵
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
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
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
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爲文章長於議
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
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

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常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壯者

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就皆此類也公嘗爲御史章獻太后
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
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
馬季良以劉氏壻爲龍圖閣直學士
公上書言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
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
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
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
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第以上
書言事眞宗竒之召試不赴拜著作
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
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于翰
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
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

部洙山
都轉漕
州所石
屈而難
容人多
祖諱甘
娶李之
君公亦
于河上
縣宣武
十卷亡
之志也
嗚呼可
爭議工

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者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南祖屈僞邦令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弗迷昭穆繇聯公其

歸此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一首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爲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爲州刺史祖諱重勲又爲防禦使太祖時爲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勲爲留後後召以爲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宸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業太宗時爲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業有子延昭眞宗時爲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爲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

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爲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爲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爲發運使以峻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爲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拏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

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爲世間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旼賢而有文武材今爲某官君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淮南年若干某年某月某日旼以其喪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楊世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邊陲

栢栢侍中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
名聲累世在羗夷時平文勝武力衰
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
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
有畋爲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一首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
妣曰南充縣太君胥氏皇祖諱某皇
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安
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
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爲西
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
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
予較其藝常爲諸生先而尚恭尤謹

飾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
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
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
爲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
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
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
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
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乃
爲次其世而作銘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
史辟州遭巢猾唐得果而留卒葬西
充爲鄉僻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
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
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

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藍田夏雒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雒逢饑餉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雒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

銘一首

歐陽氏世爲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僞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其後爲御史有能名眞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

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眞御史也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曰如詔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索其家得銅器十數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巡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眞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職而已後數日眞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負無關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爲便對

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臂禱雨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四方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叫號不得免府君聞之驚曰害有大於此邪盡捕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爲使者以市舶物代俸錢其

利三倍府君歎曰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爲俸今上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歸朝賜金紫爲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某年二月某日卒於江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祖諱某祖諱某僞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僞唐屯田員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爲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謹治身儉薄簡言語爲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坐如對大賓終日不少懈

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知後
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
嘗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
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方鍾氏於洪入州
自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
廬陵爲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違命
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
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
其能廉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
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
銘一首

君諱德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

其九世祖耀卿爲唐名臣曾祖諱某
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
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
丹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
威惠著于北邊咸平中李繼遷叛河
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
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
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
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度使累
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
其歿也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
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官至少
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
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

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
君爲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哀宗族
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
一錢其爲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
店宅務泗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
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南
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虢澤
沂六州皆有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
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析纖密
自前世功利公革損益條布如在目
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
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強
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
恕爲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

趙氏封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
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丞
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
理寺丞薛寅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
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
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原
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
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振忍生而恥
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
今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
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
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

俛知所自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歐陽脩

墓誌五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

工部侍郎張公墓誌一首

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杜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一首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贈中書令程公墓誌

銘一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

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一

首 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爲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爲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爲人清方敏默爲善不倦而喜自晦斂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旣已則若未嘗有所爲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

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爲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今改著作佐郎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洙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爲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貲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嚴

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爲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爲負外郎郎中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爲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

使江淮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府滑州於三司爲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其雖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爲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壩地收租緡緡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爲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爲人先妖賊王則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

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
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
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
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
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
甚相友愛人以爲同產公以皇祐元
年七月某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
其家特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
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叅軍贈太子
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
陽郡太君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
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
某鄉某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

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
人曰子駿子充子雲子諒子眞子眞
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也子駿子雲
皆爲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
十人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
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
善晦仁能勇於必爲善有應而無遠
故公晦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見嗟
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
公墓誌銘一首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
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

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爲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急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

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狸狌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爲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勝然蠻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爲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羸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

太子中舍知建昌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爲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爲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今爲開封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邵也杜氏自

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爲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爲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遺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爲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千餘人內

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
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
爲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
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
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
不可與因移數夏人不償所掠則孟
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
與孟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
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
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
卹其家以其子邵爲祕書省校書郎
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
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當以

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
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
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
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
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
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
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
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
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果可以自知
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
郎植與其孤葬君于某縣某鄉某原
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摧
不折其終一節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

銘一首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祕書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謂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爲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爲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

因事僞蜀爲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爲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爲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爲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咎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

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爲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笞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恥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爲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轉運使乞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爲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鑒藥皆精妙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爲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

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
銘曰

在蜀僞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
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
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俟
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
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程

公墓誌銘一首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
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
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
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

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
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
簡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伊闕
之某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
史臣修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
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
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
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
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
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
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
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
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翼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

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眞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

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爲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

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

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旣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

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

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官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官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

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謀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亮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爲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旣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

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譔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薦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宐謂公

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愈遠彌長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六一居士歐陽脩

墓誌六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一首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一首

卜子中全梅君墓誌銘一首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一首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王

公墓誌銘一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

銘一首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
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亡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

潔廉自剋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
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
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告老明年以
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
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
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
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
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
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
點刑獄知楊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
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
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
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

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
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復知
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
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
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
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
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
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
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
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
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
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
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
按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

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
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
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
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
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
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
賤道理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
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
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
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
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
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
難至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

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
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
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
官主天下吏貪而居職者類以不久
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
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
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
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
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
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
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
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

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戶部有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猷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田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眾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輟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垂鉞斃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

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婢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曾祖太

子少保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某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某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其子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爾曲

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
人莫之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
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宮臣國公
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
臣工爲予報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
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之
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耆
喪子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
不已旣去而思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一首

序并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
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
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

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
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
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
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
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
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
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
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
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
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
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
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

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徇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葺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

下事而權幸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其子林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林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故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一

首并序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爲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官不得行其志食其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爲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

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官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爲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爲太子中舍君旣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爲吾榮居者養吾體仕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一康彊無恙以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先人

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
自私予乃爲之銘曰

志之充樂也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
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銘一首

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
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
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下其父
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
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
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
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
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
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

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
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
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
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
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
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
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
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
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
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
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
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
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

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

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絃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立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

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
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
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
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
寫予之所以哀吾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
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而此不爲
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
茱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
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
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

誌銘一首

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爲

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
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
星官算法方言訓故篆隸八分無所
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
如不出諸口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
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必得其
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
稱慕之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爲
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歸居南京故
相臨淄晏公爲留守奇其文章待以
客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
臨淄公薦其才留居應天府學教諸
生詔舉經術士爲學官京東轉運使
舉公應詔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

評事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
侍講直龍圖閣同判太常寺慶曆中
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杜丞相子壻蘇舜欽爲
集賢校理負時名所與交遊皆當世
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奏院祠神會
客爲御史所彈公以坐客貶知濠州
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
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
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
內銓至和元年九月爲翰林學士三
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
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

六十有一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
朝奉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開國伯食
邑五百戶公爲人寬厚樂易孝於宗
族信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爲
之嫁娶始舉進士時與郭稹同保人
有告稹冒母禪者法當連坐主司召
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
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
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爲上開陳其言
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
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
牋爲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
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
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

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
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
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
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
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
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
法所爲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爲政
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戎兵驕前爲守
者患之不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
于庭告曰某時爲某事者非某人邪
取其一二入寘于法餘悉不問兵始
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
皆警動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
眞兵公笑曰是欲防亂乎此所以使

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
筭緡使得糶旁郡而出公私米粟賑
民所活尤多有司上其最降詔書褒
美其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
謹及旣歿而考其言皆當世要務公
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恩賜
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
其目不爲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
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
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
溥得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
法干恩澤以亂刑賞又言天下民田
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
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爲均田法

頒之州縣使因民訟稍稍均之可不
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諫官
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
不用公以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
賢以報國以嫌廢之是疑大臣而廢
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邇英閣侍臣並進
講讀而公獨病天子思之遣使者問
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爲予講邪旣而
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即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應天府宋城
縣之某鄉某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
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傅父諱某贈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公初娶董氏再

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陽
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
力臣太常寺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
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臣某官
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
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爲氏故其
爲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
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
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
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
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老朝廷儒學
之臣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
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夫益友送車

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藏刻銘不朽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六一居士歐陽脩

墓誌七

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

王公墓誌銘一首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

部尚書吳公墓誌銘一首

鎮潼軍留後李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

右僕射王公墓誌銘一首

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

某爲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

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

今爲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

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某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官者闕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

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爲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

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迁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街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

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傍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

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官者張杲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杲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爲不可度支副使林維附杲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蔓

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稅爲錢十餘萬公亦以爲不可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爲飛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而公爲之亦自若也及公既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本官爲樞密副使公持法守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官官嬖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滯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者則皆著爲定令由是小人爲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誅

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爲忠爲下令購爲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脩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爲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爲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叅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某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爲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

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爲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若干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爲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某某官贈太傅妣某氏某國太夫人祖諱某某官父諱某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妣某氏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

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在虞城嘉祐某年某月某日改葬公之皇考于某縣某鄉某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爲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碭山其後再遷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叅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子帝有褒章愍飾之贈

長于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

吏部尚書吳公墓誌銘一首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之某鄉某原吳氏世爲建安人自曾高以來皆葬建州之浦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爲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爲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丞知襄城縣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爲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

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官官嘗往來爲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官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官官曰此不可爲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爲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賊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爲冤天子爲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隲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

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緊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辦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五年正月以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

月拜參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旣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公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籍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

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爲集賢殿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

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爲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跡論之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旣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

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

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踈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若干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讎于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

臨政簡以便人人失而思愈久彌新
帝曰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
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
公其少休優以大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

墓誌銘一首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
察留後知澶州軍州事隴西李公得
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也上
方宴禁中爲止樂命中貴人馳國醫
往視未及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
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公感德軍
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

某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
開封縣褒親鄉先塋之次公諱端懿
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
諱崇矩之曾孫連州刺史贈太師諱
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
昂之子母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
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
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
外而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
交名公卿一時翕然號稱賢尉故李
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
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爲冢子於其家

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爲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爲如京副使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政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

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爲兒時上在東宮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爲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旣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況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

効不可得久之出知異州爲政循法
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
在異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
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
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
開無李校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
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京東水災
民饑流亡公爲治室廬發倉廩而流
人至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
教其馬鬪皆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
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
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
明軍籍均其勞逸軍中稱平而畏其
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杓者

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
吾令由是盜賊屏息公雖
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
尤爲稱職三班掌諸使臣
而主者皆顯官自重或貴
廩而已吏得因依爲姦而
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
又皆有治狀故雖享年不
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
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
爲鎮潼留後十年不遷上
以爲寧遠軍節度使公懇
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

四十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
九年卒贈太原郡夫人西京左藏庫
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諲曰詢皆
右侍禁次曰諄曰訢尚幼女四人長
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練使
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秘書丞夏
倚次適皇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
次適皇姪右監門衛將軍世逸公平
生嘗語其子弟曰吾蒙國厚恩未有
以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
澤及其薨也其家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
帝姻賚其子孫列爵啓國惟公承之

克似其德士起寒家驕于滿盈紛其
利欲敗節墮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
都尉之子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
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
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
多美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貴于泉
曷又贈之金璫附蟬寵渥名榮惟有
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墓誌八

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許

公墓誌銘一首

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

侍讀孫公墓誌銘一首

梅聖俞墓誌銘一首

江鄰幾墓誌銘一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

制許公墓誌銘一首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材後

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余倉知泰州如臯縣所

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
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
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
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
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
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
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
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
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參
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
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
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
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

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
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
師足食旣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
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
事明約信今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
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
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
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
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
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億
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
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
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

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眞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太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者哉敢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篤於其家尤孝

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眞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脩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其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

其宜志方甚壯方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

公墓誌銘一首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

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

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海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然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並邊將劉滬城水洛二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

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

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貞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尉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

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祕

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
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
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
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賁尚書庫部員
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
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
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
度推官次曰寔曰寔皆將作監主簿
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
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
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
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
兮發也光仁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

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一首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
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
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
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
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
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
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
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
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
某日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于其所聖俞字也其名堯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

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宇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号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誦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拾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

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
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
十有九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
諱某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
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
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
君子男五人曰增曰輝曰炯曰龜兒
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
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
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
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
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
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墮于艱不履

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錚
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
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一首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
而內行修飾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
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
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
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
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
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
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
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

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
司法叅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
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
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
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
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
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
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
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
蔡州高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
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
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院爲群牧判
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
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
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
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
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
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卅論三十
卷文集若干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
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
矯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
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
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
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
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
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

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

簡并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潁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而夏岡由人王父而下三世乃葬潁是銘曰

必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一豈用力以好光而知命者不苟嗟吾祖幾兮以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七

六一居士歐陽脩

墓誌十二 宗室墓誌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

誌銘一首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

誌銘一首

皇從姪右領軍衛人將軍博平

侯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

銘一首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

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一首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

墓誌銘一首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

誌銘一首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一首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

墓誌銘一首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

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

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

錢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

郭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

氏墓誌銘一首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

容氏墓誌銘一首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

銘一首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

墓誌銘一首

惟遂昭裕公宗顏字希聖太宗皇帝
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
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
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

崇儀副使六宅使改左屯衛大將軍
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
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郢州防禦
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
喜爲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
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說所學必通履
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
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
太清樓賦裸玉詩爲諸皇子第一上
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
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
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
醫治之旣薨輟視朝一日勅有司具
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

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
行謚曰昭裕權厝于東法濟寺夫人
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
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
曰仲丹仲筠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
亡次適內殿承制閣門祗候郭士選
次二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
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
言帝所褒雖不克施於事斯可以銘
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
墓誌銘一首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
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
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
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承制改
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
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
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
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
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
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
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
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
郭昭簡今亡次適左班殿直劉起次

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
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
直最幼入太和宮爲道士惟侯學知
爲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
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
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

平侯墓誌銘一首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之曾
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章
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
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二子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

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
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
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
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寢食
視之喜爲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
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
賢初爲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
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
明堂推恩爲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
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
七人詣闕自言願効用上深嘉獎至
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
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
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

思不已爲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
孝以喪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
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
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戡次早卒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某所銘
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
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

誌銘一首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
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僕王允讓
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爲右侍禁遷左

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
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
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居三
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
勳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戶
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
軍轉勳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
百戶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勳上
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戶四百至和元
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
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贈
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靜
寡言寬仁好學未嘗有過失夫人僕

陽郡君吳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
內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
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靜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
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

侯墓誌銘一首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曾
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
弟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
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
府率兼侍御史轉勳上騎都尉天子
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將軍轉勳

輕車都尉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
上輕車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
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
天佛寺惟侯爲人明敏好學能爲文
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
足仲霄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早卒
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
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

銘一首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吳懿王德昭之
曾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

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
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
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
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
沈敏自爲童兒不好弄旣長學問通
周易孟子喜爲詩暇則學射法而已
在諸昆弟爲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
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
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
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
百戶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
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太原縣君子男
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

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
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爲文孝悌以爲本其華已榮
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韞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

侯墓誌銘一首

惟武當侯世宣吳懿王德昭之曾孫
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
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之
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
富貴而不習爲驕侈少好學喜購古
書奇字遇人卑恭事親孝悌累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

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

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恭壽胡不隆閼此幽宮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賈氏曾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于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卯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于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于此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一首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邊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爲臨

汝侯公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
卒夫人居喪哀毀真宗嘉其行特封
譚國夫人以褒寵之夫人益自勵衣
服飲食務爲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
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
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
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
誨從審也女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
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爲比丘尼
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
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卅遠卅儀
皆大將軍卅英卅堅卅及卅開卅卿
卅肱皆衛將軍卅禕卅總卅仍皆太
子率府率重孫九人令駟令晃皆率

府率令戈令甲令續令課令浮令收
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
合葬于臨汝侯之墓銘曰
卅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
名由子貴壽考隆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

氏墓誌銘一首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
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
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
之孫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
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
君子男六人長曰卅安贈左驍衛大
將軍次曰卅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

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
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世猷太
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
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
劉希正次適內殿承制王說次適右
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
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
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
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
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于奉先佛
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東
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內德
以優永揚其懿以閔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
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
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
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
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
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
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
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
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
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
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
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
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

世本世綱皆諸衛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偃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公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

誌銘一首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曾孫崇儀副使守微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爲將家功在

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于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于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世堅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

君錢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

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
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
効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
衰夫人生於盛族孝謹勤儉性巧慧
喜字書年十有四以選爲右監門衛
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
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
子男二人令糴令烜皆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
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歿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
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

君郭氏墓誌銘一首

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
祖遵式洛苑使父昭晦左侍禁夫人
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
之說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
令辟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餘皆幼未
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亥
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
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
安之原銘曰

行之修學以明德施於內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

君鄭氏墓誌銘一首

夫人姓鄭氏曾祖誠贈定國軍節度

使祖崇勲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內
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
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
三人長曰今唐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早卒次未名卒次今祈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夫人爲人孝謹節儉喜誦浮
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
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
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
子孫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

慕容氏墓誌銘一首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

衛大將軍仲謩之配也曾祖隱贈左
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
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
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
衛率府率早卒次士護太子右內率
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
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
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謩之
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

誌銘一首 并序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
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

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
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涼院使夫
人以慶曆五年選爲監門之配勤孝
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內
率府率令儼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
祐二年二月庚辛以疾卒享年二十
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
之原銘曰
山川旣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
其密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八

六一居士歐陽 脩

行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

公行狀一首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一首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

蔡公行狀一首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
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
能自力爲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
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
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
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

八年眞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爲明公務爲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爲之不寃逾年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爲政者之過也爲緩其獄得

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維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爲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勳上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眞宗新弃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

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勲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宮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爲記而官者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勲怒譏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

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參知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十碩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饑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戶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內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戶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

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
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
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
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內侍省得
三司小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以上聞之
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
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
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說起於小人不
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
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
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
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戶五百爲二
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
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爲叛蠻不

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爲蠻去殘酷
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
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
部苟散入山谷當爲後患爭之不能
得其後數年蠻果爲亂殺將吏十餘
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爲憂景
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二年
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
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
有色選入宮爲后公爭之以爲不可
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
其家河浚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
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
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

貝博數州得在河東於國家便但理
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
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
搔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
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
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
天下推之爲王人縉紳之士倚以爲
朝廷重三年頻表解職不許明年遂
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
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
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
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
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
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案至潁

潁之吏民見案泣於馬前指公嘗所
更歷施爲曰此公之迹也其爲政有
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
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
名臣公爲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
學博聞寬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
復其莅官行己出處始終之大節可
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
爲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一首

君諱逖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僞唐
爲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
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爲汲縣尉冠氏
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

師願得君爲令遷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爲相四方奏䟽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爲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鹽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權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蜚喜以攻劫爲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爲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

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旣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旣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爲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鄧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爲此以旣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爲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歲出爲州縣患君曰鳥獸

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爲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眞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眞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爲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楊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于楊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爲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

稍就學問爲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金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爲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吳兵法初在僞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

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潁水君曰
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
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
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
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
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
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
稱於其官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三十九

六一居士歐陽 脩

記一

泗州先春亭記一首

夷陵縣至喜堂記一首

峽州至喜亭記一首

御書閣記一首

畫舫齋記一首

王彥章畫像記一首

穀城縣夫子廟記一首

吉州學記一首

豐樂亭記一首

醉翁亭記一首

先春亭記一首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
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
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
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
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
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
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
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
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
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
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旣曰
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
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
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

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
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
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亭一以爲
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
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
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
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
政也昔周單子騁楚而過陳見其道
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
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
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
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
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
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

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
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
也是役也堤爲大故子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一首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
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
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腐鮑
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
地僻而貧故夷陵爲下縣而峽爲小
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
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
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
而民之列處竈廩區井無異位一室
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

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
曰作瓦屋者不利夷陵者楚之西境
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
荆豈其陋俗自亡然歟景祐二年尚
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
增城闢甍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
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人畜以變其
俗旣又命夷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
勅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
畢某有罪來是邦朱公於某有舊且
哀其以罪而來爲至縣舍擇其廳事
之東以作斯堂度爲踈絜高明而日
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
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

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
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
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
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
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
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
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
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
朴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
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美秀
而邑居繕宇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
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
始來而不樂旣至而後喜也作至喜
堂記藏其鐔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

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
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一首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
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
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收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
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
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
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
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
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

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
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
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浸爲
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
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
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
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
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
夷陵固爲下流廩與俸皆薄而儼三
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
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
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
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

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
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
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御書閣記一首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
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
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興天子爲書六
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
下前代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
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
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
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
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採其私篋以
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

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解予所領藏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齟齬而然邪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而佛能藉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

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爲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曆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脩記

畫舫齋記一首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與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跡以達則欄檻其

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葦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子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子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

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子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潏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子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子齋奚曰不宜子友蔡君謨善大書頗

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一首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

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三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平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昫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

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

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

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盡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盡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盡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一首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

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今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

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

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殆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脩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圖記爲俎豆籩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

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
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
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
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可爲有志
之士矣

吉州學記一首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
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
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
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
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
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
學官之負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

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
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
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
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
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
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
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
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
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
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
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
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
敵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
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

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
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
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
翼壯偉闕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子世家于吉而
監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
退不得與諸生指謬乎其中然予聞
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礱遷革使趨
於善其勉於人者意其入於人者漸
善教者以不倦之勤須遲久之功至
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
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
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

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
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
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
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與問於其
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
而幼長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
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
路然後興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
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
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
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
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一首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
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
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
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
右顧而樂之於是踈泉鑿石闢地以
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
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
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
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
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
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
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

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
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
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
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遂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
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
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于山
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
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
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
民樂其物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
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

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醉翁亭記一首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譙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

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平後者應偃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
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
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
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學行典

居士集卷第四十

六一居士歐陽脩

記二

菱谿石記一首

海陵許氏南園記一首

真州東園記一首

浮槎山水記一首

有美堂記一首

畫錦堂記一首

仁宗御飛白記一首

峴山亭記一首

菱谿石記一首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
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

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
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
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
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苻
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
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苻谿者詢於滁
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
爲諱其嫌名以苻爲菱理或然也谿
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
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
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
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
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
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

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
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尚
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
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
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
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
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
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
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
亦可謂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
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
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
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
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記一首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
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
江浙荆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
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
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
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掌能使人
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
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
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
貲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
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
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
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園

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
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
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
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
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
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
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元弟相讓
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
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
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
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
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
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
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如可理則

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著于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息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真州東園記一首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譙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

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鼙鳥獸之皞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

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廬陵歐陽脩記

浮槎山水記一首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關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

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
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
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
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
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
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
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
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
所記以龍池爲第十浮槎之水亦而
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
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
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
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
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

臣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
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
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
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
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
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
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
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
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
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
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
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
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兼然
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

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脩記

有美堂記一首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

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

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藹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

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其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脩記

相州畫錦堂記一首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

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旣又刻詩於三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儉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

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仁宗御飛白記一首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

窮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閑不適賢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爲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墉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涿

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
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
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
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
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峴山亭記一首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
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
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
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
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
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

元凱以其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
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
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
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
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
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
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
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
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
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
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
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
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
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

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
因亭之舊廣而新之周以回廊之壯
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
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
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
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
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
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
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
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
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
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
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藹出沒
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

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
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
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
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六一居士歐陽

序一

章望之字序一首

祕演詩集序一首

惟儼文集序一首

詩譜後序一首

集古錄目序一首

蘇氏文集序一首

鄭荀改名序一首

章望之字序一首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
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
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

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
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
表於民也故紘紼冕弁以爲首容佩
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
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
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
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
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
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
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
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
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
望也山川之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

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姦臣賊子不敢切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

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絮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

秘演詩集序一首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
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
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
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戢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
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
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
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
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
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
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
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
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
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
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
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旣
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
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
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岵嶇灕江
涵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
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曆二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脩序

惟儼文集序一首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

餘年雖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
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
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
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
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
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
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
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
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
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
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
然嘗切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
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

世所稱賢材若不筭兵走萬里立功
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
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
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
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
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
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
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
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
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
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
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
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

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後序一首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

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老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履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言惡方言訓故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旣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

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
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
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
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
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
文摠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
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
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
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
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
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
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
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
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

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
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
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
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
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
邶鄘衛王檜鄭齊衛唐秦陳曹豳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
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
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
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
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
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
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
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

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集古錄目序一首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鬻絀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相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性顯而嗜古凡世

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
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
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
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
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
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
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
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
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
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
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

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
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脩序

蘇氏文集序一首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
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
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
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
玉也弃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
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
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
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
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
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

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

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涕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号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

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脩序

鄭荀改名序一首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

出自老子猷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弃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

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同治

居士集卷第四十二

六一居士歐陽脩

序二

韻總序一首

送楊寘序一首

送曾鞏序一首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一首

謝氏詩序一首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一首

送王陶序一首

孫子後序一首

梅聖俞詩集序一首

韻總序一首

倕工於爲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

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爲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

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爲浮圖入武

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得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必傳於其徒也

送楊真序一首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

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思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

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
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
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
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送曾鞏序一首

廣文曾生來自南昌入太學與其諸

居四十一

七

主

生群進於有司有司斂群材操尺度
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雖有
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
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
同眾人歎嗟愛惜若取捨非已事者
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
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

司皆由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
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
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
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
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
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
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
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
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
豈不多邪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
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
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
顧子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
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

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一首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

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數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子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

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

謝氏詩序一首

天聖七年予始遊京師得吾友謝景山景山少以進士中甲科以善歌詩知名其後予於它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爲景山母夫人之墓銘言夫人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於甄閩數千里之外負其藝於大衆之山一賈而售遂以名知於人者繫其母之賢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許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爲詩百餘篇然後又知景山之母不獨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餘遺其女也景山嘗學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

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持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遊故得聞於當時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予固力不足者復何爲哉復何爲哉希孟嫁進士陳某卒時年二十四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序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一首

予讀周禮至於教民興學選賢命士之法未嘗不輟而歎息以謂三代之

際士豈皆素賢哉當其王道備而習俗成仁義禮樂達於學孝慈友悌達於家居有教養之漸進有爵祿之勸苟一不勉則又有屏黜不齒戮辱之羞然則士生其間其勢不得不至於爲善也豈必生知之賢及後世道缺學廢苟僞之俗成而忘其教養之具至於爵祿黜辱之法又失其方而不足以勸懼然則士生其間能自爲善卓然而不惑者非其生知之性天所賦予其孰能至哉則凡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故善人尤少幸而有則往往饑寒困踣之不暇其幸者或艱而後通夫賢者豈必困且

艱歟蓋高世則難合違俗則多窮亦其勢然也嗚呼人事修則天下之人皆可使爲善士廢則雖天所賦予其賢亦困於時夫天非不好善其不勝於人力者其勢之然歟此所謂天人

之理在於周易否泰消長之卦能通其說則自古賢聖窮達而禍福皆可知而不足怪秀才張生居青州其母賢而知書三子喪其二獨生最賢行義聞於鄉而好學力爲古文是謂卓然而不惑者也今年舉進士黜於有司母老而貧無以養可爲困且艱矣嗟乎子力旣不能周於生而生尤好易常以講於子若歸而卒其業則天

命之理人事之勢窮達禍福可以不
動于其心雖然若生者豈必窮也哉
安知其不艱而後通也哉

送王陶序一首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
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
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
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
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
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
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
之初九爲姤而上至於剥其卦五皆
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
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

至於史其卦五皆剛使柔之卦也小
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
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
利物功莫大焉其爲卦過泰之三而
四爲大壯五爲史壯者壯也史者波
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
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爲壯
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爲直可使之而
已故其卦爲史然則君子之用其剛
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
可去然後以壯而使之夫勇者可犯
也強者可誣也聖人於壯使之用必
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
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史之彖辭

曰健而說使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
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
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泰壯以衆攻
其寡史乘其衰而使之夫君子之用
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
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
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
世陰險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
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
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故予爲剛
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
凶史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
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

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嗚呼世
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
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
尤宜慎乎其初

孫子後序一首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
陳皞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
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
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爲奇宜
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
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
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皞最後
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
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

戰國時事其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表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

各牽於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近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於偏見者皆挑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梅氏詩集序一首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虫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蘊其長老旣長學

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虫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旣

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遠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之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六一居士歐陽脩

序三

送宋祕丞歸太學序一首

送徐無黨南歸序一首

廖氏文集序一首

外制集序一首

禮部唱和詩序一首

內制集序一首

帝王世次圖序二首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一首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

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以舜禹之明猶以是爲相戒懼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文章天下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己者守官太

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歲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子得延之南齋聽其論議而慕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

厭也留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廬陵歐陽脩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一首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弥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

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颺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廖氏文集序一首

自孔子歿而周衰接乎戰國秦遂焚

書六經於是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旣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屢爲說以黜之而學者溺其久習之傳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衆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從也余以謂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之間有一歐陽脩者爲是說矣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脩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同予說者旣衆則衆人之

所溺者可勝而奪也夫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數千歲於其間頃刻爾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非汲汲有求於今世也衡山廖倚與余遊三十年已而出其兄涪之遺文百餘篇號朱陵編者其論洪範以爲九疇聖人之法尔非有龜書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歲而有與余同於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後世也真有因余言而同者尔若僞者未嘗聞余言蓋其意有所合焉然則舉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於數千歲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詩知名於湖南而

僞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与之遊以其不達而早死故不顯于世嗚呼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余嘉與僞不相求而兩得也於是乎書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序

外制集序一首

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

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

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飭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

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僦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禮部唱和詩序一首

嘉祐二年春予幸得從五人者於尚

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凡六千五百人蓋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時相與作爲古律長短句歌詩雜言庶幾所謂群居燕處言談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故其爲言易而近擇而不精然綢繆反復若斷若續而時發於奇怪雜以談嘲笑謔及其至也往往亦造於精微夫君子之博取於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遺而況於詩乎古者詩三百篇其言無所不有惟其肆而不放樂而不流以卒歸乎正此所以爲貴也於是次而錄之得一百七十三篇以傳於六家嗚呼吾六人者志氣可謂盛矣然

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其出處離合參差不齊則是詩也足以追惟平昔握手以爲笑樂至於慨然掩卷而流涕噓噓者亦將有之雖然豈徒如此而止也覽者其必有取焉廬陵歐陽脩序

內制集序一首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佗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

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

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帝王世次圖序一首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

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

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僞至有博學
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
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
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
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
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
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
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
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
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
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
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
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
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

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
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
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
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
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
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
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
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
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
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一首

余旣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
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

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
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
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
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
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
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
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
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
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
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
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
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
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
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

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
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
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
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
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
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
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
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
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
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
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
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
決矣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六一居士歐陽

脩

序四

傳附

思穎詩後序一首

歸田錄序一首

仲氏文集序一首

續思穎詩序一首

江鄰幾集序一首

薛簡肅公文集序一首

六一居士傳一首

思穎詩後序一首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意也

尔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亳旣釋危機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于穎蓋將謀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勸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尔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脩序

歸田錄序一首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間國論者蓋八年于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

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噉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于朝速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遊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使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脩序

仲氏文集序一首

嗚呼語稱君子知命所謂命其果可

知乎貴賤窮亨用捨進退得失成敗
其有幸有不幸或當然而不然而皆
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推之於天曰有
命夫君子所謂知命者知此而已蓋
小人知在我故常無所不爲君子知
有命故能無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
用於世有善而不知於人至於老死
困窮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
苟合者也余讀仲君之文而想見其
人也君諱訥字樸翁其氣剛其學古
其材敏其爲文抑揚感激勁正豪邁
似其爲人少舉進士官至尚書屯田
員外郎而止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
之際儒學文章之士得用之時宜其

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
而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
不苟屈以合世世亦莫之知也豈
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
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
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
君之旣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
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
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
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
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雖老且病而
言不文其可不勉觀文殿學士刑部
尚書知亳州廬陵歐陽脩序

續思穎詩序一首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于潁上其詩曰優遊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彊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

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敢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旣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

思穎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毫及青
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
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
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年益
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
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
於彊健之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
不譏其踐言之晚也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序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
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
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
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

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
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
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
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
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
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
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
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
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
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
然則雖其殘篇斷藁猶爲可惜況其
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
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

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
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
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
也雖知名於時仕官久而不進晚而
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
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
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
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
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一首

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

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
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
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
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
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
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
曰窮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
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
人者猶不能於兩得況其下者乎惟
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
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使
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著在國史而
遺風餘烈至今稱於士大夫公絳州
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旣

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公期爲後公之文旣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之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六一居士傳一首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

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尔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樂尔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

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
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
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
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
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
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
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
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
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
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
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
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
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
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

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
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
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
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
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
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
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
三宜去雖無上物其去宜矣復何道
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
傳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六一居士歐陽 脩

上書一

通進司上書一首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

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

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
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
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
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
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
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
可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
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
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
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
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
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
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
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

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
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
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
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年而不出
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
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
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
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
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
隙乘便用閒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
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
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
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
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

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窮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

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掇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

力窮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

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汭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汭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

門阻其中尔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

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沔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公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

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推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

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縻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今視

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尔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

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而不耕而食是自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

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繅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

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尔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銖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

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其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

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
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
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
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
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
天下幸甚臣惛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六一居士歐陽 脩

上書二

準詔言事上書一首

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
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
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
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
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
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垂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
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
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
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

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

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而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

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号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号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号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号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号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

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玄齡之輩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

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

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切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切笑者有輕朝廷之意号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号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

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

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旣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

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

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公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

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

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

用困乏其弊實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

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尔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訶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

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我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

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閒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

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
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
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
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
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
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
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
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
舉清幹之人有臧汙者各舉貪濁之
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
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
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
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
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

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
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
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
賄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
雖誅剥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
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
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
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
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
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
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
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設官
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
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

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竊昧死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六一居士歐陽脩

書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

書一首

荅李詡第一書一首

荅李詡第二書一首

與荆南樂秀才書一首

荅吳充秀才書一首

荅杜中丞論舉官書一首

與曾鞏論氏族書一首

荅宋咸書一首

荅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

命書一首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

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幙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

士不爲用今竒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尔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荅李翊第一書一首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爲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

知道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常樂與學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旣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荅慚惕慚惕脩再拜

荅李翊第二書一首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

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子之所謂不言者

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子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

尔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
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
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
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
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
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
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
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
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
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
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
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
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

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
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
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可以不
脩人不可以不治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
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
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
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
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
人斯爲惡矣書曰昃頑民又曰舊染
汙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
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
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
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
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

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子以爲推其言不

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饒饒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與荆南樂秀才書一首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荅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荅益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尔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

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比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

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

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荅幸察

荅吳充秀才書一首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尔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俚俚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

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尔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勸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一首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此一

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

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尔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

十邪者正者其糺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一首

脩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

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元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鄩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尔非鄩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鄩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文字尋究幸察

荅宋咸書一首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於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者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綴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

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
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
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
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
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
得亦以多矣脩學不敏明而又無彊
大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而不能忘也屬奉使出疆忽忽不具
惟自愛廬陵歐陽脩再拜

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定

庚子三月既望開縣陳寧理觀

印

宋刊本居士集目錄一卷全書存卷三至十五卷二十
九至三十三卷三十七至四十七凡二十有九卷半葉七行每
行十四字注雙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兩闕板心記居幾下記刊
工姓名目錄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記六一目錄四字版
式高六寸七分寬五寸字大均徑六分開板宏朗字體嚴整
氣息樸厚目錄筆致清勁別為一格然亦同時付梓也
廟諱桓構字缺末筆慎字不缺當為南渡初所雕每
卷首行題居士集卷第幾次行低四格題六一居士歐陽
脩以下篇目連屬正文卷末有熙寧五年秋七月發等編
定一行不更標題卷數刊工有楊端林方周昌李明周
寶王正洪其范宜徐昌王子正周升周先梁宗果等字
諸人又批記劉徐明宗杜元祝文年等姓或忠振圭言各

等名各一字

按歐陽公集當時流傳者有廬陵本京師舊本綿州
本吉州本蘇州本閩本諸本諸名自慶元二年周孟公
與曾三異孫謙益丁朝佐等重編校定盛行一時嗣是
元明遞有翻雕皆從此出而他刻遂湮沒無聞以今所見
官私目錄天祿琳琅有宗本一百卷為吉州所刊今已無可
追尋天一閣有宗本六十四卷為廬陵所刊曾得寫目密行
細字今歸通園張氏此外平國圖書館藏殘宗本二部廬山
瞿氏藏宗本居士集一部余家藏宗刊全集一部殘宗本居
士集一部咸為慶元刊十行本近今書目載宗刊本一百五十五卷不能
欲求見汗吳蜀衛閣訛刻竟渺不可得茲獲此帙連日披覽
其大字潤幅似蜀而結體錄工又似杭及反覆詳推參之群

目證以考異乃知是即衡州本也就存卷中得二證焉卷
三汝璽詩平地猶確學考異衡本作確學吉本作確若
建本作確若蜀本作羅氏本作確確字各不同今從蜀本
羅氏本作確確云按此本作確確是為衡本之證一也卷
三十杜待制墓誌銘文內有知建昌縣四字考異言建本吉
本作建安縣蜀本衡本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今從仁宗實
錄杜杞傳作建安按此本作建昌不作建安是為衡本之證
二也第衡本雖較長而源仍出於熙寧如卷十四永
厚陵挽歌辭前有引狀一百二字至周本則折置之外集卷
五中矣每表標題為六一居士且篇目即州本卷至周本則
咸為改易矣嗟夫熙寧祖本既不可見得見此本猶可觀
歐公手定之舊亦足貴矣或有不察見每表有散字編字一

行而指桓構缺幸為改別漫印執此懸定為熙寧祖本則
非余所敢知矣

憶已未初秋余謝職薄游淮南觀此本於世好劉君新精
墨精美字大於錢裝稍籤題畫存宗式望而識為內閣大
庫之物愛說不忍去手願主人似有吝色未敢遽以為請然
縈諸夢寐於歌詠者非一日矣昨歲聞有待僧之說說人
往商除夕定議洎清明乃郵致而來十年夙願一旦獲償喜
可知也行當携入山中就古松流泉之下研朱細勘半月先
陰其消磨於此殘卷中乎

庚午三月既望傳增湘書於藏園長春室



宋刊居士真經本二十九卷藏園主人得諸淮南劉氏字大如錢
紙明視目為所見一居士集之最早者主人言為紹興初本然則
古實猶存者是北宋間板斷子於南宋雖非熙寧祖刻要是海內各
二善本主人原題得者有執以為熙寧者其說亦不為不見也且第一
卷筆畫清瑤源出瘦金必當時名手所書為施注蘇詩為傳序
子寫上板之例也與本書仿率更體者不同而行格亦因之而寬大
古藏為東園之影外海外度藏多任校覽者有東游別錄四卷今
年又首獲此書及至元本支苑英華十卷古保清編而後多
能嘉昌已庚午三月下流長白身惠建德南學淵信官印健全江
夏楊魁祥蕭山陸承豐潤張陶雅陸王毓靈通州侯文都同家藏
園在歙蕭山朱文鈞識記

居士集五十卷

內府藏本

宋歐陽修撰前列蘇軾序及年譜舊本每卷有熙寧五年子發等編次數字而軾序謂得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蓋序作於元祐六年時發已卒故序中不及耳慶元中周必大編次修集自居士集外有外集等九種通一百五十三卷此編僅三之一然出自修所手輯文獻通考引葉夢得之言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閱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未決者則其選擇爲最審矣此本又取淳熙間孫益謙所校重鐫卷末列諸本字句異同極爲詳核又一本爲明代朝鮮所刊校正亦極精審以周必大所編文忠集已全部收入無庸複錄故今惟存其目焉